

武俠世界

劍客的末路 (新穎脫俗俠情故事) 秦紅·新著
俠客與劍客有分別嗎？

有！最大的不同之點是：俠客的武功不一定很高，却很受人尊敬，而劍客的武功通常都很高，却不一定受人尊敬……



\$3.00

1013

李符桐敬撰
廉禎祥拜書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相府五

懲頑自衛

奈不諒於閻閻

一把劍。
一匹瘦馬。
一捲鋪蓋。
他走在夕陽下。
夕陽無限好？
不，他最怕看到了夕陽，因為夕陽很快就會西沉，黑夜很快又將降臨，當夜之魔翼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的時候，他又得備嘗孤立與寂寞的痛苦。
以前，他不怕孤立，不怕寂寞，可是現在他怕了，因為他已經跑了好幾年，已經太累了。
他決定回家去。
可是，現在距離家鄉還有兩天的路程

，還要忍受兩天的孤立和寂寞……

抬目往前一看——

「唔，前面的路邊有酒帘在飄動！對了，那是二麻子的酒店，今夜就在他的酒店裏住宿吧！」

×

×

×

二麻子的這月酒店，規模並不大，而且很簡陋，又坐落在荒郊上，可是生意挺不錯，主要原因是他的酒店剛好坐落在「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地方，因此凡是路過此地的人，大都會進入他的酒店打尖，喝幾杯老酒。

現在，酒店中就有四個人在喝酒。

他們，個個生相粗獷驍悍，而且還佩

帶着武器，分明是武林道上的豪雄。

二麻子正在忙着送酒端菜，眼角瞥見有個人門口下馬，就隨口招呼道：「大爺，您請裏邊坐，小店有好酒好菜……」

等到他將酒菜擺上了桌子，轉身向外迎出之際，突然渾身一震，驚得呆住了。

來人跨入了酒店，疲倦的面上擠出一絲微笑，說道：「二麻子，生意好吧？」

二麻子簡直傻了眼，失聲道：「你……你是……舒爺？」

來人點了點頭，在一個座頭上坐下了下來。

二麻子好像面對一條大蟲，呆了半晌後，才移步慢慢挨過去，面上堆出討好的笑容道：「舒爺，幾年不見了，你……」

來人取下包袱放在桌上，透了口氣道：「給我來些吃的，酒也來一些。」

二麻子諾諾連聲，就急急轉去張羅酒菜了。

當酒菜來了「舒爺」的桌子後，圍坐在靠裏邊那一桌的四個武林人物把二麻子叫過去，其中一個年輕人壓低聲音問道：「那傢伙是……」

二麻子以更低的聲音回答道：「舒伯雄！」

年輕人眸子一亮道：「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二麻子點點頭，向他附耳道：「他殺了很多，這幾年一直在逃亡！」

年輕人很興奮，站了起來。

同桌一個中年人連忙按住他肩膀，要他坐下，表情嚴肅地說道：「小雷，你坐下！」

小雷笑道：「怎麼呢？」

那中年人瞪了他一眼道：「坐下！」

小雷不肯坐下，咧着嘴笑道：「我一直希望有這個機會，現在機會來了，怎可錯過？」

那中年人又瞪了他一眼，低聲道：「不可以，你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

小雷推掉他按在自己肩上的手，摸摸腰上的懸劍，不理同桌四人的勸阻，舉步向那舒伯雄走過去。

舒伯雄埋頭吃喝，好像未發覺有人來到了自己的座頭跟前。

小雷含笑：「舒伯雄？」

舒伯雄繼續飲食，未予理會。

小雷聲調一沉道：「你是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舒伯雄點點頭，沒有開口。

小雷道：「聽說你的劍快如閃電，對方的劍才拔出一半，你的劍就已刺中對方了？」

舒伯雄淡淡答道：「沒有那樣快，以訛傳訛罷了。」

小雷嘿嘿一笑道：「你不用謙虛，人人都知道這是事實，要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人找你挑戰了！」

舒伯雄輕「唔」一聲，一直吃個不停，似乎不希望有任何衝突發生。

小雷眉毛一揚道：「舒伯雄，我自覺拔劍速度也不慢，咱們切磋幾招如何？」

舒伯雄搖搖頭。

小雷冷笑道：「你怕了？」

舒伯雄點點頭。

小雷突然縱聲大笑，道：「你們看，

舒伯雄輕輕一嘆道：「年輕人，你錯了，人怕出名豬怕肥，人一旦出了名，煩惱就會隨之而生，使你後悔莫及。」

小雷嘴角盪起一片冷笑，野野地：「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樣，人死留名，虎死留皮！」

舒伯雄喝了一口酒，又舉箸吃菜，一邊吃一邊道：「回桌去吧，你這麼年輕，不能辜負了父母養育你的辛勞……」

小雷一哼道：「少廢話，今天我一定要見識見識你的閃電劍法！」

舒伯雄搖搖頭道：「我不會跟你動手的。」

小雷目湧兇光，表情強悍地道：「你跟我動手，我卻有辦法逼你動手！」

舒伯雄不再理睬。

小雷右手緊握劍柄，整個人好像拉得滿滿的弓弦，尖叫道：「舒伯雄，你是至種麼？」

這話一出口，空氣突然緊張，二麻子和那三個武林人臉色一陣蒼白，都以爲這下舒伯雄一定按捺不住了。

豈知舒伯雄却是一副充耳不聞之態，絲毫未被他所激怒。

這種情形，變成小雷按捺不住了，他反被舒伯雄的相應不理所激怒，突然厲吼道：「接招！」

驀然間，從劍鞘裏沖出一道耀眼的銀虹！

「啊！」

那三個武林人緊張得站立起來。

就在這一瞬間，他們看見空中血光迸濺，接着看見一隻手掌和一把長劍落到地

型俠義傳奇故事

文圖
紅成
秦子

劍客的末路



名滿天下的江湖第一快劍，原來是個胆小如鼠的人！」

他的同伴聽了大吃一驚，那中年人立刻開口斥責道：「小雷，你瘋了，快些回來！」

小雷很狂妄而倔強，聳聳肩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今天難得在此碰上，正是我雷小龍出名的大好機會，你們要是害怕，就坐在那裏別動，我打一隻老虎給你們瞧瞧！」

說到這裏，身形微挫，馬步一沉，握住劍柄，目注舒伯雄沉聲道：「舒伯雄，你站起來呀！」

舒伯雄沒有站起來，依然只顧吃食，只淡淡說道：「年輕人，你爲甚麼不回桌去喝你的老酒？」

小雷眯着眼睛道：「我要領教領教你的閃電劍法！」

舒伯雄搖搖頭道：「對不起，我已很久不再接受挑戰了。」

小雷道：「爲甚麼？」

舒伯雄道：「累。」

小雷冷笑道：「不見得吧！我聽說你每次與人動手都不超過三招就勝了，甚至往往第一招就將對手劈了。」

舒伯雄緩緩道：「我每次與人動手或殺了人，都是出於自衛，非不得已，絕不殺人。」

小雷道：「這一點我相信。」

舒伯雄道：「那你又何必逼我動手，增加我的痛苦呢？」

小雷道：「因爲你是江湖第一快劍，擊敗了你，可使我一舉成名！」

上，再看見小雷叭達一聲摔倒在地！
最後，他們看見舒伯雄在收劍入鞘——沒有人看見他拔劍，現在只看見他在收劍！

小雷的右手，整個手掌沒有了，鮮血如噴泉飛射，他趕緊用左手緊緊握住右腕，止住流血，却掩不住心中的恐慌，發出了一聲顫慄的悲呼。

他的三個同伴急忙一齊上前，一個解下腰帶緊緊綁住他的右腕，一個撿起他的手掌和長劍，另一個將他挽扶起來。

「快走！」

他們三人都沒有勇氣替小雷報仇，扶着小雷急急忙忙往外走去。

舒伯雄冷冷道：「站住！」

三人渾身一震，刹住了腳步，一臉恐懼之色。

舒伯雄道：「付過酒帳沒有？」

其中一人連忙掏出一錠銀子拋在桌上，三人隨即扶着小雷出門而去。

舒伯雄嘆了口氣，喝下一杯酒，這才說道：「二麻子，真是抱歉，把你的店弄髒了。」

二麻子直到此刻才如夢初醒，忙道：「不要緊，拭一拭就乾淨了。」

他入內拿出一塊濕抹布，擦拭着撒在桌椅上和地面上的血跡，一面說道：「舒爺，您還是快走吧！」

舒伯雄道：「怎麼呢？」

二麻子說道：「雷氏五虎，你聽說過吧？」

舒伯雄點點頭道：「聽說過，據說他們『雷氏五虎』在鄂西名氣很大，是令人

談虎色變的人物——那年輕人與『雷氏五虎』是何關係？」

二麻子道：「那年輕人叫雷小龍，是五虎老大雷如鳴的獨子。」

舒伯雄又嘆氣道：「這麼說，我又惹上麻煩了。」

二麻子道：「雷如鳴對他這個兒子視如寶貝，現在你砍斷了他的手掌，等於毀了他的一生，這比殺了雷如鳴本人還要嚴重！」

舒伯雄道：「另外那三人呢？」

二麻子道：「他們是雷小龍的朋友，剛才舒爺來到了之前，小的從他們談話中得知，他父親雷如鳴和他四叔雷如鈞五叔雷如霆也都到了蜀東！」

舒伯雄道：「他們來蜀東何為？」

二麻子道：「小的不知——舒爺，你還是快走吧！等他父親和兩個叔叔要是趕到了，麻煩可就大啦！」

舒伯雄道：「好，我馬上就走。」

他掏出銀子放在桌上，將包袱掛到肩上，站起問道：「最近劍鎮有沒有發生甚麼大事？」

二麻子道：「小的沒聽說。」

舒伯雄帶着感傷的口吻道：「離開那裏已七八年了，對我來說，七八年好像七八十年……」

二麻子道：「舒爺要回鎮上去？」

舒伯雄道：「是的。」

二麻子問道：「岳老爺子肯讓你回去嗎？」

舒伯雄說道：「我有妻兒在鎮上，他如不讓我在鎮上留下，總得讓我將妻兒帶走。」

走。」

話聲一頓，又道：「我希望他能讓我留下，我一直沒做錯任何事情……」

他移步走出酒店，跨上坐騎，向二麻子擺擺手，即策騎上路，絕塵而去。

二麻子目送他漸漸遠去的背影，不覺搖頭嘆息道：「這個人真可憐，誰叫他要練成那樣舉世無敵的閃電劍法呢！」

× × ×

夜之魔翼已籠罩整個大地。

舒伯雄在距酒店約十幾里路的佛光寺借宿，在該寺一間客房歇了下來。

以前，寺廟或道觀他的心目中不佔重要地位，他覺得出家人的與世無爭實在太可笑，人生在世豈可一輩子心如止水默默無聞，而應該有一段燦爛的日子才算不虛為人，可是最近幾年的看法不同了，他反而開始羨慕出家人的生活，覺得他們才是懂得享受人生的樂趣，因此他開始喜歡在寺廟或道觀借宿，圖一個晚上的安寧。

但是今天晚上，他所借宿的這座佛光寺並未給他以安寧，因為主持本寺的老和尚居然也認得他！

「阿彌陀佛，施主可是『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舒伯雄呆了，說道：「老禪師認得在下？」

老和尚領首微笑道：「是的，很久以前，貧僧曾在劍鎮做過法事，見過施主殺死一個去劍鎮向你挑戰的人。」

舒伯雄「哦」了一聲，苦笑道：「那種事情，經常在發生，直到現在也還在發生……」

老和尚含笑道：「舒施主，你似乎改變了不少。」

「變得怎樣？」

「昔日的雄心喪失了，銳氣也已沒有了。」

「哦。」

「不過，施主現在看來比以前更成熟更沉着。」

「嗯，也許在下比以前懂得一些人生道理，只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舒伯雄永遠是舒伯雄，想改也改不了，想逃也逃不掉！」

「施主此言怎解？」

「以前，在下渴望成名，常常找高手比劃，後來在下成名了，贏得了『江湖第一快劍』的稱號，但是從那以後，在下反成了被人挑戰的對象，有時候不殺人不殺行，逼得我走投無路……」

「聽說施主被逐出了劍鎮？」

「是的。」

「那是為什麼？」

「因為在下殺人太多，雖然那都不是在下的本意，但是岳老爺子認為在下鋒芒太露，會為劍鎮帶來麻煩，就迫令在下離開劍鎮，浪迹天涯。」

「這些年來，施主在江湖上吃了不少苦頭？」

「這倒沒有，在下只是覺得太累，希望回家歇歇，看看妻兒，最近幾年，在下盡量在逃避挑戰，自覺已漸漸為人淡忘，也許岳老爺子會准許在下回鎮居住。」

老和尚點了點頭，道：「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施主對人生的看法有了改變，

此乃可喜可賀之事。」

舒伯雄嘆道：「在天下不是有妻兒之累，真想出家當和尚，像你老禪師一樣，過清淨無為的日子。」

老和尚哈哈一笑道：「施主此言差矣！出家人不一定能解脫苦惱，一個人之是否解脫苦惱，全看他的本性及處世因應之道：貧僧以為，人只要有一顆善良的心，平時多行善，不作傷天害理的事，則雖遭拂逆，亦可釋然於懷，所謂仰不愧俯不作是也。」

「老禪師所言甚是。」

「剛才施主說殺人非出於本意，此點非常重要，像施主這樣的人，整年在江湖上行俠仗義，難免會遇上一些桀驁不馴之徒，你不殺他，他要殺你，因此你雖殺人，仍可心安。」

舒伯雄失笑道：「老禪師這種看法，只怕不會為其他佛門中人所贊同吧？」

老和尚笑道：「是的，貧僧的看法較為大膽，但是却不迂腐。」

舒伯雄舒了一口氣，說道：「道理是沒錯的，但老禪師太高估在下了！」

老和尚道：「怎麼說？」

舒伯雄道：「實際情形是：在下根本不是俠士，因為在下從未行俠仗義過。」

「哦，你不是一位俠士？」

「是的，在下只是個武夫，只是個膚淺的人，在下唯一與人不同的就是練成了一身劍術而已！」

「何不利用你的劍術去行俠仗義，鋤強濟弱，伸張正義？」

「沒有機會。」

「怎說沒有機會？」

「自從在下成了名後，先是一直忙着接受別人的挑戰，然後是躲避別人的挑戰與尋仇，天天東躲西藏，根本沒有機會做一樁自己想做的事！」

「為甚麼要逃避別人的挑戰？」

「太累了。」

「施主，你一再表示太累，可是貧僧倒看不出你有一點累的樣子。」

「我心太累。」

「何以有此感覺？」

「剛才在下說過了，在下天天在接受別人的挑戰，沒有機會幹一件自己想幹的事，我的生活完全被人所左右，成了一個行屍走肉的人。」

「施主說得太嚴重了。」

「是真的！」

「請恕貧僧出言無狀，施主可能不是太累，而是……」

「甚麼？」

「愛惜羽毛！」

「奇怪……」

「奇怪麼？」

「是的，別人可以有這種想法，你老禪師怎麼也會有這種想法呢？」

「貧僧這種想法並無錯誤，一般練武之人在成了名之後，大都愛惜羽毛，怕被人擊敗！」

舒伯雄默然注視着他，漸漸發覺眼前這個老和尚並不是一個有「深度」而可與「談禪」者，當下不再反駁，只淡淡一笑道：「也許是也。」

老和尚目中突現一絲銳芒，微笑道：

「貧僧以為，身為一個練武之人，是不能逃避別人的挑戰的，武林本是一塊競爭之地，優勝劣敗，強存弱亡，乃是武林之定律，你成了名後，如不接受別人的挑戰，那你就不是真正的強者了。」

舒伯雄笑笑不語，心中很希望他趕快告辭，好讓自己鬆弛鬆弛，上床睡覺。

老和尚却很健談，以咄咄相逼的口吻道：「施主以為然否？」

舒伯雄只得耐着性子答道：「是的，不過老禪師一定不知道在下自成名後接受了多少人的挑戰……」

「多少？」

「真正的武林高手有三百多位，自以為是高手的有上千之多。」

「因此你煩了？」

「是的，煩透了！」

「不對，施主還是要繼續接受挑戰，直到……」

「被人擊敗或被人殺死為止？」

「不錯！」

「老禪師，你的口氣真像一個武林人物。」

「貧僧本來就是。」

舒伯雄呆住，呆望對方半晌，忽然覺得很厭煩，道：「對不起，在下趕路疲倦，想歇息了。」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等與貧僧切磋幾招之後，再歇息吧！」

舒伯雄眉頭一皺道：「怎麼回事，老禪師也要向我挑戰？」

老和尚神色一正，點點頭道：「是的！貧僧等侍這一天，已經等了七八年了！」

舒伯雄正色道：「老禪師，請勿忘記你是一位與世無爭的出家人。」

老和尚道：「貧僧的確與世無爭，但是貧僧酷愛練武，至今已有了三十寒暑，一直很少與高手較量，如今難得遇上施主這樣的高手，咱們難道不可在毫無恩怨和意氣之下切磋幾招麼？」

舒伯雄道：「切磋二字，只是一句好聽的話，一動上手，彼此都想取勝，因而難免傷了和氣，甚至造成傷亡。」

老和尚說道：「不會，咱們以點到為止。」

舒伯雄搖頭道：「有許多人在動手之前，也是這麼說，但是動手之後，却招招狠辣，恨不得立刻將在下劈於劍下，在下為求保命，結果總是……唉，算了吧，老禪師，我不想再與人動手了！」

老和尚却不肯罷休，站了起來，道：「這樣好了，施主若真不肯與貧僧動手過招，那麼咱們彼此各施展幾項功夫，看看誰高明！」

他不容舒伯雄表示意見，便往外跨出，說道：「施主請到寺後來吧！」

舒伯雄一聽是各自施展劍法，覺得可以接受，於是取劍跟了出去。

兩人一起來到寺後一片竹林邊上。

今夜，月光皎潔，明亮如晝，而且涼風習習，真是較技論劍的好時光！

老和尚手上握着一柄青鋼劍，在南面的竹林邊上站好，笑問道：「施主有意見沒有？」

舒伯雄道：「沒有，只要不過招，在下全聽老禪師吩咐。」

言下之意是：你怎麼施爲，我跟着你怎麼施爲！

老和尚目光閃了閃，陡地橫跨一步，手中長劍「呼」的橫掃出去。

他身右的一排竹子應聲而倒，竹子斷口平整，表皮沒有一點破裂，砍得漂亮極了！

「呼！」

又一劍自竹子的根部反掃過去。

於是，七八截長約一尺的竹筒就滾在地上——這不是在施展功夫，而是他需要這些竹筒。

不過，雖然這兩劍平平無奇，却已顯示出他功力非凡，確有一身神奇的劍術！

舒伯雄笑道：「老禪師果然不凡。」

老和尚道：「施主莫誤會，貧僧是要用這些竹筒來練劍。」

舒伯雄道：「我知道，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老禪師這兩劍已足夠令人折服矣！」

老和尚用劍將其中三截竹筒撥到舒伯雄脚下，道：「貧僧先獻醜，請將這三截竹筒拋上空中好麼？」

舒伯雄點點頭，拿起三節竹筒，用力向上一拋，竹筒就直飛上八九丈空中。

老和尚身形微挫，目注那三截竹筒落下距離地面約三丈高之際，突然縱身疾起，空中長劍連揮，似電光閃動了幾下，隨即勢盡飄落下來。

竹筒亦同時落到地上，但已變成了六截，而且每一截都一樣長短，斷口也一樣平整！

空中發劍，而能在一瞬間斬斷三截竹

筒，而且使六截竹筒長短一樣，這份能耐，確實武林罕見，足以驚世駭俗了。

舒伯雄拍手喝彩道：「好劍法，老禪師這三劍使得太高明了！」

老和尚面有得意，口中謙虛道：「施主過獎了，貧僧只是拋磚引玉罷了。」

舒伯雄道：「說實話，老禪師這份技藝，一般武林高手亦難望項背呢。」

老和尚笑道：「現在看施主的表演了。」

舒伯雄道：「在下微末之技，只怕難及老禪師之萬一，要是練不好，還望老禪師不要見笑才好。」

老和尚道：「施主太客氣了，貧僧知道施主一身劍術神奇絕倫，必然超過貧僧多多。」

他俯身拿起三截竹筒，又道：「請準備，貧僧要拋上去了。」

舒伯雄道：「請。」

老和尚一看他已蓄式以待，於是用力將竹筒拋上空中，飛上七八丈高。

舒伯雄不等竹筒向下掉，就使出「一鶴冲天」追了上去，爬高四丈有奇，手中長劍亦如電光石火連續揮動了幾下，然後身如一片樹葉，輕飄飄的落到地上。

竹筒先他而落在地上！

老和尚一見之下，面色大變，驚呆住了。

原來，落到地上的竹筒竟不止六截，而有九截之多！

而且，九截一樣長短，斷口也一樣平整！

這就是說：舒伯雄比老禪師多發了三

劍，因此竹筒才變成九截，多發三劍，如是站在地上，可說沒甚麼了不起，但是在空中就大大的不相同了，在空中劈出三劍與劈出六劍，其身手之差別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此所以老和尚爲之呆若木鷄，好像挨了一記耳光，滿面通紅，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舒伯雄怕他難堪，不敢有一絲得意之色，他納劍入鞘，向他拱手一揖，轉身便擬入寺去。

老和尚這才開口道：「等一下。」

舒伯雄停步，說道：「老禪師，剛才你自己說的，這是切磋，毫無恩怨，沒有任何意見！」

老和尚道：「貧僧知道，施主的劍法，貧僧望塵莫及，輸得心服口服！」

舒伯雄道：「那麼……」

老和尚道：「劍法，貧僧甘拜下風，但是貧僧不揣冒昧，還想在施主面前獻醜一門功夫。」

舒伯雄說道：「希望這是最後一項較技。」

老和尚道：「好。」

舒伯雄道：「不論誰勝誰負，都不要放在心上。」

老和尚道：「當然。」

舒伯雄道：「請。」

老和尚把長劍放在地上，走到一顆岩石前，伸手摸摸岩石的表面，說道：「這顆岩石長滿青苔，實在難看……」

話聲中，岩石竟像一塊朽木似的，在他手掌輕拂之下，一層一層的剝落，碎成

粉末！

舒伯雄讚賞道：「老禪師好厲害的掌力！」

老和尚道：「施主莫要誇獎，雖小技，只怕又要貽笑方家了。」

舒伯雄走了過去，也在那岩石上摸了兩下，然後蹲下身子，把嘴湊近岩石，向岩石吹起氣來。

剎那間，怪事出現了。

那顆岩石在他吹氣之下，石粉陣陣飛揚！

老和尚又呆了。

舒伯雄站起來，說道：「咱們回裏面去吧！」

老和尚面上浮起一抹苦笑，長嘆一聲道：「貧僧實在沒有想到，施主除了劍術之外，還有如此神奇的掌力，這下貧僧五體投地矣！」

舒伯雄道：「好了，在下可以回寺睡覺了吧？」

驀地，從竹林裏傳出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接口道：「今夜你不用想睡覺了！」

舒伯雄雙眉一下緊緊鎖在一起，心情煩透地道：「老禪師，你看，在下連睡覺都不成，這種日子怎不叫人難過呢！」

老和尚面色一變，循聲望去，喝道：「甚麼人？」

「我！」

隨著話聲，一個老人從竹林中走了出來！

不，不止一個，另有二人隨後跟出，看他們的面貌和身材，分明是同胞兄弟。

老和尚很驚訝，問道：「三位施主貴

呢？」

雷如鳴和雷如鈞忽然身形一幌，同時向前倒下，兩個身體交叉疊在一起。

血，從他們的腰間流出，在地上蔓延開來。

雷如霆顫聲道：「大哥，四哥！」

他顧不得斷指之痛，撲上兩個哥哥的身上，悲憤欲絕的大呼大叫。

但是雷如鳴和雷如鈞已無一點知覺，他們永遠沒有知覺了。

老和尚合十誦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舒施主，你的苦惱，貧僧現在已能了解了。」

舒伯雄說道：「在下可以回房去歇息麼？」

老和尚領首道：「當然可以，施主的確應該好好歇歇了。」

次日黃昏，舒伯雄騎馬入劍鎮。

劍鎮，地在大劍溪畔，有四百多戶人家，人口兩千多，街上有客棧和商店，與一般鎮甸沒有兩樣。

但是，這座劍鎮與一般鎮甸絕對不一樣，住在鎮上的兩千多居民是一家人。

是個大家族麼？

也不是，鎮上居民並不同一姓，百家姓中就佔了四十多個。

他們是「抱劍山莊」的後裔。

百多年前，這大劍溪畔住着一位以劍術稱雄天下的「抱劍老人司徒晟」，他在此地建造「抱劍山莊」，廣收門徒，起初門徒約有百餘人，後來再傳徒孫三百多個，由於大劍溪環境優美，就有許多門徒在

舒伯雄道：「但他却救了他的命。」

「你知道麼，他是老夫的獨子，你毀了他的一生！」

舒伯雄道：「是他先拔劍的，在下發覺他的劍相當快，要是不砍斷他的手，他一定會殺了在下，所以只好出手了！」

雷如鳴目中幾乎要射出火花來，道：「你知不知道，他是老夫的獨子，你毀了他的一生！」

姓大名，從何而來，有何指教？」

爲首的老人一面孔的冷峻之色，答道：「老禪師別慌，不是衝着你來的！」

舒伯雄嘆道：「雷如鳴？」

老人道：「不錯！」

舒伯雄一掃二人道：「雷如鈞，雷如霆？」

另二人點點頭。

舒伯雄情知無法善了，便向老和尚說道：「老禪師請站開一邊，在下又要接受挑戰了。」

雷氏五虎的老大雷如鳴冷笑一聲道：「不是挑戰，而是報仇！」

舒伯雄道：「都成，反正在下自知免不了，不過話可要說明白，今日在二麻子的酒店裏，在下實在是被迫出手——」

雷如鳴厲聲道：「住口！」

舒伯雄住口，等他說下去。

雷如鳴面上跳動着，神情憤怒到了極點，咬牙切齒道：「姓舒的，你一定瞎了眼，以致沒有看出他只是個少年人！」

舒伯雄道：「在下看出來了，所以拒絕了他的挑戰，甚至他罵在下是歪種，在下都不動怒。」

雷如鳴怒沖沖道：「可是你砍斷了他一隻手！」

舒伯雄道：「是他先拔劍的，在下發覺他的劍相當快，要是不砍斷他的手，他一定會殺了在下，所以只好出手了！」

雷如鳴目中幾乎要射出火花來，道：「你知不知道，他是老夫的獨子，你毀了他的一生！」

舒伯雄道：「但他却救了他的命。」

雷如鳴的眼珠子瞪得更大，暴聲道：「你說甚麼？」

舒伯雄道：「令郎仗着你這位名氣大的父親，自以爲是個天下無敵的高手，所以狂妄跋扈，全不知收斂謙虛，這樣目空一切的年輕人，總有一天要出事，現在我砍去了他一隻手，今後他不能練武了，也不會再去找人挑戰了，你將安安穩穩的保有這個兒子，這不等於是救了他一條命麼？」

這話，對他這個「歷盡滄桑」的人來說，是肺腑之言，可是在雷氏三兄弟聽來，却是刺耳的譏笑。

老和尚如雷聽了這一席話，一言不發，撇下背上的一對短戟，飄身欺上，振戟便刺！

舒伯雄閃身避開，大聲道：「姓雷的，你們講不講理呀！」

雷如霆一招落空，肝火更旺，暴吼一聲，身形倏然一旋，左手短戟「呼」的向他下盤猛掃，右手短戟同時向上沖起，攻擊他心口，兩招迸發，奇快而潑辣！

舒伯雄倒縱數尺，沉住氣道：「雷如霆，你成名不易，何必如此大動肝火？」

雷如霆緊蹙而上，雙戟似狂風暴雨，連續攻向他的致命要害！

老和尚看見舒伯雄只躲避而不還手，不禁脫口道：「舒施主，你還手呀！」

舒伯雄還手了。

但見劍光一閃，雷如霆攻勢頓時一挫，右手已一片殷紅！

原來，他的大拇指斷了。

斷指落在地上，短戟也落在地上！

雷如鳴和雷如鈞一見老和尚受傷，大吃一驚，兩人互望一眼，隨即縱身撲出，左右夾攻而上。

老和尚的是一柄長劍，老四使的是一柄九環金刀，兩人挾恨出手，一上來便展開凌厲無比的攻勢，似乎恨不得立刻將舒伯雄刺成肉醬。

舒伯雄一味閃避着，身法極之靈活巧妙。

但雷氏兄弟並非庸手，絕招綿綿而出，而且默契甚佳，漸漸已逼得舒伯雄險象環生了。

老和尚又替他着急，大聲道：「舒施主，你爲甚麼還不還手呀？」

舒伯雄還是不還手，忽然身形一個扭閃，似蝦子倒彈，倏地暴退尋丈，沉聲道：「雷如鳴，你們一定要逼我動手才舒服麼？」

雷如鳴發出一聲雷吼道：「不錯，你只管出手，老夫今天跟你拚上了！」

話聲中，仗劍猛撲上前，又是絕招連施，瘋狂的猛攻上去。

老四雷如鈞又從另一邊攻上，兄弟倆再度聯手，攻勢較前更爲兇猛。

舒伯雄又被攻得險象環生，心中急了，突然長嘯一聲，劍光沖鞘而出，連續閃動了三下——

激戰突告停止！

舒伯雄拖劍躍退。

雷如鳴和雷如鈞以不同的姿式站在原地，神情一片嚴厲。

舒伯雄納劍歸鞘，聳了聳肩，說道：「老禪師，你看我是愛惜羽毛或是太累了

此長住下來，終於繁衍而形成一個小小的鎮集。

抱劍老人司徒最謝世之後，抱劍山莊的聲譽仍然維持不落，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大徒弟岳浩領導有方。

二是抱劍老人傳下來的劍術，當世無匹。

三是擇徒極嚴，根骨與品行並重，缺一不可。

如今，鎮上的居民並非人人都練武功，但是所有的居民都很守莊主岳浩定下的規矩，大家和睦相處，友善與淳樸更勝於其他地方。

進入劍鎮的外地人，根本看不見一點好勇鬥狠的樣子，甚至看不見一個帶劍的人。

但是，人人都知道這座劍鎮是當今武林牛耳的地方，是一塊武林聖地！

舒伯雄是「抱劍山莊」的第四代弟子，但是他在劍術上的成就却是百多年來最出類拔萃的一個，不但凌駕同輩師兄弟，甚至凌駕前輩人物，而成為一個名滿天下的劍客。

由於鋒芒太露，有違劍鎮之風，岳老爺子不得不命令他離開，把「麻煩」逐出劍鎮之外。

一晃，七八年過去了。

回首前塵，他深感汗顏，因為七八年前臨別劍鎮之時，岳老爺子鼓勵他努力做一位俠士，他自己也有此抱負，豈知事與願違，七八年後的今天，他仍然只是個劍客，而不是一位俠士。

俠士與劍客有差別麼？

有，而且差別太大了。

俠士的武功不一定很高，却受人敬重，劍客的武功很高，却只能叫人害怕。

俠士有理想有抱負，胸懷磊落，氣壯山河，而劍客只逞匹夫之勇，往往是心虛的！

現在，舒伯雄進入劍鎮，心就虛虛的，幾乎不敢抬頭見人。

他走到那裏，那裏就有人對他駐足而觀，投之以驚詫的眼光。

鎮上居民大半都還認得他，都對他之突然返回劍鎮而大感意外。

有人望着他的背影竊竊私議：「這個殺手怎麼回到劍鎮上來了？」

舒伯雄來到鎮上唯一的客棧門口下馬，將馬拴好，走了進去。

這家客棧名叫「劍閣」，是供外地人到此住宿而開設的，掌櫃的名叫笑彌勒。他不是和尚，但有笑彌勒的身材，而且經常笑口常開，對人們永遠是嘻嘻哈哈的！

他正在櫃後撥着算盤，聽得有步聲進入，立刻抬頭笑道：「客官請進，打尖還是——」

話到一半，就已目瞪口呆，好像見了鬼一般！

舒伯雄靠上櫃台，笑道：「徐叔，您還是這麼胖，一點沒有變啊。」

笑彌勒兩眼瞪得像死魚眼，道：「伯雄，你甚麼時候回來的？」

舒伯雄笑道：「現在。」

笑彌勒驚訝道：「剛到？」

舒伯雄道：「是的。」

笑彌勒道：「回來幹麼？」

舒伯雄說道：「一定有事才可以回來嗎？」

笑彌勒道：「這個……岳老爺子知不知道？」

舒伯雄道：「等他下他就會知道。」

笑彌勒道：「未經他同意，你怎可回來？」

舒伯雄道：「我家在這裏，難道不能回來看？」

笑彌勒嘆了口氣，搖搖頭道：「七八年了，你在江湖上的名氣越來越响亮，前幾天都有人到鎮上來打聽你的行踪呢？」

舒伯雄道：「這是我的錯麼？」

笑彌勒又嘆了口氣，道：「你應該先去看看岳老爺子。」

舒伯雄問道：「他老人家很好吧？」

笑彌勒道：「很好，一直都是那個樣子。」

舒伯雄道：「如果他老人家願意見我，我當然該去看他，你替我問問如何？」

笑彌勒道：「你不敢去？」

舒伯雄道：「怕他生氣。」

笑彌勒道：「他對你其實沒有甚麼，只是你經常鬧禍，使他很頭痛。」

舒伯雄道：「我沒有鬧禍，每次都是別人找上來的，他們逼得我無法不起而應戰。」

笑彌勒道：「你劍術太高了。」

舒伯雄道：「這也不是我的錯。」

笑彌勒沉默下來。

舒伯雄問道：「她怎麼樣？」

笑彌勒道：「誰？」

青年道：「現在我長大了！」

舒伯雄道：「二十一歲是個危險的年齡，這個年紀最是暴躁，天下都不放在眼裏，我以前也有這個毛病，如今才知道錯了。」

青年眉毛一豎道：「你在教訓我？」

舒伯雄道：「不，我只是提供你一個寶貴的人生經驗。」

青年冷笑道：「殺手的經驗，敬謝不敏！」

舒伯雄心頭冒火，但仍若無其事的笑道：「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亂說……」

說着，舉步欲出。

潘正達雙臂一張，嘿嘿笑道：「不要走！」

舒伯雄道：「我不走，我只是把鋪蓋拿進來。」

潘正達道：「等下再拿。」

舒伯雄道：「你要幹甚麼？」

潘正達道：「領教你的劍術。」

笑彌勒慌了，連忙自櫃後走出，說道：「正達，你吃錯了藥不成？不要胡鬧，快回家去！」

潘正達聳聳肩道：「徐叔公，他已不是我們劍鎮的人了，我為甚麼不能向他挑戰。」

舒伯雄道：「我的妻子。」

笑彌勒搖頭道：「不知道。」

舒伯雄面色一變，道：「她不在這裏了？」

笑彌勒支吾道：「我不知道……」

舒伯雄拉住他的手，神情激動起來，道：「怎麼回事？」

笑彌勒又支吾道：「她……她不想見你……」

舒伯雄詫異道：「為甚麼？」

笑彌勒說道：「因你帶給她很大的困擾……」

舒伯雄目露精芒道：「怎麼說？」

笑彌勒道：「有不少人笑她嫁了一個殺手。」

舒伯雄一拳重重的擊上櫃台，憤怒地道：「我不是殺手！」

笑彌勒忙道：「別動火，我知道你不是，他們那樣說，主要原因是對你了解不清楚。」

舒伯雄道：「他們可以說我是個劍客，絕不能說我是殺手！」

笑彌勒點點頭。

舒伯雄冷靜下來，問道：「她也認為我是殺手？」

笑彌勒道：「人言是可畏的，你一定知道曾參殺人的故事。」

舒伯雄嘆了口氣道：「我最大的罪惡是我比人聰明，練劍的領悟力比人強，如此而已。」

笑彌勒點頭道：「確是如此，有許多人妒嫉你的成就，想殺你而成名。」

舒伯雄道：「她在哪裏？」

動手，清理門下敗類？」

笑彌勒慫慫道：「你年紀輕輕懂個甚麼，真要清理門戶也輪不到你！」

潘正達拍拍腰上的劍道：「我有這個能耐！上次岳老爺子看我練劍之後，說我成就甚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笑彌勒指着外面道：「你快出去，否則我要告訴老爺子去了！」

潘正達不再理他，目光回注到舒伯雄的面上，悍笑一聲道：「舒伯雄，你準備着，我要出手了！」

舒伯雄解下懸劍，往地上一扔。

潘正達一怔道：「這是幹甚麼？」

舒伯雄道：「我不跟你動手。」

潘正達怒道：「你瞧不起我？」

舒伯雄道：「不，雖然你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但是我不能做出對不起令尊的事，我與令尊是同輩師兄弟。」

潘正達面色一沉道：「舒伯雄，我要說幾次你才明白，你已經不是我們劍鎮的人！」

舒伯雄往一旁走去。

「看劍！」

潘正達大喝聲中，劍已出鞘，一道劍光如電掠向舒伯雄的肩膀！

果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出劍真快！但是，這一劍却走了空招，不僅此也，就在他一劍揮空之際，他的腹部已「砰」的中了重重的一拳，身子一弓，倒飛出數尺，撞上桌子，撞斷了一支桌腳，桌子倒下，打中了他的頭！

他敏捷的跳起，頓如一頭被激怒的野獸，雙目發赤，怒不可遏的就要再度撲上

此長住下來，終於繁衍而形成一個小小的鎮集。

抱劍老人司徒最謝世之後，抱劍山莊的聲譽仍然維持不落，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大徒弟岳浩領導有方。

二是抱劍老人傳下來的劍術，當世無匹。

三是擇徒極嚴，根骨與品行並重，缺一不可。

如今，鎮上的居民並非人人都練武功，但是所有的居民都很守莊主岳浩定下的規矩，大家和睦相處，友善與淳樸更勝於其他地方。

進入劍鎮的外地人，根本看不見一點好勇鬥狠的樣子，甚至看不見一個帶劍的人。

但是，人人都知道這座劍鎮是當今武林牛耳的地方，是一塊武林聖地！

舒伯雄是「抱劍山莊」的第四代弟子，但是他在劍術上的成就却是百多年來最出類拔萃的一個，不但凌駕同輩師兄弟，甚至凌駕前輩人物，而成為一個名滿天下的劍客。

由於鋒芒太露，有違劍鎮之風，岳老爺子不得不命令他離開，把「麻煩」逐出劍鎮之外。

一晃，七八年過去了。

回首前塵，他深感汗顏，因為七八年前臨別劍鎮之時，岳老爺子鼓勵他努力做一位俠士，他自己也有此抱負，豈知事與願違，七八年後的今天，他仍然只是個劍客，而不是一位俠士。

俠士與劍客有差別麼？

有，而且差別太大了。

俠士的武功不一定很高，却受人敬重，劍客的武功很高，却只能叫人害怕。

俠士有理想有抱負，胸懷磊落，氣壯山河，而劍客只逞匹夫之勇，往往是心虛的！

現在，舒伯雄進入劍鎮，心就虛虛的，幾乎不敢抬頭見人。

他走到那裏，那裏就有人對他駐足而觀，投之以驚詫的眼光。

鎮上居民大半都還認得他，都對他之突然返回劍鎮而大感意外。

有人望着他的背影竊竊私議：「這個殺手怎麼回到劍鎮上來了？」

舒伯雄來到鎮上唯一的客棧門口下馬，將馬拴好，走了進去。

這家客棧名叫「劍閣」，是供外地人到此住宿而開設的，掌櫃的名叫笑彌勒。他不是和尚，但有笑彌勒的身材，而且經常笑口常開，對人們永遠是嘻嘻哈哈的！

他正在櫃後撥着算盤，聽得有步聲進入，立刻抬頭笑道：「客官請進，打尖還是——」

話到一半，就已目瞪口呆，好像見了鬼一般！

舒伯雄靠上櫃台，笑道：「徐叔，您還是這麼胖，一點沒有變啊。」

笑彌勒兩眼瞪得像死魚眼，道：「伯雄，你甚麼時候回來的？」

舒伯雄笑道：「現在。」

笑彌勒驚訝道：「剛到？」

舒伯雄道：「是的。」

笑彌勒道：「回來幹麼？」

舒伯雄說道：「一定有事才可以回來嗎？」

笑彌勒道：「這個……岳老爺子知不知道？」

舒伯雄道：「等他下他就會知道。」

笑彌勒道：「未經他同意，你怎可回來？」

舒伯雄道：「我家在這裏，難道不能回來看？」

笑彌勒嘆了口氣，搖搖頭道：「七八年了，你在江湖上的名氣越來越响亮，前幾天都有人到鎮上來打聽你的行踪呢？」

舒伯雄道：「這是我的錯麼？」

笑彌勒又嘆了口氣，道：「你應該先去看看岳老爺子。」

舒伯雄問道：「他老人家很好吧？」

笑彌勒道：「很好，一直都是那個樣子。」

舒伯雄道：「如果他老人家願意見我，我當然該去看他，你替我問問如何？」

笑彌勒道：「你不敢去？」

舒伯雄道：「怕他生氣。」

笑彌勒道：「他對你其實沒有甚麼，只是你經常鬧禍，使他很頭痛。」

舒伯雄道：「我沒有鬧禍，每次都是別人找上來的，他們逼得我無法不起而應戰。」

笑彌勒道：「你劍術太高了。」

舒伯雄道：「這也不是我的錯。」

笑彌勒沉默下來。

舒伯雄問道：「她怎麼樣？」

笑彌勒道：「誰？」

青年道：「現在我長大了！」

舒伯雄道：「二十一歲是個危險的年齡，這個年紀最是暴躁，天下都不放在眼裏，我以前也有這個毛病，如今才知道錯了。」

青年眉毛一豎道：「你在教訓我？」

舒伯雄道：「不，我只是提供你一個寶貴的人生經驗。」

青年冷笑道：「殺手的經驗，敬謝不敏！」

舒伯雄心頭冒火，但仍若無其事的笑道：「小孩子不懂事，不要亂說……」

說着，舉步欲出。

潘正達雙臂一張，嘿嘿笑道：「不要走！」

舒伯雄道：「我不走，我只是把鋪蓋拿進來。」

潘正達道：「等下再拿。」

舒伯雄道：「你要幹甚麼？」

潘正達道：「領教你的劍術。」

笑彌勒慌了，連忙自櫃後走出，說道：「正達，你吃錯了藥不成？不要胡鬧，快回家去！」

潘正達聳聳肩道：「徐叔公，他已不是我們劍鎮的人了，我為甚麼不能向他挑戰。」

去。

舒伯雄就指他罵聲道：「你敢再胡鬧，我就一掌劈了你！」

這一喝叱，神情嚴厲，氣勢磅礴，頓時將潘正達的「野性」壓制下去了。

他恨恨的瞪了舒伯雄一眼，道：「你等着，咱們後會有期！」

說畢，大步走了出去。

舒伯雄雖然低頭，嘆道：「看情形，我連想回家都不行了，在我認為可以避難的家鄉裏，居然也有人向我挑戰！」

笑彌勒道：「不要介意，他年輕不懂事。」

舒伯雄苦然一笑道：「我絕不怪他，我只是替他擔心，他的確是個難得的練武之材，可是……我彷彿從他眼中看到了當年的我，這太可怕了！」

笑彌勒道：「岳老爺子來了！」

岳老爺子，如今的「抱劍山莊」莊主，此刻跨入了「劍閣」客棧！

他是個八十多歲的老人，鬚鬢已成銀白色，但步履仍甚穩健，毫無老態龍鍾之相。

舒伯雄跪了下去，磕頭道：「伯雄叩見老爺子。」

岳老爺子不感不怒，神色平靜地道：「起來。」

舒伯雄站了起來。

岳老爺子打量他一遍，問道：「這些日子過得不好麼？」

舒伯雄恭敬的答道：「弟子還好。」

岳老爺子道：「四十歲不到，怎麼變得這樣蒼老了？」

孩子反駁道：「鎮上有那麼多人練武功，他們為甚麼沒被人殺死？」

婦人瞪着眼睛喝道：「你不聽娘的話了？」

孩子道：「我聽啊，我甚麼都聽娘的，就只替爹報仇這事，我一定要做到！」

婦人忽然掩面哭泣起來。

孩子見娘哭了，有些不好意思，扯扯母親的衣角道：「娘，您別哭，我今年才九歲，還早得很嘛！」

婦人哭道：「你不聽娘的話，娘就一直哭下去！」

孩子大聲道：「罷了！罷了！我聽娘的話，不要再哭啦！」

婦人這才停止哭泣，拭去眼淚道：「你是男子漢大丈夫，說話可要算數。」

孩子道：「是啦！是啦！」

婦人破涕為笑道：「這才是娘的乖兒子，你今天寫幾個字了？」

孩子道：「寫了一個——咳，娘，您快看，有個人騎馬到我們家來了！」

他看到的騎者即是劍鎮的岳老爺子，他騎着一匹棗紅駿馬，正向山坡上馳來。

婦人微驚道：「那是岳老爺子！奇怪，他來幹甚麼呢？」

孩子高興道：「一定是來看我的，前些日子我在鎮上遇見他，他摸我的頭，說好久沒來我們家玩了，說要來我們家看看哩！」

俄頃，岳老爺子已到茅屋外面，下馬笑道：「舒龍安，你好吧？」

孩子行了一禮道：「不好，我娘不准我練劍，看見我練劍就哭。」

舒伯雄道：「弟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安能不老。」

岳老爺子似有感動，輕啣一聲道：「這次回來幹甚麼？」

舒伯雄道：「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弟子已身心皆疲，希望您老人家體恤，讓弟子回鎮居住。」

岳老爺子負手踱步，一會之後，才開口道：「伯雄，老夫知道你不過是個非作歹的人，可是你的名氣太大了，以你目前在武林中的名望，只有當年祖師爺才能相比……」

「祖師爺」者，即抱劍老人司徒晟。岳老爺子接着道：「按說，你有此登峯造極的成就，應該是劍鎮的光榮，可是你開始就走錯了一步，你殺的人多了一些，你在別人的心目中已不是一個俠士，而只是個劍手，武夫。」

舒伯雄低頭不語。

岳老爺子又道：「老夫這樣說，你心中也許不服，你也许会反駁說別人不給你做爲俠士的機會……對的，你是有些委屈，可是這已毫無辦法，老夫若留你下來，不但劍鎮永無寧日，而且會帶壞本鎮的青年——譬如剛才那個潘正達，他如果不是見到你，也不會勾起好勝之心……」

舒伯雄仍低頭默然無言。

岳老爺子長嘆一聲道：「所以，爲了劍鎮，你還是必須離開！」

舒伯雄感然道：「弟子已走投無路了，不論走到那裏，只要被人認出，就有人向弟子挑戰，就連佛光寺那位老和尚都見獵心喜！」

岳老爺子啞然失笑，轉對婦人道：「你最近很少到鎮上去？」

婦人檢衽一福道：「是的，沒事，不想出門。」

岳老爺子看看花園的花，道：「牡丹花又快要開了。」

婦人答道：「是的，下個月，花就會開了。」

岳老爺子道：「到了花開時節，老夫會派個人來幫你的忙，就像往年那樣。」

婦人道：「謝謝。」

岳老爺子道：「舒龍安，我要跟你娘談談，你進屋裏去好麼？」

舒龍安道：「不要緊，你們說的話，我一定聽得懂的！」

岳老爺子笑道：「我知道你聽得懂，所以才要你進屋去。」

舒龍安道：「不要我聽？」

岳老爺子點頭道：「不錯，有些話小孩子不能聽。」

舒龍安對岳老爺子倒是乖順得很，聽了立即轉身入屋去了。

婦人心知岳老爺子有重要的事情要說，而且「料定」他要說甚麼，這時便先下手爲強，道：「老爺子，不論您說甚麼，妾身都不答應！」

岳老爺子一怔，說道：「妳已經知道了了？」

婦人道：「是的！」

岳老爺子道：「不考慮考慮？」

婦人堅定地道：「不！」

岳老爺子道：「爲甚麼呢？」

婦人道：「妾身只要他讀書，不要他練劍，看見我練劍就哭。」

岳老爺子道：「但是你如回鎮居住，本鎮百年來的淳樸之風必將蕩然無存！」

舒伯雄道：「弟子可否見見妻兒？」

岳老爺子答道：「見面，徒增感傷而已！」

舒伯雄道：「弟子打算帶他們母子離開，找個窮鄉僻壤隱居下來。」

岳老爺子嘆道：「她曾經明白的向老夫表示過，她不想再見到你，她與你的夫妻關係已名存而實亡。」

舒伯雄道：「她是不是改嫁了？」

岳老爺子搖頭道：「沒有。」

舒伯雄道：「她對弟子只不過有些誤解，聽信別人的謠言，以爲弟子是個殺人不自斂的殺手，其實，這是可以解釋清楚的。」

岳老爺子想了想，道：「也罷，你暫時在此歇下，老夫去跟她說說看，如果她願意見你，老夫絕無橫加阻撓之理。」

舒伯雄躬身道：「謝謝老爺子。」

岳老爺子道：「不過，她要是個不願見你，你就得走，知道麼？」

舒伯雄點頭。

岳老爺子走了出去。

父子重逢 相見竟不相識

大劍溪上游，距劍鎮僅有一里的地方，有一片梅花林，此地景色十分優美。

梅花林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山坡，山坡上有一棟茅屋，看上去宛如名山隱士。茅屋裏住着一對母子。

女的三十來歲，姿色清麗，氣質嫵雅

練武，也許您老人家會說這孩子根骨奇佳，是練武的好材料，但是妾身已下定決心，絕對不要他練武！」

岳老爺子不覺笑了起來。

婦人一怔道：「怎麼呢？」

岳老爺子笑道：「妳誤會了，老夫此來，是另有一事要告訴妳。」

婦人臉上一紅道：「哦，甚麼事？」

岳老爺子低聲道：「他回來了！」

剎那間，婦人臉色由紅轉白，好像聽到天崩地陷似的，嘴唇抖動了起來，道：

「真……真的？」

岳老爺子點頭。

婦人惶聲道：「他不知道我住在這裏吧？」

岳老爺子道：「不知道。」

婦人透了口氣道：「這樣，妾身就放心了，您看他會不會找到這地方來？」

岳老爺子沒有回答，只是看着她。

婦人臉又發紅，垂下了螭首，以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道：「他怎樣？」

「他好麼？」

「還好，只是蒼老了些。」

「他回來幹麼？」

「看你們母子。」

「這……不必了，妾身不想再見到他了。」

「就老夫知道，在他離開劍鎮之前，你們夫婦的感情一直很不錯。」

「是的。」

「那麼……」

「老爺子，您是知道的，他是個殺手，她現在正在井邊汲水。」

兒子才九歲，眉目清秀，骨格高尚，他正以樹枝當劍，在屋前的空地上舞輪，一招一式，進退有矩，蠻有那麼回事的！

婦人汲得一桶水，轉到屋前的花園，正要澆水澆花，一眼瞥見兒子在練功夫，不禁臉色一沉道：「安兒，你在幹麼？」

那孩子嚇了一跳，趕忙扔掉樹枝，陪笑道：「娘，我在趕走蚊子嘛。」

婦人走出花園，到了孩子跟前，寒着脸道：「蚊子在哪裏？」

孩子一擺手道：「飛走了嘛！」

婦人一眼不瞬的看着兒子，問道：「是誰教你的？」

孩子裝佯道：「娘，您說甚麼呀？」

婦人嚴厲地道：「你再不實說，娘就打你一頓！」

孩子慌了，說道：「娘，我說實了，沒有人教我，我是在鎮上看人練劍，偷偷學來的。」

婦人怒道：「娘以前跟你怎麼說？」

孩子低下了頭，委委屈屈地道：「娘，練劍有甚麼不好呀？」

婦人道：「記得娘告訴你，你爹是怎麼死的麼？」

孩子振振有詞道：「我要替爹報仇！」

婦人罵道：「報你個鬼，下次你再這樣說，看娘不打扁了你才怪！」

孩子頑強地道：「娘，爹被人殺死了，我是爹的兒子，應該替他報仇呀！」

婦人氣得跺足，道：「胡說，你爹要是不練武功，也不會被人殺死，那是咎由自取，怪不了別人！」

，他殺了很多，妾身每一想到他的行爲，就感到無比的羞愧，爲了不讓我的兒子步其後塵——」

「妳錯了，妳用『殺手』來批評他是不公平的，他充其量只是個劍客或武夫，絕不是殺手。」

「可是他殺了很多。」

「在江湖上行走，殺人有時是免不了的，他的劍術名震天下，找他挑戰的武林高手太多，有人想擊敗他，更有人想殺死他，在那種情況下，妳叫他怎麼辦呢？」

「他根本不該去闖江湖，不該去博取那虛名！」

「妳是說，他應該老死在劍鎮上？」

「不，妾身是說，他不該那樣好勇鬥狠。」

「老夫年輕的時候，一度也是如此，後來就不會了，正像他現在一樣，他現在也變了。」

「他不會改變的。」

「不，雖然仍有人找他挑戰，但他確實改變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妾身這幾年日子過得很好，心境也很平靜，不希望再有煩惱……」

「他想帶你們母子離開此地，去別處隱居。」

「不。」

「至少，妳該見見他吧？」

「還是不見的好。」

「浪子回頭金不換，妳爲甚麼不給他一個機會？」

「我們若見面重聚，其結果是我兒子長大了也將變成殺手，我絕不要我兒子變

成殺手！」

「他不是殺手。」

「他是！」

「那麼，讓他見兒子如何？」

「不成！」

「他見不到你們母子，只怕不肯離去呢。」

「您老人家可以命令他離去。」

「是的，不過老夫實在不忍心讓他失望，他本來不是個壞人，爲甚麼要對他這樣殘酷呢？」

婦人道：「請您老人家代妾身轉告他一句話：爲了我們的孩子的將來，請他離開吧！」

岳老爺子見她意志堅定，長嘆一聲，點點頭道：「好，老夫回去了。」

他跨上坐騎，撥馬欲行。

婦人道：「還有，不要告訴他妾身住在這裏，好麼？」

岳老爺子點頭道：「好，還有沒有別的話？」

婦人想了想，幽幽一嘆道：「請他珍重。」

岳老爺子一抖馬索，向山坡下馳去：

× × ×

舒伯雄在房中喝酒。

酒，真是一樣奇妙的東西，不論你是高興還是悲傷，是憤怒還是恐慌，它都能給人慰藉與滿足。

舒伯雄現在的心情很複雜，有高興也有惶恐，陷於患得患失之中，因此他需要喝酒，他一杯一杯的灌下去，心中一直在焦灼的陰着：「他們母子應該快到了！老

爺子已經去了這麼久……真該死，我怎麼忘了買些禮物回來？我應該買些禮物回來送給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子才對呀！」

終於，房外傳來了腳步聲！

他緊張的站立起來，心怦怦狂跳，激動極了！

闊別了七八年的愛妻愛子，現在只等房門一開，就可見到了！

房門被推開了。

出現在他眼前的人，不是愛妻愛子，也不是岳老爺子，而是一個中年人！

這個中年人的一張臉好像是木頭雕刻的，沒有一點人情味，一對眼睛所射出的精芒，又像兩把刀子一般，叫人看了打心底冒起一股寒意！

舒伯雄呆了，連忙拱手一揖道：「原來是潘師兄，久違了。」

中年人冷冷一笑道：「舒伯雄，我真沒想到你欺負外人還不過癮，今天一回來就欺負到我兒子的頭上來！」

原來，此人就是潘樹城，潘正達的父親！

舒伯雄道：「潘師兄誤會了，小弟沒有欺負令郎。」

潘樹城滿面怒容，喝道：「那不是欺負？」

舒伯雄道：「不是，那是教訓。」

潘樹城勃然震怒道：「你憑甚麼教訓我兒子？」

舒伯雄道：「我是他的師叔，我看見他那樣目無尊長，對長輩狂妄無禮，只好教訓他一下，這對他是有用的，希望師兄不要生氣。」

他，說道：「伯雄，你是怎麼了？要退讓也不是這個樣子！」

舒伯雄不肯起立，道：「徐叔，這件事你不要管好麼？我不該惹潘師兄生氣，向他下跪賠罪是應該的。」

笑彌勒憤怒地道：「不，你沒有錯，我不管你在外面的行為怎樣，今天你一點都沒錯，你犯不着這麼委屈求全！」

說着，又要拉他起來。

就在這時，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有人叫道：「岳老爺子來了！」

潘樹城面色微變，道：「舒伯雄，你起來吧！」

笑彌勒本來要拉舒伯雄起來，這時却反將他按住，說道：「好了，老爺子來了，你跪着別動，請老爺子來評理！」

舒伯雄本來不想起來，這時却反而自動起來了，微微一笑道：「徐叔，這是一件小事，別在他老人家面前提起。」

笑彌勒叫道：「不行！我一定要說，這不是一件小事，本鎮要是是非不分，黑白不明，那裏還能受天下武林所敬重！」

舒伯雄轉對潘樹城拱手道：「潘師兄肯原諒小弟的過失，小弟萬分感激，現在請潘師兄先回家去，改日小弟當再登門謝罪。」

潘樹城正怕被岳老爺子撞見，聞言冷哼一聲，趁機下台，轉頭便離去。

笑彌勒大叫道：「潘樹城，你不要走，我要請老爺子評理是非！」

潘樹城自知理屈，原想溜掉，聽了笑彌勒這句話，已無法老羞臉皮走掉，只得回轉身子冷笑道：「好，評理就評理，我

潘樹城指着罵道：「舒伯雄，你是甚麼東西，你也配教訓我兒子麼？」

舒伯雄耐着性子道：「師兄不要動怒，是非曲直，徐叔可以告訴你。」

潘樹城雙目怒瞪道：「不必！像你這種人，到處逞強，到處鬧事，你是個甚麼人物，我清楚得很！」

舒伯雄皺眉一嘆，坐下繼續喝酒。

他很煩！很煩！很煩！潘樹城却覺得他的態度太狂傲，怒火更旺，又戰指他喝道：「出來！你這個殺手，咱們到外面去幹一幹看！」

舒伯雄目光一抬，沉聲道：「潘師兄，小弟只不過揍了你兒子一拳罷了，你要是不服，可去告訴老爺子，請他來評理，犯不着在此大吼大叫！」

潘樹城暴怒道：「不必勞動他老人家，咱們兩個到外面去解決！」

舒伯雄搖頭道：「不，兄弟鬧牆，會被外人笑掉大牙。」

潘樹城道：「你欺負晚輩，就不怕被人笑掉大牙？」

舒伯雄道：「我說過了，那不是欺負，而是教訓。」

潘樹城道：「放屁！」

舒伯雄道：「師兄，你聽小弟一言，你那個兒子是可造之材，但如不好好管教，將來有一天會像小弟一樣，弄得痛苦不堪！」

潘樹城根本不把他的話聽入耳，突然拔劍出鞘，滿面殺氣道：「小子，你只敢欺負小的，不敢跟老的動手？」

舒伯雄嘆道：「除了動手之外，難道兒子從來不曾與人動過手，而他則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殺手，老爺子不會不知道！」

說話之間，岳老爺子已在人羣外下馬，他見圍着那麼多人，知道出了事故，當即上前問道：「甚麼事情？」

笑彌勒道：「老爺子，您來遲了一步，剛才舒伯雄向潘樹城下跪賠罪呢！」

岳老爺子已知潘正達向舒伯雄尋釁之事，只是不知道詳細的情形，聞言目光一凝，盯住潘樹城問道：「樹城，是怎麼回事？」

潘樹城拱手答道：「老爺子，事情是這樣的，正達年紀輕不懂事，容或對他有

些不禮貌，他也不該對正達下重手……」

岳老爺子道：「那孩子受傷了？」

潘樹城道：「剛才肚子痛了一陣。」

岳老爺子轉望舒伯雄，以「不可藥救」的表情看着他，道：「伯雄，看樣子，你的毛病總是改不了。」

舒伯雄低頭道：「弟子一時魯莽，已向潘師兄下跪賠罪了。」

笑彌勒嘆道：「老爺子，剛才的事情，我從頭到尾看得清清楚楚，伯雄沒一點點的錯！」

岳老爺子一哦道：「沒錯麼？」

笑彌勒道：「是的，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當下，將發生衝突的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岳老爺子聽完之後，面無表情，平靜地道：「樹城，去把你兒子帶來。」

潘樹城應了一聲，就去了。

不久，他將兒子潘正達帶到，喝令兒子

沒有其他辦法麼？」

潘樹城冷笑道：「不動手亦可，只須當衆向我跪下賠罪！」

舒伯雄沉默了片刻，忽然站起道：「好的，小弟遵命便了。」

潘樹城納劍歸鞘，往外走去。

舒伯雄跟了出去。

走到「劍閣」外面，正在招待客人的笑彌勒一見舒伯雄跟着潘樹城從裏面走出，不禁嚇了一跳，連忙上前問道：「伯雄，怎麼回事呀？」

舒伯雄淡淡一笑道：「沒甚麼，潘師兄指責小弟欺負他的兒子，要小弟當衆向他下跪賠罪，如此而已。」

笑彌勒聽了，立刻轉對潘樹城道：「樹城，你弄錯了，是你兒子一直逼着他動手，他不理睬，你兒子就拔劍攻擊，他才被迫打了你兒子一拳，如今你竟要他當衆向你下跪賠罪，你這老子是怎麼當的？」

潘樹城不理，大步走了出去。

笑彌勒拉住了舒伯雄，說道：「伯雄，別理他，沒有這個道理！」

舒伯雄苦笑道：「不要緊，他是我的師兄，我向他下跪賠罪也算不了甚麼。」

笑彌勒道：「不，他兒子目無尊長，該是他向你賠罪，不是你向他賠罪！」

舒伯雄嘆道：「徐叔，不要攔着我，我實在太累了，只要能在劍閣留下，甚麼樣的苦我都能忍受。」

他掙脫了笑彌勒的手，舉步出棧，只見潘樹城已站在街上等候；敢情潘樹城進入客棧找他算帳的事已不少人知道，故此此刻街上已站着幾十個人，等着要看熱鬧

子在岳老爺子跟前跪下，岳老爺子冷冷的道：「起來，不必跪着，老夫掌理劍閣四十多年，除非犯下彌天大罪，從不叫人跪着。」

潘樹城滿面通紅。

岳老爺子道：「正達，你把經過情形說一遍給老夫聽聽。」

潘正達吞吞吐吐道：「是……是這樣的，這個人聲名狼藉，早已不是我們劍閣之人，今天他突然回來，弟子怕他將本鎮風氣帶壞，所以……所以……」

岳老爺子道：「這件事應該由誰來決定？」

潘正達低頭道：「當然該……該由老爺子您來決定。」

岳老爺子道：「既然該由老夫來決定，你爲甚麼要擅自作主？」

潘正達惶恐道：「弟子知罪了。」

岳老爺子轉對潘樹城問道：「樹城，在你找舒伯雄與師問罪之前，你是否不知道衝突是你兒子引發的？」

潘樹城紅着臉道：「這……弟子沒……沒問清楚……」

岳老爺子道：「你爲甚麼不先問清楚呢？」

潘樹城無言以對。

岳老爺子道：「剛才笑彌勒已將所見情形告訴你了，你爲甚麼還要迫他向你下跪賠罪？」

潘樹城恨不得鑽入地下去。

岳老爺子道：「笑彌勒雖然限於天賦，沒有在劍術上續下苦功，可是他畢竟也是你的師叔輩，你爲甚麼罵他狗拿耗子多

手！」

看見舒伯雄還跪在地上，便伸手去拉

呢！

舒伯雄已經下定了決心，因此雖見有許多人在場，並不在意，當即走到潘樹城跟前，跪了下去。

對於任何一個武林人來說，這都是一種奇恥大辱，但是他却認爲倫能因此使鎮上的居民對他改變看法，使岳老爺子同意讓自已留下來與妻子重聚，那麼這個侮辱也就算不了甚麼了。

潘樹城冷笑道：「舒伯雄，你知錯了麼？」

舒伯雄低着頭道：「小弟知錯了。」

「誰錯了？」

笑彌勒突然排衆而入，沉聲道：「伯雄，你起來，你一點都沒錯！」

潘樹城面容一沉道：「徐叔，你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麼？」

笑彌勒指着罵道：「潘樹城，你太過份了！你縱容兒子以下犯上，不自行管教也就罷了，却還要逼伯雄向你下跪！剛才的衝突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你兒子無理取鬧逼着伯雄比劍的，伯雄不理他，還把劍扔在地上，你兒子居然還拔劍向他攻擊，他爲了自衛才打了你兒子一拳，你說！這到底是誰錯了呢？」

潘樹城面色變得很難看，道：「徐叔，你爲何不去照顧你的客棧，這裏沒你的事！」

笑彌勒大笑道：「我知道你瞧不起我這個叔叔，可是今天我拚着老命也要把是非曲直弄明白，你要是看不順眼，只管出手！」

看見舒伯雄還跪在地上，便伸手去拉

管閒事？」

潘樹城頭垂得更低。

岳老爺子道：「你知道老夫的為人，如果你對老夫的指責不服，可以提出辯護，說得有理，老夫絕對接受，而且可以向你賠不是。」

潘樹城惶聲道：「弟子知錯了，請老爺子處罰便是。」

岳老爺子道：「笑彌勒！」

笑彌勒拱手道：「老爺子。」

岳老爺子道：「你會熟讀本鎮家法，對此該有何適當處罰？」

笑彌勒道：「以下犯上，重則逐出門牆，輕則畫地爲牢，囚禁三日！」

岳老爺子道：「這是重還是輕？」

笑彌勒道：「輕。」

岳老爺子道：「那麼你畫地爲牢！」

笑彌勒應了一聲，就在潘樹城父子所站立的脚下畫了兩個圓圈。

畫地爲牢，是上古的刑法之一，此種刑法早已不實用，但在劍鎮仍可行得通，凡是被罰入「地牢」之人，從無一人逃跑過，因爲一旦逃跑，就永遠不是劍鎮的居民了。

潘家父子就在「地牢」上站着，不敢越雷池一步。

岳老爺子移步向客棧走去，道：「伯雄，你到裏面來，老夫有話跟你說。」

舒伯雄忽然跪下道：「老爺子，請聽弟子一言。」

岳老爺子住足道：「怎麼呢？」

舒伯雄道：「請原諒潘師兄父子的小過錯，罰輕一點好麼？」

完全幻滅了！

明天一早，自己又得浪迹天涯，投入那無情的煉爐之中。

爲甚麼？

只因爲我的劍術高於別人，就要受到這樣不公平的待遇？

他越想越氣，幾乎要失聲痛哭。

這時候，笑彌勒端着一盤食物走了進來，他將食物擺上桌子，說道：「她也不肯見你麼？」

舒伯雄點點頭。

笑彌勒說道：「她是個性溫柔的女子，今天你突然回鎮，等於在她原已平靜的心湖上投下一顆石頭，使她一時不知所措……」

舒伯雄抬頭道：「你的意思是？」

笑彌勒道：「過幾天，她的想法也許會改變，或者當她確知你不是一個殺手的時候，她也許願意與你重聚的。」

舒伯雄道：「可是老爺子命令我明早離開！」

笑彌勒道：「那你就離開好了，你只要走出劍鎮即可，不一定要遠離此地。」

舒伯雄一想不錯，希望復燃，道：「好主意，你能不能告訴我住在哪裏？」

笑彌勒搖頭道：「不能，老爺子早下過命令，任何人都不可透露她的住處。」

舒伯雄道：「爲甚麼？」

笑彌勒道：「這是她的要求，她已經告訴你的兒子，說你已經死了。」

舒伯雄拉住他的手，懇切地道：「你偷偷告訴我，我絕不說出去，好麼？」

笑彌勒又搖頭道：「不可以，我們鎮

岳老爺子道：「有理由？」

舒伯雄道：「沒有。」

岳老爺子道：「既無理由，如何可以從輕發落？」

舒伯雄道：「弟子不希望與任何人結怨。」

岳老爺子道：「此事與你無關。」

舒伯雄道：「有無關係，都請接受弟子的要求，好麼？」

岳老爺子沉吟有頃，道：「笑彌勒，還能再輕一些麼？」

笑彌勒道：「可以，三日改爲三個時辰。」

岳老爺子道：「好吧，就改爲三個時辰——伯雄，你進來！」

舒伯雄起身跟上去。

客房中，一燈如豆。

燈光很黯淡很黯淡！

舒伯雄垂頭喪氣的坐着，心情像燈光一樣黯淡！

岳老爺子與他相對默坐良久，才嘆了口氣道：「她意志很堅定，老夫沒有辦法說服她……」

舒伯雄感到全身發冷，悲聲道：「甚麼原因使她對弟子如此深惡痛絕呢？」

岳老爺子道：「你錯了，她對你並深惡痛絕，甚至從其神色言語上可以看出她還很關心你。」

舒伯雄困惑道：「那爲甚麼不讓我回家不跟我見面呢？」

岳老爺子道：「一句話，她對你有誤會，她認爲你是殺手。」

舒伯雄道：「她竟然連您老人家的話都不肯相信？」

岳老爺子說道：「家口鏗金，老夫長年熟居劍鎮，她當然不肯接受老夫的勸解了。」

舒伯雄道：「您看這怎麼辦？」

岳老爺子道：「她目前心如止水，心只望把兒子養大成爲一個完美的人。」

舒伯雄道：「她對弟子的看法是錯誤的，不能爲這個錯誤而失去一生幸福。」

岳老爺子太息。

舒伯雄懇求道：「老爺子請告訴弟子她的住處，讓弟子去跟她談談好麼？」

岳老爺子搖頭道：「她要求老夫不要告訴她，老夫答應她了！」

舒伯雄道：「可是，您老明明知道弟子不是一個殺手，爲甚麼……」

岳老爺子苦笑道：「你知道，她是個善良的女子，她需要的是平靜無波的生活，以前你經常往外跑，再加上江湖上對你的謠傳相當多，就如本鎮居民對你也有相當的誤解，在這種情況之下，要她一下對你完全改變過來是不可能的。」

舒伯雄道：「那麼，弟子該怎麼辦？如何才能贏取她對弟子改變看法？」

岳老爺子搖搖頭道：「老夫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

舒伯雄振振有詞道：「弟子一定要跟她見面，不見她一面，絕不離開。」

岳老爺子道：「如果是老夫命令你離開呢？」

舒伯雄一怔道：「老爺子，您……」

岳老爺子輕嘆一聲道：「伯雄，雖然

老夫知道你是一個爲非作歹之人，但是老夫也知道你不是一個俠客，不管你不能成爲俠客的原因是甚麼，你畢竟不是一個俠客，你只是個武功高強的人，一個武功高強的普通人！」

話聲一頓，繼道：「過去，你給小鎮帶回不少麻煩，如今你的名氣如日中天，如果你回鎮居住，仍然會帶給本鎮無窮的麻煩，所以你是委屈一點，離開這裏的好！」

舒伯雄默然半晌，道：「弟子原亦不敢奢望老爺子會讓弟子回鎮居住，可是她再愛蘭是我的妻子，舒龍安是我的親生骨肉，我爲甚麼不能將他們母子帶走呢？」

岳老爺子道：「你當然有權將他們母子帶走，問題是她不願意。」

舒伯雄道：「只要讓弟子見到她，弟子會說服她的。」

岳老爺子站了起來，道：「老夫不能告訴你她住在何處，但如果你能找到她而又能說服她的話，你只管把她帶走。」

他移步出房，在門口丟下一句話：「明早辰牌時分，你必須離開本鎮！」

舒伯雄痛苦的抱着頭，抓扯着頭髮，感到精神已崩潰，感到要發狂了。

他萬料不到會有這種情形，他滿懷希望的回到劍鎮，原以爲自己的妻子一定願意跟自己走，絕未料到對自己的妻子對自己的誤解竟比外人更深！

七八年浪迹江湖，現在他帶着一顆受創的心回來，原以爲妻子會給予自己慰藉，會將自己受創的心縫補起來，現在希望

沒有？

笑彌勒點頭道：「聽說過，據說他的劍術已練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北五省數他爲第一。」

矮個子的道：「鬼劍厲壽伯如與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碰上，不知誰勝誰負？」

笑彌勒道：「不知道——二位還要些甚麼？」

矮個子的道：「不要了，我們喝幾杯，就到街上去賣布。」

笑彌勒拱手道：「那麼，恕在下失陪了。」

他告退進入裏面，由客棧後門溜出，轉到街上，拉住一個鎮上居民道：「快去稟告老爺子，說有兩個布商打扮的中年人到了鎮上，其中一人可能就是『鬼劍厲壽伯』！」

那人聞言嚇了一跳，瞪眼道：「甚麼，『鬼劍厲壽伯』到了鎮上？在那裏？」

笑彌勒道：「在我客棧喝酒。」

那人驚問道：「他來幹甚麼？」

笑彌勒道：「可能是來找舒伯雄挑戰的，你快去稟告老爺子，請他派人留意舒伯雄的行踪，如見他回鎮，不要他到我客棧來——快去……」

那人應了一聲，拔步飛奔而去。

笑彌勒仍由後門回到客棧裏面，正要走去櫃台，那高個子的向他招手道：「掌櫃的，請過來一下。」

笑彌勒走過去，陪着笑臉道：「客官有何吩咐？」

高個子的道：「麻煩你一件事。」

笑彌勒拱手道：「客官請說。」

上不能有說謊的人，你可以自己去找，運氣好的話，也許能夠找到她。」

舒伯雄道：「好，我自己去找！」

說畢，起身往外走去。

笑彌勒忙道：「別急，別急，吃過飯再去吧！」

舒伯雄走了。

天已大亮。

笑彌勒餵飽了舒伯雄的馬，抬頭看看天色，喃喃自語道：「快交辰牌了，他怎麼還沒回來？」

幾十年來，岳老爺子的話沒有人敢不服從，昨天入夜時分，岳老爺子要舒伯雄在今早辰牌時分離開本鎮，現在快交辰牌了，舒伯雄却還沒回到客棧，因此他很擔心舒伯雄超過時限。

舒伯雄沒有回來，却有客人上門——兩個布商騎馬來到「劍閣」門口下馬，他們的馬背上各有一大包布匹，笑彌勒迎上去，打拱笑道：「二位是賣布的？」

這兩個賣布的年紀都在四十左右，身子一高一矮，肌肉都很結實，他們看出笑彌勒是客棧裏的人，那高個子的便點頭笑道：「是的，你是掌櫃？」

笑彌勒笑嘻嘻道：「是的，二位要不要先到裏面歇一歇？」

高個子的道：「正要歇歇，我們天未亮就動身，趕了幾十里路才到這裏呢。」

他們取下那兩包布匹，放在客棧門側，即走入客棧，揀了個座頭坐下來。

笑彌勒沖了一壺熱茶端上去，笑問道：「要吃些甚麼？」

高個子的道：「有牛肉，切一盤來，另外來一壺大麵。」

笑彌勒應聲而去，未幾一大盤牛肉和一壺大麵都上了桌，那矮個子的拉住他笑道：「掌櫃的，聽說你們這劍鎮的人個個都是劍術高手？」

笑彌勒道：「沒有，只有一些人練過，也都是爲了強身防身罷了。」

矮個子的道：「在武林中的地位，放眼當今天下，沒有一門一派所望其項背呢。」

笑彌勒笑道：「太誇張了，其實沒這麼回事。」

高個子的一邊倒酒一邊笑問道：「掌櫃的，你是否也練過劍術？」

笑彌勒搖頭道：「沒有，像我這麼個開客棧的，練劍術幹甚麼呀？」

高個子的道：「據我所知，劍鎮上的兩千多居民，有一半以上都是劍術高手，只是他們平時都深藏不露，各安其業。」

笑彌勒笑笑未答。

高個子的又道：「在江湖上行走的著名劍客，也大都出自劍鎮門下，其中最厲害的是『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矮個子的接口道：「對了，我也聽說有這麼一個人——掌櫃的，他此刻在不在鎮上？」

笑彌勒搖頭道：「不在，我們岳老爺子早在七八年前就將他逐出劍鎮了。」

高個子的問道：「一直沒回來過？」

笑彌勒道：「沒有。」

矮個子的喝了一口酒，接着問道：「掌櫃的，你知道『鬼劍厲壽伯』這個人

高個子的道：「去告訴舒伯雄，就說『鬼劍厲壽伯』在此等他！」

笑彌勒道：「他這樣快就表明身份，不禁一呆道：『誰是『鬼劍厲壽伯』？』」

高個子的衝他咧口一笑道：「我！」

笑彌勒怔怔的望着他，道：「你……你不是賣布的？」

高個子的皮笑肉不笑的答道：「本來我想賣布賺些小錢，可是由於你們劍鎮的人不誠實，我恨不喜歡，所以只好單刀直入！」

笑彌勒道：「這話怎麼說？」

鬼劍厲壽伯道：「剛才我去馬廐看過，舒伯雄的馬在那裏！」

笑彌勒道：「你弄錯了，舒伯雄真的不在鎖上。」

鬼劍厲壽伯冷冷一笑道：「我追蹤他已有數月之久，昨天，我查出他曾在二麻子的酒店殺傷雷如鳴的兒子雷小龍，昨晚他借宿於佛光寺，又殺了追跡而至的雷如鳴和雷如鈞，次日即往劍鎮而來，要是我計算不錯，昨天黃昏，他到了此處！」

笑彌勒聽他這麼說，知道瞞不住了，便說道：「你找他幹麼？」

鬼劍厲壽伯喝下一杯酒，答道：「有許多人都很好奇，想知道我和他究竟誰較高，我也覺得有弄個明白的必要。」

笑彌勒道：「如果你想得『第一』的話，我相信他會給你。」

「怎麼說？」

「他對虛名已看淡了。」

「那又怎樣？」

「他會向你服輸，但不會接受你的挑戰。」

戰。」

「笑話，我不要他認輸，只要與他較量較量！」

「他真的已不接受別人的挑戰了。」

「爲甚麼？」

「因爲他太累，他已接受過一千多人的挑戰，煩透了！」

「我也接受過不少人的挑戰，可是我一點都不煩！」

「爲了這件事，他失去了愛妻愛子的歡心，他現在只想化繡爛爲平凡，做個普通的人。」

「這是不可能的事，身爲武林高手，就必須接受人的挑戰。」

「厲爺，我求求你，不要找他挑戰，好麼？」

「不，我一定要向他挑戰，沒有一個結果，我絕不走——你去請他出來吧！」

「他已不在客棧，昨夜就走了。」

「別說，他的馬還在馬廐裏！」

「他去找他的妻兒。」

「那麼，他一定還會回來，我就在此等他！」

「厲爺，他現在很痛苦，請不要增加他的痛苦——」

「少囉嗦！」

笑彌勒覺得自己無能爲力了，正要退下，一眼瞥見岳老爺子在兩個兒子的陪同下進入客棧，連忙上前迎接道：「老爺子，您來了。」

岳老爺子看看鬼劍厲壽伯和那個矮個子的，神色平靜的問道：「怎麼樣？」

笑彌勒一指厲壽伯道：「這位是名震北方武林的厲壽伯，要找舒伯雄挑戰。」

鬼劍厲壽伯站起道：「岳老爺子？」

岳老爺子點點頭。

鬼劍厲壽伯抱拳一禮道：「厲壽伯有幸拜謁，這廂有禮！」

岳老爺子拱手還禮道：「厲壯士免禮，還有那位大名如何稱呼？」

矮個子起身施禮道：「在下魏貴！」

岳老爺子微笑道：「原來是名滿關外的『無影人魏貴』魏大俠，幸會了。」

無影人魏貴笑了笑道：「不敢，岳老爺子乃武林聖者，在下有緣拜見，至感榮幸。」

岳老爺子走了過去，客氣地道：「二位請坐，我們談談。」

三人坐下之後，岳老爺子含笑問道：「二位大駕光臨敝鎮，不悉有何指教？」

鬼劍厲壽伯雖然狂妄跋扈，對這位劍鎮掌門人却不敢無禮，聞言欠身道：「不敢，晚輩聞說舒伯雄返回劍鎮，故特來一會。」

岳老爺子道：「找他比劍？」

厲壽伯答道：「是的，但老爺子請勿誤會，在下與舒兄全無過節，只因慕其劍術，希望與他切磋幾招教益而已。」

岳老爺子微笑道：「厲壯士在北方武林久享盛名，老夫早有風聞，以厲壯士之高超技藝，何必再找人挑戰，作無意義之爭逐？」

厲壽伯笑道：「老爺子太誇獎我了，晚輩在劍術一道上雖略有小成，怎及舒兄之萬一，只因晚輩酷好劍術，爲欲能更上一層樓，故想找舒兄請教，這完全是對武術一種崇敬與追求，與爭逐名利無關。」

岳老爺子道：「武藝一道，博大精深，浩瀚如海，一個人窮其一生精力，也只能在某門功夫上有成就，以厲壯士目前之造詣，放眼天下已難有敵手，能練到這個程度已可告慰，若欲再求天下第一，那就太不切實際了，要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又所謂強中更有強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你認爲舒伯雄的劍術天下無敵，但其實天下盡多藏龍臥虎奇人異士，能勝過他的人未必沒有呢！」

厲壽伯點頭道：「老爺子所言甚是，但晚輩並無稱雄天下的野心，只想向高手請益，希望能略有寸進罷了，區區心意，尚望老爺子成全。」

岳老爺子道：「厲壯士有沒有想到，當你一旦擊敗舒伯雄之後，你就成了人人希望打倒的對象，其苦惱是無法以言語來形容的，舒伯雄這些年來就備嘗其苦而後悔莫及。」

厲壽伯道：「晚輩的看法不一樣，晚輩視武藝爲一門學問，對它懷着莫大的崇敬之心，不論是誰練成了超人技藝，就應摒棄門戶及守成之念，毫無隱私的接受別人的挑戰，這是對武藝的一種尊敬！」

岳老爺子笑道：「厲壯士一定要找舒伯雄一決高下麼？」

厲壽伯道：「是的，只爲武藝，毫無私慾！」

岳老爺子道：「也罷，此事老夫不再勸阻，但仍得舒伯雄人同意才行……」

說到這裏，轉對笑彌勒道：「你去叫他出來，辰牌將至，他也該走了。」

說畢，轉頭便跑。

舒伯雄怔怔的望着他跑遠，直到不見，不禁又喃喃自語道：「我兒子舒龍安，他今年也有這麼大了吧！」

辰牌時分。

岳老爺子站起來，一臉嚴峻的向笑彌勒說道：「他如回來，叫他來見老夫！」

笑彌勒唯唯應着。

岳老爺子沒有再與座上的鬼劍厲壽伯和無影人魏貴說一句話，就舉步向外面走去。

走到門口，正好看見舒伯雄從外面跨了進來，兩人差點撞個滿懷。

舒伯雄連忙退下一步，深施一禮道：「老爺子，您在這裏？」

岳老爺子停下，望着他冷冷問道：「找到了沒有？」

舒伯雄道：「沒有。」

岳老爺子道：「昨天老夫跟你怎麼說的？」

舒伯雄道：「弟子沒有忘記，馬上就結帳離鎮。」

岳老爺子一指厲壽伯道：「那位厲壯士要找你比劍，你是接受或拒絕都與本鎮無關，但不准你在本鎮接受挑戰！」

舒伯雄呆了，看看厲、魏二人，道：「他們是……」

笑彌勒道：「伯雄，這位是名震北方武林鬼劍厲壽伯，他要與你較量劍術！」

鬼劍厲壽伯站起來，抱拳笑道：「此刻距時限已只剩下兩刻時，沒有時間再尋找了。」

舒伯雄道：「因爲我不認識你嘛！」

舒伯雄道：「就因爲我們彼此不認識，所以我才問你的姓名啊！」

舒伯雄道：「你叫甚麼名字？」

舒龍安道：「不告訴你。」

舒伯雄道：「爲甚麼？」

舒龍安道：「因爲我不認識你嘛！」

舒伯雄道：「就因爲我們彼此不認識，所以我才問你的姓名啊！」

北方武林的厲壽伯，要找舒伯雄挑戰。」

鬼劍厲壽伯站起道：「岳老爺子？」

岳老爺子點點頭。

鬼劍厲壽伯抱拳一禮道：「厲壽伯有幸拜謁，這廂有禮！」

岳老爺子拱手還禮道：「厲壯士免禮，還有那位大名如何稱呼？」

矮個子起身施禮道：「在下魏貴！」

岳老爺子微笑道：「原來是名滿關外的『無影人魏貴』魏大俠，幸會了。」

無影人魏貴笑了笑道：「不敢，岳老爺子乃武林聖者，在下有緣拜見，至感榮幸。」

岳老爺子走了過去，客氣地道：「二位請坐，我們談談。」

三人坐下之後，岳老爺子含笑問道：「二位大駕光臨敝鎮，不悉有何指教？」

鬼劍厲壽伯雖然狂妄跋扈，對這位劍鎮掌門人却不敢無禮，聞言欠身道：「不敢，晚輩聞說舒伯雄返回劍鎮，故特來一會。」

岳老爺子道：「找他比劍？」

厲壽伯答道：「是的，但老爺子請勿誤會，在下與舒兄全無過節，只因慕其劍術，希望與他切磋幾招教益而已。」

岳老爺子微笑道：「厲壯士在北方武林久享盛名，老夫早有風聞，以厲壯士之高超技藝，何必再找人挑戰，作無意義之爭逐？」

厲壽伯笑道：「老爺子太誇獎我了，晚輩在劍術一道上雖略有小成，怎及舒兄之萬一，只因晚輩酷好劍術，爲欲能更上一層樓，故想找舒兄請教，這完全是對武術一種崇敬與追求，與爭逐名利無關。」

岳老爺子道：「武藝一道，博大精深，浩瀚如海，一個人窮其一生精力，也只能在某門功夫上有成就，以厲壯士目前之造詣，放眼天下已難有敵手，能練到這個程度已可告慰，若欲再求天下第一，那就太不切實際了，要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又所謂強中更有強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你認爲舒伯雄的劍術天下無敵，但其實天下盡多藏龍臥虎奇人異士，能勝過他的人未必沒有呢！」

厲壽伯點頭道：「老爺子所言甚是，但晚輩並無稱雄天下的野心，只想向高手請益，希望能略有寸進罷了，區區心意，尚望老爺子成全。」

岳老爺子道：「厲壯士有沒有想到，當你一旦擊敗舒伯雄之後，你就成了人人希望打倒的對象，其苦惱是無法以言語來形容的，舒伯雄這些年來就備嘗其苦而後悔莫及。」

厲壽伯道：「晚輩的看法不一樣，晚輩視武藝爲一門學問，對它懷着莫大的崇敬之心，不論是誰練成了超人技藝，就應摒棄門戶及守成之念，毫無隱私的接受別人的挑戰，這是對武藝的一種尊敬！」

岳老爺子笑道：「厲壯士一定要找舒伯雄一決高下麼？」

厲壽伯道：「是的，只爲武藝，毫無私慾！」

岳老爺子道：「也罷，此事老夫不再勸阻，但仍得舒伯雄人同意才行……」

說到這裏，轉對笑彌勒道：「你去叫他出來，辰牌將至，他也該走了。」

說畢，轉頭便跑。

舒伯雄怔怔的望着他跑遠，直到不見，不禁又喃喃自語道：「我兒子舒龍安，他今年也有這麼大了吧！」

辰牌時分。

岳老爺子站起來，一臉嚴峻的向笑彌勒說道：「他如回來，叫他來見老夫！」

笑彌勒唯唯應着。

岳老爺子沒有再與座上的鬼劍厲壽伯和無影人魏貴說一句話，就舉步向外面走去。

走到門口，正好看見舒伯雄從外面跨了進來，兩人差點撞個滿懷。

舒伯雄連忙退下一步，深施一禮道：「老爺子，您在這裏？」

岳老爺子停下，望着他冷冷問道：「找到了沒有？」

舒伯雄道：「沒有。」

岳老爺子道：「昨天老夫跟你怎麼說的？」

舒伯雄道：「弟子沒有忘記，馬上就結帳離鎮。」

岳老爺子一指厲壽伯道：「那位厲壯士要找你比劍，你是接受或拒絕都與本鎮無關，但不准你在本鎮接受挑戰！」

舒伯雄呆了，看看厲、魏二人，道：「他們是……」

笑彌勒道：「伯雄，這位是名震北方武林鬼劍厲壽伯，他要與你較量劍術！」

鬼劍厲壽伯站起來，抱拳笑道：「此刻距時限已只剩下兩刻時，沒有時間再尋找了。」

舒伯雄道：「因爲我不認識你嘛！」

舒伯雄道：「就因爲我們彼此不認識，所以我才問你的姓名啊！」

舒伯雄道：「你叫甚麼名字？」

舒龍安道：「不告訴你。」

舒伯雄道：「爲甚麼？」

舒龍安道：「因爲我不認識你嘛！」

舒伯雄道：「就因爲我們彼此不認識，所以我才問你的姓名啊！」

舒伯雄道：「你叫甚麼名字？」

舒龍安道：「不告訴你。」

舒伯雄道：「爲甚麼？」

舒龍安道：「因爲我不認識你嘛！」

舒伯雄道：「就因爲我們彼此不認識，所以我才問你的姓名啊！」

舒伯雄道：「你叫甚麼名字？」

舒龍安道：「不告訴你。」

舒伯雄道：「爲甚麼？」

舒龍安道：「因爲我不認識你嘛！」

舒伯雄道：「就因爲我們彼此不認識，所以我才問你的姓名啊！」

舒伯雄道：「你叫甚麼名字？」

舒龍安道：「不告訴你。」

舒伯雄道：「爲甚麼？」

舒龍安道：「因爲我不認識你嘛！」

舒伯雄道：「就因爲我們彼此不認識，所以我才問你的姓名啊！」

舒伯雄道：「你叫甚麼名字？」

舒龍安道：「不告訴你。」

舒伯雄道：「爲甚麼？」

舒龍安道：「因爲我不認識你嘛！」

舒伯雄道：「就因爲我們彼此不認識，所以我才問你的姓名啊！」

舒伯雄道：「你叫甚麼名字？」

舒龍安道：「不告訴你。」

色微變，又呆望對方半晌，才開口道：「原來是厲兄，大名如雷貫耳，幸會！」

厲壽伯向他走過去，笑道：「有許多武林朋友都想知道你二人到底誰較強，我也覺得咱們應該切磋一下，不知舒兄以為如何？」

舒伯雄搖搖頭道：「抱歉，在下已不

接受挑戰！」

說着，走向櫃台，一面說道：「徐叔，我要走了，把帳算一下吧！」

笑彌勒應着進入櫃後，拿過算盤撥起來。

舒伯雄道：「我去房裏收拾一下。」

說着，便要進入裏面客房去。

厲壽伯道：「等一下，舒兄！」

舒伯雄停住腳步，頭也不回一下，道：「我已說得明明白白了。」

厲壽伯嘿然笑道：「可是，據我所知，你在二麻子的酒店裏，以及在佛光寺那天晚上，你都曾接受他們的挑戰！」

舒伯雄道：「那是被逼。」

厲壽伯道：「我不想相逼，不過舒兄若拒我於千里之外，那……」

舒伯雄嘆道：「我不是你的對手，算了吧！」

厲壽伯道：「不要客氣，我只想跟你切磋一下，別無他意。」

舒伯雄道：「我不接受！」

厲壽伯道：「你非接受不可！」

舒伯雄道：「你要逼我動手？」

厲壽伯道：「那太強橫，我不會那樣做。」

舒伯雄道：「那麼……」

母子必須趕快離開此地，知道麼！」

舒龍安道：「他的弟弟一定是個大壞蛋，所以多才殺死他，是不？」

冉愛蘭輕嘆一聲道：「安兒，娘已經告訴過你幾次了，殺人總是不對的，不管被殺者品行如何可惡——」

舒龍安立刻反駁道：「不對啊！娘，要是有一個壞人無惡不作，當他又殺害人命時，旁人難道不能殺他救人麼？」

冉愛蘭臉色一沉道：「如果有那種事情發生，應該把他抓去交給官府發落，而不應該殺死他！」

舒龍安道：「要是他不肯就逮，而且又要殺死阻擾他的人時，不殺死他也不行啊！」

冉愛蘭不悅道：「安兒，你的口氣簡直跟你老子一樣，一個鼻孔出氣，存心氣死娘不成？」

舒龍安不敢再說甚麼，站起一抹嘴巴，道：「這就走麼？」

冉愛蘭道：「是的。」

舒龍安說道：「屋後那一窩小雞怎麼辦？」

冉愛蘭道：「不要管牠，快走吧！」

她拉起兒子的手就要往外走，不料才一移動腳步，門口已出現一個人！

這人，是潘樹城！

冉愛蘭嚇了一跳，待看清是鎮上的潘樹城，臉色便冷下來了，道：「樹城哥，你來幹麼？」

潘樹城笑嘻嘻道：「來見妳呀！」

厲壽伯道：「我會一直跟着你，直到你答應跟我切磋為止！」

舒伯雄回頭看他，道：「厲壽伯，你本是個赫赫有名的人物，怎麼要起無賴來了？」

厲壽伯哈哈大笑道：「與你比劍，乃是我厲壽伯多年的願望，這是我對高深武藝的追求，不達目的，絕不終止！」

舒伯雄想了一下，道：「好，後天日出之時，咱們在劍閣見面！」

厲壽伯抱拳道：「一言為定！」

轉身再向岳老爺子行了一禮，就與無影人魏貴走出客棧，提起那兩包布匹，上馬而去。

舒伯雄回房收拾停當，回到櫃台結了帳，見岳老爺子已不在客棧，便向笑彌勒說道：「徐叔請代我向老爺子告辭，就說我絕不會給劍閣帶來任何麻煩，永遠不會了！」

笑彌勒神色凝重的問道：「你真要接受鬼劍厲壽伯的挑戰？」

舒伯雄道：「你看我推得掉麼？」

笑彌勒嘆道：「厲壽伯是個非常可怕的對手，你要多做準備，這個人你不能輸給他，輸了對劍閣的名望有損。」

舒伯雄苦笑道：「不對，我已非劍閣之人！」

笑彌勒道：「誰說的，老爺子從來就沒說過你不是劍閣的人，他只因你鋒芒太露，會帶給本鎮許多麻煩，因此要你委屈一點，離開本鎮而已。」

舒伯雄搖搖頭，說道：「我不會再帶給本鎮任何麻煩，絕對不會了！」

告訴老爺子去了！」

潘樹城着急地道：「別生氣，妳聽我說，我對妳是一片誠意，絕對不是鬧着玩的！」

冉愛蘭冷冷道：「請回鎮上去吧！」

潘樹城搓手道：「唉，本來嘛，妳與伯雄師弟要是恩愛如故，我也不敢提出這個要求，可是我知道妳對伯雄師弟已恩斷義絕，而我則是中年喪偶——」

冉愛蘭怒道：「潘樹城，請你放尊重一點，別再胡說八道了！」

潘樹城說道：「這麼說，妳對他還不死——」

冉愛蘭喝道：「住口！」

她怕兒子得悉父親尚在人間，是以喝住潘樹城，不讓他繼續說下去。

潘樹城有些老羞成怒了，道：「怪了，妳幹麼對我這麼兇？要知道我不是找不到女人，只因我看妳年紀輕輕就守活寡，實在太可憐，所以——」

冉愛蘭大怒，指着外面清叱道：「你給我滾出去！」

潘樹城冷笑一聲道：「要是不呢？」

「要是不，我便把你踢出去！」

突然，屋外有個陌生人的聲音，接腔說了這麼冷冷的一句話！

潘樹城吃了一驚，倏地轉身喝道：「甚麼人！」

「我！」

兩個人站在屋前的空地上！

一個是鬼劍厲壽伯！

一個是無影人魏貴！

說話的，是鬼劍厲壽伯，他雙手抱胸

他提着包袱向外走去，走到門口，駐足又道：「對了，徐叔，如果可以的話，請去通知我兒子，我希望後天能在劍閣見他一面。」

舒龍安一路飛奔回家，大叫道：「娘！我剛才在溪邊遇見了一個奇怪的人！」

冉愛蘭正在張羅早膳，聞言臉色一變，道：「你去溪邊幹麼？」

舒龍安道：「去捕魚嘛。」

冉愛蘭注目問道：「你遇見了甚麼人呢？」

舒龍安道：「一個大男人，他竟知道我，我問他，您看怪不怪？」

冉愛蘭緊張起來，急問道：「他是甚麼模樣？」

舒龍安回答道：「大概有三十多歲樣子。」

冉愛蘭道：「眉毛是不是很濃？」

舒龍安道：「正是！」

冉愛蘭道：「眼睛是丹鳳眼？」

舒龍安道：「甚麼叫丹鳳眼？」

冉愛蘭道：「就跟你一樣。」

舒龍安回想了一下，點頭道：「對呀，他的眼睛跟我一樣！」

冉愛蘭更加慌張道：「他有沒有跟上來？」

舒龍安道：「沒有。」

冉愛蘭道：「他跟你說些甚麼？」

「他問我是不是劍閣的人？」

「你怎麼回答？」

「我說以前是，現在不是了。」

「後來呢？」

面含笑容，又道：「一個大男人欺負弱小婦孺，似乎是一種可恥的行為吧？」

潘樹城面色一變道：「你是何人？」

厲壽伯笑道：「我們剛從劍閣過來，你若不是劍閣上的人，應該知道我是誰！」

潘樹城已聽說鬼劍厲壽伯和無影人魏貴要找舒伯雄比劍之事，聞言嘿然一笑道：「原來是厲壽伯，你到這裏來幹麼？」

厲壽伯道：「隨便走走，剛剛走到這兒，看見一個不要臉的男人在欺侮一個婦女，因此過來看看。」

潘樹城怒道：「你說話客氣一點，這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

厲壽伯哈哈笑道：「你的意思是：這地方只有你才能撒野？」

潘樹城眉毛一揚，悍笑一聲道：「姓厲的，你在江湖上頗有名氣，在別處也許可以逞逞強，可是你若想在此逞能，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厲壽伯笑道：「是麼？若是我想在此逞逞能，誰能制止我？」

潘樹城道：「我！」

厲壽伯仰天大笑道：「好極了，現在我想逞逞能，請你來制止我好麼？」

潘樹城走了過去，冷冷一笑道：「厲壽伯，你可知道我是誰？」

厲壽伯道：「我只知道你大概是住在劍閣上的人，對不對？」

潘樹城道：「我是舒伯雄的師兄！」

「他問我姓名，我不告訴他，他說要猜一猜，嘿！真厲害，一猜就猜着了！」

「你承認是舒龍安？」

「沒有，我怕他是爹的仇人，要來找我們母子報仇，所以就回稱我不是舒龍安，然後趕快跑回來。」

冉愛蘭走出門側，向外張望了幾眼，不見有人過來，便回對兒子道：「安兒，你快吃飯，等下娘帶你去城裏玩一玩。」

說罷，入房去了。

舒龍安聽說要去城裏玩，自是很高興，立刻端飯吃了起來。

不一會，冉愛蘭提着兩個包袱走出，說道：「快吃，咱們要走了。」

舒龍安覺得奇怪，問道：「娘，那人是不是爹生前的仇家？」

冉愛蘭臉色沉重地道：「是！」

舒龍安接着問道：「爹是不是被他殺死的？」

冉愛蘭道：「這個……唉，你年紀還小，不懂事，不要追問好麼？」

舒龍安放下碗筷，專注的問道：「他是誰？」

冉愛蘭不善扯謊，一時答不上話，又道：「聽娘的話，你年紀還小，不要過問大人的事。」

舒龍安面露憤慨道：「娘，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誰，您一定要告訴我！」

冉愛蘭只好胡扯道：「他姓吳，名無忌，是個劍客，你爹生前殺了他弟弟，他找你爹報仇時，你爹却已過世，他便揚言要找我們母子算帳……」

她停頓了一下，繼續道：「所以，我們

厲壽伯道：「正想領教！」

潘樹城身上未帶武器，他見屋外牆壁下放着一條木棍，當即過去拿起，在手上掂了掂，覺得還稱手，乃轉身正對厲壽伯，說道：「你拔劍吧！」

厲壽伯笑道：「你沒帶劍來？」

潘樹城一抬木棍道：「這就是劍！」

厲壽伯又哈哈笑道：「這樣看來，你在劍術上的造詣必也不俗，只不知有沒有舒伯雄那樣快？」

潘樹城說道：「一試便知，你拔劍便是！」

厲壽伯抱胸的雙手垂了下去，含笑道：「你出招，越快越好！」

潘樹城見他不拔劍，一副輕敵的態度，不禁怒氣狂湧，大喝一聲，揮棍掃了出去。

果然不慢，木棍去勢如電，倏然掃到了厲壽伯的右腰上——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厲壽伯身形半轉，以左腰迎上他的木棍，但就在木棍快要擊中其腰之際，只聽「卡察！」一响，木棍頓然一斷為二，一半掉在地上！

原來，厲壽伯轉動身形之時，劍已出鞘五寸，而潘樹城的木棍剛好擊中那出鞘的五寸劍口，木棍就這樣一斷為二了。

「拍！」

厲壽伯拔出的五寸的長劍再度推入鞘中，哈哈一笑道：「領教了！」

潘樹城不禁面紅耳赤，厲聲道：「再接這一招試試！」

手中半截木棍向前一遞，撞向厲壽伯的小腹丹田，用力極強！

厲壽伯道：「我試便知，你拔劍便是！」

潘樹城道：「你出招，越快越好！」

潘樹城見他不拔劍，一副輕敵的態度，不禁怒氣狂湧，大喝一聲，揮棍掃了出去。

果然不慢，木棍去勢如電，倏然掃到了厲壽伯的右腰上——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厲壽伯身形半轉，以左腰迎上他的木棍，但就在木棍快要擊中其腰之際，只聽「卡察！」一响，木棍頓然一斷為二，一半掉在地上！

厲壽伯身形再轉，又將劍拔出五寸長，迎上撞過來的木棍——

一聲木裂輕响，半截木棍從中一剖為二，裂成了兩片，就如剖竹一般！

潘樹城趁機左手暴探，駢伸二指，搶點他的雙目，出招極是陰毒。

厲壽伯上身仰處，腰間驀然沖起一道銀虹，似天上閃電，一閃即逝！

次瞬間，空中爆開一片血雨！

潘樹城「哎呀」地叫了一聲，頓足縱退一丈七八，面色一片慘白，全身發抖起來。

他的左手斷了，手腕落在厲壽伯的跟前，鮮血正從手掌斷口如泉噴射出來！

再愛蘭嚇呆了。

厲壽伯掏出一條汗巾，拭去劍上的血點，然後納劍入鞘，笑了笑道：「現在試過了，敢情不過如此，真是浪費了我的力氣！」

潘樹城顫聲道：「姓厲的，你有種別走！」

他以右手緊握左手，阻住流血，隨即縱身疾去，向劍鎖方向奔了回去。

厲壽伯揚聲道：「我沒空在這裏等你，不過後天我會在劍閣與舒伯雄比劍，你若報仇，可去那裏找我！」

潘樹城遠去不見了。

無影人魏貴神色凝重地道：「這樣一來，岳老爺子可能要出面了呢！」

厲壽伯笑道：「不會，依我看，經此一來，他沒臉再在劍鎖居住，很可能回去打點行裝，就此離開。」

他說完這話，回望再愛蘭笑問道：「

妳是舒伯雄的妻子？」

再愛蘭驚懼的點點頭，道：「你……你們是誰？」

厲壽伯含笑笑道：「別怕，我不會欺負婦孺，尤其妳是舒伯雄的妻子，我對妳只有尊敬。」

再愛蘭臉上仍掛着驚疑，再問道：「你是誰？到此何為？」

厲壽伯道：「我叫厲壽伯，這位是我的朋友魏貴，我們剛從劍鎖那邊過來，無意間走到這裏，剛好看見那無賴對妳糾纏不休，因此出手管一管，倒叫嫂夫人受驚了。」

說畢，拱手一揖。

再愛蘭見他態度客氣，這才稍稍放心，檢起一福道：「多蒙壯士援手，妾身感激不盡。」

厲壽伯道：「嫂夫人不必客氣，剛才在下在劍鎖時，曾見到——」

再愛蘭急道：「厲壯士別說了！」

厲壽伯一怔道：「怎麼呢？」

再愛蘭向他使了個眼色，然後輕嘆道：「拙夫亡已多年，厲壯士想必也聽說了，妾身現在無所奢求，只希望把這個兒子養大，教他把書唸好於願足矣！」

厲壽伯起初有些摸不着頭腦，後來才省悟她不欲讓兒子知道他父親還活着，不覺啞然道：「嫂夫人，妳這樣做對麼？」

再愛蘭點點頭，表情很堅定。

厲壽伯見她手上提着包袱，問道：「要走？」

再愛蘭又點點頭。

厲壽伯道：「何處去？」

再愛蘭道：「帶小兒去城裏走走。」

厲壽伯知她在躲避舒伯雄，不禁搖搖頭道：「不對！不對！嫂夫人妳聽我說，不管他行為如何——」

再愛蘭截口道：「厲壯士請勿多言，要是沒有甚麼事，妾身這就要走了！」

厲壽伯沉吟半晌，道：「在下護送你們母子去如何？」

再愛蘭道：「謝謝，不必了。」

厲壽伯舉目望望屋內，問道：「這地方只有你們母子兩人住着？」

再愛蘭道：「是的。」

厲壽伯說道：「妳走了後，由誰來看家？」

再愛蘭道：「不用人看家，此地向無宵小，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厲壽伯笑道：「妳走了後，在下二人可否在妳屋裏歇一歇？」

再愛蘭問道：「多久？」

厲壽伯道：「最長半日便走。」

再愛蘭想了想，點頭道：「好的，二位如尚未進食，廚下還有一些食物，妾身不能招待兩位，十分失禮。」

厲壽伯躬身一禮道：「那裏，在下二人已在鎮上用過膳，只想在此歇歇，待會便走。」

再愛蘭道：「二位請方便，妾身要走了。」

她一手牽着兒子舒龍安，一手拎着包袱，低首走出茅屋，往東而去。

厲壽伯目送她和其子走遠之後，以難以置信的神情道：「這女人真奇怪，她丈夫沒有死，為甚麼要騙她兒子說已死了？」

舒伯雄並不是為非作歹的人，她既然嫁給了他，現在為甚麼又要躲避他？」

魏貴笑道：「很簡單，她對丈夫有誤會，認為舒伯雄是個好勇鬥狠的殺手，不希望兒子步其父之後塵。」

厲壽伯太息道：「難怪舒伯雄不想再接受人家的挑戰，他的妻子對他都有這麼深的成見，也够他沮喪了。」

魏貴道：「她住的這間茅屋，距劍鎖近在咫尺，為甚麼舒伯雄會找不到她？」

厲壽伯道：「他是昨天才回到劍鎖的，岳老爺子又限他在今日辰牌時分離開，倉卒之間，才找不到這地方，也許等下就會找到此處。」

魏貴說道：「那你正好可在此與他交手。」

厲壽伯道：「不，他說後天在劍閣比劃，現在不必逼他動手。」

魏貴道：「他為了尋找妻兒，只怕沒心情跟你比劃呢。」

厲壽伯道：「他既然定下時間和地點，就一定不會爽約，怕只怕他因心情不好，影響了他的技藝。」

魏貴道：「這對你豈非有利？」

厲壽伯正色道：「不，如果他不能發揮其原有的劍術造詣，那我勝了他又有甚麼意義！」

他目光一閃，忽然一拍手道：「有了，我有辦法提高舒伯雄的情緒！」

魏貴道：「你想怎樣？」

厲壽伯笑道：「舒伯雄如知其妻兒的下落，你想他會怎樣？」

魏貴道：「當然很高興。」

笑彌勒道：「這麼說……」

舒伯雄長嘆一聲道：「徐叔，你說這是為甚麼？她不是有了別的男人？」

笑彌勒搖搖頭道：「不要瞎猜，她是個很守婦道的女人，據我所知，你不在的時候，她幾乎不與任何一個男人說話。」

舒伯雄道：「可是，七年前，我離家的時候，她對我還很好，她還對我說：『伯雄，不要難過，別人不了解你，我最了解你，不論怎樣，我都是你的妻子，我會等着你回來的。』——現在我回來了，她却不願見我，這是為甚麼？」

笑彌勒也不禁嘆了一口氣，說道：「也許，這七年之中，她聽到了不少有關你的謠言，因此對你有誤會……」

舒伯雄道：「她在遷來此處之前，可曾離開過劍鎖？」

笑彌勒搖頭道：「沒有。」

舒伯雄道：「那麼，她所聽到的謠言，會是誰告訴她的呢？」

笑彌勒道：「伯雄，你不必追究此事，即使有人對你說了一些不實的話，那也是無心的，因為你在江湖上的名氣太大了，自然而然，你成了別人茶餘飯後談話的對象。」

舒伯雄道：「他們怎麼說我？」

笑彌勒道：「主要還是說你是個殺手，只知道匹夫之勇……」

舒伯雄道：「徐叔你以為我是麼？」

笑彌勒道：「我一個人不相信，又有甚麼用！」

舒伯雄一字一咬牙道：「在我離家的七年中，從未主動與人動手，我一直在躲

他推開兩間睡房，一看房中無人，便一直跑入後面灶房，發現一切並無異狀，爐灶且有餘溫，乃推開廚房後門，跑到屋後，舉目四望，大聲喊叫道：「愛蘭，安兒！你們躲在那裏？」

沒有！

厲壽伯道：「對，所以我才讓他高興高興，這樣他在跟我比劃時，才能打出水準，而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勝了他才有意思！」

魏貴道：「你確有獲勝的把握？」

厲壽伯道：「有！」

魏貴道：「那麼，咱們就必須暗中跟踪她了？」

厲壽伯道：「對，咱們跟上去！」

家破人離 妻兒生死成謎

厲、魏二人離開茅屋不到一刻時，江湖第一快劍已乘騎來到茅屋門口。

他急急下馬，興奮的奔入茅屋內，大叫道：「愛蘭！愛蘭！」

他已知妻兒居住在這茅屋中？

不，這只是他的判斷，今早在溪邊遇見舒龍安，雖然舒龍安未予承認，但他越想越相信那孩子是自己的兒子，因此現在找到了這間茅屋，他就斷定這必是妻兒所居住之處了。

等到進入屋中，一看各種傢具及物品，更使他確定無疑，因為他還認得那些東西，都是他當年離開劍鎖之前所有的。

「愛蘭！愛蘭！安兒！安兒！你們在那裏？」

他推開兩間睡房，一看房中無人，便

一直跑入後面灶房，發現一切並無異狀，

爐灶且有餘溫，乃推開廚房後門，跑到屋後，舉目四望，大聲喊叫道：「愛蘭，安兒！你們躲在那裏？」

沒有！

沒有愛妻愛子的踪影，也聽不到他們的回答！

他知道妻子不願與自己見面，但是他不相信她會這麼絕情，自己既然已回到家了，好歹也得出來與自己見一見，何況自己與她並未離異，自己在離開劍鎖之前，與她還是一對恩愛夫妻呢！

「愛蘭！愛蘭！妳出來吧！不要躲着了，即使妳不願與我重聚，也請出來和我見一見面啊！」

他在屋前屋後奔跑搜索，一邊找一邊呼叫，其聲响激滿山遍野。

然而，尋遍了附近所有可能藏身之處，他失望了，迷茫了，仰望藍天白雲，眼淚幾乎要掉下來，而喃喃自語道：「不，愛蘭，妳不能這種對待我，我離開妳是還不得已的，我絕對不是個殺手，妳為甚麼要躲避我？妳沒有理由躲避我啊！」

離家七載，在江湖上流浪了無數個寂寞的日子，他都能默默的忍受，主要原因他精神上還有個寄託，這個寄託就是自己有個家庭，有個愛妻，還有個兒子，每當他感到寂寞時，只要想想妻兒，他就會覺得好過一些。

可是現在，這個唯一能帶給他溫暖的家竟然起了變化，竟然瀕臨破滅。

這是為甚麼？

難道說自己是個作惡多端的人，已為天下人所唾棄了？

「不，我沒有！愛蘭，別人不相信我猶有可說，妳却不能對我有此誤會，妳應該是最了解我的人啊！」

懷着一顆破碎的心，他回到茅屋中，

感到像患了一場大病，全身虛弱無力，精神也似要崩潰了。

「愛蘭！愛蘭！」

忽然，屋外有人在叫喚。

是個男人的聲音！

舒伯雄突然心頭一動，暗忖道：「他是誰？對了，莫非她已有別的男人，因此變心了？」

他從椅子裏站了起來。

心中湧起一股無名怒火，也湧起一股殺機！

「愛蘭，我是徐叔，妳在家麼？」

原來是笑彌勒！

笑彌勒一邊叫着，一邊走了進來。

當他一眼瞥見舒伯雄時，不禁神色一呆，道：「哦，妳找到了？」

舒伯雄問道：「徐叔，妳到這裏來幹麼？」

笑彌勒微訛道：「你不是要來通知我你兒子，你說後天在劍閣與厲壽伯決鬥時，希望見到他麼？」

舒伯雄「哦」了一聲，點點頭道：「是的，對不起，我忘了。」

笑彌勒四下張望一眼道：「他們母子呢？」

舒伯雄啞然若喪地道：「走了！」

笑彌勒驚訝道：「走了？」

舒伯雄苦笑笑道：「他們不在屋內，也不在附近，想是不願見我，匆匆走了！」

笑彌勒有點困惑，問道：「你都找過了？」

舒伯雄點頭道：「是的，我叫喚他們的聲音，一里外都可以聽得到！」

避，到了躲避不了和被逼得沒辦法的時候，才起而應戰，如果說我有過錯，那麼我的過錯是不願被人殺死！」

笑彌勒道：「由於你不願被人殺死，所以你每戰都勝了，因此你的名氣更大，而到了婦孺皆知的地步。」

他輕嘆一聲，又道：「到了這個時候，有關你的事情，不免就繪聲繪色，終至以訛傳訛，這也就是成名之累了，你該懂的。」

舒伯雄坐了下去，痛苦的抱著頭，抓著頭髮，說道：「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笑彌勒道：「別急，慢慢想辦法，現在你必須放開心胸，準備後天與鬼劍厲壽伯一決勝負。」

舒伯雄惱怒已極，道：「徐叔，剛才老爺子怎麼與厲壽伯說的？」

笑彌勒道：「他勸厲壽伯打消向你挑戰的念頭，但是厲壽伯說出的番道理，使他沒有理由反駁。」

「厲壽伯怎麼說？」

「他說他與你毫無過節，其所以要向你挑戰，完全是對武藝的一種追求與崇拜而已。」

「哼，他只不過想擊敗我，成為武林第一劍客罷了！」

「這當然也是他的目的之一，你是『江湖第一快劍』，他若能擊敗你，就可取你的地位而代之了。」

「唉，這個人目前的想法，就跟我十多年前的想法一樣……」

「是的，武林之中，像這樣的人多得

很，他們拚命的追求名位，一直到死亡為止。」

「而我，我的遭遇却比任何人不幸，先是不見容於劍鎮，現在連妻子都棄我而去！」

「這是因為你是『江湖第一快劍』之故，成就愈高，名氣愈大，所付出的代價也就最多。」

「徐叔，老爺子同意厲壽伯向我挑戰麼？」

「最後，他見厲壽伯執意要向你挑戰，就說這是你的事，要他直接找你談，不過不准在劍鎮進行。」

「你認為我該接受他的挑戰？」

「現在不是該不該的問題，而是你已無法拒絕。」

「對了，徐叔，事情就是這樣，每次我總是被逼得不能不應戰，你說這是我的錯麼？」

「唉……」

「厲壽伯是個很可怕的對手，如果我擊敗了他，其後果是我的名氣更加响亮，大家對我的議論也就更多，而我也就永遠要被人誤解了！」

「是的，這很不幸，不過厲壽伯不同於其他人，如果你不接受挑戰，或者如果你敗在他的劍下，這對劍鎮的聲譽……」

「徐叔，這是你個人的看法？」

「我想有不少人都有這種看法。」

「好了，這豈非太可笑？過去由於我的名氣大，經常有人找我挑戰，劍鎮上的人就認為我會給劍鎮帶來麻煩，因此將我逐出劍鎮，現在你們又認為我不能拒絕厲

壽伯的挑戰，更不能敗給他，這是甚麼道理呢？」

「這……」

笑彌勒無言以對，他抓了抓頭，苦笑道：「也許，當初老爺子將你逐出劍鎮是個錯誤，不過你必須原諒他，因為他不希望劍鎮變成一處刀光劍影的地方。」

舒伯雄悲憤地道：「可是到了今天，我仍然得不到支持，我再度被逐出劍鎮，而且沒有人肯幫助我與妻兒團聚！」

笑彌勒道：「沒有麼？」

舒伯雄道：「沒有！」

笑彌勒道：「老爺子絕無存心拆散你們夫婦的道理吧？」

舒伯雄道：「可是，昨天我回到鎮上時，如果他立刻告訴我他們母子住在這裏，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笑彌勒聳聳肩道：「不要怪老爺子，現在我問你，你打算怎麼辦？」

舒伯雄道：「我在此等他們母子回來。」

笑彌勒道：「後天之約呢？」

舒伯雄道：「會去。」

笑彌勒道：「那麼，我回鎮上去，請老爺子派人找尋他們母子，你安心在此等待吧！」

舒伯雄道：「不，不要再去找他老人家了，我自己會去找尋。」

笑彌勒道：「他們母子離此他去，行踪不明，我總得稟告老爺子。」

舒伯雄默然。

笑彌勒道：「你需要甚麼東西麼？」

舒伯雄搖搖頭。

他們五兄弟各有一身絕藝，在江湖上有很大名氣，因此提起「五虎莊」，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老大雷如鳴和老四雷如鈞死在舒伯雄劍下的噩耗尚未傳到「五虎莊」來，因此這一天「五虎莊」還很平靜，老二雷如嘯和老三雷如吟正在莊中督導子弟練武……

忽然，一個青年氣急敗壞的奔入練武場，大叫道：「爹！爹！有個人闖進我們莊中來了！」

雷如嘯面色微變，連忙問道：「甚麼人？」

青年好像受到很大的驚嚇，聲音都走調了，結結巴巴地道：「不知道，那……那傢伙好厲害，一出手就……就打倒了我們兩個人！」

雷如嘯怒道：「你怎麼了，嚇成這個樣子麼？」

原來，青年是他的兒子雷小虎，他聽了父親的喝斥，才竭力鎮靜下來，道：「爹，那人真的很厲害，劉總管才一出手，就被對方摔出老遠呢！」

老三雷如吟走了過來，問道：「那人多大年紀，因何闖入本莊？」

雷小虎道：「那傢伙三十多歲，手上拿着一口長劍，說要見五叔，劉總管因稱五叔不在，他就要闖莊，劉總管命姚、蘇二師兄阻攔，誰知一個照面就被那傢伙以重手法打倒在地……」

雷如嘯冷哼一聲道：「如吟，我們出去看看——」

一言未了，面上突現冷笑！

因為，他已看見那人正向練武場走了

笑彌勒道：「那麼，我回鎮上去了——」

「但容我再說一句：你必須重視後天的比劍，你既然已走到這地步，就必須硬著頭皮接受厲壽伯的挑戰，並且我認為你可以敗給任何人，却絕對不能敗給厲壽伯！」

舒伯雄低頭不語。

笑彌勒走了出去。

但走出茅屋幾步，忽又轉回屋內，一張臉變成了鐵青色，憤怒地道：「伯雄，你殺了他們母子？」

舒伯雄嚇了一跳，抬頭愕然道：「你說甚麼？」

笑彌勒怒聲道：「你是不是殺了他們母子？」

舒伯雄跳了起來，震駭欲絕道：「這話從何說起！你看到了甚麼！」

笑彌勒一指屋外說道：「外面有一灘血！」

舒伯雄拔步衝了出去，目光一掃屋外的空地上，果然發現地上有一灘鮮血，不禁驚得呆住了。

剛才，他找到此處時，由於急著入屋與愛妻和愛子見面，沒有注意其他，以致未發現地上的血，這時一見之下，心中的震驚，幾乎使他驚昏過去，因為他的想法與笑彌勒一樣，認為這必然是愛妻愛子的血！

是誰殺了他們母子？

對了，必是雷氏五虎的老公雷如嘯下的毒手！

我殺了他兩個哥哥雷如鳴和雷如鈞，所以他也殺了我的妻兒洩恨，天啊！他全身發抖，面色慘白，不禁悲呼道

過來！

來者，正是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他從大劍溪乘程疾趕，一天一夜沒歇息，今天趕到了五虎莊，滿身風塵，雙目發赤，令人一見就知他是懷著滿腔怒火！

雷如嘯看了三弟雷如吟一眼，目詢他是否認識來人，看見他微微搖頭，便舉步向舒伯雄迎上去，抱拳道：「這位朋友貴姓大名，硬闖敝莊有何指教？」

舒伯雄利住了腳步，寒著臉問道：「雷如嘯還沒回莊？」

雷如嘯道：「你說的是我們老么麼？」

他有事前往蜀東，可能過幾天才會返莊，朋友可否先亮個萬兒？並請說明找他的原因好麼？」

舒伯雄冷冷道：「在下舒伯雄！」

雷如嘯和雷如吟聽了大吃一驚，同時失聲道：「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

舒伯雄點頭道：「不錯！」

雷氏昆仲呆住了。

他們想不通老么為何會惹上了這個可怕的人物，但從舒伯雄憤怒的表情上看，他們知道情況必定非常嚴重，雷如嘯暗暗抽了口冷氣，才又抱拳道：「原來是舒大俠，不知舍弟怎樣得罪了舒大俠，竟使舒大俠如此大動肝火？」

舒伯雄到了此時，已知雷如嘯確實尚未回莊，因為他若已回莊，雷如嘯和雷如吟一知大哥和四弟慘死，必然不會對自己如此客氣，當下冷笑一聲道：「也罷，我先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你們雷氏五虎的老大和老四已死在我劍下！」

此語一出，雷如嘯兄弟面色遽變，以



：「愛爾！安兒！你們死得好慘！這是我害了你們……這是我造的孽……」

他一下跌坐地上，抱頭痛哭起來。

笑彌勒看到這種情形，心知自己誤會了，但是他絕沒想到地上的血是潘樹城留下的，而認為必是冉愛爾和舒龍安被人殺害了，他覺得這是慘絕人寰的悲劇，雙眉為之皺成了一團，長嘆一聲道：「我明白了，必是你的仇家跟蹤你回到劍鎮，他自知非你之敵，因此殺了他們母子！」

他舉目四望，又道：「但他們母子的屍體呢？」

舒伯雄大哭道：「這是我惹的禍！這是我惹來的禍！我該死，我對不起他們母子！」

「飛脚踢出，正中劍身，將長劍踢出老遠，沉聲道：『別忙，他們母子說不定沒有死！』」

舒伯雄情緒激動萬分，淚流滿面，顫聲道：「是那個雷如嘯！一定是那個雷如嘯！」

笑彌勒低道：「雷氏五虎的老么？」

舒伯雄道：「不錯，一定是他！」

他霍地跳起，神情凜烈已極，道：「徐叔，後天之約替我改期，我去找他！」

他跑去檢回長劍，跳上自己的坐騎，縱馬便走，絕塵而去了。

「五虎莊」便是「雷氏五虎」的家，

鄂西大峽口，是一處小地方，但是這個小地方却很有名，因為這地方有一座「五虎莊」。

難以置信的驚駭眼光瞪視着他，不約而同的吐出顫慄的聲音道：「你說甚麼？」

舒伯雄道：「我殺了你們老大雷如鳴和老四雷如鈞！」

雷如嘯的面部起了扭曲，目中幾乎要冒出火來，暴聲道：「舒伯雄，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舒伯雄冷冷道：「不是，事情的起因是你們老大的兒子雷小龍找我挑戰，我不理他，他却拔劍向我攻擊，我只好砍斷了他一隻手，後來你們老大、老四和老五找我算帳，他們非要殺死我不可，我只好殺了他們兩人！」

說到這裏，面色一沉，又道：「而你們老么不敢與我動手，却去殺害我的妻子和兒子，今天我來取他的老命！」

雷如吟厲聲道：「舒伯雄，你說的這些，都是真的麼？」

舒伯雄點頭道：「不錯！」

雷如吟大喝：「好小子，你欺人太甚！」

轉對在場的門下道：「取我刀來！」

他的門下很快將一口九環金刀捧到他，他接過九環金刀，很激動的向雷如嘯道：「二哥，你說呢？」

雷如嘯滿面殺氣，點了點頭，道：「沒的說，咱們拚了！」

他也從門下接過了一支長戟，準備幹了。

舒伯雄冷冷一笑道：「冤有頭，債有主，今天我來貴莊，只要雷如嘯的命，你們若要與我動手——」

「少廢話！」

哥和四弟之事，現在就可以來解決！」

舒伯雄道：「我殺死他們，是因為他們要殺死我，我爲了自衛保命而殺死他們，你說這檔事該怎麼解決呢？」

雷如嘯道：「論理，雙方搏鬥必有一敗，我大哥和四弟死在你劍下，那是技不如人，怨不得誰，但是我們身爲他的兄弟，對此却不能緘默，因此不論誰是誰非，今天我們要爲已死的兄弟報仇！」

舒伯雄道：「這是應該的，但你沒有考慮到後果？」

雷如嘯凜然道：「死而無怨！」

舒伯雄道：「你一定聽說過我殺了不少人，那都是因爲對方逼得我沒有了退路，我才被迫出手的，今天你們如與我動手，我可能還會殺人，因爲我不願被人殺死——你了解我的意思麼？」

雷如嘯說道：「了解，你出手不用客氣！」

舒伯雄道：「一定要打？」

雷如嘯道：「一定要！」

舒伯雄道：「好，請出招便了。」

雷如嘯一頓手中長戟，神情嚴肅地道：「如吟，如嘯！」

雷如吟和雷如嘯一躬身道：「二哥請吩咐！」

雷如嘯仰望天空，目中含淚，道：「我們五兄弟在江湖上雖然小有名氣，但絕對不是甚麼出類拔萃的高人，這一點你們想必也明白……」

兩兄弟表情凝重的聽着，沒有開口。

雷如嘯接着道：「勝敗既是兵家常事，死亡也是武林人經常面臨的途徑，大哥

雷如吟大吼一聲，欺步上前，九環金刀猛力一掄，如電橫掃而出，攻向舒伯雄的腰部！

舒伯雄正欲拔劍之際，忽聞身後有人大叫道：「五叔回來了！五叔回來了！」

五叔，即是老么雷如嘯。

舒伯雄一聽此言，便往後縱退數尺，冷笑道：「正主兒到了，還是先讓他上場吧！」

雷如吟舉目一望，看見老么雷如嘯駕着一輛馬車一直向練武場開過來，便未繼續出手，他也覺得應該先和老么見面問個明白，才好動手。

雷如嘯駕車直衝入練武場，在大家面前停住，他一見舒伯雄在場，登時怒氣狂湧，大吼道：「舒伯雄，你來得正好，今天咱們在此拚個死活！」

一跳下車，拔劍便要撲上去。

雷如嘯喝：「五弟且住！」

雷如嘯叫道：「二哥，這小子殺了我們大哥和四哥，你說這個仇該不該報？」

雷如嘯沉聲道：「你先說說是怎麼回事！」

雷如嘯悲憤地道：「小龍年輕氣盛，在酒館裏遇上這小子，就要向這小子挑戰，這小子全不念小龍年輕不懂事，竟然斷了小龍一隻手掌，我和大哥四哥便去找他理論，這小子自恃藝高，盛氣凌人，我們大哥和四哥忍無可忍，就和他打了起來，結果……結果……」

說到此，眼淚奪眶而出。

雷如嘯看了馬車一眼，問道：「車內是大哥和四哥的遺體？」

雷如嘯激動地道：「二哥！」

雷如嘯攔手阻止他說下去，沉聲道：「我的意思是：報仇是應該的，但不必意氣用事，我們五兄弟不能都爲此而死，總得留下兩人來支撐這個家，所以我若戰死，你們不得再動手！」

雷如吟說道：「二哥，咱們聯手幹掉他！」

雷如嘯嚴厲地說道：「不成，此事由我一個人來解決，你們若不聽話，我死不瞑目！」

雷如吟傷心的掉下眼淚，道：「二哥，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萬一二哥有不測，我們像生在世又有甚麼意思？」

雷如嘯厲聲道：「錯了！我剛才已說得明明白白，勝敗乃兵家常事，死亡也是武林人經常要走的，江湖上天天都有人殺人，天天都有人被殺，別人可以被殺，我們爲甚麼不能？」

雷如吟低頭不語。

雷如嘯一字一字道：「我話已交代明白，你們若果不聽，就不是我們雷家的子孫！」

說完這話，他一抬長戟，面對舒伯雄，準備衝刺，喝：「舒伯雄，接招！」

話聲未了，飄身直進，長戟猛吐，全力刺出！

舒伯雄閃身錯開一步，長劍一聲龍吟，脫鞘而出，點向對方手腕。

他以拔劍快速聞名於世，但這一次他

雷如嘯道：「是的！」

雷如嘯道：「小龍呢？」

雷如嘯道：「見他娘去了。」

雷如嘯道：「老么，舒伯雄說你殺了他的妻兒，有這回事麼？」

雷如嘯一怔道：「我……殺了他的妻兒？這話從何說起？」

雷如嘯一指舒伯雄道：「他是這麼說的！」

雷如嘯對舒伯雄怒喝：「小子，你殺了我大哥和四哥，現在又來含血噴人，我跟你拚了！」

說着，又要撲上去。

雷如嘯道：「慢着，說清楚再來！」

他推開了老么雷如嘯，向舒伯雄沉容一笑道：「舒伯雄，你也說清楚一點——你親眼看見我們老么殺死了你的妻兒？」

舒伯雄咬牙切齒道：「我要是看見了，還會讓他活着回到此處？」

雷如嘯道：「你未親眼目睹，憑甚麼斷定是我們老么下的手？」

舒伯雄怒吼道：「除此之外，沒有別人！」

雷如嘯回對雷如嘯道：「五弟，你若殺了他妻兒，只管說出來，不必隱瞞！」

雷如嘯道：「二哥，我真的沒有殺死他的妻兒，我連他妻兒長的甚麼模樣都不知道呢！」

雷如嘯道：「他殺了我們大哥和四弟，你如殺死他妻兒，也是應該的。」

雷如嘯神情激憤地道：「不錯，我若知他妻兒在何處，說不定我會以牙還牙，可是我真的沒有呀！」

雷如嘯回對舒伯雄，以冷峻的口氣道：「舒伯雄，你能舉出證據來麼？」

舒伯雄冷笑道：「我曾經得罪過不少人，可是那都是他們向我挑戰遭到敗績，我不相信他們之中會有人懷恨到要殺死我的妻兒。只有你們老么，由於你們老大和老四死在我劍下，他恨火難消，便去殺害我妻兒！」

雷如嘯道：「這就是證據？」

舒伯雄道：「不錯！」

雷如嘯面上抽搐了幾下，以無比憤怒的口氣道：「舒伯雄，我聽說你雖是個武夫，可是一向還肯講道理，現在你沒有證據，只憑自己的武斷，竟要誣陷我五弟，你真的以爲我們雷氏兄弟好欺負麼？」

舒伯雄的確是個肯講道理的人，他開始覺得自己可能弄錯了，但此時此地，他已騎虎難下，故仍強硬地道：「我從不欺負人，我只要爲妻兒報仇！」

雷如嘯道：「我們雷氏兄弟雖然技不如人，可是我們從不作卑鄙下流之事，這是江湖朋友皆知的事情，你不妨去尋找證據，一旦證明你妻兒是我們老么殺的，再來報仇還來得及！」

舒伯雄聽他說得句句有道理，原來的滿腔怒火消失了，便道：「好，既然他不承認，我就去找證據來！」

說罷，轉身欲行。

雷如嘯冷然道：「且慢，我話還沒說完呢！」

舒伯雄回過身子，等他說下去。

雷如嘯道：「你妻兒遇害之事，我們等你找出證據再來解決，但是你殺死我大

長戟所擊中，這是他所不願意的事，他自覺沒有理由把命賠在這裏。

怎麼辦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使出絕招，一劍殺死對方！

可是，他實在不想殺死對方，他已殺了對方兩個兄弟，再將對方殺死，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

正猶豫間，雷如嘯突然口發一聲焦雷般的暴吼，長戟勢如狂風暴雨，似乎打定主意要將舒伯雄斃戟下了！

舒伯雄奮力舉劍封擋。

轟然一聲金鐵交鳴，舒伯雄的長劍竟被雷如嘯的長戟震得飛上空中！

雷如嘯雙目發赤，厲叱道：「小子納命來！」

一戟如石破天驚，猛砸而下！

但長戟砸下時，却發現舒伯雄已不在眼前，竟在一瞬間消失無踪了！

雷如嘯方自一怔，突覺一隻手掌抓中了自己的肩井穴，旋聞舒伯雄在身後道：「雷老二，够了吧？」

如是一般較技，至此雷如嘯已不得不承認敗北，但這却不是一般較技，而是生死之鬥，雷如嘯當然不肯就此罷手，只見他怒吼一聲，手中長戟猛然倒撞而出，決心與舒伯雄來個兩敗俱傷！

舒伯雄本可乘抓中他肩井穴時，運出內家真力使他受傷，使他無力再戰，但他却希望能「圓滿」收場，故未這樣做，但不料雷如嘯却不領情，待發覺雷如嘯拖戟倒撞過來，欲待閃避已太遲了。

百忙中，他奮力一扭腰幹，同時抓住

對方肩井穴的手掌奮力扣下！

「碎！」

舒伯雄沒有完全閃開，被長戟的柄端撞中了左邊腰部，撞得他險些摔倒地上。而雷如嘯在他五指奮力一扣之下，頓時全身力氣盡失，當場跌坐了下去。雷如吟和雷如霆一見此情，都忘了雷如嘯的嚴囑，兄弟倆大喝一聲，一齊飛撲而上——

「住手！」

忽然，遠處傳來了一聲喝叱，這一聲喝叱有如獅子吼，震得在場之人耳鼓嗡嗡作響！

衆人一齊擡頭循聲望去，但見兩個人似鷹隼般飛入練武場，其中一個身法之輕靈快速，世所罕見。

有人在叫道：「是劍鎮的岳老爺子來了？」

不錯，來者是岳老爺子！

另一人是笑彌勒。

舒伯雄一見岳老爺子趕到，便鬆手放開雷如嘯，頓足躍退。

雷如嘯却乘他鬆手之際，就地猛然一掄長戟，反手掃了出去。

舒伯雄跳起避過。

雷如嘯起身趕上一步，長戟再舉，以力劈華山之式，使盡全力劈下去。

岳老爺子叫道：「雷大俠請住手！」

雷如嘯第二招仍未劈中舒伯雄，他想乘舒伯雄赤手空拳之時，痛下殺手，但聽了岳老爺子的喝止，已不好意思再出手，乃收戟而立，向岳老爺子微躬身道：「

岳老仙駕光臨敝莊，不知有何教誨？」

岳老爺子見場上並無傷亡，面有欣色，拱手答道：「不敢，老夫是專程來爲你們化解的，不知雷大俠意下如何？」

雷如嘯冷笑道：「家兄及舍弟慘死在他劍下，岳老有何善策還我公道？」

岳老爺子沒有立刻回答他的話，轉對舒伯雄說道：「伯雄，你太孟浪了，只看到一灘血，就認定是雷氏昆仲殺了你妻兒麼？」

舒伯雄恭聲道：「弟子已發現錯誤，這一架不是爲妻兒的遇害而打的，而是他雷如嘯要爲其兄弟報仇而打的。」

岳老爺子說道：「在你妻子那裏所發現的血，已有了答案，那血是潘樹城所流的。」

舒伯雄一呆道：「是潘師兄的血？那是怎麼回事？」

岳老爺子道：「那天，笑彌勒回鎮告訴老夫所見情形時，接有人來向老夫報告，說潘樹城被人砍斷了一隻手，已與其子匆匆離鎮他去……」

舒伯雄面色變得難看，道：「潘師兄去拙荆所住的茅舍幹麼？」

岳老爺子道：「有人告訴老夫，說潘樹城對你妻子有意，希望娶她爲妻——」

舒伯雄心中大怒，冷笑道：「我還沒死，也沒與拙荆離異，他怎麼會想娶拙荆爲妻呢？」

岳老爺子道：「潘樹城的妻子於前年病亡，他中年喪偶，難免寂寞，可能他認爲你妻子對你已恩斷義絕，因此動此非份之想。」

舒伯雄道：「弟子豈敢。」

岳老爺子道：「老夫不讓你在劍鎮住下，理由已告訴你幾次，由於你劍術太強，找你挑戰的人太多，如你住在鎮上，必會帶給劍鎮許多麻煩，也會影響劍鎮的風氣，你師祖在世之日，一再告誡劍鎮要永遠保有淳厚之風，不准與人爭強鬥勝，這一點你應該很了解才對吧？」

舒伯雄道：「是，弟子了解，弟子不了解的是拙荆再愛爾爲何要拒我於千里之外。」

岳老爺子道：「她住在鎮上時，聽到不少有關你的謠言，鎮上的人對她難免有些歧視，使她感到自卑，這便是她對你態度轉變的主因，她覺得自己嫁錯了人，因此自己的丈夫是個『殺手』而深感羞愧，因此決心犧牲自己，全力教育兒子，使他長大之後，成爲一個品行完善的人。」

舒伯雄道：「當大家對我有許多誤解與批評的時候，爲甚麼沒有一人替我說句話呢？」

岳老爺子道：「老夫也曾勸她勿聽信謠言，但是她聽到的謠言太多了，使她不得不相信……」

舒伯雄道：「這是導因，而促使她變心的最大原因，只怕是她有了男人吧？」

岳老爺子以肯定的口吻道：「沒有，絕對沒有，你有這種想法，對她是個莫大的侮辱，你的妻子絕對不是那種不守婦道的女人。」

舒伯雄苦笑一下道：「發現那灘血時，血尚未乾，而他們母子却不見了，這難道不能表示他們母子跟着那男人走了？」

舒伯雄目中迸射出憤怒的光芒，問道：「拙荆對此又如何呢？」

岳老爺子道：「你妻子是個很守婦道的女人，她當然不會答應他的要求。」

舒伯雄道：「那麼，他是怎麼被砍斷一隻手的？拙荆可是不諳武事呀？」

岳老爺子道：「他是怎麼被人砍斷一隻手，老夫尚未查出，但據老夫推測，必是潘樹城在向你妻子糾纏之際，剛好有人從那裏經過，那人看見潘樹城對你妻子無禮，因此與潘樹城動上了手，後來潘樹城不敵，被那人砍斷一隻手，此所以潘樹城無顏再在鎮上居住，匆匆打點行裝，帶着兒子走了。」

話聲一頓，繼道：「笑彌勒說你要來五虎莊，老夫恐你鑄下大錯，故立刻與他趕來！」

舒伯雄道：「那麼，拙荆與小兒龍安呢？」

岳老爺子道：「不知道，老夫與笑彌勒離鎮之前，已下令鎮上弟子分頭去尋找，大概回鎮之時，就會有消息的。」

舒伯雄冷冷一笑，道：「我知道了，那人絕不是路過該處的，而是與拙荆早有了一——」

岳老爺子臉色一沉道：「你住口！」

舒伯雄心火熊熊，一哼道：「若非如此，他們母子怎麼不見了呢？」

岳老爺子道：「你妻子絕不是那種女子，在真相未明之前，不准你胡說！」

舒伯雄忽然感到索然無趣，感到心灰意冷，說道：「算了，此事不必再提了，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但是

舒龍安是我的親生骨肉，我一定要找他回來！」

岳老爺子道：「你妻子絕對沒有別的男人，絕對沒有！」

舒伯雄苦笑道：「七年之前，我離開劍鎮的時候，她對我情濃如蜜，七年之後，我回來了，她却不願與我見面，這裏面難道沒有原因麼？」

岳老爺子沉聲道：「你錯了，她不願見你，是因為她對你有了誤會，絕不是變心？」

舒伯雄道：「老爺子，我們談談別的吧？」

岳老爺子凝視他好一會，才轉對雷如嘯說道：「雷大俠，關於令兄及令弟之死，老夫尚不大清楚，到底其錯在誰？」

雷如嘯冷笑道：「不論其錯在誰，我大哥和四弟已死亡却是事實。」

岳老爺子道：「舒伯雄雖是劍鎮門下，但老夫並不袒護他，如確是他的錯，老夫會命令他還給雷大俠一個公道的。」

雷如嘯道：「如果他有錯呢？」

岳老爺子說道：「那麼，老夫希望雙方到此為止，再戰下去只會造成更多的傷亡。」

雷如嘯默然！

岳老爺子道：「我輩身爲武林人，猶如沙場爭戰之士，不是殺人便是被人所殺，這是不可避免之事，要是看不開，繼續作無休止的仇殺，除了帶給雙方更大的痛苦之外，會有甚麼呢？」

雷如嘯長嘆一聲道：「岳老爺子所言甚是，只是兄弟慘死，我們豈能誠默？」

他定下日期。」

岳老爺子又問道：「那天去的人多不多？」

司馬湘道：「不少，有一百多人。」

岳老爺子道：「有沒有發生事情？」

司馬湘道：「沒有。」

岳老爺子道：「他們對伯雄之不能如約赴會，有何表示？」

司馬湘道：「有少數人認爲伯雄畏怯不敢應戰。」

岳老爺子冷笑道：「哼，江湖上就有這許多好事而無聊之人，這些人不辨是非與黑白，只會信口雌黃，真是可恨。」

他接着問道：「冉女士母子有沒有尋着？」

司馬湘搖頭道：「沒有，派出的十多

岳老爺子道：「老夫命他向賢昆仲跪下賠罪如何？」

雷如嘯沉默良久，搖搖頭道：「不必，岳老把他帶走了，但總有一天，雷某人仍要向他討教，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岳老爺子道：「這樣也好，雷大俠肯看老夫薄面放過今天，老夫十分感謝。」

語畢，拱手一揖。

這一揖，是非同小可的一揖，因爲他岳老爺子是劍鎮的掌門人，由於劍鎮是武林人心目中的武林聖地，他岳老爺子地位之崇高，在武林是無出其右的，放眼天下無人資格受他一拜，因此他這一揖，可說給了雷如嘯很大的面子。

雷如嘯眼淚奪眶而出，還了一禮。

岳老爺子回對舒伯雄說道：「把劍檢起來，跟老夫走！」

一場干戈，就此暫時結束。

岳老爺子、笑彌勒和舒伯雄三人三騎，走出了五虎莊，邁返劍鎮。

路上，笑彌勒告訴舒伯雄道：「今天是你與鬼劍厲壽伯比劍的日子，老爺子知道你無法趕到劍閣去赴約，就派個人去劍閣通知厲壽伯改期，至於改在那一天，要等返回劍鎮才知道。」

舒伯雄輕啞一聲，沒說甚麼。

笑彌勒又道：「此外，老爺子已派了十多個人四出尋找你的妻兒，相信咱們回到鎮上時，也會有他的母子的消息，潘樹城爲何人所傷，亦可真相大白了。」

舒伯雄仍然不言語。

岳老爺子冷哼一聲道：「伯雄，你不是對老夫很不滿吧？」

舒龍安是我的親生骨肉，我一定要找他回來！」

岳老爺子道：「你妻子絕對沒有別的男人，絕對沒有！」

舒伯雄苦笑道：「七年之前，我離開劍鎮的時候，她對我情濃如蜜，七年之後，我回來了，她却不願與我見面，這裏面難道沒有原因麼？」

岳老爺子沉聲道：「你錯了，她不願見你，是因為她對你有了誤會，絕不是變心？」

舒伯雄道：「老爺子，我們談談別的吧？」

岳老爺子凝視他好一會，才轉對雷如嘯說道：「雷大俠，關於令兄及令弟之死，老夫尚不大清楚，到底其錯在誰？」

雷如嘯冷笑道：「不論其錯在誰，我大哥和四弟已死亡却是事實。」

岳老爺子道：「舒伯雄雖是劍鎮門下，但老夫並不袒護他，如確是他的錯，老夫會命令他還給雷大俠一個公道的。」

雷如嘯道：「如果他有錯呢？」

岳老爺子說道：「那麼，老夫希望雙方到此為止，再戰下去只會造成更多的傷亡。」

雷如嘯默然！

岳老爺子道：「我輩身爲武林人，猶如沙場爭戰之士，不是殺人便是被人所殺，這是不可避免之事，要是看不開，繼續作無休止的仇殺，除了帶給雙方更大的痛苦之外，會有甚麼呢？」

雷如嘯長嘆一聲道：「岳老爺子所言甚是，只是兄弟慘死，我們豈能誠默？」

他定下日期。」

岳老爺子又問道：「那天去的人多不多？」

司馬湘道：「不少，有一百多人。」

岳老爺子道：「有沒有發生事情？」

司馬湘道：「沒有。」

岳老爺子道：「他們對伯雄之不能如約赴會，有何表示？」

司馬湘道：「有少數人認爲伯雄畏怯不敢應戰。」

岳老爺子冷笑道：「哼，江湖上就有這許多好事而無聊之人，這些人不辨是非與黑白，只會信口雌黃，真是可恨。」

他接着問道：「冉女士母子有沒有尋着？」

司馬湘搖頭道：「沒有，派出的十多

傷，也沒有一點錢索？」

司馬湘道：「沒有。」

笑彌勒接口問道：「會不會是鬼劍厲壽伯？」

司馬湘道：「他沒有說，我們也不便問，這畢竟是不光彩之事……」

舒伯雄開口道：「司馬總管，請你派個人去通知厲壽伯，就說本月十五日日出之時，在劍門關上見面。」

司馬湘道：「這還有十天的時間，爲甚麼要訂這樣遠的日期？」

舒伯雄道：「日期訂遠一些，許多想趕來觀戰的人才不會錯過。」

岳老爺子道：「你這是何意？」

舒伯雄道：「讓更多的人有機會觀戰，如此而已。」

司馬湘道：「這也好，你可乘此四出找一找妻兒，等找到了他們母子，再與厲壽伯比劃好些。」

舒伯雄搖頭道：「不，我不想找他們了。」

他站了起來，又道：「這幾天之內，我會待在茅舍，如有事，可派人去茅舍通知我。」

說罷，向三人分別施禮告別。

回到茅舍，屋內一切情況如常，沒有被移動過的樣子，屋後的幾隻大雞和一窩小雞居然還活着，母雞正帶着小雞在菜園裏覓食……

舒伯雄將房中的東西檢視一遍，只找到當年自己所穿用的衣物，並無別的男人的東西，這使他心中稍稍寬慰，但是他仍然認定妻子是跟「那個男人」走了，每

思及此，他不禁怒火中燒而忍不住想縱火把茅舍燒個乾乾淨淨。

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反而去廚房生火，淘米下鍋，燒飯來吃。

吃過飯後，將剩飯拿去餵雞。

看見菜園已長滿雜草，他就去拔草，然後挑水澆菜，再後整理屋外，把屋裏屋外整理得整齊而乾淨……

這些拉拉雜雜的事情，他以前從來也未做過，他認爲這是屬於女人的事，但現在他開始對這事情產生興趣，他一邊做家務，一邊輕吟着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他做了決定，不管妻兒回不回來，這茅舍將是自己下半輩子的住處，屋前屋後的大片野地，將是自己要開墾的地方。

第二天，他脫下一身勁裝，光着上半身，戴上一頂竹笠，荷起一把鐵鋤，便去屋前那片野地上開墾起來。

晌午時分，一個騎士從大劍溪上游馳過來。

這人，是無影人魏貴！

舒伯雄聽見馬蹄聲馳近，抬頭看了一眼，隨即又低頭去翻土。

無影人魏貴馳至他跟前停住，開口道：「喂，漢子，你住這裏？」

舒伯雄頭也不抬，繼續揮鋤翻土，只輕「嗯」一聲，做爲回答。

無影人魏貴道：「奇怪，此處原只住着一對母子——你不是從劍關來的？」

「伯雄！伯雄！」

舒伯雄聽出是總管司馬湘的聲音，便大聲答道：「我在這裏！」

總管司馬湘繞過茅舍，來到屋後井邊，看見舒伯雄在洗澡，便在一旁下馬，道：「你還沒動身？」

舒伯雄回答道：「是的，今天才十三日。」

司馬湘道：「由此動身，要走一天一夜的路才能到達劍門關，你應該提早動身才是。」

舒伯雄道：「不妨，來得及的。」

司馬湘道：「你打算何時動身？」

舒伯雄道：「等下便走。」

司馬湘道：「老爺子要我陪你去，等下咱們一起動身好了。」

舒伯雄一怔道：「爲何要總管陪我去呢？」

司馬湘道：「因爲你與厲壽伯這一戰關係重大，前往觀戰的人必然很多，老爺子要我照顧你。」

舒伯雄道：「我可以拒絕麼？」

司馬湘感到不解，道：「拒絕？」

舒伯雄道：「如果可以拒絕，總管便請回鎮。」

司馬湘道：「這是爲甚麼？」

舒伯雄道：「因爲這是我個人的事，我不想拖累劍鎮。」

司馬湘道：「這不算拖累，老爺子只要我從旁照顧你，給你精神上的支持。」

舒伯雄道：「請回覆老爺子，說弟子很感激他老人家的好意，只是我與厲壽伯之會，是我個人的事，勝敗生死，都與劍鎮無關，不必了。」

「結果我回來了。」

「你打垮了雷氏五虎？」

「沒有，他們一點事都沒有！」

「你輸了？」

「也沒有。」

「那是怎麼回事呀？」

「雷氏五虎的老二很通情達理，他知道人活在世上絕非爲了爭鬥……」

「那麼，你去五虎莊幹麼？」

「我妻兒失蹤，以爲是五虎莊幹的事，所以去問一問。」

「結果如何？」

「結果發現他們與我的妻兒失蹤無關——對了，厲壽伯怎麼沒跟你一齊來？」

「他在劍關等你，爲了想了解你的情況，囑我來此看看——你既已回來，爲何不立刻趕去劍關赴約？」

「別急，我們是昨天回來的，我已請老爺子派人去劍關通知厲壽伯，鐵定本月十五日日出之時，在劍門關與他相會。」

「爲甚麼還要延後這麼多天？」

「這樣，希望去觀戰的各地武林朋友才有機會在會期之前趕到那裏，我希望觀戰的人愈多愈好！」

「已派人去通知他了？」

「是的。」

「唔，如此亦佳，你們這一戰關係重大，將決定誰才是當今最了不起的劍客，故確實是應該讓更多的武林朋友有機會觀戰。」

「我可以問你一件事麼？」

「請問。」

「砍斷潘樹城一隻手的人，是不是厲

「伯雄！伯雄！」

舒伯雄聽出是總管司馬湘的聲音，便大聲答道：「我在這裏！」

總管司馬湘繞過茅舍，來到屋後井邊，看見舒伯雄在洗澡，便在一旁下馬，道：「你還沒動身？」

舒伯雄回答道：「是的，今天才十三日。」

司馬湘道：「由此動身，要走一天一夜的路才能到達劍門關，你應該提早動身才是。」

舒伯雄道：「不妨，來得及的。」

司馬湘道：「你打算何時動身？」

舒伯雄道：「等下便走。」

司馬湘道：「老爺子要我陪你去，等下咱們一起動身好了。」

舒伯雄一怔道：「爲何要總管陪我去呢？」

司馬湘道：「因爲你與厲壽伯這一戰關係重大，前往觀戰的人必然很多，老爺子要我照顧你。」

舒伯雄道：「我可以拒絕麼？」

司馬湘感到不解，道：「拒絕？」

舒伯雄道：「如果可以拒絕，總管便請回鎮。」

司馬湘道：「這是爲甚麼？」

舒伯雄道：「因爲這是我個人的事，我不想拖累劍鎮。」

司馬湘道：「這不算拖累，老爺子只要我從旁照顧你，給你精神上的支持。」

舒伯雄道：「請回覆老爺子，說弟子很感激他老人家的好意，只是我與厲壽伯之會，是我個人的事，勝敗生死，都與劍鎮無關，不必了。」

「結果我回來了。」

「你打垮了雷氏五虎？」

「沒有，他們一點事都沒有！」

「你輸了？」

「也沒有。」

「那是怎麼回事呀？」

「雷氏五虎的老二很通情達理，他知道人活在世上絕非爲了爭鬥……」

「那麼，你去五虎莊幹麼？」

「我妻兒失蹤，以爲是五虎莊幹的事，所以去問一問。」

「結果如何？」

「結果發現他們與我的妻兒失蹤無關——對了，厲壽伯怎麼沒跟你一齊來？」

「他在劍關等你，爲了想了解你的情況，囑我來此看看——你既已回來，爲何不立刻趕去劍關赴約？」

「別急，我們是昨天回來的，我已請老爺子派人去劍關通知厲壽伯，鐵定本月十五日日出之時，在劍門關與他相會。」

「爲甚麼還要延後這麼多天？」

「這樣，希望去觀戰的各地武林朋友才有機會在會期之前趕到那裏，我希望觀戰的人愈多愈好！」

「已派人去通知他了？」

「是的。」

「唔，如此亦佳，你們這一戰關係重大，將決定誰才是當今最了不起的劍客，故確實是應該讓更多的武林朋友有機會觀戰。」

「結果我回來了。」

「你打垮了雷氏五虎？」

「沒有，他們一點事都沒有！」

「你輸了？」

「也沒有。」

「那是怎麼回事呀？」

「雷氏五虎的老二很通情達理，他知道人活在世上絕非爲了爭鬥……」

「那麼，你去五虎莊幹麼？」

「我妻兒失蹤，以爲是五虎莊幹的事，所以去問一問。」

「結果如何？」

「結果發現他們與我的妻兒失蹤無關——對了，厲壽伯怎麼沒跟你一齊來？」

「他在劍關等你，爲了想了解你的情況，囑我來此看看——你既已回來，爲何不立刻趕去劍關赴約？」

「別急，我們是昨天回來的，我已請老爺子派人去劍關通知厲壽伯，鐵定本月十五日日出之時，在劍門關與他相會。」

「爲甚麼還要延後這麼多天？」

「這樣，希望去觀戰的各地武林朋友才有機會在會期之前趕到那裏，我希望觀戰的人愈多愈好！」

「已派人去通知他了？」

「是的。」

「唔，如此亦佳，你們這一戰關係重大，將決定誰才是當今最了不起的劍客，故確實是應該讓更多的武林朋友有機會觀戰。」

要。」

舒伯雄道：「他們母子失蹤之後，岳老爺子曾派出十多人四出尋找，結果都得不到一點消息，他們母子不可能這樣遠走

我們知道你正在找她。」

魏貴道：「確實不知道，我們若知她是你的妻子，就會趕去劍鎮通知你，因爲

「你們當真不知她去了何處？」

魏貴道：「不知道，我們沒問，她也沒說。」

舒伯雄道：「她是我妻子！」

魏貴道：「哦，她是你妻子……」

舒伯雄凝視着他，以有力的聲調道：「你們當真不知她去了何處？」

魏貴道：「當時那女士手上拎着包袱，好像要出門他去，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們母子後來走了沒有。」

舒伯雄道：「你們知道那女人是誰的妻子麼？」

魏貴道：「不知道，我們沒問，她也沒說。」

舒伯雄道：「他們母子呢？」

魏貴道：「當時那女士手上拎着包袱，好像要出門他去，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們母子後來走了沒有。」

舒伯雄道：「你們知道那女人是誰的妻子麼？」

魏貴道：「不知道，我們沒問，她也沒說。」

舒伯雄道：「她是我妻子！」

魏貴道：「哦，她是你妻子……」

舒伯雄凝視着他，以有力的聲調道：「你們當真不知她去了何處？」

魏貴道：「確實不知道，我們若知她是你的妻子，就會趕去劍鎮通知你，因爲

「你們當真不知她去了何處？」

魏貴道：「不知道，我們沒問，她也沒說。」

舒伯雄道：「她是我妻子！」

魏貴道：「哦，她是你妻子……」

舒伯雄凝視着他，以有力的聲調道：「你們當真不知她去了何處？」

魏貴道：「當時那女士手上拎着包袱，好像要出門他去，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們母子後來走了沒有。」

舒伯雄道：「你們知道那女人是誰的妻子麼？」

魏貴道：「不知道，我們沒問，她也沒說。」

舒伯雄道：「他們母子呢？」

魏貴道：「當時那女士手上拎着包袱，好像要出門他去，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們母子後來走了沒有。」

舒伯雄道：「你們知道那女人是誰的妻子麼？」

魏貴道：「不知道，我們沒問，她也沒說。」

舒伯雄道：「她是我妻子！」

魏貴道：「哦，她是你妻子……」

舒伯雄凝視着他，以有力的聲調道：「你們當真不知她去了何處？」

人的事！」

司馬湘道：「別忘了你出身劍鎮！」

舒伯雄道：「我沒有忘記，但爲甚麼以前不關心我的勝敗，這次才關心呢？」

司馬湘道：「因爲對手是鬼劍厲壽伯！」

舒伯雄一笑道：「這樣說來，劍鎮跟其他門派並無分別，仍然重視聲譽啊。」

司馬湘道：「當然！」

舒伯雄道：「既然如此，過去十年我在江湖上每戰必勝，何以反受指責，甚至把我逐出劍鎮？視我如禍根？譏評我是殺手？」

司馬湘道：「那是外人講的。」

舒伯雄道：「可是劍鎮却相信了，否則怎麼會把我逐出劍鎮呢？」

司馬湘爲之語塞，啞然半晌才含怒道：「伯雄，你不承認是劍鎮的弟子了？」

舒伯雄道：「劍鎮對我的栽培，我永遠不會忘記，只是我已改變了對人生的看法，從今以後，我再也不是劍客或殺手，我要做個農人——你看！」

他指着屋後開墾的一大片土地，接道：「我化了七天工夫開墾了這塊土地，今天已經播了種——我這個改變，想來沒有錯吧？」

司馬湘看了那片土地，面上不禁流露出驚佩之色，點點頭道：「很好，可是你必須接受最後的一次挑戰，並全力擊敗對方。」

舒伯雄聳聳肩道：「我說過了，這是我個人的事，千萬勿爲我之落敗而使劍鎮的聲譽一落千丈！」

司馬湘道：「你……不會故意讓厲壽伯殺死你吧？」

舒伯雄搖頭道：「不會，螻蟻尚且貪生，人豈不怕死，總管怎會有此猜疑？」

司馬湘道：「老爺子說，因你妻子避不見面，使你傷心已極，萬念俱灰……」

舒伯雄笑道：「不錯，她使我很傷心，可是我現在不再傷心了，我要繼續活下去，否則我爲甚麼要開墾這兩塊荒地？」

司馬湘覺得他說的不錯，不禁欣慰地道：「好，你既然不要我去，我就不去，我預祝你力克強敵，勝利歸來！」

舒伯雄笑了，將身子抹乾淨，穿上放在一邊的一套衣褲，然後說道：「我就動身，預計明天入夜抵達劍門關，在當地歇息一個晚上，次日便可赴約。」

司馬湘見他穿的是一身農裝，啞然笑道：「你就穿這身衣服去？」

舒伯雄道：「是呀！」

司馬湘道：「這樣打扮，不大像一個劍客。」

舒伯雄低頭看看自己的衣服笑道：「這套衣服，是七年前拙荆爲我縫製的，前天我在箱底找到，今天就把它穿起來。」

司馬湘道：「她希望你做個農人？」

舒伯雄道：「是的，那時我覺得她的想法很可笑，現在才覺得大有道理。」

他說到這裏，抬頭望望夜空，道：「希望下一場雨，這樣種子才會很快發芽，我估計如風調雨順，一切順利的話，明年初即可收成，大約可得一萬斤的花生，可賣得三百兩銀子的！」

說畢，戴上竹笠，走入屋內取了一些

隨身攜帶之物，然後去屋前涼棚下牽出了馬，上馬走了。

劍上揚名 終歸喪身劍下

天尚未亮，劍門關上已經聚滿了人，約有四、五百人之多。

這些人都是武林道中的英雄豪傑，雖然良莠不齊，但今天出現在這劍門關上，却都懷着同一目的：要看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和鬼劍厲壽伯的比劍。

此次的比劍，是近幾十年來最轟動的武林的一件大事，因爲舒伯雄是「江湖第一快劍」，十年來打遍天下無敵手，當然是個挺厲害的人物，而鬼劍厲壽伯雖然崛起較遲，却也擊敗過許多武林高手，自成名至今，尚未敗過一場，有人甚至說他的劍法比舒伯雄更快更詭奇，所以毫無疑問也是個可怕的人物。

這兩人在要一決高下了。

這正是武林人最感興趣的事，所以凡是聽到消息的，莫不趕來劍門關，要看一場武林罕見的決鬥。

天，快要亮了。

只要太陽從東方天邊探出頭，即是舒伯雄和厲壽伯開始比劍的時候了。

比劍的場所，是在劍門關上的一片平原上。

四、五百個人圍坐在地上，圍成一個很大的圓圈，足夠供雙方施展身手。

忽然，東方天邊出現了一點亮光，似夜空上的星星，射出小小的光芒。

「太陽出來了！」

「太陽出來了！」

日出之時，即是比劍之時。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走入人圍之中，在場上背向朝陽站住！

他，正是鬼劍厲壽伯！

他一手握劍，態度很堅定有力，雖然舒伯雄還不見人影，他整个人似已充滿了強盛的銳氣！

「舒伯雄呢？」

「舒伯雄怎麼還沒來？」

有人開始竊竊私議，引頸張望，希望趕快見到「江湖第一快劍」入場。

但舒伯雄沒有出現。

朝陽很快就由小小的一點變成令人刺目的萬道光芒，然後由雲中露了臉——天終於亮了！

舒伯雄還是沒有現身。

觀戰衆人漸感不耐，議論紛紛，懷疑舒伯雄又像上次那樣爽約了。

鬼劍厲壽伯一直靜靜的站在場上，閉目等待着，他似乎很有把握，認定舒伯雄一定會到。

過了一會後，鬼劍厲壽伯顯然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突然雙目一睜，射出攝人心魄的精華，掃視全場一遍，開聲道：「諸位，在今天向諸位保證，絕不叫諸位像上次那樣失望而返，今天舒伯雄若是不來，在下就要直赴劍鎮，諸位有興趣的話，可隨在下前往一觀！」

衆人鼓掌叫好。

這時，一個原坐在人羣前的農夫，忽然站起來舉步走入場上。

大家看得一呆。

厲壽伯很生氣，道：「你這是在開我的玩笑，是在戲弄我！」

舒伯雄道：「不敢，如果你有此想法，任憑處置便了。」

厲壽伯瞪視着他，沉聲道：「舒伯雄，你的雄風與豪氣那裏去了？」

舒伯雄淡淡答道：「消失了。」

厲壽伯一哼道：「你不怕人恥笑？」

舒伯雄道：「農人不與人比劍，怎麼會被人恥笑呢！」

厲壽伯道：「算了吧，舒伯雄，你已是個名滿天下的劍客，想退出武林是萬萬不可能了，還是接受我的挑戰，好好的幹一場吧！」

舒伯雄搖頭道：「我意已決，萬人難移。」

厲壽伯道：「如果我逼你出手呢？」

舒伯雄道：「你逼逼看。」

厲壽伯「噲」然拔劍出鞘，一劍向他心口疾刺過去，喚道：「接招！」

舒伯雄不接，直立不動。

厲壽伯長劍一直遞到他心口，見他毫無還手之意，只得把劍撤回，怒罵道：「舒伯雄，你是個沒種的東西，你怕敗在我劍下，所以才不敢與我動手。」

舒伯雄道：「死都不怕，何怕敗？」

厲壽伯厲聲道：「你不動手，我怎能殺死你？」

舒伯雄道：「可以的，我已聲明在先，死而無怨。」

厲壽伯目光一閃，忽然嘿嘿冷笑道：「舒伯雄，真的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再接受挑戰麼？」

舒伯雄點頭道：「對。」

厲壽伯道：「你必是因爲妻兒失踪，是以無心接受挑戰，要是我告訴你……」

舒伯雄道：「告訴我甚麼？」

厲壽伯道：「我知道你妻兒在何處，我告訴你，你願不願意接受挑戰？」

舒伯雄道：「你封持了我妻兒？」

厲壽伯道：「沒有。」

舒伯雄道：「要不，你怎麼知道我妻兒的下落？」

厲壽伯道：「我的朋友魏貴已告訴了我，我曾對你妻子施以援手，砍斷了潘樹城一隻手，對不對？」

舒伯雄點點頭道：「那件事，我很感激。」

厲壽伯道：「之後，我們發現你妻兒要出門遠行，由於我知道你正在找他們母子，因此就暗中尾隨，終於得知其落腳之處，要是你接受我的挑戰，我就告訴你他們母子的去處，如何？」

舒伯雄微微一笑，說道：「魏大俠何在？」

「我在這裏！」

無影人魏貴應聲從場邊走了過來。

舒伯雄轉對他笑問道：「魏大俠，那天我問你知不知那位女士是何人的妻子，你如何回答我？」

魏貴面上一紅，道：「我……」

舒伯雄道：「請回答。」

魏貴看了厲壽伯一眼，聳聳肩道：「那天我說了謊，我說不知道。」

舒伯雄道：「你爲甚麼要說謊？」

魏貴道：「因爲……因爲……！」

這個莊稼漢子，他進入決鬥場幹麼？想與厲壽伯較量一下？

哼，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可是，正當大家在這樣想的時候，那個農夫已揭下竹笠，向厲壽伯深深地一拱手。

厲壽伯爲之目瞪口呆，脫口道：「舒伯雄，是你？」

舒伯雄點頭道：「是的，讓厲兄久候，十分抱歉。」

他沒有帶劍，手上只有那頂竹笠，態度很和氣，就像一個平平庸庸的莊稼漢一樣！

以這樣的打扮來赴約，不僅使厲壽伯大感意外，圍在場邊的四、五百個武林人也個個瞠目結舌，弄不清楚舒伯雄在要甚麼把戲。

見過與不曾見過舒伯雄的人，都覺得非常奇怪，想不到他爲何空手而至，而且是一身農夫的裝束！

厲壽伯很詫異的打量他一遍，道：「舒伯雄，你爲何這身打扮？」

舒伯雄道：「這身打扮有何不對？」

厲壽伯道：「你的打扮看起來像個農人。」

舒伯雄道：「是，我現在是個農人，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已經死掉了。」

厲壽伯一怔道：「這話甚麼意思？」

舒伯雄道：「我想向大家說幾句話，你不反對吧？」

厲壽伯疑惑的看了他片刻，才點頭道：「好，你有話請說！」

舒伯雄便向四下的觀衆拱拱手，說道

舒伯雄一躬身道：「好了，謝謝魏大俠的解答，你請下去吧。」

魏貴帶着一臉尷尬退了下去。

舒伯雄回頭望厲壽伯說道：「厲大俠，請聽我勸告，不要做無意義的爭逐，何況你已是名震天下的大劍客，一個人到了像你現在這種名望與地位，應該沒有甚麼遺憾，應該再無所追求了。」

厲壽伯嘿一笑道：「可是，你是『江湖第一快劍』，我不是！」

舒伯雄道：「所謂『江湖第一快劍』，只不過是江湖朋友對我的恭維，其實誰能證明我真是『第一快劍』呢？厲大俠行道江湖有年，應知強中自有強中手，江湖之上，不乏藏龍臥虎呀！」

厲壽伯道：「可是你從未敗過，這證明你確是江湖第一快劍！」

舒伯雄道：「不，那只能說我運氣好，或者是說真正的高手不與我一般見識而已。」

厲壽伯道：「得了，這些話現在都不必再說，現在我鄭重的告訴你，我確實知道你女兒的去處！」

舒伯雄道：「就算你確實知道，我也不感興趣了。」

厲壽伯道：「你不想與他們母子團聚了？」

舒伯雄道：「想，但她既不願見我，我也無意勉強她，一切順其自然可也。」

厲壽伯本以為自己可憑「這一招」逼他動手比劃，現在聽他這麼一說，不禁為之氣結，嘿然道：「舒伯雄，你睜開眼睛看看，今天有四、五百人到此觀戰，當着

這麼多人的面前，你不好意思退縮麼？」

舒伯雄搖頭道：「不，沒有最後一次了。」

厲壽伯怒道：「你是劍鎮的人，要是你不敢與我比劃，對劍鎮的榮譽，是個嚴重的打擊，我想，岳老爺子也不會原諒你吧？」

舒伯雄說道：「他老人家不會責備一個決心洗心革面退出武林的人，絕對不會的。」

此語甫落，忽有一人從人叢裏飛入場上，大聲道：「伯雄，我命令你接受他的挑戰！」

來人是劍鎮的總管司馬湘！敢情他未與舒伯雄同行，仍自行趕到劍門關來了。

厲壽伯未見過司馬湘，不知他是誰，聽他以長者的語氣對舒伯雄說話，不禁一怔道：「這位是……」

舒伯雄道：「劍鎮總管。」

厲壽伯雖未見過，却聽過司馬湘的大名，聞言便向司馬湘行了一禮道：「原來是司馬總管，大名如雷貫耳，幸會了。」

司馬湘點頭還禮，道：「厲大俠別客氣，司馬湘只不過是個管家罷了！」

他接着轉向舒伯雄，嚴峻地道：「伯雄，你必須接受他的挑戰！」

舒伯雄道：「總管請勿逼我，我已宣佈退出武林，江湖第一快劍舒伯雄已經死了！」

司馬湘含怒道：「胡說，別人找你挑戰，你都接受了，為甚麼就堅拒厲大俠的挑戰，你就算對此已深惡痛絕，就算決心不再與人動手，這最後一次也要免為其難的接受下來！」

舒伯雄宛如廟裏的菩薩，動都沒動一下，淡淡道：「我話已說清楚了，從今天起，你也別想逼我動手——我要走了。」

說罷，戴上竹笠，轉身欲行。

厲壽伯大喝道：「站住！」

舒伯雄停步，却不回頭，以平靜的聲音道：「還有話說麼？」

厲壽伯道：「我說我知道你女兒的去處，你不相信麼？」

舒伯雄道：「姑妄聽之，姑妄信之亦可，那麼你告訴我他們在那裏好了。」

厲壽伯道：「我告訴你，你肯不肯接受我的挑戰？」

舒伯雄道：「我的妻子就因恨我經常與人搏殺，所以才離開我的……」

一邊說，一邊移步走去。

厲壽伯又喝道：「慢着！」

舒伯雄再停步。

厲壽伯道：「如果你妻子答應你與我比劃呢？」

舒伯雄搖頭道：「不可能。」

舉步再行。

厲壽伯跟上去道：「如果可能呢？」

舒伯雄不再答話，一直向場外走去。

厲壽伯突然搶前一步，振劍向他背心疾刺過去！

舒伯雄好像是個聾子，毫無反應，繼續走出，既未閃避，也無還手之意。

厲壽伯的長劍刺中了他的背心，但只是淺淺的刺入，也就是只用劍尖刺傷了他的皮肉。

血，流出來了！

道：「這位大哥，那位厲大俠呢？」

彭形大漢道：「他有事出去了。」

再愛蘭道：「何時回來？」

彭形大漢道：「不知道，說不定等下就可回來，也說不定永遠不回來。」

再愛蘭臉色一變道：「為什麼？」

彭形大漢道：「妳還不知道？」

再愛蘭道：「我不知道，他沒有告訴我呀！」

彭形大漢道：「那麼，我告訴妳好了，他去劍門與妳丈夫比劍！」

再愛蘭呆住了。

舒龍安却高興的叫起來，道：「好了，娘，您不能再騙我了吧？」

再愛蘭呆了好半晌，才問道：「我丈夫……知不知道我們母子在此？」

彭形大漢道：「不知道。」

再愛蘭臉色蒼白，顫聲地道：「這麼說……」

彭形大漢咧嘴一笑道：「放心，厲大俠對你們母子絕無惡意，他只是怕妳丈夫不肯接受他的挑戰，故此預佈這一着棋罷了！」

再愛蘭道：「甚麼意思？」

彭形大漢道：「如果妳丈夫肯接受挑戰，不論勝負，事後厲大俠都會放你們母子回去，但如果妳丈夫不接受挑戰，那麼厲大俠就要……」

說到此，嘿嘿一笑，走上石梯，跨出地窖門，將門關上，下鎖，走了。

再愛蘭神情惶然，呆立如木鷄。

舒龍安興奮的問道：「娘，爹一定會打贏，對不對？」

再愛蘭上前拉住兒子，不讓他再胡鬧

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但舒伯雄毫未動怒，只淡淡說道：「如果你不想殺死我，我要走了。」

厲壽伯氣得頓足，吼叫道：「舒伯雄，你是個至種，是個懦夫！」

舒伯雄恍如未聞，一直走出人羣而離去。

觀眾大聲呼叫，對舒伯雄譏笑，有的還學着厲壽伯罵他至種，懦夫……

無影人魏貴靠近厲壽伯身邊，低聲道：「你為甚麼不告訴他實情？」

厲壽伯道：「不成，我怎麼能當着衆人面前告訴他我劫持了他的妻兒？」

再愛蘭母子在哪裏呢？

他們住在一間地窖中。

這間地窖頗為寬大，原為儲存穀物之用，現在成了他們母子的容身之處。

地窖的門在一道石梯之上，比刻緊緊的關閉着。

舒龍安推了好幾次，都沒有推開，便向母親抗議道：「娘，叫他們開門，我要出去！」

再愛蘭坐在一張木板床上，臉上透着一絲憂慮，道：「安兒，出去幹甚麼呢？」

舒龍安道：「我要出去，我不要被人關在這裏！」

再愛蘭安慰道：「別急，咱們在這裏沒有甚麼不好，不怕你爹的仇家找到咱們母子，是不？」

舒龍安道：「不，娘，您難道還看不出來，那兩個人是壞蛋，他們誘騙咱們母子到此，一定沒安着好心腸！」

再愛蘭竭力表現鎮靜，道：「怎麼會

呢？你不要瞎猜，他們是一番好意啊！」

舒龍安嘆着道：「不對，咱們到這裏來已經兩天了，他們一直把門鎖着，分明把咱們當作囚犯看待，怎麼還說是一番好意？」

再愛蘭道：「那天，潘樹城找娘糾纏不休，他後來砍斷潘樹城一隻手，由此看來，他應該是個好人……」

舒龍安道：「我看不是，他們和我們非親非故，為甚麼要這樣關心我們母子，我看……說不定他們才是爹的仇人！」

再愛蘭低下了頭，幽幽一嘆道：「安兒，你不要多疑……」

舒龍安走到母親身邊坐下，道：「娘，您老實告訴我甚麼？」

再愛蘭吃了一驚，問道：「告訴你甚麼？」

舒龍安道：「我爹其實沒有死，他還活得好好的，對不對？」

再愛蘭忙道：「不，他死了！」

舒龍安以困惑的眼光望着她，道：「娘，您為甚麼要騙我？」

再愛蘭道：「娘沒有騙你呀！」

舒龍安嘆目而視，大聲道：「娘！那天，我在溪邊見到的那個人，他不是我爹？」

再愛蘭有些心慌意亂，瞪了他一眼道：「你爹早就死了！」

舒龍安道：「沒有，我爹沒有死，是您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舒龍安忽然掉下眼淚，道：「我本來

不想和他見面，對不對？」

再愛蘭生氣道：「安兒，你再胡說，娘可要生氣了！」

冉愛蘭彷彿未聞，仍在發呆發痴。
舒龍安扯了扯母親的手，道：「娘，您怎麼啦？」

冉愛蘭這才回過神來，轉回床邊坐下，低頭直嘆氣，道：「爲甚麼，爲甚麼有這麼多的人要找他挑戰？」

舒龍安眉飛色舞道：「這自然是因為爹的武功高強，天下無敵之故嘛！」

冉愛蘭罵道：「你閉嘴！」

舒龍安一怔道：「不是麼？」

冉愛蘭指着他的罵道：「你跟你爹一樣，都是一丘之貉，無藥可救！」

舒龍安道：「娘，您別生氣，我若見到爹，請他今後不再離開您就是了。」

冉愛蘭掩臉輕泣，道：「他早就無藥可救了，幾乎每一天，每一個月都在與人廝殺，他的心目中除了劍之外，早已沒有別的了。」

舒龍安道：「那裏，爹心目中一定還有娘，他只是……只是……唉，總之，爹回家時，我請他對娘做個合理解釋就是了！」

冉愛蘭嘆息一笑，罵道：「甚麼合理的解釋？他是一頭蠻牛，他只會與人鬥劍，不管我們母子的死活，我恨死他了！」

舒龍安見母親破涕爲笑，便爬上她腿上坐下，笑問道：「告訴我什麼？」

「告訴你甚麼？」

「爹離家的時候，我才三歲，甚麼都不懂，他是怎麼離家的？」

「唉……」

「不要嘆氣，您快說呀！」

「唉，事到如今，娘也只好告訴你了。」

厲壽伯笑道：「嘿，看來妳還很關心他啊！」

冉愛蘭焦急地道：「快說，他怎麼樣了？」

厲壽伯故意賣關子，聳聳肩道：「我和妳丈夫在劍門關上比劍，如今我無恙而返，妳應該猜想到其結果才對。」

冉愛蘭面無血色，目凝虛空，發呆起來。

舒龍安悲憤欲絕，大吼道：「你殺死了爹，是不是？」

厲壽伯含笑：「是的話，你要報仇麼？」

舒龍安拿起桌上的一個碗擡了過去，跟着發狂似的撲上去，拳打腳踢起來。

厲壽伯讓他踢了幾下，才一掌將他撥開，喝道：「你還早得很，二十年之後再來吧！」

「我跟你拚了！」

舒龍安又撲上前，抓着他的手腕，張口便咬，兇得像一頭小老虎！

厲壽伯被他咬痛了，一巴掌將他打倒在地，怒叱道：「小鬼，你再撒野，老子一劍把你宰了！」

冉愛蘭慌忙上前抱住兒子，道：「安兒，你不能……你不能亂來。」

舒龍安奮力掙扎，叫道：「娘，您放手，我要替爹報仇，我要替爹報仇！」

冉愛蘭却死命緊抱着他不肯放，哀聲道：「安兒，你年紀太小，不可亂來！」

厲壽伯哈哈大笑：「嫂夫人，妳丈夫以前每戰必勝，妳却怪他這個那個，如今聽說他死了，又傷心欲絕，現在妳總該明

，你爹劍術很厲害，他的劍就像閃電一樣的快，天下無人能敵，有人稱呼他爲「江湖第一快劍」——

「比老爺子還厲害麼？」

「當然了，老爺子年紀太大了，那裏是他的對手，他在十年前出了名後，至今沒有敗過一場，凡是找他挑戰的，都敗在他的劍下。」

「好啊！」

「你閉嘴！」

「是，我閉嘴，您快說下去！」

「就因爲他天下無敵，所以我找挑戰的人也愈來愈多，而他也不知收斂，不但把對手一個個擊敗，還常把對手殺死！」

「不，娘，爹不會故意殺人，必是對手——」

「閉嘴！」

「是。」

「七年前，他一度回到劍鎮，豈知挑戰者接踵而至，老爺子很生氣，就命他離開劍鎮，他離開之後，仍不肯稍斂鋒芒，仍然不斷的與人鬥劍，死在他劍下的人也愈來愈多，簡直成了一個武夫、殺手！」

「不，娘，爹是身不由己——」

「住口，你再替他辯護的話，娘就不說了！」

「是，我不說，我不打岔。」

「安兒，你要知道，自從『抱劍老人』創建劍鎮之後，全鎮一直保持著善良淳樸之風，從無一人如此耀武揚威，他們認爲在江湖上耀武揚威是可恥的行爲，殺人就更不可原諒了，因此當他們不斷的聽說你爹在外殺人的消息之後，不但對你爹大

起反感，就連娘也一起恨上了，他們常常諷刺娘，用輕蔑的眼光看娘，好像娘犯了滔天大罪似的……」

「這不是娘的錯呀！」

「雖不是娘的錯，却是你爹的錯，鎮上也有不少練得一身高強的劍術，可是他們都規規矩矩的呆在鎮上，只有你爹神氣活現，愛出風頭。」

「我知道了，就因鎮上的人看不起娘，娘才生爹的氣，才搬出劍鎮，是不？」

「是呀！」

「娘，您認爲行俠仗義不好？」

「他若是懂得行俠仗義，勤強扶弱，也罷了，可是自他成名之後，他從未幹過一件可以歌頌的事，每次與人廝殺，都只爲爭強鬥勝！」

「也許……」

「你又替他說話了！」

「是，我不說，可是……像這次厲大俠找爹挑戰，爹該怎麼辦？」

「不要接受呀！」

「但厲大俠一定要打呢？」

「逃避呀！」

「若是逃避不了呢？」

「胡說，要逃避就一定逃避得了！」

「當爹知道我們母子落在厲大俠的手中時，爹還是要逃避麼？」

「嗯！」

「不，娘，別說爹是劍客，就算他是個普通人，當他知道他的妻兒被人——」

「住口，你就會強辯！」

「好，我不再替爹說話，現在我們母子被他關在這裏，我們怎麼辦？」

「不肯動手，所以——」

舒龍安跳了起來道：「甚麼？你把我爹刺傷了？」

厲壽伯笑了笑：「別慌，那只是皮毛之傷，就像被小刀刺了一下那樣輕！」

舒龍安急問道：「後來呢？」

厲壽伯道：「不論我怎麼罵他，他還是不肯接受挑戰，就那樣的走了。」

舒龍安道：「去了何處？」

厲壽伯道：「回家去了。」

舒龍安道：「回那個家？」

厲壽伯道：「當然是你們母子居住的那個家，你還不知道，你爹化了幾天工夫將屋前屋後的兩塊荒地開墾完成，並播種了落花生，他說他的落花生明年初即可收成了呢。」

舒龍安大爲高興，又轉對母親道：「娘，妳聽，爹真的改變了！」

冉愛蘭嗤之以鼻，道：「那一定是騙人的，我才不上他的當！」

舒龍安皺眉道：「娘，妳怎麼這樣不相信爹，難道他是窮兇極惡之人麼？」

冉愛蘭默然。

舒龍安回對厲壽伯說道：「你快替我們準備一輛馬車，我們要回家與我爹團聚了。」

厲壽伯笑道：「令堂肯麼？」

舒龍安道：「當然肯了。」

厲壽伯道：「就算令堂肯回去，還有一個人不肯放人哩！」

舒龍安一怔道：「誰？」

厲壽伯微笑道：「我！」

舒龍安色變道：「甚麼意思？」

「厲大俠會釋放我們走的！」

「要是他不肯呢？」

「他一定肯！」

舒龍安往床上一倒，不再說話了。

冉愛蘭推他道：「起來吃飯！」

舒龍安搖頭表示不吃。

冉愛蘭再拉他一把道：「你快起來吃飯呀！」

舒龍安道：「不吃！」

冉愛蘭道：「爲甚麼？」

舒龍安道：「不吃就是不吃嘛！」

冉愛蘭生氣道：「安兒，你要氣死娘是不是？」

舒龍安道：「我吃不下，別人都有爹，唯獨我沒有，叫我怎麼吃得下呢！」

冉愛蘭聽到這話，不覺掉下淚來。

舒龍安道：「娘，您又哭了。」

冉愛蘭掩面悲切道：「娘命苦，嫁了個丈夫跟別人不一樣，生了個兒子也跟別人不一樣……」

舒龍安一骨碌翻起身子，道：「罷了，罷了，我吃飯啦！」

母子倆在桌前相對坐下，正要吃飯的時候，地窖的門忽又開了，鬼劍厲壽伯走了進來。

舒龍安一見到他，面色大變，衝口道：「你……沒有死？」

厲壽伯微笑道：「你已經知道了？」

舒龍安驚駭的叫道：「你和我爹比劍，你回來了，那麼我爹……」

說到這裏，面色一陣蒼白！

冉愛蘭也是臉色大變，顫慄道：「他……他死了麼？」

厲壽伯道：「我要與你爹比劍，等我和他比過了，我才會放你們母子回去。」

舒龍安怒道：「豈有此理，是我爹不肯與你比劍的，干我們母子甚麼事？」

厲壽伯笑道：「我控制着你們母子，他才肯與我比劍！」

舒龍安道：「我爹現在還不知道你把我們母子關在這裏？」

厲壽伯道：「是的，我不便當衆告訴他，我封住了你們母子，只告訴他知道你們母子的下落，如果他願意接受挑戰，我便告訴他你們母子在那裏，但他不相信，一口拒絕了。」

舒龍安道：「如今你打算囚禁我們母子，直到我爹答應與你比劍爲止？」

厲壽伯點頭道：「不錯。」

他從懷中取出一支炭筆和一張白箋，往桌上一放，接着道：「爲了使令尊相信你們母子在我手中，現在你立刻動筆寫一封信，告訴令尊你們目前的處境，相信令尊看了信後，一定願意與我比劍，這樣你們才有機會離開這地窖。」

舒龍安回對母親問道：「娘，可以寫麼？」

冉愛蘭道：「不可以！」

舒龍安道：「爲甚麼？」

冉愛蘭臉容一正道：「如果你爹真的下定決心退出武林，不再與任何人較量，那麼我們母子就該支持他，不要再叫他與人動手！」

舒龍安道：「可是，這樣一來，我們母子就不能離此回家與爹團聚了呀！」

冉愛蘭堅決地道：「不要緊，我們母

冉愛蘭彷彿未聞，仍在發呆發痴。
舒龍安扯了扯母親的手，道：「娘，您怎麼啦？」

冉愛蘭這才回過神來，轉回床邊坐下，低頭直嘆氣，道：「爲甚麼，爲甚麼有這麼多的人要找他挑戰？」

舒龍安眉飛色舞道：「這自然是因為爹的武功高強，天下無敵之故嘛！」

冉愛蘭罵道：「你閉嘴！」

舒龍安一怔道：「不是麼？」

冉愛蘭指着他的罵道：「你跟你爹一樣，都是一丘之貉，無藥可救！」

舒龍安道：「娘，您別生氣，我若見到爹，請他今後不再離開您就是了。」

冉愛蘭掩臉輕泣，道：「他早就無藥可救了，幾乎每一天，每一個月都在與人廝殺，他的心目中除了劍之外，早已沒有別的了。」

舒龍安道：「那裏，爹心目中一定還有娘，他只是……只是……唉，總之，爹回家時，我請他對娘做個合理解釋就是了！」

冉愛蘭嘆息一笑，罵道：「甚麼合理的解釋？他是一頭蠻牛，他只會與人鬥劍，不管我們母子的死活，我恨死他了！」

舒龍安見母親破涕爲笑，便爬上她腿上坐下，笑問道：「告訴我什麼？」

「告訴你甚麼？」

「爹離家的時候，我才三歲，甚麼都不懂，他是怎麼離家的？」

「唉……」

「不要嘆氣，您快說呀！」

「唉，事到如今，娘也只好告訴你了。」

厲壽伯笑道：「嘿，看來妳還很關心他啊！」

冉愛蘭焦急地道：「快說，他怎麼樣了？」

厲壽伯故意賣關子，聳聳肩道：「我和妳丈夫在劍門關上比劍，如今我無恙而返，妳應該猜想到其結果才對。」

冉愛蘭面無血色，目凝虛空，發呆起來。

舒龍安悲憤欲絕，大吼道：「你殺死了爹，是不是？」

厲壽伯含笑：「是的話，你要報仇麼？」

舒龍安拿起桌上的一個碗擡了過去，跟着發狂似的撲上去，拳打腳踢起來。

厲壽伯讓他踢了幾下，才一掌將他撥開，喝道：「你還早得很，二十年之後再來吧！」

「我跟你拚了！」

舒龍安又撲上前，抓着他的手腕，張口便咬，兇得像一頭小老虎！

厲壽伯被他咬痛了，一巴掌將他打倒在地，怒叱道：「小鬼，你再撒野，老子一劍把你宰了！」

冉愛蘭慌忙上前抱住兒子，道：「安兒，你不能……你不能亂來。」

舒龍安奮力掙扎，叫道：「娘，您放手，我要替爹報仇，我要替爹報仇！」

冉愛蘭却死命緊抱着他不肯放，哀聲道：「安兒，你年紀太小，不可亂來！」

厲壽伯哈哈大笑：「嫂夫人，妳丈夫以前每戰必勝，妳却怪他這個那個，如今聽說他死了，又傷心欲絕，現在妳總該明

子死不了！」

舒龍安道：「可是——」

再愛蘭截口道：「安兒，別說了，娘心意已決，無論如何不能寫信！」

舒龍安無可奈何的回對厲壽伯苦笑說道：「聽到沒有？你的打算落空了！」

厲壽伯冷冷一笑道：「我厲壽伯爲了與令尊比劃，已準備了好幾年，不管怎麼樣，我非要與令尊比劃不可，你不寫信，我還有別的辦法。」

舒龍安道：「甚麼辦法？」

厲壽伯沒有回答，而在地窖中來回踱步，作沉思之狀。

舒龍安忽然笑道：「你與我爹沒有仇恨，量你也不敢對我們母子怎樣，我看你有甚麼辦法！」

厲壽伯踱來踱去，於接近再愛蘭身邊之際，突然一探手，從她髮上奪下了一支玉簪！

再愛蘭大驚道：「厲大俠，你這是幹甚麼？」

厲壽伯一跳上了石梯，哈哈大笑道：「有了這支玉簪，妳丈夫一定會相信你們母子在我手中！」

舒龍安大怒道：「惡賊，竟敢對我娘無禮！」

拔步追了上去。

厲壽伯行動如風，一閃便到門外，「砰」然關上地窖門。

舒龍安奔上石梯，用力猛撞，可惜力氣有限，任憑他使盡吃奶之力，也撞不開門……

x x x

舒伯雄默然的坐在一家小館子裏吃飯，雖然一口一口在吃着，但誰都看得出他神不守舍，心事重重。

此刻，他心情有愉快的一面，也有憂愁的一面，他感到愉快的是：自己終於成功的拒絕了鬼劍厲壽伯的挑戰，在那麼多人面前推掉了一場挑戰，等於使所有打算找自己挑戰的人死了心，今後大概再不會有人找自己挑戰了。

而憂愁的一面是：自己的妻兒究竟在那裏？厲壽伯說知道他們母子的下落，如果其言屬實，那麼自己該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他已想了老半天，仍然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因為他知道如不接受厲壽伯的挑戰，他是不會說出他們母子的下落的……

厲壽伯是赫赫有名的劍客，他會說謊麼？

應該不會。

那麼，自己要不要去找他呢？

不能！自己好不容易拒絕了他的挑戰，況且他已說得很明白，自己若不與他比劃，他必不肯說出他們母子的去處……

算了，愛蘭遲早會聽到自己堅拒挑戰之事，那時她可能回心轉意，帶着安兒返回大劍溪，我還是回家去等待的好！

打定了這主意之後，他喝下了最後一杯酒，便叫店小二過來算帳。

店小二道：「一共是兩錢。」

舒伯雄伸手入懷掏錢之時，意外的卻從身後伸過一隻手，「拍」的一聲，一支玉簪放到桌上，同時聽得身後一人說道：「我請客！」

舒伯雄一愕，看着那支玉簪，心弦震動起來，道：「這是拙荆的東西！」

鬼劍厲壽伯轉到他面前，在他對面坐下，含笑說道：「你還認得啊！」

舒伯雄寒着脸道：「這是我以前買給她的。」

鬼劍厲壽伯道：「我把它拿來給你看，你大概了解了把？」

舒伯雄目光如刀的盯着他，道：「你把他們母子怎麼樣了？」

厲壽伯道：「你們母子很好，我沒有傷害他們，也沒虧待他們，只不過……」

他眉毛一揚，繼道：「行動稍爲不自由罷了！」

舒伯雄憤怒已極，道：「姓厲的，你不覺得這樣做太卑鄙麼？」

厲壽伯哈哈笑道：「不算太卑鄙，因為我還沒有開始虐待他們！」

舒伯雄握拳透爪，大有忍不住而動武之勢，但於瞪視對方一會之後，忽又軟化下來，長嘆一聲道：「告訴你，我不會跟你動手的！」

厲壽伯陰沉一笑道：「即使你妻兒受盡折磨，也不跟我動手？」

舒伯雄點頭道：「不錯。」

厲壽伯道：「這樣的話，你妻兒會對你大失所望呢！」

舒伯雄說道：「不會，我最痛恨我與人爭鬥。」

厲壽伯說道：「這回你如與我動手，就不是單純的爭鬥了，而是爲了救你的妻兒！」

語聲微頓，又道：「即使是一個文弱

書生，當他聽到妻兒被人劫持時，他也不會這樣無動於衷吧？」

舒伯雄沉默不語。

厲壽伯道：「昨天，我發現你的妻子對你的看法已有改變：尤其是你兒子，他對你崇敬，如果讓他知道他的父親是個懦夫，恐怕他會傷心死了。」

舒伯雄仍然沉默不語。

厲壽伯道：「你快做個決定吧！」

舒伯雄依然不說話，低頭在沉思。

厲壽伯站了起來，道：「好吧，既然你連妻兒都不要了，我對你就真的莫可奈何啦！」

語畢，移步向外走去。

舒伯雄突然道：「厲壽伯！」

厲壽伯一利腳步，慢慢轉回身子道：「怎樣？」

舒伯雄道：「此去西行十餘里處，有一條白沙河，你知道吧？」

厲壽伯點頭道：「知道。」

舒伯雄道：「如果我同意與你比劃，你能不能把他們母子帶到現場？」

厲壽伯道：「可以。」

舒伯雄道：「甚麼時候？」

厲壽伯道：「明天日落之前。」

舒伯雄道：「好，明天日落之前，我在白沙河西岸等你！」

厲壽伯大喜道：「一言爲定！」

x x x

第二天下午，舒伯雄乘騎來到白沙河西岸。

這地方荒無人烟，一天到晚難得見到一個人，倒是白沙河的水流氣勢雄渾，滾滾東去，令人一見之下，不禁憶起蘇軾的「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舒伯雄在河邊下馬，揀了一塊平坦的巨石坐下來。

他手上有一條木棒，它有腕臂之粗大，長約三尺餘，剛好是一把劍的長度。

但這條木棒太粗大，握在手上不稱手，因此他從懷裏抽出一把匕首，開始削木製劍……

日頭已漸偏西。

鬼劍厲壽伯尚未到達。

他從容揮刀削木，約莫半個時辰後，一支木劍業已削成，拿起舞了幾下，覺得滿意，便將匕首收起，閉目養起神來。

從外表看來，他很鎮靜沉着，但其實他的心情亂得很，因爲今天這一戰，是他自從出道以來最不平凡的一戰——這一戰的對手是名震如日中天的鬼劍厲壽伯！這一戰的觀戰者是自己的妻子和兒子！

對手很可怕，這倒不要緊，但自己若在妻兒面前被殺死……

他不敢再往下想，他現在只是希望自己能夠獲勝，能够快快乐樂的帶着妻兒回家。

日已將落，雲霞滿天。

終於，他聽到了一陣驕驕車聲，睜目循聲望去，已見從西方駛來了一輛馬車。

駕車的是無影人魏貴。

鬼劍厲壽伯乘馬走在前面。

不問可知，車中載着的人是再愛蘭和舒龍安！

舒伯雄心中很興奮，站了起來。

再愛蘭道：「你只要再堅持幾天，他就一定會釋放我們母子！」

舒伯雄道：「別生氣，愛蘭，也許過了今天，妳連想再見我一面的機會都不會有了。」

再愛蘭臉色一變，問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舒伯雄道：「等一會，我也許會死在他的劍下。」

再愛蘭罵道：「你胡說！」

舒伯雄道：「不是胡說，二虎相鬥，必有一傷，刀劍是無情的。」

再愛蘭立刻轉對厲壽伯道：「厲大俠，我求你不要打了，好麼？我丈夫已經宣佈退出武林，從今以後，在武林中稱雄的只有你一個，你還想怎樣呢？」

厲壽伯笑道：「嫂夫人，妳弄錯了，我與他比劍，目的並非爲了稱雄，而是爲了追求更高深的劍法。」

再愛蘭道：「不，這是一種藉口，你找丈夫挑戰，你想打倒他，取他的『第一』而代之罷了！」

厲壽伯皺起了眉頭，道：「就算是吧，這有何不對？人往高處爬，妳丈夫是『第一』高高在上，而我不是，我有權向上爬，有權爭取『第一』！」

再愛蘭忽然向他跪下，哀求道：「厲大俠，我求求你，讓我們一家人回家團聚，好麼？」

厲壽伯不爲所動，搖頭道：「抱歉，今天這一戰一定要進行！」

舒龍安看見母親向厲壽伯下跪，連忙跑過去把她拉起來，很激動地道：「娘，妳是不是不想多活了？」

再愛蘭瞪了兒子一眼道：「你胡說甚麼！」

舒龍安大聲道：「娘這個樣子，多的心情就無法平靜，心情一亂，還能跟人家比劍麼？」

再愛蘭道：「娘就是不要他跟厲大俠比劍呀！」

舒龍安道：「事到如今，不比也不成了，娘，就讓爹放開心情跟厲大俠打一場吧！」

再愛蘭斷然道：「不成！」

她轉對舒伯雄，斬釘截鐵地道：「你若跟厲大俠比劍，我就不回家去！」

舒伯雄道：「愛蘭，妳強迫我沒有用，我本來就不想打。」

再愛蘭又轉對厲壽伯央求道：「厲大俠，請你高抬貴手，不要拆散我們一家人，好麼？」

厲壽伯仍然不爲所動，神情冷漠地道：「真奇怪，妳既然這樣害怕丈夫與人搏殺，當初爲甚麼要嫁給他？」

再愛蘭一怔道：「我……」

厲壽伯道：「時候不早，妳站開一邊吧！」

再愛蘭急得哭了起來，道：「不！我求求你，請你無論如何——」

忽然，她呆住了。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無影人魏貴突然一探手，一把抓起舒龍安，向後倒縱數丈！

再愛蘭大驚失色道：「你……你幹甚麼？」

再愛蘭大驚失色道：「你……你幹甚麼？」

再愛蘭大驚失色道：「你……你幹甚麼？」

再愛蘭大驚失色道：「你……你幹甚麼？」

再愛蘭大驚失色道：「你……你幹甚麼？」

再愛蘭大驚失色道：「你……你幹甚麼？」

再愛蘭大驚失色道：「你……你幹甚麼？」

再愛蘭大驚失色道：「你……你幹甚麼？」

再愛蘭大驚失色道：「你……你幹甚麼？」

魏貴拔出佩劍，往舒龍安脖子上一架，哈哈大笑道：「冉女士，妳不要妳丈夫與廣大俠比劍亦可，但要犧牲這兒子！」冉愛蘭震駭欲絕，尖叫一聲，衝了過去。

魏貴厲叱道：「站住！」

聲色俱厲，滿面殺氣，似乎冉愛蘭若不聽話，他便要一劍砍下舒龍安的頭！

冉愛蘭嚇壞了，趕緊利住腳步，回對舒伯雄急叫道：「伯雄，快救我們的孩子呀！」

舒伯雄沒有動，苦笑道：「怎麼救？我一動，他的劍就下去了！」

冉愛蘭又驚又急，道：「這可怎麼辦呀？」

魏貴大笑道：「很簡單，只要妳同意妳丈夫與廣壽伯比劍，令郎便可以平安無事！」

冉愛蘭救子心切，忙向舒伯雄說道：「罷了，伯雄，你跟他比劃好了，但一定要贏！」

舒伯雄又苦笑道：「我會盡力而為，但不一定能贏……」

冉愛蘭說道：「不，你一定非打敗他不可！」

舒伯雄點點頭道：「好吧，妳站開一旁，我來試試看。」

冉愛蘭退到一邊去了。

舒伯雄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雙目一抬，凝望着面前的鬼劍廣壽伯，道：「要是我死了……」

廣壽伯表情嚴肅地道：「我會把你好好掩埋，然後護送你妻兒回家。」

那無影人魏貴驚叫一聲道：「厲兄，你怎麼了！」

他滿面剛烈之氣，雙目怒瞪，好像是一個兇神惡煞，氣勢之強盛，令人不寒而慄！

看樣子，他是贏了！

魏貴立刻放開了舒龍安，喜的叫道：「厲兄，恭喜你了，現在你是『江湖第一快劍啦！』」

舒龍安飛奔投入父親懷抱，仰臉驚問道：「爹，爹！你沒事吧？」

舒伯雄扔掉手上的木劍，撫着兒子的頭，語聲平和地道：「沒事，安兒，咱們可以回家了。」

冉愛蘭也急急跑過去，掏出一方素帕，道：「快蹲下來，我替你包傷！」

舒伯雄取過她手上的素帕，往頭額上一綁，笑道：「別慌，輕傷而已！」

這時候，廣壽伯還站着沒動，那一臉嚇人的兇相也沒有消失，好像意猶未盡似的。

魏貴興奮已極，笑道：「厲兄，你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從今以後，你是天下無敵的劍客了！」

冉愛蘭也很高興，說道：「我丈夫早就不要甚麼天下第一了，從今以後，請不要再來騷擾我們！」

說到這裏，伸手去攙扶丈夫，無限欣慰的道：「伯雄，我們快回家去，我要看看你播種的落花生！」

舒伯雄微微一笑，右手擁着愛妻，左手擁着愛子，轉向放在河邊的那匹坐騎走去。

就在他們一家人轉身走去之際，忽聽

舒伯雄道：「謝謝，那麼你呢？」

厲壽伯道：「我若死了，自有魏兄替我處理。」

舒伯雄道：「那麼，這就開始吧！」

木劍一舉，立開了門戶！

厲壽伯微詫道：「你不用劍？」

舒伯雄道：「我的劍，在我動身前往劍門關之時，已將它扔入大劍溪了。」

厲壽伯道：「你用木劍，只怕會吃虧，魏兄的劍借給你如何？」

舒伯雄道：「不必。」

厲壽伯道：「我不想佔便宜。」

舒伯雄道：「我用的雖是木劍，但你未必擋得住。」

厲壽伯笑了，道：「你雖口口聲聲說要退出武林，但口氣還是很狂啊！」

舒伯雄微微一笑道：「因此你應該明白我並非懼怕你！」

厲壽伯右手握上劍柄，却不將長劍拔出，面現悍笑道：「你可以出招了！」

舒伯雄道：「最好把劍拔出來。」

厲壽伯道：「不必。」

舒伯雄道：「你是挑戰者，應該先出招。」

厲壽伯聽了只得將長劍拔出，笑道：「你要盡全力施為，如果故意落敗，我會看得出來。」

舒伯雄道：「我既已答應與你動手，就絕不會客氣——快出招吧！」

他的木劍直豎於胸前，式如一柱擎天，身形紋風不動，表情一片平和，雙目一直盯着對方，不怒、不威、不懼！

一代奇劍客的風範，在此表露無遺！

厲壽伯慢慢提起長劍，擺出平刺的姿勢，但沒有立刻刺出。

他的表情恰與舒伯雄完全相反，面上掛着一片凌厲兇猛之色，但却不急不躁，另有一種懾人威儀！

此刻，夕陽已西沉，但彤雲滿天，晚風蕭瑟，給人一種風起雲湧之感。

白沙河畔，空氣漸漸緊張，雙方大戰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只見他們雙方靜靜的對峙了一會後，忽然同時移動腳步，厲壽伯向右移，舒伯雄也向右移，兩人慢慢的游步繞場，而始終面對面，四目緊緊接觸在一起！

冉愛蘭聽了，連忙再往後退了幾步，她一方面擔心兒子受到魏貴的傷害，一方面擔心丈夫會死在厲壽伯的劍下，真是心慌意亂，快要急瘋了。

反是決鬥雙方一點都無慌亂之態，兩人好像兩隻身經百戰的鬥雞，四目相對，一個在覓機準備出擊，一個則嚴陣以待。

忽然，厲壽伯停止游步，目中射出如刀精芒，似乎要發動攻勢了。

舒伯雄也停止游步，準備接招。

厲壽伯慢慢曲腿蹲身，劍藏右腰，陰陽合托劍柄，做出衝刺之狀。

這是一種試探動作，因為直到現在，他還找不出可乘之機。

對此，舒伯雄仍然抱劍直立着，沒有應答一件事麼？」

舒龍安道：「甚麼事？」

舒伯雄說道：「不要練武，好好地讀書。」

舒龍安道：「爹，你放心，孩兒若練成武功，一定要做一個俠士，絕不做一個劍客。」

舒伯雄苦笑道：「爹開始的時候也想做一個俠客，結果事與願違……」

舒龍安道：「為甚麼？」

舒伯雄道：「因為當你練成了高深的武功之後，你就很難做一個俠士，有許多多的人會慕名向你挑戰，其結果是步上了爹的後塵。」

冉愛蘭道：「對的，安兒，你爹說的一點都不錯，你不要練武，在家好好讀書，好麼？」

舒龍安點頭道：「好吧，我不練就是了。」

這時，一家人已走到那馬匹身邊，舒伯雄扶妻子上馬坐定，再將兒子抱上去，讓他跟母親一起坐着，說道：「走，咱們回家去！」

他牽馬走在前面，踏上了歸途……

無影人魏貴默默的立在鬼劍厲壽伯的身邊，呆呆的目送他們一家三人漸漸地遠去，神情一片迷惘，良久良久之後，忽然從嘴裏迸出一聲苦笑，輕輕的說道：「舒伯雄，你要急流勇退，只怕沒有這麼容易吧！」

白沙河距離他們的家並不遠，一天的行程即可走到，他們一家三人由於心情都

任何行動。

厲壽伯對於今天這一戰，志在必勝，故不敢隨便出擊，一見舒伯雄穩若泰山，當下再改變姿勢，擺出潛龍待縱，長劍遙指舒伯雄。

只要發現一線可乘之隙，他便會發出石破天驚的一擊！

舒伯雄依然不動，真是穩若泰山。

厲壽伯又連續改變幾種姿勢，仍然找不到出手的機會，便又挺直身子，再度游步繞場……

天，漸漸黑暗了。

晚風呼嘯，不停的吹動着決鬥雙方的衣衫，却吹不走雙方旺盛的鬥志！

厲壽伯突然跨前一步，長劍高平舉，左手握劍訣，勢如魁星握筆，眼看攻勢就要爆發了。

舒伯雄右腳一提，木劍橫起齊胸，仍然嚴陣以待。

「嘿呀！」

一聲驚雷般的大吼，厲壽伯猛然撲上舒伯雄，長劍突如閃電般揮動起來！

這一瞬間，在場觀看的魏貴和冉愛蘭母子都看不清他們怎樣交手，他們只見到兩條人影一陣糾纏，只見到劍光如匹練迸飛了幾下，然後是——

「砰！」

一聲巨響，人影倏分！

決鬥雙方同時向後躍開了！

舒伯雄頭額上出現了一條兩寸長的傷口，血珠一滴一滴的湧出，流到了臉上！

「伯雄！」

冉愛蘭驚叫一聲，臉色大變。

很快，因此決定不在路上過夜，要連夜走回家去。

舒伯雄高高興興的說道：「天亮的時候，咱們就到家了！」

冉愛蘭道：「我們家種了很多花，你看到沒有？」

舒伯雄道：「妳不在的時候，花園和菜圃長滿了草，我已將它拔乾淨了。」

舒龍安道：「那窩小雞呢？」

舒伯雄道：「牠們也長大了不少，很漂亮哩！」

冉愛蘭道：「你開墾的那兩塊荒地很大麼？」

舒伯雄道：「是的，比妳的花園要大兩百倍左右，因為現在正是播種落花生的時候，所以我就去城裏買回一百多斤的種子。」

冉愛蘭道：「一定把你忙壞了。」

舒伯雄道：「不，我只化一天工夫就播種完畢，一點都不累。」

他們夫婦一邊趕路，一邊閒話家常，好像一對在月下散步的情侶，絲毫不覺得夜路漫長……

不知不覺間，天已接近破曉！

冉愛蘭道：「天好黑啊！」

舒伯雄道：「黎明之前，總有一段黑暗，再過一會，天就亮了。」

冉愛蘭道：「我們的家快到了吧？」

舒伯雄道：「嗯，快到了！」

冉愛蘭道：「我好高興！」

舒伯雄道：「我也——」

冉愛蘭道：「怎麼了？」

舒伯雄皺起了眉頭，道：「蹄聲！」

白沙河距離他們的家並不遠，一天的行程即可走到，他們一家三人由於心情都

舒伯雄道：「哦……」

舒伯雄嘆了口氣道：「安兒，你能答

舒龍安道：「哦……」

舒伯雄嘆了口氣道：「安兒，你能答

舒龍安道：「哦……」

舒伯雄嘆了口氣道：「安兒，你能答

再愛蘭一怔道：「甚麼？」
舒伯雄沉聲道：「馬蹄聲！」
馬蹄聲由小漸漸變大，是從後面的路上趕過來的！
再愛蘭道：「有人趕夜路吧？」
舒伯雄道：「但願如此……」
他很怕聽到馬蹄聲，尤其是在這個即將抵達家門的時候！
但馬蹄聲响得很快，似一陣疾雷，一轉瞬間已响到了他們身後——

「舒伯雄！」
他最害怕的事情果然發生了！
舒伯雄拉住馬，轉身去看，就看見了一個騎馬的青年，也看見了一把長劍！
他的心沉重了起來，硬着頭皮迎上兩步，拱手一揖道：「尊駕叫我麼？」
那青年翻身下馬，走到他面前，站穩了脚步，笑道：「正是！」

舒伯雄道：「抱歉，我不認識你。」
青年含笑：「我叫季承劍！」
舒伯雄道：「有何指教？」
季承劍右手握上劍柄，眉毛一揚道：「領教你的無敵劍術！」
舒伯雄搖頭道：「對不起，我已宣佈退出武林，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挑戰了。」
語畢，轉身要去牽馬走路。

季承劍跨上一大步，道：「站住！」
舒伯雄道：「我話已說明白了。」
季承劍面上浮起一片強悍的笑容道：「是的，我在劍門關聽到你說過這話！」
舒伯雄道：「既然如此——」
季承劍截口道：「但你並沒有做到，你在白沙河畔殺了鬼劍厲壽伯！」

舒伯雄皺着眉頭道：「那是爲了救我的妻兒。」
季承劍冷笑道：「不管怎樣，你總算又與人動了手，因此你不能拒絕我！」
舒伯雄搖搖頭道：「我不會接受你的挑戰，你回去吧！」
季承劍嘿然笑了幾聲，道：「舒伯雄，我可不像厲壽伯那樣婆婆媽媽，他看見你手上沒有劍就不敢動手，我可不是那樣，絕對不是！」

舒伯雄道：「你一定要動手麼？」
季承劍道：「不錯！」
舒伯雄道：「那你就動手好了。」
說完這話，他就去牽馬，季承劍身形一閃而上，大喝：「看劍！」
好快的劍！
沒有聽到拔劍的聲音，一把鋒利的劍已然直刺到舒伯雄的背心！
再愛蘭大驚道：「快躲！」
舒伯雄沒有躲避，因為他不相信對方會真的刺入，只有懷着「報仇雪恨」的人才會攻擊不還手的人，挑戰的人絕無刺殺不還手的人之理！
但是，他估計錯誤了。

季承劍的長劍「卜」的一聲，直刺入他的背心，刺得很深很深！
舒伯雄一呆！
「伯雄！」
母子倆衝下馬鞍，一把抱住舒伯雄，震駭欲絕的狂呼狂叫起來。
季承劍抽劍躍退，發呆的站着。
血，從舒伯雄的背上大量的流出！

「伯雄！」
母子倆衝下馬鞍，一把抱住舒伯雄，震駭欲絕的狂呼狂叫起來。
季承劍抽劍躍退，發呆的站着。
血，從舒伯雄的背上大量的流出！

「伯雄！」

驚地，一條人影從附近黑暗中飛出，一掠便到現場，竟是劍鎮的總管司馬湘！
這時候，舒伯雄已倒在地上，他還沒死，口中湧出兩行淚水，哭了。
司馬湘一見他背上的劍傷，就知無救了，當即轉身迎上季承劍，滿面殺氣道：「狗娘養的東西！」
一聲龍吟，撒劍在手，要殺人了！
「不……」

舒伯雄發出低弱的呼聲，道：「不要千萬不要殺他！」
「伯雄！」
「爹！」
再愛蘭和舒龍安抱着他痛哭不已。
舒伯雄努力的抬起頭，叫道：「總管，請……請聽我一言……」

司馬湘知他有遺言要說，只得暫時丟開季承劍，轉趨至他身邊蹲下，問道：「伯雄，你要說甚麼？」
舒伯雄道：「不要殺他！」
司馬湘詫異道：「爲甚麼？」
舒伯雄道：「殺……殺死他，就太……太便宜他了。讓他……讓他去成名！去成名……成爲一個赫赫有名的劍客！總有一天，他會後悔，會……會痛苦的，就像我一樣！」
司馬湘滿面悲傷，長嘆一聲道：「好，我答應你，我了解你的意思！」

舒伯雄目光轉到兒子的面上，氣若游絲地道：「安兒，不准報仇，知道麼？」
舒龍安大哭道：「爹！爹！」
舒伯雄又道：「不准你練武，不……」

不准你報仇，沒有甚麼仇好報的……」
舒龍安只是痛哭！
舒伯雄流淚道：「你若不答應，爹……爹死不瞑目！」
舒龍安這才點頭道：「爹，我聽你的話就是！我聽你的話就是！」
舒伯雄面上出現了一絲笑容，慢慢轉望妻子道：「愛蘭，咱們本來已快到家了，是不是？」
再愛蘭哭得死去活來。
舒伯雄道：「不要悲傷，人生……人生不如意事常……常八九。我今天……這個下場，也可謂罪……罪有應得，我……對不起妳，太對不起妳了。」
再愛蘭哀號道：「伯雄！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我要你活下去！你一定要活下去！」

舒伯雄忽然吐出了一口氣，說道：「真可惜，我看不……看不到落花生發……發……」
頭一歪，頓時不動了！
「伯雄！伯雄！」
「爹！爹！爹！」
呼天搶地的悲號聲，响徹黎明前的道路上。司馬湘神情嚴肅的站立起來，抬頭望着漸漸變白的天空，眼淚也忍不住滾了下來。

季承劍成名了！
能够殺死「江湖第一快劍」的人，其劍術自然比「江湖第一快劍」還厲害，因此他一舉成名天下知，轟動了整個武林！於是，開始有人找他挑戰……（完）

唐明皇與楊太真的往事中。
紅顏禍水，雖然有時覺得太過份；事實上，古來多少君王及英雄豪傑之士，毀於女人之手，不說其它，即驪山的烽火台——周之褒姒；華清池——唐之楊玉環，即是兩個實例。
空山寂寂，然而流水潺潺，似在傾訴，又似在述說千百年來經歷事蹟。
嚴正坤與樂清韻，深深感染於山靈憂鬱情緒中。
「噢，想不到今日又重見古人！」
「什麼古人！」
「明皇與楊貴妃呀！」
「別胡說八道！」
「哈……」
人隨聲現，四名濃眉粗眼大漢昂然而來，望住嚴正坤與樂清韻，臉上表露着輕薄笑容。
「不要理他們！」樂清韻低聲道。
嚴正坤深深吸口氣，他是神鷹嚴天成長子，自然知道江湖險惡，往往一件芝麻綠豆小事，釀成軒然大波，血腥屠殺，冤冤相報，無窮無盡，所以他必須忍耐，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賀老三，楊貴妃的確够迷人的呢，這華清池內的溫泉仍在，叫她來一個美人出浴，讓我哥兒一飽眼福如何？」其中一名豹首環眼壯漢，毫無顧忌道。
「我們走！」樂清韻低聲道，轉身向山下走去。



俠義奇情短篇

文圖
威成
楊子

天機令

預伏除魔計

令出大功成

驪山是名山。「關中八景」之一——「驪山晚照」是墨客騷人，王孫公子所喜愛的景緻。
最令人感嘆的幽王，爲了博取褒姒的傾國傾城一笑，就在驪山頂上「烽火台」點烽火，因而亡周，歷代賢君良相引以爲戒，所以驪山更爲文人雅士嚮往一遊之勝境。
秦始皇統一中原，巡視天下，竟然將死後陵墓建築於驪山，動用七十萬工匠，造成古今聞名的「大塚」，高五十餘丈，周圍四五里，殉葬的珍寶奇器，楚霸王開墓取寶，三十日運物不能窮，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一斑。
驪山還有很多名勝古蹟，當然不及上述的有名，華清池、長生殿也在驪山，而中華六大名都之一的長安就在驪山腳下，而臨潼也緊附其下。
驪山成名，的確有其不凡之處！
嚴正坤與樂清韻二人，站立在山脚，仰望驪山，凝神觀賞，確像驪馬飛騰，神駿異常。
二人耳鬢相磨，情話綿綿，對此靈秀山川，談論古今盛衰，也頗有感慨與嘆。
驪山錦繡，處處都引人入勝。
長生殿仍然聳立於山上，想起白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作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嚴正坤與樂清韻，默然相對，緬懷於

不准你報仇，沒有甚麼仇好報的……」
舒龍安只是痛哭！
舒伯雄流淚道：「你若不答應，爹……爹死不瞑目！」
舒龍安這才點頭道：「爹，我聽你的話就是！我聽你的話就是！」
舒伯雄面上出現了一絲笑容，慢慢轉望妻子道：「愛蘭，咱們本來已快到家了，是不是？」
再愛蘭哭得死去活來。
舒伯雄道：「不要悲傷，人生……人生不如意事常……常八九。我今天……這個下場，也可謂罪……罪有應得，我……對不起妳，太對不起妳了。」
再愛蘭哀號道：「伯雄！你不能死！你不能死！我要你活下去！你一定要活下去！」
舒伯雄忽然吐出了一口氣，說道：「真可惜，我看不……看不到落花生發……發……」
頭一歪，頓時不動了！
「伯雄！伯雄！」
「爹！爹！爹！」
呼天搶地的悲號聲，响徹黎明前的道路上。司馬湘神情嚴肅的站立起來，抬頭望着漸漸變白的天空，眼淚也忍不住滾了下來。
季承劍成名了！
能够殺死「江湖第一快劍」的人，其劍術自然比「江湖第一快劍」還厲害，因此他一舉成名天下知，轟動了整個武林！於是，開始有人找他挑戰……（完）
唐明皇與楊太真的往事中。
紅顏禍水，雖然有時覺得太過份；事實上，古來多少君王及英雄豪傑之士，毀於女人之手，不說其它，即驪山的烽火台——周之褒姒；華清池——唐之楊玉環，即是兩個實例。
空山寂寂，然而流水潺潺，似在傾訴，又似在述說千百年來經歷事蹟。
嚴正坤與樂清韻，深深感染於山靈憂鬱情緒中。
「噢，想不到今日又重見古人！」
「什麼古人！」
「明皇與楊貴妃呀！」
「別胡說八道！」
「哈……」
人隨聲現，四名濃眉粗眼大漢昂然而來，望住嚴正坤與樂清韻，臉上表露着輕薄笑容。
「不要理他們！」樂清韻低聲道。
嚴正坤深深吸口氣，他是神鷹嚴天成長子，自然知道江湖險惡，往往一件芝麻綠豆小事，釀成軒然大波，血腥屠殺，冤冤相報，無窮無盡，所以他必須忍耐，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賀老三，楊貴妃的確够迷人的呢，這華清池內的溫泉仍在，叫她來一個美人出浴，讓我哥兒一飽眼福如何？」其中一名豹首環眼壯漢，毫無顧忌道。
「我們走！」樂清韻低聲道，轉身向山下走去。

嚴正坤盡力壓住胸中怒氣，跟着樂清韻下去，希望避免不必要的爭鬥，那怕是對方的錯。

「別走！」豹首環眼少年，竟然攔住二人去路，大概是仗着他們四人的武功，又見二人斯文秀氣，只當是普通人家百姓，嚴正坤一再容讓，令他們更覺得好欺，所以言語行動越來越猖狂！

「你們不要惹麻煩！」嚴正坤低聲說道。

「惹麻煩，憑你，哈……小子，你大概不知四位大爺的來歷吧，我們就是鐵掌李全，風雷手胡豹，飛天虎賀修賢，以及這位陰陽劍劉雨山，你小子如果是江湖人，聽了我們四大天王的名號，是否要客氣點！」

「讓開！」嚴正坤怒火幾乎要爆炸了，但他仍然失去理智，硬將怒火壓下去，咬牙只說出兩個字。

「哦，」粗眉大眼的風雷手胡豹冷笑道：「當我們報出名號，仍然退縮，那我們以後在江湖上，還能混麼！」

「你想怎樣？」嚴正坤冷靜道。他知道今日不能善了，反而沉住氣，等待事情發展。

「我剛才不是說過，說楊貴妃到華清池中出浴，就是這點小事，還有什麼大不了的！」風雷手的胡豹又露出那邪惡的笑容。

「對呀，」矮胖子鐵掌李全笑嘻嘻道：「假如大爺們一高興，雪花白的銀子送個幾百兩，也是平常事！」

嚴正坤平靜道：「我是為你們好，別

惹麻煩，如果真要硬幹，就來吧！」

「噢，看你這說話神態，似乎是道上人呢，讓俺風雷手，試試你的道行。」胡豹大眼露出煞光。

「出手吧！」嚴正坤低聲道。

「打！」風雷手胡豹左掌直擊，竟用衝拳起手。

嚴正坤已動殺機，不避不讓，老老實實受了一拳，風雷手胡豹一怔，他似乎感到有點不對路，因為嚴正坤受了一拳，仍然屹立如山，神色未變，即是這拳頭不能令他受傷！

其它三人，也為這不合理情形震動，風雷手胡豹這雙手豈是等閒可比，對方不避不讓受拳之下，仍然完好如故，這身武功那還得了！

正在這時，嚴正坤動了，也是依樣畫葫蘆，甚至發出的招式及中招部位，完全全一樣，「砰！」地聲響，風雷手胡豹頓時變成兩隻雙翼，整個人飛將起來。

「呀！」其餘三人驚叫起來。

風雷手胡豹直飛出兩丈開外，摔在地上，昏死過去，雙目緊閉，嘴角滲出絲絲鮮血，竟受了極重內傷。

這一來，三人才知道嚴正坤武功高強，而且遠遠超出他們想像以外。

這意外太令他們震驚，猛然間不知所措，怔怔望着似乎傻了。

「走吧！」樂清韻低聲說道，轉身走開，柳眉深鎖，顯然心事重重，她平生最討厭江湖仇殺，雖然學了一身絕頂武功，却很少用過，外人不知，還以為她是一位纖纖弱質的千金小姐呢！

嚴正坤微微點頭，相伴下山。

三名粗眉大眼漢子，此時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嚴正坤與樂清韻二人在驪山碰到這件事，心裏實在不愉快，回到長安，悶悶不樂，也未和任何人說起，實在沒值得說的。他們實在意想不到，這件事帶來的禍患，是如此巨大，雖未至於家破人亡，但也是够恨的啦！

半月過去，嚴正坤已快忘了這件事，每日仍然專心一志讀書練武。

這天，他正在大廳閒坐，突然門口傳來一陣喧嘩聲，這是從所未有的事，嚴正坤立刻趕出去，門口僕人正在指手劃腳爭論，一老一少兩名陌生人，正冷靜站着，只是微微冷笑。

門口兩座石獅子已經打碎，看來是這兩名陌生人所下的手，不要說了，二人是來惹事尋仇，嚴正坤細細打量，老者總有六十歲上下，又瘦又黑，短小身材，黑黝黝的皮膚，簡直就是一位活殭屍！

另一位中年人，看去就像是普通人，外表平常，絲毫看不出特別。

嚴正坤暗自付道：「江湖上並未聽說過這二人，他們大力金剛拳，也有了六成火候，這到底是誰呢？」心內如此想，立刻喝止僕人，然後抱拳道：「二位今日到此，必有所為，請說明來意！」

「下戰書！」中年人回答，語氣平靜，不帶絲毫火氣，說時右手順勢一揮，一封大紅帖子凌空飛來。

嚴正坤知道對方有意相試，這一揮之中，大紅帖已蘊含真力，一個接不住，立

即受傷出醜！

嚴正坤家學淵源，見多識廣，自然不把它放在心上，微一招手，已平穩接住！

「好，果然不錯，待俺來領教幾式掌法！」中年人緩步上前，準備挑戰。

這時候，嚴正坤還有什麼好說的，衆目睽睽，而且是在自己大門口，再要退讓，那不是謙和，而是懦弱，而且有損嚴家在江湖上的聲譽。所以嚴正坤毫不客氣，決定應戰，當下將帖子交付僕人保管，上前三步，凝立待敵。

周圍人越來越多，而且嚴家武學，稱雄江湖，外人敢上門挑戰，自然是必有所恃，所以這一戰，必然是精彩絕倫的一戰，因而觀看的人興趣越高！

兩人僵持了一會，中年人陡地肩頭幌動，身形平滑，欺進近去，「攔江截斗」，未待招式用老，又改「烟水茫茫」，輕靈矯捷，頗有名家氣度。

嚴正坤沉着應戰，見招拆招，見式破式，毫不費力接下三十餘掌，看他游刃有餘，似乎未盡全力，中年人似乎心內越來越急躁，下手越來越重。

摸清對方拳路，嚴正坤再不客氣，長嘯一聲，展開家傳絕學——魚龍六式。

嚴家威震江湖絕學，果然不同凡响，「沉浮江波」、「逆流而上」、「鱗輝耀日」三招連環擊出，中年漢子拼命左攔右擋，此所謂棋差一着，縛手縛脚，「砰砰」連中三掌，由於嚴正坤未明對方為人底細，所以含勁未吐，只要對方能够知難而退算了。

「好功夫，今日輸得心服口服！」中

年漢子抱拳道。

嚴正坤微微一笑，對方倒是位有趣的人，可見心性也不會太壞，今日手下留情應該做對了！

「嗯，魚龍六式果然不凡，俺家自不量力，還要捨命陪君子，領教一二！」矮瘦老者說時大踏步上前。

嚴正坤微微點頭，表示答應挑戰。但這二人到底是來何歷呢，至今為止，仍然未看出他們出身門派，所以也想與老者試招。

又矮又瘦老者頭子，外表看去不起眼，但是，他此時神色一凜，渾身真氣鼓動，立刻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一股有質無形的殺氣，驚濤駭浪般朝前衝去，嚴正坤本身是高手，對於這些感覺比一般人更靈敏，當下不敢怠慢，真氣一凝，殺氣也相應衝出。

二人對峙着，雖未正式動手，但其中兇險處，往往是呼吸之間判生死，比起舞刀弄棒的，更加驚險！

漸漸，瘦老頭額前見汗了！

嚴正坤呢，仍然是平靜如故，臉上絲毫未現七情六慾，甚至連顏色都未變！

即使外行人，也看出這場氣與勢的比試，嚴正坤已經贏了，他所以仍然站立不動，只是心存忠厚未施出殺手而已！

「殺！」瘦老頭似乎已是老羞成怒，暴喝一聲，身形如箭，疾射而出，那隻鬼爪般的手指，堪堪沾上嚴正坤眉梢，只要再伸前半寸，嚴正坤眼珠就要被挖出。

「呀！」旁觀衆人驚叫起來。

千鈞一髮之際，嚴正坤手指微微上指

，已對着瘦老頭的掌心，只要吐出真力，瘦老頭只怕非死即傷！

瘦老頭自然是識貨角色，趕緊撤招，左掌橫拍，急往對方胸口印去。

嚴正坤眉頭微皺，瘦老頭招式毒辣非常，出手盡往致命地方招呼，只要挨着一下，非死即傷！與那中年人似乎有很大不同！

颯颯颯，瘦老頭招式愈來愈快，越來越兇，簡直是拚命，似乎與嚴正坤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希望拚個同歸於盡，亦在所不惜。

五十招讓過，嚴正坤也不禁有氣，這瘦老頭簡直不可理喻，明顯的手下留情，甚至留下極好的下台路，他絲毫不領情，一味猛攻！

「小心啦！」嚴正坤也打出了火，輕叱一聲，絕招源源施出，「龍翔九天」、「雲行雨施」、「神龍經天」連環擊出。

威震宇內的絕學，的確有其不凡威力，砰砰砰，瘦老頭三掌連中，他整個人輕飄飄的，像乾樹葉給風刮起，飛至五丈外，「朋！」的一聲跌倒在地。

「好！」衆人齊聲喝采。

嚴正坤向四下抱拳為禮，以示答謝。

「噢，這老頭莫非死了，怎麼這麼久未醒！」旁邊有人竊竊私議，清楚傳入嚴正坤耳內。

「打死人啦！打死人啦！」不知是誰大呼小叫的，往前跑去，好像發瘋一樣。中年漢子此時正伸手在瘦老頭鼻前探息，果然沒有絲毫呼吸！

「他怎樣了？」嚴正坤問。

「嘿，嘿，」中年漢子冷笑道：「朋友好重的手法，以武會友，原是很平常的事，你竟下毒手殺人，我們到衙門去說說理看！」

嚴正坤眉頭微皺起，他自己當然知道，並未下重手傷人，這老傢伙通身透着一股怪，可能有其它不知因素在，或者觸動某一傷處，致造成死亡亦說不定。

無論如何，鬧到官府中去，總是一件麻煩事，看情形對方似乎早已安排好，他們究竟是何來歷？

「官人來了！官人來了！」有人在嚷着。

果然，一行人急奔而來，當先一位正是捕頭余鐵，五十來歲年齡，也不打話，立即俯身察看矮瘦老者，全身冰冷，呼吸停頓，雙目緊閉，看來是死去了！

「這人是怎麼死的！」余鐵站起來問道。

中年人立即上前答道：「稟告上官，這位嚴大公子出手打死的！」

「嚴家武功，在江湖上有名，如今在門口逞兇殺人，長安到底是有王法地方，好吧，跟我到衙門走一趟！」余鐵果然鐵面無情。

嚴正坤正想說什麼，那班公差根本不理會這一套，鐵鍊子往頭上一套，如狼如虎，呼喝着扯着嚴正坤走。

嚴正坤暗自嘆口氣，以他武功，對付這幾名公差，可說毫不費力，但自己是正當人家，這一抗命拒捕，只怕會招來更大禍患！

嚴府也有些辦事人，但對付官府，尤

其是在門口打死人，人證物證，還有什麼理由，只好由他們把人鎖走，等主人回家，再作打算！

待得衆公差及中年人走了，一衆僕人

及幾名護院，站在矮瘦子死屍前面，恨恨道：「這老賊早已是惡貫滿盈，鬼拘去靈魂，我們老爺從不輕易傷人，他死得真有點古怪，只怕其中還有花樣！」

「帖子呢？」另一僕人叫道。

「噢，在這裏！」拿帖子僕人急打開來看，只見上面幾個核桃大的字，清清楚楚寫着：「八月十五三更，決戰烽火台！」在下角畫着人像，有點像濟公，手內拿着塊令牌，不知代表什麼！

衆人看着這帖子，以及這古怪畫像，實在弄不清楚，究竟代表那號人物！

「等老爺回來再說吧！」僕人道。

「屍首怎麼辦，是否要移動，還是讓它留在此處？」另一僕人顯然沒有主意，若任由一具屍體放在大門口，的確不是一件吉利事情。

「都是這混帳王八羔子，本領差，只有靠裝死害人！」一名僕人恨恨罵道，順便一脚踢去。

突然，矮瘦子屍體似乎輕微動了動，其中一名僕人還有點不敢相信，兩眼圓睜，盯住這古怪屍體，果然，屍體眼皮張開，眼珠微微轉了轉。

「你們看！」這名僕人駭極大叫。

「李福，你怪叫什麼！」另幾名僕人責怪他大驚小怪。

「這屍體動了，還張開眼珠轉了轉呢！」李福說時，露出懼色。

「你大概眼花吧，在這裏胡說八道！」

「另一僕人冷笑道，根本就沒有人相信。」

「看！」不知是誰叫起來。

大家立即睜眼往屍體看去，的確出現了怪事，那雙眼睛睜開了，精光外露，神氣得很呢！

眾人何曾見過這樣怪事，他們雖然聽過屍變的事，但僅是傳聞，如今親眼看到，一時間驚呆了，定住眼不知如何好！屍體漸漸動了，上身撐起，緩緩坐起，最後站好，冷峻目光望住眾人。

「你究竟死了沒有，如今是人是鬼，俺李福可不怕！」李福說不怕，立即解開胸衣，脫下帽子，在頂門下拍了拍，將本身命門火性放出，據說可以辟邪壓怪。但是，這一套今日竟然失靈，矮瘦子屍體仍然慢慢走過來。

眾僕人大驚，返身就逃，但是，矮瘦子「噠！」地一聲越過眾人，靜靜站在前面攔住。

前無去路，大夥兒只有返身逃走，李福跑得最快，此時却落在最後，他驚慌失措之下，只覺得一隻鬼爪般的手搭在肩上，砰砰聲響，已給撻倒地上，看來李福性命真個給鬼拉去了！

「呀！」其餘眾人這一來，更加震駭欲絕，亡命奔逃，但他們到底只是普通人，怎能逃得了，砰砰之聲不絕，十幾名僕人一個不剩！

嚴府門口血肉模糊，十幾名斷手斷腳的僕人，東倒西歪，與兩座木然呆立的石獅子，構成一幅極不調和圖案，矮瘦子屍體並不滿足，又往門內撲去。

「你們是什麼人！」嚴正坤厲聲問。

「追命使者！」少年人冷峻道。

「哼，鬼鬼祟祟，完全沒有大家風範，到底只是妖魔鬼怪，不登大雅之堂！」嚴正坤毫無懼色，嚴辭指責。

「拿下！」少年人殺氣滿臉，顯然心內已動怒，看來駝子與中年人是他手下，所以命令行事！

「好！」駝子性子最急，應聲彈出，右手已伸到極長，看上去不過一跨步，手指已沾着衣襟。

嚴正坤臨危不亂，右肩微沉，鐵掌直拍，猛擊對方胸口；駝子臨敵經驗豐富，變招亦快，「天河倒瀉」，順勢凌空下劈，剛好連消帶打，截住嚴正坤手腕！

兩人動作如電，免起鬬落，轉眼已交換了三十招，嚴正坤愈戰愈勇，漸漸壓住了老駝子的強勁攻勢！

老駝子性子急，火氣極旺，被一年輕人逼得後退三步，不由怒發如狂，吼叫連連，出掌更猛，招招全是剛猛路子，砰砰之聲不絕於耳！

嚴正坤神色肅穆，下手毫不留情，到這時候，才看出這位大公子平時練功極勤，招式熟練，內功精純已極，對付駝子游刃有餘，纏戰之中窺測對方拳路勢子！

七煞刀樂霸暗中贊這位未來東床女婿聰明，而且少年人沉得住氣，不急不躁，危亂中仍能顧全大局，實在難能可貴！

大約過了一百招，嚴正坤突然施展出魚龍六式絕招，「魚化龍」，變化萬端，大有窮天地造化之功，鬼神莫測之機，御簡於繁，僅此一招，駝子空有一身絕學，

一般婦孺，根本不會武功，會武功的又出門去，大公子嚴正坤給官府捉去，整個府第，只有任由矮瘦子施展毒手，然後施施然離去。

捕頭余鐵稍後派人看屍體，發現嚴府門口驚人巨變，聞訊飛馬趕來，尚有四五名僕人僅只昏死過去，余鐵弄醒他們，大夥兒異口同聲，說明經過。

這一來，捕頭余鐵立即感到事態嚴重，他知道今日已捲入江湖仇殺事件，由於自己疏忽所致！武林中本有這門閉氣功夫，自己未曾深察，反而做了對方工具，將嚴正坤關在長安大牢中。

如果嚴正坤在家，對方根本無法得逞，好賊子，我余鐵就是丟掉性命，也要與你周旋到底！

嚴正坤直到黃昏時，才回家，他遭此巨變，絲毫不動動慌亂，冷靜地思忖此一件事件前因後果，而且事情並未完結，八月十五三更，約戰烽火台，只怕對方主力人物，到時會出現。

約戰時間還有三天，當下由一位老僕人伍忠，率領四名僕人，草草將死者入殮，又派人去通知樂府，樂清韻父親，七煞刀樂霸，威震江湖，見多識廣，父親不知所踪，家裏也要有個人作主！

深夜，樂老爺與這位愛女趕到，他們關係不同，尤其這位樂清韻小姐，與嚴正坤自小青梅竹馬，一直到現在，感情極端親密，兩家幾代世交，正準備年底辦喜事，所以，聽說嚴家出了事，嫻靜端莊的樂清韻，也帶着她極少露面的金劍，共赴患難！

竟然不知所措，眼花繚亂，拚命抵擋，那裏能够，「砰！」地一响，胸口已結實中了一下重的，口中鮮血狂噴，頓時臉如金紙，顯然受了極重內傷。

嚴正坤昂然卓立，神色平靜，絲毫不以大勝為喜，冷靜望住對方二人，一言不發，等待他們說話。

令人沉悶的寂靜，橫亘在空中。足足有半盞茶時分，仍然是沉靜，那少年人看來也是個厲害角色，臉上絲毫不顯七情六慾之色，像一塊石板，冷冰冰僵在那兒。

突然，那和和氣氣中年人微微笑道：「我們今日等了半天，閣下仍然沒有交待，我們進屋是客人，你自恃武功傷人，大概還很得意，在下不才，也要冒昧領教幾招！」

「哼，」嚴正坤冷笑道：「你們這樣的客人，只怕是比尋常無常還厲害，我家中十幾名僕人，就是這樣送去性命，看來你們意猶未足，趕盡殺絕！嘿，客人，無常尋常客也沒有如此兇狠！」

和和氣氣中年人滿臉疑色，這時那少年人突然道：「你說這話有何證據？」

「哈……」嚴正坤悲憤莫名，縱聲狂笑，這笑聲簡直比哭聲還難聽，而且充滿了憤慨情緒，令人一聽就明白，笑的人內心沉痛不已。

笑聲倏停，嚴正坤叱道：「那邊有十三具死屍，全是你們的傑作，這證據够不够！」

少年人與那中年人一言不發，身形如電，急往偏殿掠去，所謂行家一伸手，就

雙方見面，立刻到大廳坐定。

「賢姪可曾看出對方來歷！」七煞刀樂霸紅潤的臉上神色肅穆，詳細詢問。

「到現在為止，仍不清楚對方底細，只知一個六十歲左右老者會閉氣法，及一張挑戰書，上有這圖像，你老兄多識廣，或者可以認得他們來歷！」嚴正坤說時呈上帖子。

七煞刀樂霸一見帖子左下角的圖形，臉色一下變得雪白，神色大變！

「爸爸，這到底是誰，你說來聽聽如何！」樂清韻心內暗自震駭，她知道自己爸爸性烈如火，胆色過人，一生從未向任何人低頭，如今見了這圖形，竟然露出驚駭欲絕神色，諒是這圖形代表人物，必然非同小可！

「你們怎麼會惹上這魔頭！」七煞刀樂霸喃喃道。

嚴正坤聽這位未來泰山如此說，知道事態嚴重，但他性子最穩定，雖知已惹上極厲害魔頭，並不害怕，江湖上的事，本來就是刀口上生涯，兇險得很，生死早已看淡了，所以並不害怕！

樂老頭也不答話，閉上雙眼，靠在椅背上，似乎在回想什麼心事，嚴正坤與樂清韻靜靜等候。

寬敞的大廳，除了蠟燭火焰的搖擺而造成晃動影子，只有寂靜！

「近百年來，」七煞刀樂霸這時恢復老人神情，露出無限疲憊道：「江湖上所以能平靜，沒有發生什麼大禍，由於有一位智慧極高，而又慈悲的天機先生，犧牲了自己的終身自由，與一位老魔博約，挽救成禍動影子，只有寂靜！」

知有沒有，二人輕身功夫，簡直駭人聽聞，較之老駝子，只怕高上幾倍，尤其那少年人，更加輕靈矯捷，有如鬼魅！

七煞刀樂霸見了這少年輕功身法，臉上一片灰色，他暗自嘆氣，今天只怕難逃性命，自己半生江湖，什麼也見過，享受過，而且殺人如麻，雙手染滿血腥，死在武功不如人之下，自然無話可說；而愛女樂清韻與嚴正坤遭此橫禍，那可是太冤枉了！

「噠！」二人又回到大廳中間，少年人淡淡道：「這些人是死於邪門外家功夫之下，不是我們幹的！」

「你們想賴！」嚴正坤吼叫。

少年人眉頭微皺，緩步走到大廳中間，神色一凝，態度變得誠敬無比，雙手極慢，在空中劃了幾下，然後退回原地，閉緊嘴唇一言不發！

七煞刀樂霸及兩名子女輩，全是一生與武功結下不解緣，對方這幾下手法，中正寬大，毫無邪氣，但精奧無比，較之魚龍六式，不知高上多少倍。

三絕神魔陸新門下，決不會使出如此氣概的武功，他們到底是何來歷，不是妖邪之輩，定是同道中人，想到此處，嚴正坤神色凝重道：「請教二位高姓大名，武功來歷，這樣說本極冒昧，但今日遭逢非常事故，只有得罪，二位定會明白在下苦衷，原諒則個！」

「是我們魯莽，而且又碰到極巧，才招起誤會！」少年人平靜說道：「在下白秋明，嵩山白雲洞門下，令尊去年曾到敝處，家師答應派我今年下山到此，聽候遣

倖贏了，老魔頭才遵守諾言，遠遁蠻荒，中原武林才幸免於難，今日這標誌，正是老魔行走江湖的信號！」

「他到底是誰呀，我們怎麼從未聽說呢！」樂清韻道。

「這件事本屬武林辛秘，只有各派長老及江湖上幾位參與其事者知道，其他人根本無所知，事後更無人說，所以江湖上至今仍是個謎！」七煞刀樂霸喃喃道。

「爸爸，說了半天，至今未說出他的名號，還有他平生武功來歷等等，告訴我們也好準備呀！」樂清韻嬌嗔道。

「三絕神魔陸新，武功天下無敵，即使天機子，也是以智慧及機智逼住老魔頭，才以極輕微之先險勝，天機子數年來，訊影全無，如果老魔頭再臨江湖，只怕無人能敵，怎會來到長安，這是何故？」七煞刀樂霸喃喃自語，陷入極度困擾地步。

「伯父休要擔憂，到時小侄單獨赴約，要以家傳武學與老魔一拚，是生是死，各安天命！」嚴正坤淡淡道，但他胸中豪氣飛揚，根本沒有怯意。

「嗯，他武功再高，也不過用來害人而已，我們學武之人，豈是屈於威武之下的苟免之士！」樂清韻平時溫柔和靄，此時臨到生死關頭，才顯現出她過人氣節。

「好氣概！好胆量！唔……」

這聲音突如其來在牆外响起，人隨聲現，只見一位少年人，雙眼望天，傲氣凌人，大有天下唯我獨尊之概。後面跟着二人，一個駝子，大約七十來歲，神態威武，臉色冷峻，另一名中年人，和和氣氣，笑容可掬，與駝子冷峻成一強烈對比！

「原來是白雲洞高足，怪不得有此身手，這位呢？」七煞刀樂霸又問中年人姓名來歷。

「這位乃是太極名家陳全！」白秋明道。

「呀，久仰！久仰！」七煞刀樂霸越聽越驚，這位太極名家身手卓越，打遍大江南北，未逢敵手，剛才如是他先出手，嚴正坤只怕無法應付。

「好說，這到底是什麼回事，究竟是何方神聖，胆敢到此行兇，請說明白！」太極高手陳全道。

「大家坐下，容我細說！」嚴正坤見是自己人，而且全是武功高強之士，心內自然高興，待大家坐好，立即一五一十說明白，由矮瘦子裝死，以及被捕入獄，後來矮瘦子趁機殺死僕人……

「好毒狠！」白秋明恨道。

「這些事已經過去，不去說它；八月十五比武決戰，倒是要想法子應付，免得臨時措手不及！」嚴正坤道。

「嗯，」七煞刀樂霸沉吟道：「三絕神魔陸新，各派長老自然注意動態，即天機子，一代智者，豈有不妥善安排，嚴老哥年來奔走江湖，似與此事大有關連；像他去年去白雲洞，約定白少俠及陳大俠，可以相信我說的不錯！」

「爸爸說得不錯，」樂清韻突然想起什麼道：「三絕神魔陸新許多人不找，偏偏挑上了嚴家，定有他重要原因，決不會無原無故亂來！」

「無論如何，明日決戰，我們照樣赴

約，是生是死，只有盡力而為；回來再定下一步行動！」嚴正坤道。

「好，白某也想見識見識，這位老魔頭有什麼神通。」白秋明言下之意，想與老魔較量一下，白雲洞武學，豈是等閒可比，白秋明初次下山，正所謂初生之犢不怕虎，他這種想法倒也合情合理。

七煞刀樂霸年齡輩份最長，他神色凝重，因為三絕神魔陸新，武功蓋世，如果真用武功較量，這幾人只怕有去無回，但老魔自恃身份，適當用話扣住他，或可逃過此一劫也說不定！

無論如何，這幾位後輩，是生是死，他樂霸責任最重，面臨如此重大關頭，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七煞刀，反而像個老太婆，畏首畏尾，心事重重。

嚴正坤也明白其中嚴重性，但他此時身為主人，立即朗聲道：「船到江心自然直，今夜八月十四，明月在天，我們到花園去，賞花弄月，我吩咐擺酒，一面替各位接風，決戰的事明日再說！」

古人說：「月到中秋分外明」。又道：「人生難見月當頭」。這話確有其道理，人生無常，生離死別，變幻莫測，家庭美滿，朋友無恙，只怕很少很少！

眾人飲酒談心，只談些江湖逸事，奇人奇行，對於老魔絕口不講！這酒席可說是因緣巧合，眾人直吃到五更，才盡歡而散，由僕人引着，到客房安息。

八月十五，中秋佳節，正是秋高氣爽，風和日麗的好時光。

嚴正坤等一行五人，往驪山進發，一揮，駭了樂清韻一大跳！

即是其它四人，也不知劉玉儀揮手的意思，正在此時，林中突然射出一枝寶劍，堪堪飛入場中，劉玉儀纖手微伸，已接劍在手。

這時候，衆人才明白劉玉儀伸手，只是討取寶劍，可想而知，暗中藏着的敵人很多，而且個個都是高手，天機子是否留下方策，否則，三絕神魔陸新羽翼已成，進軍中原，武林中誰能抗拒！

樂清韻緩緩抽出金劍，劉玉儀也抽出寶劍，二女都是國色天香，一齊亮出寶劍，益發顯得明艷不可方物！

樂清韻自幼隨寒月師太學武，學成之後，並未在江湖上行走，今次還是她第一次亮出金劍，如果在其它地方，立刻會令人震駭，而劉玉儀似乎並未聽過金劍威名，所以仍然平靜對峙！

二女臉上笑容漸漸凝結，換上誠敬而凝重神色。

突然，樂清韻金劍緩緩平伸，劍身頓時光華大盛，待手舉在半空時，「噹！」的聲響，一股有形無質劍氣破空而出，頓時佈滿殺氣！

「好！」劉玉儀似乎也給這劍氣震住，輕叱一聲，揮動寶劍，也有股白氣由劍尖透出。

四人站在兩旁，只感到寒森森的殺氣迫來，壓力愈來愈大，竟有點承受不住！噹噹噹，滿空劍氣縱橫，樹葉簌簌落下，但一接近二女身前五丈，即緩緩四下飛舞。

又過了半響，二女收劍退後三丈，

路上風景如畫，華清池溫泉，上次給惹來麻煩，樂清韻經過時，眉頭微皺，回想起來仍是煩惱。

時光還早，幾人就在附近遊覽，反正名勝古蹟極多，轉幾轉又混過去去了！三更，月明如水！

五人依時到達烽火台，冷清的，四周不見人影，莫非時候尚早，對方尚未到達，又等了半個時辰，仍然毫無動靜！

「這是什麼回事！」衆人面面相覷，不解其意。

「過時不候，我們走吧！」七煞刀樂霸說這話時，是貫足了內家真氣，因此聲音清越，遠遠傳出。

「何必性急！」這聲音懶洋洋的，不知從何處傳來，嚴正坤等五人，無一不是內功深厚之士，仍然聽不出說話的人在那裏，可想而知，說話人的內功是如何深厚了！

「既約人，為何不堂堂正正，而故弄玄虛，是何道理？」嚴正坤朗聲質問。

「試試你的耐心如何！」又是那懶洋洋的聲音。

「好吧，試過之後，比武之事怎樣？」嚴正坤又問。

「由小妹劉玉儀討教！」這聲音突如其來，在五人身後不足七尺。

嚴正坤等大驚，霍然轉身，只見一位十六七歲少女，一派天真，俏生生地站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望住五人，若有待！

「好，由我來領教姑娘高招！」嚴正坤抱拳為禮。

抱劍凝立，竟然結束了這場鬥劍，表面上，看不出誰勝誰敗，二女又恢復如花笑容，看來是和氣生財，平手論交！

「妹妹好劍法！」樂清韻由衷讚道。「姐姐讓我真是！」劉玉儀嬌笑道。

七煞刀樂霸漸漸感到奇怪，一直到現在，烽火台前戰役，未見絲毫火氣，劉玉儀的笑容，天真而親切，以她所學武功，取勝是輕而易舉之事，為何盡量現出友情，莫非三絕神魔也施展什麼計謀！

劉玉儀的笑容，純真而親切，兼武功卓越，勝之不驕，這一切都令人好感！

有其善者，必有其惡！這是天地間至理！最主要的是三絕老魔以前的兇殘，殺人如草芥，今日又表現笑容，這笑容後面，是否隱藏什麼陰謀，倒要小心應付！

「請來客至後廳，酒席已擺好！」林中又傳來雄渾渾清亮的聲音。

五人一怔，暗道：「擺宴！這是攪什麼花樣！」

劉玉儀這時突然對各人道：「家師已在後山擺宴，各位遠來是客，不嫌粗薄失禮，請移玉步前去指教！」

一直到現在，衆人還有何話說，反正是這麼回事，伸頭也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看情形還不至如此糟；俗話說逃脫不是禍，是禍逃不脫，何不大大方方，挺起胸膛前去，見見這位武林巨寇，看他如何動靜再說吧！

酒茶很豐盛，三絕神魔陸新，怕有八十歲開外，但他看來面色紅潤，只不過五十來歲，可見內功修為已臻化境。在他身旁，坐着一男一女，女的正是劉玉儀，男

「大哥你貴姓名呀，我還沒有請教呢！」少女劉玉儀嬌笑問道。

「嚴正坤！」三個字答得簡單，而且有一種冷冰冰味道。

「我們先切磋拳掌功夫，嚴大哥你說好麼！」劉玉儀永遠是那副客氣。

「客隨主便，嚴某是捨命陪君子，姑娘這就動手吧！」嚴正坤心內充滿了恨意，不願與對方多說空話！

「嚴大哥真性急，也好吧，就開始好啦！」劉玉儀緩緩退五步，也不見她擺什麼門戶，只是隨便站着，嘴唇緊閉，一雙妙目盯着對方。

「看掌！」嚴正坤尚不知對方出身來歷，所以一出掌就是絕招，魚龍六式的「鯉躍龍門」，左掌守護前胸，右掌變幻莫測，輕拍對方臉容。

劉玉儀似乎慢了一拍，無動於中，嚴正坤心內也暗懷疑，對方既然應戰，決不會是普通庸手，所以右掌去勢依然不變，長驅直進，直搗黃龍！

這招「鯉躍龍門」，成弧形向前進擊，暗藏七個變化，對方無論向任何方向閃避，都不易抵擋十六個連環復着追擊；但是，劉玉儀像傻子一般的站着，反而令得「鯉躍龍門」無法發揮威力。

嚴正坤暗自一咬牙，右掌走勢如電，猛劈過去，劉玉儀全身紋風未動，而怪事出現了，嚴正坤右掌距離對方鼻尖不過一寸，就是够不上部位，招式用老，無功而還，這恐怕是魚龍六式第一次遭逢如此情況！

閃避攻勢，任何一位武林人士都能做到的也不過二十歲上下，斯文秀氣，怕是徒弟。

其餘全是中原武林道上人物，怕也有五十幾位，雖不能說是頂尖人物，但也是有頭有臉響噹噹人物。

「幾位肯賞面而來，老夫感到榮幸，請坐！」三絕神魔笑容可掬。

當下由七煞刀樂霸一拱手，說過客套場面話後，即由執事人員引至當中席上坐下。

酒過三巡，老魔隨即站起說話。

「各位，武林中歷來都是強者為王，敗者為寇，這是千古不變的定律，多年來，一向以殺戮血腥為手段者，與和氣場面下，充份現露真賞武功，令對方信服，所取得效果一樣，而且容易接受，老夫數十年來經驗，決定用溫和手段！」

大廳上靜得連一根針跌下都聽得見，沒有人出聲，大家仍然等待着靜聽下文。

「時至今日。」三絕神魔陸新又接着道：「我仍在驪山上相候，約定明年五月五日端陽節，請天下英雄前來驪山，共決雌雄，九大門派，以及江湖上知名之士，我派人送信約會，今日在座諸位，到時請賞光指教！」

七煞刀樂霸暗自鬆了口氣，無論如何，今日五人可以全身而退，倒是意想不到，至於明年五月五日端陽節，還有九個月時間，慢慢再想法子吧！

三絕神魔陸新說完之後，立即談笑風生，敬酒把盞，再也不說武林稱雄稱霸之事。

嚴正坤等五人，自驪山歸來，剛巧神

到：像劉玉儀這樣，舉重若輕，絲毫不着形跡，就避開雷霆萬鈞一擊，魚龍六式絕招，即是當今字內名家，也不易做到！

衆人看得很清楚，心內暗自震駭！嚴正坤偏偏偏不信邪，也可以說騎虎難下，颯颯颯，凌空躍起，手脚並用，掌腿齊發，招中有招，式中套式，狂風驟雨般，集中一個目標，全力攻擊！

劉玉儀動了，只那一個簡單而有效的式子，「碎！」的聲響，嚴正坤的右小腿中招，整個人陡地飛起，一切攻勢頓時瓦解！

劉玉儀仍然俏生生站着。

嚴正坤站在地上，身上未受傷，而且是絲毫損傷都沒有，但他內心，比受致命傷還要難受百倍；劉玉儀雖只是一位女孩子，她那出手老辣，用招切實，已到了御簡於繁的境界，可想而知，今日之戰，已是決定失敗；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慘敗！

「嚴大哥怎樣了，還沒有結果，怎麼又停手，你是否想試試兵刃！」劉玉儀一臉茫然神色，好像真的未明白出聲詢問。

「小妹妹，好功夫呀，我來和你比劍好嗎！」樂清韻心內有點不是味道，這女孩子笑容太美了，而且說話聲音又溫柔得過了份，對嚴正坤出手太輕，這一切，都令得樂清韻心內有氣，所以上前挑戰！

「姐姐貴姓名呀！」劉玉儀仍然彬彬有禮請問。

「樂清韻！」大小姐微笑道，心內有氣，面上仍然堆上如花笑容。

「姐姐要比劍法，小妹只好獻醜啦！」劉玉儀微笑道，她正說時，突然右臂一

鷹嚴天成也遊歷回府，頓時聲勢大壯。

「樂兄，當日你在場，三絕老魔究竟有何意圖，請詳細說一次，大夥兒再商量商量！」神魔嚴天成道。

「說好呢，我們幸福，可以完整回家，說不好呢，只怕老魔又練成甚麼絕世神功，根本不怕我們玩什麼花樣，九大名門正派，每有秘傳神功絕學，但這種武學，究竟是否有把握，誰也不敢保證，而且門戶之見，不易打破，此事只有另想法子！」七煞刀樂霸道。

「嗯，樂兄說得有理！」神魔嚴天成點頭道，心內若有所得，沉吟半響，立即精神大振，急道：「有了！」

「嚴兄有何高見？」七煞刀樂霸急詢問道。

「對付三絕神魔陸新，天機子定有一套完善辦法，我們通知九大門派及各正派人士，分頭尋訪，同時會集九大門派高手，尋求有效對付方法，集各派武功大成，是否可以研究一套武功，克制老魔武功路子！」神魔嚴天成道。

「好，事不宜遲，我們立即分頭辦理！」七煞刀樂霸一副熱腸子，說幹就幹。幾人大約商量了半天。送信、約人，訪天機子或其門人，分派已定，然後各自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嚴正坤與樂清韻二人，經過這次患難，感情又更加密切深厚，這時臨別之際，不勝依依之情，當着衆人面不好訴說柔情，但二人眼波裏，已傾訴無盡山海情懷！

嚴正坤直奔洛陽，由於幾位武林前輩推測，天機子可能隱居洛陽，或者他的傳

人已到洛陽，反正沒有目標，嚴正坤就到洛陽試試。

曉行夜宿，十多天就到了。洛陽地方繁華已極，而且人情溫和和禮，到底文風大盛之古都，不似山野荒僻地方。

這兒有一千五百多寺院，還有許多石洞山窟，龍門石窟是其中最著者。

這天，嚴正坤信步走到伊水之旁的臨江樓上，隨意點幾樣酒菜，自飲自酌。

這地方高雅明潔，酒菜又極精美，嚴正坤暗讚道，即使價錢貴，亦物有所值。

「這兒的酒菜真好！」聲音甜美，正在嚴正坤耳旁响起，循聲望去，一位美麗無雙的絕色少女，落落大方，朝嚴正坤甜甜一笑。

嚴正坤只好報以一笑，心內暗自警惕，這少女有點邪門，獨自一人上酒樓，點菜飲酒，已是過份，竟然對不相識的男人微笑，這似乎大方得有點過了份！

嚴正坤心內思維萬千，他出身武林名家，自然知道江湖上，年青貌美之女子不可惹，對方這樣舉動是否有陰謀，還是無意為之，實在令人費解。

突然，樓梯口又湧上一羣人，當先的漢子，虎背熊腰，看來外家功夫也有幾分火候，後面的有老有少，看情況只是江湖末流之輩，不是什麼大人物！

「譚大哥！你這神腿，確屬江湖一絕，到現在為止，武林中只怕還無人擋得了你三腿吧！」另一漢子道。

「哼！」粗壯漢子氣派很大，只從鼻子哼一聲，並未出聲答應，似乎懶得去回答。

答。

「他媽的，孫老二只會說空話，跟着譚大哥走，包你有福享，別嚕嚕嚕嚕的，大夥兒敬譚大哥一杯！」另一名高瘦子威風得很。

「一羣小流氓，也到臨江樓喝酒，今天真倒霉，掃興！掃興！」這聲音懶洋洋的，從靠南角落發出。

循聲望去，吊兒郎當的，一名少年大約只有二十五歲左右年紀，雙眼望天，一副瞧不起人模樣！

「好大胆！」孫老二大喝一聲，挺起腰，威風凜凜的大踏步走過去，伸手在桌猛拍，手勁還真駭人的，桌上的杯碟跳起老高。

少年懶洋洋的，似乎沒有看見，沒有聽明白，依舊沒事的一般望天。

孫老二益發威風，意猶未足，竟繞過桌子，伸手抓住少年，想變以老拳！

當他的手指堪堪沾着對方的衣服之際，陡地有一股大力傳來，整個人像騰雲駕霧似的，猛地往前飛去，越過窗口，「撲通！」跌進伊河裏了！

「呀！」眾人驚叫起來。

「孫老二不會水，快去救他！」

「我去！」一名瘦子急急忙忙地從窗口跳下去。

神腿譚武立刻站起來，沉聲說道：「朋友是有意尋仇，還是偶然相遇，尚請明示才好！」

「任你說吧！」少年淡淡笑道。

「好！」神腿譚武果然不錯，一腿掃去，桌子給掃起，飛出窗口，跌落河中，

孫老二正好抓着，不致下沉。

「神腿，讓我領教領教！」少年淡淡笑道。

雖然口內如此說，人仍然坐着，看神情根本不把神腿放在眼裏。

這一來，譚武的火氣更盛，暴喝一聲，連環三腳，往少年身上猛擊！

「嘿！」少年根本未還手，連人帶椅子，往左移開七尺有奇，堪堪避開三腿！

當着眾人面前，神腿兩字似乎失去了威信，譚武雙腳疾蹬，凌空躍起七尺，一片腿影如山，全力攻擊，少年這次沒有退讓，右手伸出，也不見他施展招式，却抓住了譚武右腿，譚武立即跌倒，輕拍一下，譚武竟然站不穩，躺在地上，滿頭大汗，顯然腿上了傷！

「你是什麼人？」神腿譚武喝問。

「普通人！」少年淡淡道。

眾人聽在耳內，有點難過，普通人竟然把神腿打傷，世上豈有此理！

「有種的留下名來，自會有人找你算帳！」神腿譚武咬牙切齒道。

「在下凌少峯，無名小卒，聽閣下這樣說，我在這兒等，看看有什麼神仙、神手或神魔來，三天為限，逾時不候啦！」少年凌少峯笑道。

「好，不用三天，等會要你看！」神腿譚武說時，巍然的站起來。

那幾名混混兒這時候才跑過來，譚武幾乎是被抬着走，急急忙忙如喪家之犬，跑下樓去！

嚴正坤心內暗動，少年剛才不知有意無意，「神魔」二字不知是否有所指，

今天倒要耐心等等，說不定會有極大收穫呢！

妙齡少女仍然像沒事人一般，飲酒吃菜，自得其樂，少年已換了張桌子，小二又添茶添酒。

約有半盞茶時分，隱約傳來一片人潮聲。

臨江樓上幾人神色不變，根本未聽到似的，安然就坐如故！

「凌少峯！王八羔子，給老子滾下來！」這聲音吼叫如雷，直傳出老遠。

少年凌少峯眉頭微皺，未見他擰腰作勢，人已穿窗而出，安安穩穩站在街上。一大羣人，聲勢洶洶，個個威風八面，瞪着凌少峯，似乎要把他生吞下去！

「小子，你可知道這是誰的地頭？」一個壯漢問。

「不知道！」少年凌少峯道。

「嘿，半邊天苗傑苗大爺，知道沒有？」仍是那壯漢說話，威風更盛，他似乎認為只說出半邊天苗傑大名，來人必會駭得屁滾尿流，胆戰心驚！由於他本人認為，苗大爺是江湖上的一塊天。

凌少峯仍然木頭木腦，冷冷淡淡道：「沒有聽過這名字，大概是剛出道的無名小卒吧！」

「好大胆，殺！」那壯漢頓時大怒，吼叫聲中，右臂一揮，下令格殺無論。

凌少峯無動於中，刀、劍、木棍及單刀等兵刃，頓時狂風暴雨般，往凌少峯身上招呼！

俗語說：老虎不吃人，形狀嚇煞人！他們現在的聲勢却真的是要殺人！

就在這時，凌少峯左臂一陣酸麻，而且迅速擴大着，漸漸蔓延上來，他不由大怒，對方明的不行，施用鬼計，弄上圈套，自己一時失察，中了暗算，這女子手上介子裝有毒針，看來凶多吉少！

「小子，威風那裏去了呀！」孫老二笑道。

嚴正坤正要行動時，旁邊那絕色少女突然低聲道：「你暫時不要動！」

「什麼！」嚴正坤一時還未明白其中意思。

「他顯然中了劇毒，對方捉去，自然會給解藥，如果救出來，這解藥到那兒去取？」少女道。

「不行，這少年手法奇異，武功高強，不知與這半邊天苗傑關係如何，萬一捉去時，對方將之殺害，那時更加追悔莫及，人救出來，解藥可以搶，可以偷，容易得多！」嚴正坤侃侃而談，說出了自己意思。

「很好，你的意見比較穩重而聰明；這救人一事讓我去吧，你不可露面，以後行事就方便多了！」少女笑道。

「噢，還未請教姑娘貴姓，在下嚴正坤！」

「向淑芳，峨嵋弟子！」

兩人正說間，凌少峯越來越不行，搖搖幌幌，已經站立不穩，雖然如此，一脚踢出，已將那女子兜胸打得飛了起來，口吐鮮血，身受重傷！

「給我殺！」孫老二紅了眼，吼叫起來。

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開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

「嘿！」墨刀破空直刺，其疾如箭，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開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

「嘿！」墨刀破空直刺，其疾如箭，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開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

「嘿！」墨刀破空直刺，其疾如箭，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開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

「嘿！」墨刀破空直刺，其疾如箭，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開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

「嘿！」墨刀破空直刺，其疾如箭，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開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

「嘿！」墨刀破空直刺，其疾如箭，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開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

凌少峯突然不懼，身形微錯，在場中遊走一匝，兇神惡煞的一羣大漢，摧枯拉朽般全躺下了！

「好功夫！好功夫！」

一名青衣人緩步走出，手中握着把烏沉沉的刀，臉上現出蠻有自信的微笑。

臨江樓上那名絕色少女見了這人，驚叫道：「墨刀胡宗元！」

嚴正坤心內一震，墨刀胡宗元是武林中的怪傑，為人喜怒全憑自己好惡，橫行大江南北，會遍關外關內豪傑，未嚐敗績。想不到今天在此出現，真個出乎意料之外，半邊天苗傑真不簡單。

凌少峯只朝那墨刀瞧了瞧，淡淡道：「朋友也是他們一夥？」

「可以這樣說！」胡宗元笑道。

「既然這樣，出手吧！」凌少峯道。

「到適當時候，我自然會出手；公平些總是應該的，朋友取件順手的兵刃再動手吧！」墨刀胡宗元溫和道。

「哈哈，說到兵刃，還有比雙手更好麼？朋友喜歡玩刀，只管出手，試試我這手法如何？」凌少峯笑道。

「如此，得罪了！」墨刀胡宗元態度很好，說話有禮，頗令人好感。

旁觀眾人，似乎也知道墨刀來歷，而凌少峯剛才露了一手，也是武功高強之士，所以二人這場拚鬥，必然是一場精彩絕倫的好戲！

「嘿！」墨刀破空直刺，其疾如箭，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開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

「嘿！」墨刀破空直刺，其疾如箭，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開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

「嘿！」墨刀破空直刺，其疾如箭，凌少峯似乎未見過使刀的會有此招，而且此招極快極準，不暇多想，往左移開五尺，墨刀陡地展開，如長虹經天，烏光閃動

，有如一張嚴密無比的網，單向凌少峯全身。

嚴正坤看眼內，心內也自吃驚，墨刀胡宗元，享譽江湖，確非倖致。

凌少峯在墨刀籠罩下，閃避似乎不及，胡宗元的攻勢實在厲害！

正在危急之際，凌少峯右手一陣揮舞，看不出那是什麼手法，偏偏能透過密不透風的刀影，長驅直進，步步進逼！

胡宗元大驚，他從未見過如此怪異手法，似是有形無質，無所不入，事實當然不會如此，由於手法高妙，令人看起來好像是這樣！

連連後退，拚命揮舞墨刀，但仍然抵擋不住，「砰！」的一聲響，胸口受了一掌！

凌少峯「嘿！」的退後五步，屹立地上，凝望着胡宗元，一言不發！

胡宗元臉色灰暗，彷彿大病之後，雙手無力，「砰！」墨刀跌落地，任由它躺在地上，連看都不看，黯然道：「我自負刀法無雙，會盡天下英雄，今日敗在閣下空手之下，發誓終身不用刀，再見！」

「胡兄，」凌少峯見對方成名不易，而且也是當世豪傑，忍不住出言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況且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今日一時失手，為何灰心，正當武林多事之秋，像你這樣有氣節的人，正應該為天下蒼生做一番事，兄弟以至誠心意，希望胡兄三思！」

「金玉良言，胡某自當緊記，再見之日，或有報效之時，綠水青山，後會有期！」墨刀胡宗元昂然走去，任由那墨刀委

諸塵土之上。

半邊天苗傑第二陣完全失敗，幾十人親眼見了凌少峯的武功，還有何話說，除了認敗服輸，根本無法可想！

「諸位休息吧，我酒還未盡興，失陪了！」凌少峯說罷，施施然地往臨江樓走去！

「救命！」林中突然有女子驚叫聲。凌少峯愕然，循聲望去，一位少女慌亂逃跑，背後跟着幾名牛高馬大惡漢，揮鞭亂抽，另外一名老頭已渾身衣破血流，看情況是少女的父親！

父女哀號逃跑，神情淒慘，見了凌少峯，大哭叫道：「相公救我！」

「誰敢教你，天下還有不怕死的人麼！」後面一名惡漢喝道，似在向凌少峯威脅！

「相公救我！」少女直往凌少峯身後逃來，並拉住他的衣袖哭喚！

「究竟什麼回事！」凌少峯喝問。

「小子，你的死期到了！」為首惡漢不懷好意道。

「什麼話？」凌少峯怒喝。

「哈……」眾惡漢一陣狂笑，那種目空一切狂態，令人齒冷。

這情形有點反常，凌少峯心內暗咕：突然，手臂一陣針刺痛，急睜眼看，原來是那女子手抓的地方，正由她手上介子印着。

「你……」凌少峯怒喝。

「哈……」眾惡漢笑聲更得意。

林中又走出幾人，孫老二與神腿譚武，赫然也在，望着凌少峯，露出不懷好意

的笑容。

就在這時，凌少峯左臂一陣酸麻，而且迅速擴大着，漸漸蔓延上來，他不由大怒，對方明的不行，施用鬼計，弄上圈套，自己一時失察，中了暗算，這女子手上介子裝有毒針，看來凶多吉少！

「小子，威風那裏去了呀！」孫老二笑道。

嚴正坤正要行動時，旁邊那絕色少女突然低聲道：「你暫時不要動！」

「什麼！」嚴正坤一時還未明白其中意思。

「他顯然中了劇毒，對方捉去，自然會給解藥，如果救出來，這解藥到那兒去取？」少女道。

「不行，這少年手法奇異，武功高強，不知與這半邊天苗傑關係如何，萬一捉去時，對方將之殺害，那時更加追悔莫及，人救出來，解藥可以搶，可以偷，容易得多！」嚴正坤侃侃而談，說出了自己意思。

「很好，你的意見比較穩重而聰明；這救人一事讓我去吧，你不可露面，以後行事就方便多了！」少女笑道。

「噢，還未請教姑娘貴姓，在下嚴正坤！」

「向淑芳，峨嵋弟子！」

兩人正說間，凌少峯越來越不行，搖搖幌幌，已經站立不穩，雖然如此，一脚踢出，已將那女子兜胸打得飛了起來，口吐鮮血，身受重傷！

「給我殺！」孫老二紅了眼，吼叫起來。

「給我殺！」孫老二紅了眼，吼叫起來。

「給我殺！」孫老二紅了眼，吼叫起來。

「給我殺！」孫老二紅了眼，吼叫起來。

「給我殺！」孫老二紅了眼，吼叫起來。

「給我殺！」孫老二紅了眼，吼叫起來。

「給我殺！」孫老二紅了眼，吼叫起來。



使者說出了這原來是神巫所要求的，大王不過是代勞罷」。

班超假裝說：「我真想拜見神巫一面，你回去叫神巫自己來取這匹馬吧。」

使者回去報告，不久，神巫果然到來。班超吩咐隨

「他們已經來了十幾天了，一僕侍害怕地說出實情，並指示了客館所在。」

班超爲了保密起見，將侍者關在一所小房子裏，召集了部下三十六人。

鞭辟入微，說服了郗下，個個叫好。

將近夜半時分，班超下令十八人將鼓繫結在腰部，手拿着火種，小心地臨近匈奴使者的宿舍放起火來，等火勢熾盛時，便打起鼓來吶喊助威；

這樁事應當報知，事怕事，從事啊，請他一道來商討。一部下們都這麼認為。

意，半夜裏縱火燒掉匈奴使者的宿舍，趁着他們慌亂的時候，殺死他們那些人，這樣一來，善善王自然嚇得再也不敢對我們怠慢了。」一班超說。

「我們都聽你的，你要我們水裏來火裏去，我們都願一馬當先。」

「有句古話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爲目前打算，只有出其不

起來聚餐，等酒喝得差不多時，站起來說：「你們跟我來到這兒，誰都想立個功勞，求個富貴，榮歸故國，如今，匈奴的使者也來了，善善王馬上疏遠了我們，假定善善王要將我們的屬地奉送給匈奴，勢必要考慮如何處置我們，如此，我們的屍骨就别想回到祖國了，這怎麼辦呢？」

玄機妙算

機智子

另外又命令十八人，各拿着弓弩到宿舍門前埋伏起來。話說那使者從睡夢中驚起，看到屋後火勢很大，趕緊與隨從們奪門而出，却被埋伏的兵士困住，班超提着刀上去，一下子殺死了三個人，匈奴的使者也在那時被兵士砍下了頭來；善善王率領兵卒前來搭救，可是聽到四面鼓聲，不知到底有多少兵馬在場，心裏害怕而不敢前進。隔天早晨，班超把事情告訴郭恂，郭恂非常担心善善王不會就此甘休。班超隨即請善善王到來，拿出匈奴使者的首級給他看，說道：「匈奴的使者沒有禮貌，我已幹掉了他！」善善王一看，惶恐萬分，請求寬罪。善善國爲了這件事，上下震驚不已；班超考慮到善善國的人將來或許會翻臉反抗，所以將善善王的兒子納爲人質，同時把這事的始末詳盡地報告給竇固，竇固嘉許他的智勇，還將他的事功奏給皇上知道，朝廷於是以軍司馬的官職授給班超，接着派他出使西域。

斬巫揚威

班超再度出使西域，竇固担心他隨從太少，要多派一些人給他，他辭謝說：「我現在所帶的這卅六人已足夠了，要是我的威名足夠鎮服人家，何必太多的隨從呢？假使有事故發生，隨從太多反而碍手碍腳的。」

竇固聽了讚嘆一聲，說道：「以你的才能，加上胆識，我也不操心

十幾名壯漢，見凌少峯中毒，頓時威風凜凜，呼嘯着風湧而來！

凌少峯正準備拚着最後一口真氣，痛殺這批惡漢，一提真氣，酸麻越來越甚，毒氣漸漸侵入胸腹！

衆惡漢大喜，圍住凌少峯呼嘯跳躍，却不近身。

颯颯颯，向淑芳人生得漂亮，功夫也漂亮，縱身飛入場中，一句話不說，纖足連環踢出，牛高馬大的惡漢，像稻草人一樣，紛紛翻身倒地。

別看他們人多，前後不到半盞茶時間，全倒地不起，成了廢物一堆！

凌少峯知道來了救星，無法說話，立刻盤膝坐下，運功驅毒！

嚴正坤緩步走出，一方面爲凌少峯護法；同時對向淑芳道：「姑娘在此，容我去那半邊天苗傑家裏討取解藥，仍在臨江樓相會好啦！」

「小心啦！」向淑芳關心道。

嚴正坤根本不須問路，跟着那批惡漢，很容易找到目的地。

所有惡霸，府第必然寬敞高大，門口站着惡漢，這時陸續續回來的傷者，滿身血污，痛苦呻吟聲，情況相當悲慘，這恐怕正是破題兒第一趟吧！

嚴正坤冷眼旁觀，看了好半天，不會有錯，立刻昂然踏上苗家大門。

衆惡漢立即呼喝道：「什麼人！」

「滾！」嚴正坤口內只吐出一個很簡單的字，右手倏劈，不待他們有出聲機會，已經全部放倒！

經過院子，來到座豪華大廳上，不見

了。

班超於是率領着三十六人，先到于闐，當時于闐王名叫廣德，剛剛征服了莎車，頗有稱霸西域的野心，所以當班超抵達時，對他們這些使者很是怠慢。又于闐國的風俗，上上下下都迷信着神巫，就連廣德也一味聽信神巫所說的話。由於神巫看到了班超所乘的駿馬，知道那是相當名貴的，便起了個壞心眼，想平白地弄到那匹千里馬，於是對於闐王廣德說：「大王爲什麼要向漢朝輸誠，而觸怒了神明呢？神將降下災禍在你大王的身上。」

廣德害怕得請求寬恕，神巫抓住
了廣德敬畏天神的心理弱點，說道：「
趕快用漢朝使臣的駿馬奉獻給我，
我便替你大王請求神明寬罪，並賜給
你大王福澤！」

于闐王因而派使者去向班超商量，要他割愛，班超問明來由：「大王要我這匹坐騎幹什麼用呢？」

使者說出了這原來是神巫所要求的，大王不過是代勞罷」。

從到門外去，引著神巫進入帳內，便在帳中下手幹掉神巫，砍下神巫的腦袋，送給廣德。

「這還得了，」廣德大驚，對左右說：「這位漢使竟敢殺神巫，到底是何方神聖，胆子這麼大！」

「他以前出使到善普國，率領三十六人燒殺了匈奴的使者好幾百人，」廣德王的左右追述着：「論他的智勇，那會把一個神巫看在眼裏呢？」

廣德王從此對班超一行人很是敬畏，再也不敢絲毫的怠慢。

宋太祖智敵徐鉉

宋太祖收平江南時，國勢十分強盛，各國紛紛朝貢，尤以南唐更甚，歷年不斷。

這一年，南唐君主派了一個博學多識，全江左第一的徐鉉，帶著朝貢品前去宋國。按禮節，大宋必須派官員前往迎接，大家自覺口才辭令皆不敵徐鉉，恐怕出醜，宰相也深感沒有適當人選可以勝任，終於將實情稟報宋太祖，請他解決。

太祖考慮了一陣之後，下令在全部朝上下官員中，抄錄不認得字的十個人的姓名，抄罷呈給太祖，太祖用筆隨便圈選了一個人的名字說：「這個人可以去。」在場的每一位臣僚都被太祖嚇了一跳，但是不敢多說話，被圈中的這一位官員，只好硬着頭皮去了。

這個不識字的宋臣迎接會見了這位渡江北來的徐鉉。徐鉉一開始就滔滔不絕，說個不停，話鋒犀利，詞意雲湧，在旁邊的人，都十分驚愕。這位臣根本不知道徐鉉詞意所在，不知該如何回答，但又不好意思說出來，只好一味的點頭，邊說：「好，好。」徐鉉也不懂這位臣所說的「好，好。」是指什麼，所以也不便詳細追問。這兩個人彼此都不懂對方，相處了幾天，徐鉉起初還十分技巧旁敲側擊的問他，這位臣避免正面回答，又唯恐說錯話，總是連聲好好，徐鉉也終於感到累了，且又不知此侍臣到底如何，竟也漸漸不加詢問。

徐鉉本來想由宋侍臣談話中探聽到宋的消息，了解一些宋朝的實況作爲他此行回稟南唐國君的資料，但終於什麼也沒得到，一無所得的回去。

以索絆馬

金太祖的第四子兀朮領兵攻宋，宋朝大將韓世忠在黃天蕩作抵抗，秘密地吩咐勇健的兵士準備大鐵鉤，用鐵索貫穿起來，隔天早上，兀朮指揮陣容龐大的水軍來進攻，韓世忠下令開大船分爲兩路，去迎戰敵船，靠近時，將鐵鉤鉤住敵船，便往一邊駛開，每一條鐵索便可拖沉一艘敵船，片刻之間，連沉了十幾艘，好比騎馬碰上了絆馬索，兀朮見情勢不妙，只得拚命逃竄。

「好手法，再試試這招！」嚴正坤根本不讓他們閒着，全力施展：那傢伙還真不錯呢，二十七招，竟然給擋過去，嚴正坤逢此強敵，精神陡長，下手越來越重，出招愈來愈快，直到七十二招，才制服那人！

「你是什麼人？」那人喝問。

「閒話少說，將解藥快拿來，只要說個不字，我就先斬斷你雙手！」嚴正坤冷冷道。

「我……好吧，余彪，去把解藥取來，蝕骨散功丸的解藥！」嚴正坤的狠話很有效，這人果然不敢拖延，手下極快取來解藥。

「你就是那半邊天苗傑吧，今天算了，以後再敢犯，立取狗命，滾！」嚴正坤說時，一脚踢去，點中他的奇門穴道，不

怕他弄鬼！

趕到臨江樓，凌少峯臉上佈滿黑氣，嚴正坤立即將解藥送進他口內，和溫水咽下。

黑氣很快退去，但凌少峯似乎很疲倦，半晌才醒，掙扎着站起來，頹然道：「多謝二位，我這條命算是救了，一身武功只怕廢了！」

「什麼！」嚴正坤叫起來。

向淑芳依然欲淚，顯然又很傷心！

「可恨！」嚴正坤心痛恨，一位年輕有為的絕頂高手，為宵小所害，廢去武功，這是何等殘酷的事！

「嚴兄別難過，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先去見家師，他正在擔憂呢！」凌少峯道。

「令師是那位高人？」嚴正坤問。

「天機子！」凌少峯淡淡道。

「什麼！」嚴正坤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世上竟然有這樣巧的事情，驚喜之餘，忍不住叫起來。

凌少峯沒有說話，顯然心內難受；嚴正坤與向淑芳當然了解他的心情，這不是言語所能勸解，沉默反而好些，再說，天機子學究天人，或有法子也說不定。

誰也想不到，當代奇人天機子，竟然

居住在一間棺材舖後面，平庸的像貌，和霽可親，完全是個普通人模樣，看上去毫不起眼。

天機子細細為凌少峯把脈，眉頭深鎖，久久才廢然長嘆道：「毒性雖解，功力全失，必須以三年苦功，才可恢復原來武功！」

「老前輩，家父神鷹嚴天成及各派長老，急著找你，三絕神魔陸新又出山，並約定明年端午節，在驪山大會天下英雄，比試武功，勝者為王，號令天下武林！」嚴正坤詳細說明原委。

「我知道，此事已有妥善安排，老魔到時不會如願；只有一件事，我這徒兒武功暫失，賢姪你必須明年端午節前，修習兩門武學，庶幾可以對抗老魔；本來，不須用武功，可以消滅老魔，但此事尚有多少冒險性，所以你若能不畏艱辛，習成上乘武學，那就萬無一失！」天機子道。

「晚輩願意吃苦，不知是否有此智力領悟！」嚴正坤擔心道。

「看天意，盡人事吧！」天機子淡淡道。

由於時間緊迫，即時着手進行，每日早晚各兩個時辰，嚴正坤赤身坐在盛滿酒醋缸中，下面用火燒，那滋味可不好受，但他咬緊牙關，甚至昏過去幾次；然後又服上天機子準備的丹藥，內力迅速增長，再加上天機子的內功心法，進步更快！

足足八個月時間，沒有一分時間浪費，天機子用非常法子，又將嚴正坤造就成為絕頂高手，有兩門武功，專為剋制老魔用的，距端午節還有十日時候，嚴正坤與

向淑芳才離開天機子。

臨行時候，天機子懇勸囑咐：「賢徒，以你武功，或可與老魔相抗，甚至制勝，但世事難可逆料，今付你天機令符一枝，與老魔見面時，大叫天機令在此，到時自有妙用，萬一沒有靈效，那你只有依靠武功拚命了！」

「徒兒遵命！」嚴正坤受命。

這時，江湖上人心惶惶，三絕神魔已漸漸培養勢力，趨炎附勢及黑道中份子，紛紛投靠，一時聲勢大威，幾大門派人自危！

千萬人都在找尋天機子！

人海茫茫，那能找到他的踪影，端陽節快到，正派人士更加憂急如焚！

嚴正坤回到家時，立時人心大定，那也只是少數人知道而已！

神鷹嚴天成暗中派人送信各大名門正派，到時赴會便了，已有完善對策，天機子到時必到！

端陽節，熱鬧喧嘩，洋溢着喜洋洋的氣氛！

驪山上人山人海，已有二十幾人受傷垂危，嚴正坤等趕到時，正派人士臉上一片灰色。

嚴正坤昂然走入場中，神態從容，朗聲說道：「本人奉天機子嚴命，向三絕神魔挑戰！」

這話一出，立即引起千萬人的騷動！

「胡說，你小子造謠！」三絕神魔怒喝，據他所得消息，天機已經早歸道山，所以才敢再度出山耀武揚威！

嚴正坤緩緩取出天機令！

血紅色，頂上一顆火鑽，在陽光下更加燦爛，簡直像噴出火來，明艷奪目！

三絕神魔呆了半晌，突然吼道：「天機令豈能奈我何，今天誰敢抗命，立斬馬前！」

嚴正坤心內暗自懷疑，天機子說，令符取出，立見神效，何以毫無動靜——

「呀！」三絕老魔突然發出淒厲已極吼叫聲。

眾人急循聲望去，原來他那嬌美女徒弟，手中魚腸劍正插在老魔背上！

這變化令在場眾人實在莫明其妙！

「十年前，我奉天機子前輩之命，埋伏老魔身側，他如有異動，待持有天機令人到，立即下手刺殺，如今不負所命，再見！」說罷展開輕功，瞬即消失林中。

「天機子神機妙算，人不能及！」在眾人由衷的讚嘆聲中，緩緩下山而去！

武林又渡過一次浩劫！（完）

下期預告

（巨型小說）

仗劍走江湖故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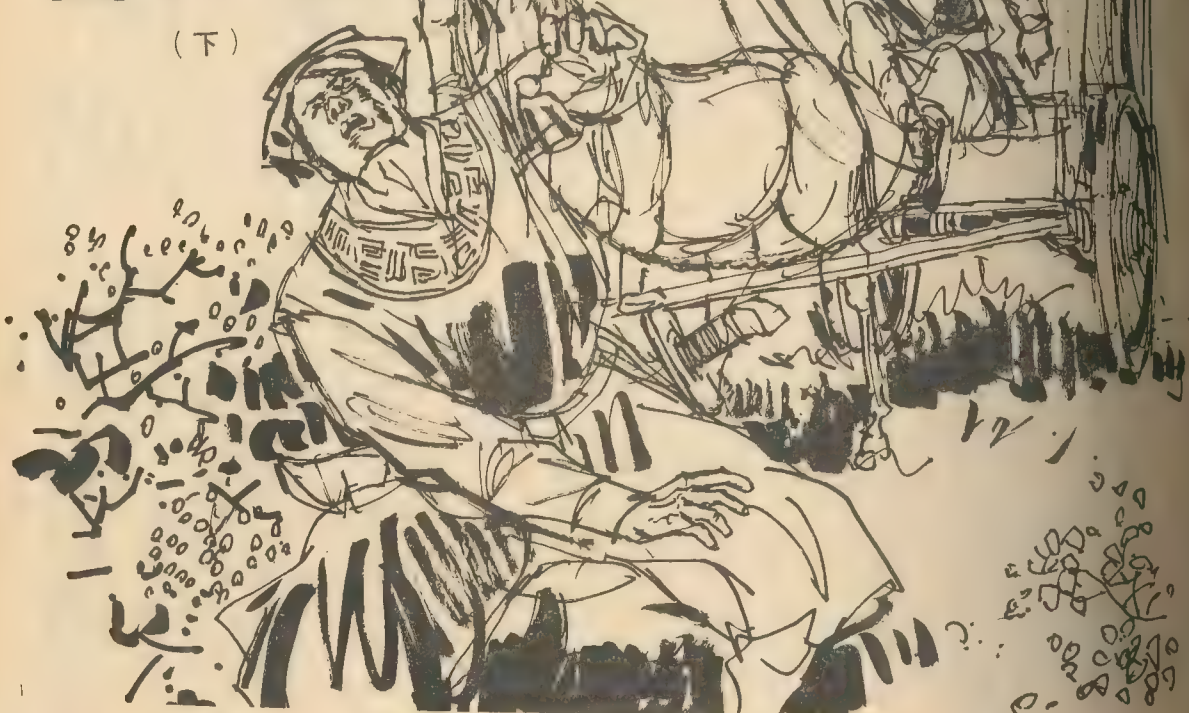
「情劍劫」

伴霞樓主·著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古押衙

（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年青世家公子王仙洲和老家人塞鴻在趕往京城，準備把表妹劉無雙迎娶回來時，在半路遇見古押衙為四個道人圍攻，王仙洲抱打不平上前相助而相識了古押衙……王仙洲到京城後求舅父劉震讓他和劉無雙完婚，劉震却要他求得功名再來娶親，王仙洲無法，只好在大相國寺住下，閉門埋頭苦讀，一年後，因為兵變而使王仙洲失去了和劉家的聯繫，平定後，經多方探問，得知因劉震列入奸黨之列而被誅殺，而劉無雙却不知落在何處……

天下有情人

終能成眷屬

王仙洲祇好也答應了，帶着采蘋，道謝告辭，出來後見到塞鴻，道及了無雙的下落，也是措手無策。

當時的大戶千金小姐，都有貼身的侍婢，將來出嫁時就是準備作陪嫁過來，以後收房納為小妾，采蘋的身份是決定在未嫁之先，塞鴻也就不反對了。

塞鴻嘆道：「入了宮是沒有希望的，公子還是另行設法，擇配良耦，姻緣之份在於天定。」

而且他是個江湖人，最重信義，王仙洲為無雙守義不二，塞鴻心中十分敬佩贊同的，既然子嗣的問題有了着落，塞鴻自然更為熱切地同意了。

王仙洲却堅執地道：「鴻叔！別的我都可以聽你，唯獨這件事，我要抱定自己的主張，無雙在我潦倒的時候，並沒有負我，舅舅幾次要為她另行擇嫁，都被她嚴詞拒絕了，現在她在難中，我怎麼能負她呢？」

起出一部份劉震當年交他保管的財產，王仙洲在京師買了一所屋子，草草地成了家，接着開始活動出路了。

塞鴻道：「公子，你是一枝單桃，如果終身不娶，香烟後繼無人，叫老奴何以對泉下的先主呢？公子自己也將成為王家的不孝子孫。」

王仙洲很固執，他沒有找王遂中，自己活動，化了不少的錢，却買到一個七品縣令，而且多方活動，要在富平縣長樂驛任差。

王仙洲在容地說道：「另娶是絕對不行的，但我也考慮到子嗣的問題，所以才把采蘋接了出來，我準備收她在身邊，她不會計較名份，而且萬一蒼天垂佑，使我能與無雙重聚，她也不會計較我先收了采蘋的。」

塞鴻是知他心意的，長樂驛離京師有一天的路程，是最近京師的一個驛站，內廷的人出入京師，必定要歇落在長樂驛，而且聽說玄宗即將東返，也必定經過長樂驛。王仙洲沒死心，他在等着無雙，即使無法團聚，能見上一面也是好的。

御駕東返之期日近，一批批的人陸續

東返，也有一批批的人出去接駕，王仙洲迎來送往，十分起勁。

尤其是對由蜀東返的人，他更是熱切地招待，問起西蜀的情形，巧妙地打聽着無雙的消息。但是並沒有多大的效果，宮女深處禁園，與外面不通音訊，尤其是因父兄獲罪而入宮的女子，身份低微，更是沒有人知道。

宮女們一批批地來了，王仙洲却連面都見不到，因為她們都有專使帶着御林軍護送，關防森嚴，地方官只管招待，却無法見到面，更別說是上前談話詢問了。

幸好塞鴻的年紀大了，比較不受嫌疑，有時還可以到車駕附近走走。

這一天，又有一批宮女來了，是預定搬到未央宮的太掖池担任洒掃工作的，這是比較粗的工作，担任這工作的多半是舊日犯官的子女，塞鴻也就特別留心，自己在門口張望着，當那列女子嬾嬾行來時，其中一個女郎忽地一震，低聲問道：「塞鴻，是你嗎？」

塞鴻也心神大震，忙道：「是的，小姐，公子也在此兒，我們一直在找你。」那是無雙，她瘦得多了，也十分憔悴，但美麗如昔，祇聽得她低聲道：「晚上設法跟我見面。」

祇說了這句話，她就被趕了進去，塞鴻終於找到了劉無雙，却不敢讓王仙洲知道，他怕這位痴情的公子會做出不顧一切的舉動，本來他想暗過這件事的。

但劉無雙臨去時，眼中充滿了希望的神色，又使他不忍，到了夜深，他終於鼓起勇氣，施展出當年走江湖時飛簫走壁絕技，他曾經是鼎鼎大名的塞外飛鴻，這兩丈高的院子根本不放在他心上。

可是他畢竟年紀老了，而且腳筋被挑斷了，行動大不如昔，勉強挨到內院，却已經驚動了巡守的士卒。

幸虧他對地形熟，連忙找個隱蔽處躲了起來，眼睜睜望着五六丈，一燈如豆，一個女郎的身影映在窗紙上。

看不見臉，但她不時移動的狀態看來，她也是在焦灼地期待着，無可奈何之下，塞鴻紙好撕下一片衣襟，咬破手指寫下：「警嚴無法交談，請留字明日登車時交老奴轉呈公子，公子為小姐守義。至今未娶。」

祇能寫這幾個字，然後他取出匕首，將血書裹在匕首柄上，趁着守卒背過面去時，將匕首射進了窗子。

第二天，宮女們又登車走了，塞鴻守在門口，劉無雙走過來時，祇說了兩個字：「床下！」

她很聰明，却後餘生，要說的話一定很多，但是在眾目昭彰之下，把這樣一封厚的信遞過來而不被人發現是很難的，所以乾脆留在床下面了。

劉無雙含着無限幽怨登車而去，塞鴻連忙進入到內院，在床下找到了一塊羅帕，以及上千字的血書。

信寫得纏綿之至，她不怨天，不尤人，說老父貪利忘本，有虧臣守，乃至身遭不幸，都是咎由自取，她自知罪孽深重，此生長守深宮而為老父贖罪，再見無期，希望王仙洲忘了她，以門戶為重，宗嗣為重，及早另娶，不要再加深她的罪孽。

古押衙道：「最後還有一個要求，就是王兄要一切聽兄弟的安排，這是最重要的。」

王仙洲毅然道：「祇要能與無雙團聚，小弟無不應命。」

古押衙道：「好，那麼王兄立刻趁病告假辭官，然後隨小弟到武當山上一行，小弟送王兄在武當落籍。」

王仙洲道：「小弟在此為官，本就是要打聽無雙的消息，無雙有了着落，小弟自然不想再做個七品尹，祇是在武當落籍，那恐怕難以如命。」

古押衙笑道：「王兄放心，小弟不是要你一輩子出家當道士，祇是一個暫時的期間，當小弟將劉小姐救出之後，王兄立刻可以還俗回家。」

塞鴻道：「武當道規清嚴，祇怕不容易隨便准人還俗。」

古押衙道：「不怕他們不答應，武當現由凌雲子掌教，為了上次的事，他欠了我們一個人情。」

塞鴻道：「為什麼要上武當呢，如為掩人耳目，在別的地方也行呀，這樣似乎有點要挾。」

古押衙道：「別的地方沒有武當派那麼大的勢力，擋得住官方的追查，而且凌雲子對上次的事，一直耿耿於懷，如果我們不找個機會讓他回報一下，他也不會安心。」

塞鴻道：「好吧，古大夫既然有了計較，想必也有了妥善的安排，老漢聽候驅策就是。」

古押衙道：「救人須救澈，為了要使

王兄仇讎今後能安居，就必須有妥善的安排。」

一切都計議定了，王仙洲立刻上了一份辭呈，不等批准就掛冠而去。

這倒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活動的人很多，長樂驛又是個肥缺，不但過往的內庭人員多，而且也是巴結權貴的一個最佳良機，王仙洲化了大本錢才活動到這個工作，他無條件求去，正好便宜上憲再安排一個人前來。

塞鴻帶了采蘋，先到京師去了。

古押衙陪着王仙洲直上武當，見到了凌雲子，直述來意，凌雲子倒滿口答應了，當時就收了王仙洲，而且備牒申報州府，却没有要王仙洲改換衣冠入籍，祇是關了一所靜室供他居住。

古押衙還帶走了王仙洲致王遂中的一封信，大意是說自己看破世情，在武當山落籍為道冠，謝謝他以往的照顧。

古押衙住在王仙洲在京師的屋子裏，展開了他的救人行動，進行是很慢的。他化了大筆的銀子，結識了許多權貴內臣，交往了幾個月，他才透露出本意。

他說自己是個小京官的兒子，當年父親因為得罪了劉震而被下獄中致死，他立誓要報仇。

劉震已經死了，他無法鞭屍洩憤，祇有報復在劉震的後人身上。

他又說打聽得劉震有個女兒，被撥在太掖池服役，他希望能得到這個女子，親自報仇。

那些內廷宮臣十分為難，可是古押衙一再要求，而且許以重利，請他們想個辦法。

古押衙道：「這個人怎麼如此沒志氣，為了一個人，居然連命都不要了。」

塞鴻哈哈地道：「古大夫，此言出自一般迂夫之口並不足奇，但出自古大夫之口，就不大應該了，當年少主在武當見大俠與四雲對搏，少主拔劍相助時，也必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危，他就是那樣一個人，心眼兒死一點，卻從不違自己良心。」

古押衙不禁神色一動，拱手道：「再晚失言，前輩恕罪！」

塞鴻道：「若為老漢的事，老漢絕不求你，但老漢受故主深恩，不忍見其無後，才來央請大俠為助。」

古押衙沉思片刻才說道：「再晚受過前輩的好處，理應回報，前輩別說央請的話。」

塞鴻道：「老漢祇說央請而不說央求，是因為這件事乃我分內之事，誰也不求誰的。」

古押衙神思激動地道：「前輩說得對，就憑前輩這句話，再晚義無反顧，一定要辦成這件事，前輩請先回驛亭，再晚今天去看看情形，再來回報。」

塞鴻回到驛亭，王仙洲已經好了一點，但也祇是神智清醒一點，病體仍然很沉重。

塞鴻道：「公子，你應該寬心養病，老奴去找到了古押衙，他答應救出表小姐了。」

王仙洲一聽就興奮地道：「對，古押衙就住在這裏，我怎把他給忘記了呢。」

塞鴻笑道：「公子這些日子除了表小姐之外，還會記得誰呢？」

王仙洲被說得很不好意思，但也祇有低頭訥笑，心中的沉痾有了希望，精神立刻也振作了。

一天後，古押衙來了，却是單身一個人來的，王仙洲十分失望，但仍望着他道：「古兄，有消息了嗎？」

古押衙道：「劉小姐已入掖庭，在太掖池畔我見到了她，太掖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真是人間絕色。」

王仙洲急問道：「古兄是否有辦法救她出來？」

古押衙笑道：「救她出來並不難，問題是她不肯跟我走，這位小姐很可敬，她說如果逃出宮來，不僅會累及王兄，而且還會貽害到她死後的父母，甚至於劉王兩氏的族人都無法避免株連。」

王仙洲又涼了，這後果他沒想到，但經提出後，他也明白的確是嚴重，劉無雙被拘入宮，是一種刑罰，與普通被徵召入宮的女子不同，劫逃劉無雙，等於是劫天牢大獄，牽連之廣，追究之嚴，可以想像而得知的。

古押衙道：「但事情並沒有絕望，必須慢慢來，而且我還要一大筆錢。」

王仙洲忙道：「有！她父親的錢大部份還在這兒，古兄儘可動用。」

古押衙說道：「除了錢之外，還要兩個人幫助我，一個是塞老，一個是尊如夫人。」

王仙洲道：「可以，鴻叔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采蘋為了無雙，也願意不計辛勞的。」

古押衙道：「救人須救澈，為了要使

王兄仇讎今後能安居，就必須有妥善的安排。」

一切都計議定了，王仙洲立刻上了一份辭呈，不等批准就掛冠而去。

這倒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活動的人很多，長樂驛又是個肥缺，不但過往的內庭人員多，而且也是巴結權貴的一個最佳良機，王仙洲化了大本錢才活動到這個工作，他無條件求去，正好便宜上憲再安排一個人前來。

塞鴻道：「公子，你應該寬心養病，老奴去找到了古押衙，他答應救出表小姐了。」

王仙洲一聽就興奮地道：「對，古押衙就住在這裏，我怎把他給忘記了呢。」

塞鴻笑道：「公子這些日子除了表小姐之外，還會記得誰呢？」

王仙洲被說得很不好意思，但也祇有低頭訥笑，心中的沉痾有了希望，精神立刻也振作了。

一天後，古押衙來了，却是單身一個人來的，王仙洲十分失望，但仍望着他道：「古兄，有消息了嗎？」

古押衙道：「劉小姐已入掖庭，在太掖池畔我見到了她，太掖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真是人間絕色。」

王仙洲急問道：「古兄是否有辦法救她出來？」

古押衙笑道：「救她出來並不難，問題是她不肯跟我走，這位小姐很可敬，她說如果逃出宮來，不僅會累及王兄，而且還會貽害到她死後的父母，甚至於劉王兩氏的族人都無法避免株連。」

王仙洲又涼了，這後果他沒想到，但經提出後，他也明白的確是嚴重，劉無雙被拘入宮，是一種刑罰，與普通被徵召入宮的女子不同，劫逃劉無雙，等於是劫天牢大獄，牽連之廣，追究之嚴，可以想像而得知的。

古押衙道：「但事情並沒有絕望，必須慢慢來，而且我還要一大筆錢。」

王仙洲忙道：「有！她父親的錢大部份還在這兒，古兄儘可動用。」

古押衙說道：「除了錢之外，還要兩個人幫助我，一個是塞老，一個是尊如夫人。」

王仙洲道：「可以，鴻叔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采蘋為了無雙，也願意不計辛勞的。」

古押衙道：「救人須救澈，為了要使

王兄仇讎今後能安居，就必須有妥善的安排。」

一切都計議定了，王仙洲立刻上了一份辭呈，不等批准就掛冠而去。

這倒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活動的人很多，長樂驛又是個肥缺，不但過往的內庭人員多，而且也是巴結權貴的一個最佳良機，王仙洲化了大本錢才活動到這個工作，他無條件求去，正好便宜上憲再安排一個人前來。

塞鴻帶了采蘋，先到京師去了。

古押衙陪着王仙洲直上武當，見到了凌雲子，直述來意，凌雲子倒滿口答應了，當時就收了王仙洲，而且備牒申報州府，却没有要王仙洲改換衣冠入籍，祇是關了一所靜室供他居住。

古押衙還帶走了王仙洲致王遂中的一封信，大意是說自己看破世情，在武當山落籍為道冠，謝謝他以往的照顧。

古押衙住在王仙洲在京師的屋子裏，展開了他的救人行動，進行是很慢的。他化了大筆的銀子，結識了許多權貴內臣，交往了幾個月，他才透露出本意。

他說自己是個小京官的兒子，當年父親因為得罪了劉震而被下獄中致死，他立誓要報仇。

東返，也有一批批的人出去接駕，王仙洲迎來送往，十分起勁。

尤其是對由蜀東返的人，他更是熱切地招待，問起西蜀的情形，巧妙地打聽着無雙的消息。但是並沒有多大的效果，宮女深處禁園，與外面不通音訊，尤其是因父兄獲罪而入宮的女子，身份低微，更是沒有人知道。

宮女們一批批地來了，王仙洲却連面都見不到，因為她們都有專使帶着御林軍護送，關防森嚴，地方官只管招待，却無法見到面，更別說是上前談話詢問了。

幸好塞鴻的年紀大了，比較不受嫌疑，有時還可以到車駕附近走走。

這一天，又有一批宮女來了，是預定搬到未央宮的太掖池担任洒掃工作的，這是比較粗的工作，担任這工作的多半是舊日犯官的子女，塞鴻也就特別留心，自己在門口張望着，當那列女子嬾嬾行來時，其中一個女郎忽地一震，低聲問道：「塞鴻，是你嗎？」

塞鴻也心神大震，忙道：「是的，小姐，公子也在此兒，我們一直在找你。」那是無雙，她瘦得多了，也十分憔悴，但美麗如昔，祇聽得她低聲道：「晚上設法跟我見面。」

祇說了這句話，她就被趕了進去，塞鴻終於找到了劉無雙，却不敢讓王仙洲知道，他怕這位痴情的公子會做出不顧一切的舉動，本來他想暗過這件事的。

但劉無雙臨去時，眼中充滿了希望的神色，又使他不忍，到了夜深，他終於鼓起勇氣，施展出當年走江湖時飛簫走壁絕技，他曾經是鼎鼎大名的塞外飛鴻，這兩丈高的院子根本不放在他心上。

可是他畢竟年紀老了，而且腳筋被挑斷了，行動大不如昔，勉強挨到內院，却已經驚動了巡守的士卒。

幸虧他對地形熟，連忙找個隱蔽處躲了起來，眼睜睜望着五六丈，一燈如豆，一個女郎的身影映在窗紙上。

看不見臉，但她不時移動的狀態看來，她也是在焦灼地期待着，無可奈何之下，塞鴻紙好撕下一片衣襟，咬破手指寫下：「警嚴無法交談，請留字明日登車時交老奴轉呈公子，公子為小姐守義。至今未娶。」

祇能寫這幾個字，然後他取出匕首，將血書裹在匕首柄上，趁着守卒背過面去時，將匕首射進了窗子。

第二天，宮女們又登車走了，塞鴻守在門口，劉無雙走過來時，祇說了兩個字：「床下！」

她很聰明，却後餘生，要說的話一定很多，但是在眾目昭彰之下，把這樣一封厚的信遞過來而不被人發現是很難的，所以乾脆留在床下面了。

劉無雙含着無限幽怨登車而去，塞鴻連忙進入到內院，在床下找到了一塊羅帕，以及上千字的血書。

信寫得纏綿之至，她不怨天，不尤人，說老父貪利忘本，有虧臣守，乃至身遭不幸，都是咎由自取，她自知罪孽深重，此生長守深宮而為老父贖罪，再見無期，希望王仙洲忘了她，以門戶為重，宗嗣為重，及早另娶，不要再加深她的罪孽。

古押衙道：「最後還有一個要求，就是王兄要一切聽兄弟的安排，這是最重要的。」

王仙洲毅然道：「祇要能與無雙團聚，小弟無不應命。」

古押衙道：「好，那麼王兄立刻趁病告假辭官，然後隨小弟到武當山上一行，小弟送王兄在武當落籍。」

王仙洲道：「小弟在此為官，本就是要打聽無雙的消息，無雙有了着落，小弟自然不想再做個七品尹，祇是在武當落籍，那恐怕難以如命。」

古押衙笑道：「王兄放心，小弟不是要你一輩子出家當道士，祇是一個暫時的期間，當小弟將劉小姐救出之後，王兄立刻可以還俗回家。」

塞鴻道：「武當道規清嚴，祇怕不容易隨便准人還俗。」

古押衙道：「不怕他們不答應，武當現由凌雲子掌教，為了上次的事，他欠了我們一個人情。」

塞鴻道：「為什麼要上武當呢，如為掩人耳目，在別的地方也行呀，這樣似乎有點要挾。」

古押衙道：「別的地方沒有武當派那麼大的勢力，擋得住官方的追查，而且凌雲子對上次的事，一直耿耿於懷，如果我們不找個機會讓他回報一下，他也不會安心。」

塞鴻道：「好吧，古大夫既然有了計較，想必也有了妥善的安排，老漢聽候驅策就是。」

古押衙道：「救人須救澈，為了要使

王兄仇讎今後能安居，就必須有妥善的安排。」

一切都計議定了，王仙洲立刻上了一份辭呈，不等批准就掛冠而去。

這倒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活動的人很多，長樂驛又是個肥缺，不但過往的內庭人員多，而且也是巴結權貴的一個最佳良機，王仙洲化了大本錢才活動到這個工作，他無條件求去，正好便宜上憲再安排一個人前來。

塞鴻帶了采蘋，先到京師去了。

古押衙陪着王仙洲直上武當，見到了凌雲子，直述來意，凌雲子倒滿口答應了，當時就收了王仙洲，而且備牒申報州府，却没有要王仙洲改換衣冠入籍，祇是關了一所靜室供他居住。

古押衙還帶走了王仙洲致王遂中的一封信，大意是說自己看破世情，在武當山落籍為道冠，謝謝他以往的照顧。

古押衙住在王仙洲在京師的屋子裏，展開了他的救人行動，進行是很慢的。他化了大筆的銀子，結識了許多權貴內臣，交往了幾個月，他才透露出本意。

他說自己是個小京官的兒子，當年父親因為得罪了劉震而被下獄中致死，他立誓要報仇。

他又說打聽得劉震有個女兒，被撥在太掖池服役，他希望能得到這個女子，親自報仇。

那些內廷宮臣十分為難，可是古押衙一再要求，而且許以重利，請他們想個辦法。

古押衙道：「這個人怎麼如此沒志氣，為了一個人，居然連命都不要了。」

塞鴻哈哈地道：「古大夫，此言出自一般迂夫之口並不足奇，但出自古大夫之口，就不大應該了，當年少主在武當見大俠與四雲對搏，少主拔劍相助時，也必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危，他就是那樣一個人，心眼兒死一點，卻從不違自己良心。」

古押衙不禁神色一動，拱手道：「再晚失言，前輩恕罪！」

塞鴻道：「若為老漢的事，老漢絕不求你，但老漢受故主深恩，不忍見其無後，才來央請大俠為助。」

古押衙沉思片刻才說道：「再晚受過前輩的好處，理應回報，前輩別說央請的話。」

塞鴻道：「老漢祇說央請而不說央求，是因為這件事乃我分內之事，誰也不求誰的。」

古押衙神思激動地道：「前輩說得對，就憑前輩這句話，再晚義無反顧，一定要辦成這件事，前輩請先回驛亭，再晚今天去看看情形，再來回報。」

塞鴻回到驛亭，王仙洲已經好了一點，但也祇是神智清醒一點，病體仍然很沉重。

塞鴻道：「公子，你應該寬心養病，老奴去找到了古押衙，他答應救出表小姐了。」

王仙洲一聽就興奮地道：「對，古押衙就住在這裏，我怎把他給忘記了呢。」

塞鴻笑道：「公子這些日子除了表小姐之外，還會記得誰呢？」

王仙洲被說得很不好意思，但也祇有低頭訥笑，心中的沉痾有了希望，精神立刻也振作了。

一天後，古押衙來了，却是單身一個人來的，王仙洲十分失望，但仍望着他道：「古兄，有消息了嗎？」

古押衙道：「劉小姐已入掖庭，在太掖池畔我見到了她，太掖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真是人間絕色。」

王仙洲急問道：「古兄是否有辦法救她出來？」

古押衙笑道：「救她出來並不難，問題是她不肯跟我走，這位小姐很可敬，她說如果逃出宮來，不僅會累及王兄，而且還會貽害到她死後的父母，甚至於劉王兩氏的族人都無法避免株連。」

王仙洲又涼了，這後果他沒想到，但經提出後，他也明白的確是嚴重，劉無雙被拘入宮，是一種刑罰，與普通被徵召入宮的女子不同，劫逃劉無雙，等於是劫天牢大獄，牽連之廣，追究之嚴，可以想像而得知的。

古押衙道：「但事情並沒有絕望，必須慢慢來，而且我還要一大筆錢。」

王仙洲忙道：「有！她父親的錢大部份還在這兒，古兄儘可動用。」

古押衙說道：「除了錢之外，還要兩個人幫助我，一個是塞老，一個是尊如夫人。」

王仙洲道：「可以，鴻叔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采蘋為了無雙，也願意不計辛勞的。」

古押衙道：「救人須救澈，為了要使

王兄仇讎今後能安居，就必須有妥善的安排。」

一切都計議定了，王仙洲立刻上了一份辭呈，不等批准就掛冠而去。

這倒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活動的人很多，長樂驛又是個肥缺，不但過往的內庭人員多，而且也是巴結權貴的一個最佳良機，王仙洲化了大本錢才活動到這個工作，他無條件求去，正好便宜上憲再安排一個人前來。

塞鴻帶了采蘋，先到京師去了。

好了，先把她毒死，然後由咱家叫官人把她送去掩埋，古少爺可以派人等在宮門，把屍體接過來，就在這宅中設靈致祭。」

古押衙道：「可以，有勞公公了，事成之後，在下一重重地報答公公。」

趙公公笑了笑：「那裏！祇是這一來要通過很多人，咱家先打點了，明天再來向公子道喜。」

他忽又壓低聲音道：「公子！大內賜毒自盡有秘製的毒藥，你有沒有？」

古押衙道：「有！在下可以去買。」

趙公公道：「買的不行，死後屍體要經過檢驗的，守宮的龍禁尉狄魁元是個很精明的人，如果不是宮內的毒藥，恐怕隔不過他，公子再化個百來兩金子，咱家替你去找太醫配製一付吧。」

古押衙道：「大內的毒藥死後有什麼徵狀？」

趙公公微笑道：「別的毒藥服下後都會七孔流血，祇有大內的毒藥，服下後十分安詳，連一點徵狀都看不出來。」

古押衙道：「那就麻煩公公了。」

又奉上了一百兩金子，趙公公這才道：「咱家走了，回頭咱家派個小太監來，把衣服詔書都準備好，由他帶了來，公子還得先演習一下，免得出了漏子。」

古押衙連連道謝，送走了趙公公，他才吁了一口氣道：「總算大功將成，塞老，你得準備一下。」

塞鴻道：「古大俠，咱們要救的是活人。」

古押衙笑道：「當然是活人，古某早就算計好了，武當有一種保命金丹，服下

後全身冰涼如死，七天後服下解藥自動甦醒，我把王兄送上武當，就是為了向凌雲子要一顆這種藥，接到人之後，立刻送到武當，包管還你一個新鮮活跳的劉小姐，我原來也是打的這個瞞天過海的主意，否則後患總是難免。」

塞鴻道：「那還要什麼準備的呢？」

古押衙道：「不防一萬，只防萬一，劉小姐服毒後，就怕檢驗的人不放心，在屍體上刺一刀，那就全功盡棄，遇到這個情形，祇有下手力阻。」

塞鴻道：「有這種可能嗎？」

古押衙道：「有的，趙老兒說龍禁尉狄魁元守值宮門，這傢伙是華山派的劍道高手，以前專司大內狙殺外臣的工作，也還遇見過不少假死的把戲，恐怕他會來上這一下。」

塞鴻不放心地道：「那不是把事情鬧大了嗎？」

古押衙道：「可能，因此狄魁元要刺人時，我們必須先下手為強，撲殺此人，他死了，劉小姐假死的事就沒有人會知道，我們只是為了報仇而搶出一具屍體，諒來不致追究到王兄身上去，而且那個姓趙的受了好處，也會替我們設法掩飾的。」

塞鴻道：「可是古大俠就糟了。」

古押衙道：「古某孤身一人，天下之大，何處不能容身，最多來個拔腿一走，何愁之有。」

塞鴻拱拱手道：「多謝大俠了。」

古押衙道：「塞老別這麼說，那次爲了追殺淫婦，如非塞老及時趕到，揭穿飛雲子與她的關係，古某說不定已經喪身在

處死一名犯官之女，難道還要向你請示不成？」

狄魁元道：「下官不敢，下官祇要知道這宮女是否已經死去，然後下官一概不問。」

塞鴻冷笑道：「原來統領大人是懷疑本使……」

狄魁元道：「下官沒這個意思，下官的職責是不放一個活的人出宮去。」

塞鴻道：「好！掀開來看他看看！」

古押衙掀開蓋布，劉無雙的臉色慘白，雙目緊閉，鼻息全無，狄魁元試試體溫，發現手足已涼。

這才退後一步道：「請貴使恕下官無狀，此女確已死亡，貴使可以帶走了。」

塞鴻一顆心這才放了下來，冷冷地道：「沒什麼，本使對統領大人盡忠職守的情形，必定據實呈報。」

一揮手，趙公公的兩名心腹小太監連忙抬着走了，才出未央宮，塞鴻的車子已經駛過來了。

把劉無雙放上了車子，塞鴻自己也上了車，古押衙把預備好的兩個金錠塞在小太監手裏並道：「二位辛苦了。」

小太監笑笑回身欲行，忽然一條人影轉出，攔住他們的去路，道：「等一等，你們手裏拿的什麼東西？」

赫然是狄魁元跟了來，小太監嚇得發抖，古押衙却很鎮定地道：「不管他們的事，統領大人，請借一步說話，敝人自有解釋。」

他用身子擋住了狄魁元，往後擺擺手，兩個小太監倒也機靈，一溜煙跑掉了。

武當四雲的劍下了，我輩行事，但問心之所安，當爲與不當爲，幾時把本身安危放心上的。」

塞鴻不再說話，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黃昏時果然有個小太監來了，把一瓶毒藥交給古押衙道：「趙公公說這要化在酒中的。」

古押衙接過毒藥，却以巧妙的手法，當着那小太監的面，將保命金丹換了進去，而且還提了一條狗來試了一下，倒點酒在狗的嘴裏。

那條狗祇行了幾步，就倒下不動了，古押衙笑道：「真是不錯！果然是一滴畢命。」

小太監道：「這是大內秘方，所以才賣得貴，如果不是趙公公，誰也弄不到這玩意兒。」

古押衙塞了一塊金子給他道：「小兄弟，你也費心了。」

小太監得了好處，果然十分起勁，拿出隨身的衣包，裏面是一套內侍的冠服，一套隨駕力士的服裝。

古押衙與塞鴻換上了，小太監又教了他們許多應注意的事項與應答的口語等。

塞鴻却又準備了一張棉被，趕了一輛車子，準備接屍，他與古押衙兩個人却都內藏武器，以備應變。

時間已差不多了，他們才直朝禁宮而去。

未央宮原是玄宗與楊妃的寢宮，在驪山之麓，其中的太掖池，也就是華清池，是一股溫泉，楊妃體豐，經常在此出浴，留下了許多風流佳話。

古押衙上前笑道：「狄統領，事情是這樣的，死者是前租庸郎中劉震之女，劉震通敵有據，經人密告內廷，賜死是實，但先父生前受劉老賊陷害而死，在下志切父仇，恨不能生食其肉，天幸老賊伏法，但在下父仇未報，心何能安，打聽得內廷要賜死劉震的女兒，在下化了人情，想把他女兒屍體弄回家去，一祭先父之靈。」

他說話時咬牙切齒，一副恨毒之狀，裝得可憐像，狄魁元似乎相信了，笑了一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兒，閣下是個孝子，而且仇人也死了，本官當然成全你這片孝心。」

古押衙連忙道：「多謝統領大人，只要大人肯包涵一二，在下必然會有一番孝敬的。」

狄魁元笑笑道：「多少？」

古押衙沉吟片刻才道：「統領大人，寒家雖薄有積蓄，但是爲了這趟事，已經化了不少，現在勉力搜羅，大概還可以湊個兩千銀子。」

狄魁元搖了搖頭，古押衙忙道：「統領大人！在下實在沒有了，這次上下打點，的確已經羅掘俱窮。」

狄魁元一笑道：「閣下弄錯了，我不是嫌少，是覺得太多了，閣下一片孝心，我應該成全的，怎麼能叫你傾家蕩產呢，錢多少都沒有關係，我只是爲了一口氣難平罷了。」

古押衙忙道：「統領大人，這話是怎麼說呢？」

狄魁元道：「剛才在宮裏，閣下也看見了，那個內史給我受足了氣，現在抓住

妃子馬嵬坡前死，天子長生殿中悲，玄宗回來後觸景思人，所以退位爲太上皇，太子即位，他不居於未央宮，所以這兒不像以前那麼戒備森嚴，塞鴻在宮外等着，趙公公則另外派了兩個太監，手執宮燈等候着接應。

宮門司值是狄魁元，他是玄宗的人，回來後也不很得意，聽說宮中有內史前來，他懶得多問，聽任他們長驅直入，來到內宮，趙公公等着，交換了一個眼色，塞鴻上前跟他低語幾句，其實這早已安排好了。

趙公公裝模作樣點點頭，吩咐人把劉無雙帶了來，他一見塞鴻，怔了一怔，塞鴻也就裝模作樣把賜死的詔書唸了一遍，然後道：「劉無雙，現在又有人告你父親劉震通敵有據，着令賜死，詔書在此，妳自己看吧。」

她把詔書攤開在劉無雙的面前，却另附一張字條，寫着：「婢子前來搭救小姐出宮，請小姐依言行事。」

劉無雙心神大震，目中忍不住熱淚交流，那是興奮的眼淚，此時却頗爲逼真，看來就像是傷心之狀，塞鴻道：「劉無雙，妳有什麼話說？」

劉無雙顫聲道：「犯女情願一死，無話可說。」

塞鴻哈哈地道：「好！喝酒！」

古押衙將酒壺中的毒酒倒出送過去，劉無雙叩頭謝恩後，引頸一飲而盡，沒有多久，她就倒地不動了！

趙公公立刻道：「犯女劉無雙已奉詔賜死，來人哪，抬出去埋了。」

了把柄，我要回敬他幾句。」

古押衙道：「那又何苦呢？」

狄魁元冷笑道：「我自幼習藝，辛苦練武，好不容易混到一個統領，多少人物沒見過，時乖運蹇，升遷無望，還要受這種氣，我想太沒意思了，非出這口氣不可。」

說着直往車上衝去，塞鴻只好硬着頭皮，挺身出來說道：「狄魁元！你要怎麼樣？」

狄魁元冷笑着道：「不怎麼樣，現在抓到了你貪贓枉法的證據，把你往內廷一送，看着你神氣去！」

塞鴻自幼就在權貴之門，雖然身爲侍婢，見識自非尋常女子可比，冷笑一聲道：「狄魁元，一朝天子一朝臣，現在可不是從前了，光憑你這個小小統領能奈何我嗎？」

狄魁元也冷笑道：「奈何不了你，狄某自認倒楣，但狄某非要碰碰你，看你神氣到什麼程度？」

古押衙上前道：「狄大人！這又何苦呢？大人既有成全之心，就萬請開恩成全到底，塞家存歿俱感。」

塞鴻也知道在這兒鬧起來不宜，因爲這兒離宮門太近，狄魁元一叫起來，他的部屬都來了，脫身就難了。

因此一抖韁繩，驅車急行，狄魁元手攀着車門，被拉了十幾步後，終於遲足了氣，勒住丹田，雙腳勾住了一株小樹，硬

塞鴻早已受過古押衙的指點，也算到了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因此胸有成竹，冷冷地道：「狄統領，檢查是你的職責，本使自然無權阻止你，可是本使也有一句話要轉告你，主上對皇上侍候種種不法的情事早已深感不滿，權傾一時的高力士，此刻是什麼遭遇，諒你也清楚得很。」

狄魁元不禁一怔，高力士是玄宗當政時，最得勢的一個官監，連文名最著的李太白先生都曾吃過他的暗虧，可是玄宗東返，退爲上皇後，高力士下場很慘，看在上皇的份上，未加處死，却被貶到皇陵掃地去了！

塞鴻又道：「狄統領，你不過是一個上皇御前統領而已，居然敢如此蠻橫，本使將你的事回宮稟奏後，你可比不上高力士公公，還有上皇的顧恤。」

狄魁元的氣被壓低了一點，但當着部屬，又不能過分低頭，一躬身道：「貴使諒鑒，下官祇是盡職守份！」

塞鴻冷冷地道：「本使奉的是密旨，

把車子拉住了，厲聲笑道：「你們走得了嗎？」

塞鴻拚力揮鞭驅車，但是狄魁元已經穩了下來，雙腳柱地，穩如磐石，馬蹄空踢，車子竟難移半步。

古押衙見事情鬧開了，祇有將心一橫，衝上前一指點向狄魁元的臂肘，去勢勁疾。

狄魁元臉色微變，連忙鬆手退後，車子已像箭一般的衝出，可是也不過衝出幾十丈而已。

黑暗中人影飄忽，四名執劍士縱落車前，塞鴻一鞭揮出，捲倒了一人，其餘三人則跳着躲開了，可是那被捲倒的衛士，滾入車下，雙掌砍向馬足。

馬匹痛嘶一聲，被重手法震斷了兩隻前足，身軀一歪，連車子也跟着被拉倒下來。

塞鴻心中大驚，車上的采蘋不會武功，劉無雙傷死僵臥，這一倒下，非受重傷不可，無可奈何，祇有翻落車轆，奮力一舉，才把車子托平。

可是三枝長劍已經比着他，一名衛士冷笑道：「老頭兒，看來你還有兩下子，怎麼樣，乖乖認命吧。」

那個被長鞭捲倒的衛士則紅了眼，檢起自己脫手的劍，狠狠地刺向塞鴻，口中還怒罵道：「老傢伙！你居然敢打老子，老子要你的老命。」

一劍刺中肋下，塞鴻祇好咬牙挨了，那衛士還想刺第二劍，却被後面追上的狄魁元喝止了道：「別傷他性命！」

古押衙也追了上來道：「各位，這是

何苦呢？」

狄魁元冷笑道：「閣下別裝了，在宮門裏，我就看出你們有問題，但是我不在那兒留下你們，什麼意思你們總明白了，大家還是好好地談一下吧？」

古押衙道：「統領大人要談什麼？」

狄魁元冷笑道：「閣下還要裝糊塗，你以為我沒認出你來，白衣劍客古押衙是江湖知名之士，狄某雖然身在宮中，對閣下這等知名之士，還是很清楚的。」

古押衙不禁一怔，隨即笑道：「既然統領認出了古某，那就好說話了，統領沒有在宮中叫破，想必另有指示。」

狄魁元笑道：「古朋友，你是江湖知名的劍客，就不可能跟劉震有仇了，否則以閣下的身手，取劉震的首級如探囊取物，用不着報復在他女兒身上。」

古押衙道：「不錯！那番話祇是騙騙宮人的，在狄統領這般高人法眼中，自然通不過了。」

狄魁元問道：「那麼，閣下此舉為何呢？」

古押衙笑道：「統領大人不妨猜一猜看。」

他一時不明白狄魁元的用心何在，祇得打個馬虎眼，先探探對方的口氣，然後再作區處。

狄魁元笑道：「古大俠想考考狄某，我怎能使你失望呢，你報仇之說是假的，車中的那位內使自然也不是真的，你們化了這麼大的精神，祇是想把劉震的女兒弄出來。」

古押衙道：「弄個死人又有什麼意思

呢？」

狄魁元笑道：「她真死了嗎？這種瞞天過海之計，騙得別人，但却騙不過狄某。」

古押衙心中一沉，口中却祇得乾笑一聲道：「狄大人明察秋毫，但不知有何指示。」

狄魁元道：「閣下千萬別再說什麼仗義救人的話，劉震貪贓枉法，刻薄寡恩，閣下已經化費了近十萬的活動費，下了這麼大的本錢來救一個犯官的女兒，總有道理的。」

古押衙心計一轉，笑笑道：「高明！高明！狄大人明察，朝廷西遷之日，許多大官都匆匆隨駕而行，財產都來不及帶走，劉震任庸庸多年，官囊所積，不下百萬之數……」

狄魁元大笑道：「這才像句話了，劉震死後，祇留下了一些粗重家具，細軟金銀，一下子都不見了，聽說他是在啓夏門被抓回去的，却祇抓到他的錢，沒抓到他的錢，當時有楊國忠祖護，也沒人追問，馬嵬坡之亂，他又被亂軍殺死，這筆家財就白白失踪了。」

古押衙道：「不錯！在下想目前唯一知道下落的，就是他的女兒劉無雙了，所以才千方百計弄她出來。」

狄魁元笑道：「古大俠不愧是個有心人，如果早跟我商量一下，就不必費那麼大的事了。」

古押衙道：「在下何嘗沒想到，祇是聽說狄大人鐵面無私，不易打通關節，所以不敢冒犯。」

狄魁元微笑道：「千里爲官祇爲財，狄某現在守着這一所冷宮，沒什麼前程可言，不得不爲身後事打個算盤，祇是狄某的胃口比較大，不是三五萬之數打發得了的。」

古押衙道：「統領大人要多少？」

狄魁元道：「不多！江湖上有規矩，橫財到手，見者有份，狄某也很知足，有個三五萬也就夠了。」

古押衙心中一沉，他知道王仙洲的目的祇爲救人，並不在乎劉家的錢，可是全部窖藏，也不過四五十萬之數，王仙洲爲了在京師活動，已經化掉了一半，才弄到個長樂驛令，自己來京上下打點，又去掉十來萬，目前全部所存，也不過十來萬而已，給對方是絕對不夠消災的。

如果說出實情，再牽上王仙洲，這傢伙真而無鑒，恐怕連王仙洲也將長期受到他的勒索而不得安寧了。

因此他一笑道：「統領要得太多了一點吧？」

狄魁元道：「閣下要弄清楚，狄某已經够客氣了，你們假冒內使，偽造聖旨，私刻宮女，這些罪狀，那一件都足以構成殺頭滅族的大罪。」

古押衙冷笑道：「古某既然敢做就不怕，統領大人應該知道，古某行道江湖，全無後累，何況要砍下古某的人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這兒態度一硬，狄魁元又軟下來了，笑笑道：「古大俠！劉震的私藏也許不止百萬之數。」

古押衙道：「但也許不到百萬，那古

某豈非白忙了一場，何況古某現在也拿不出這麼多來。」

狄魁元道：「那麼古大俠打算如何打發我們呢？事關百萬鉅數，你總不能再拿個兩千來敷衍吧。」

古押衙道：「要！就拿五萬，攔開此事，因爲這是古某目前所有的全部。」

狄魁元冷笑道：「五萬！這祇够打發我這些弟兄，這種事若揭發出來，我們可不能像你古大俠來個抽身一走，我們都還有家小，古大俠未免出手太少了？」

古押衙道：「我也知道這是不夠的，但目前我手頭祇有這些，假如我能付出五十萬，也不想發這筆橫財了，我們不妨打個商量好了，等起出藏金，扣除掉我的開支，然後跟統領二一添作五，大家平均攤分……」

狄魁元道：「那倒是可以的，祇是狄某刻下無法分身，如果你們起出藏金，拔腿一走……」

古押衙笑道：「統領大人，這是必須要互相信任的，統領大人不妨派幾個弟兄一起去好了。」

狄魁元想想道：「那可不大放心，我這些弟兄雖然懂得幾手劍法，但跟你白衣劍客相較就差得多了。」

古押衙臉色一沉道：「統領大人，你如此刁難，可就沒辦法了，你這是在逼古某一拼了？」

狄魁元却又道：「好吧！人，先交給你們帶走，狄某去安排一下，明天狄某前來，再跟你們一起發掘藏金去。」

他終算妥協了，揮揮手，把那四名劍

手叫住，然後又道：「馬武！你去另外套匹馬給他們。」

馬武就是刺了塞鴻一劍的衛士，怔了怔道：「統領，他們要是溜了怎麼辦？」

狄魁元笑了笑道：「在京師，他們想溜還沒這麼簡單。」

馬武終於回去，不一會兒，牽了一匹馬前來，將受傷的馬換下，由着他們駕車走了。

古押衙代替塞鴻駕轡驅車道：「前輩今天倒真忍得住，居然咬牙挨他們一劍而不還手。」

塞鴻苦笑道：「老漢並非不還手，而是怕誤了大事，這兒都是他們的人，鬧起來我們可就走不掉了。」

古押衙道：「我担心的也是這一點，否則早就跟他們動起手來了，何必如此委屈求全。」

塞鴻道：「古老弟，那麼，現在該怎麼辦？」

古押衙道：「狄魁元非易與之輩，他放我們走，實際上是去找帮手了，我們必須連夜出城。」

塞鴻一怔道：「連夜出城？」

古押衙道：「是的！苦的是劉小姐昏迷不能動彈，如果不趁今夜逃出城去，明天就出不了城了，而時限迫促，如果過了七天不服下解藥，回天乏術，事情就更糟了。」

塞鴻道：「狄魁元一定會派人跟踪我們的。」

古押衙道：「那是一定的，好在他也

會在暗中攔截，出了城，我們祇好趕一程算一程，祇要不因死在城中，總是有辦法的。」

塞鴻也是別無良策，祇好駕了車，向城外行去，到達城門時，門已緊閉，塞鴻道：「現在可怎麼辦？」

古押衙笑了笑道：「沒關係！有人會替我們叫開城門的。」

他向後叫聲道：「後面的朋友，來一位幫幫忙，把城門叫開，我們要出去。」

很快地一條人影掠至，正是剛才攔阻的四名劍士中的一個，上前問道：「要出城幹嗎？」

古押衙道：「避人耳目，劉震在啓夏門外被執，他的家小也是在城外被執的，可見家財都被運出城去了，沒經過你們一關，還可以在城裏就一下，現在可就不得了，那位趙公公也一定怕事情生變，找來打聽的，留在城裏，驚動的人太多，大家的財都發不成了。」

那劍士想了一下道：「好吧！不過你們可老實點，別打什麼歪主意，盯着你們這輛車的人可多着呢。」

古押衙笑道：「我知道，所以才把閣下請來叫開城門，財是大家的，你們也該盡點力。」

那劍士又沉思片刻，才過去把守城官叫了起來，御前侍衛竟氣派不凡，守城官連問都不敢問，就乖乖地把城門打開了，那劍士送出了城問道：「你們要上那兒去？」

古押衙笑道：「閣下是奉命負責跟車

也免得徒步跋涉辛苦！」

那劍士想想，終於上了車道：「不止我一個人跟車，你們若是想動歪主意，可是自找麻煩。」

古押衙但笑不語，走了一陣才問道：「我們現在也沒有個準落腳處，統領什麼時候能趕來？」

那劍士道：「不超出四個時辰，他一定可以前來會合，因爲他擔心你們搗鬼，前去找帮手了。」

古押衙笑道：「他未免也太小心了，這種事越少人知道越好，何必又找人來多佔一份呢？」

劍士冷笑道：「因爲閣下的名氣太大了，他怕一個人吃不住你，寧可少分幾個，也不能叫你吞了去。」

古押衙哼了一聲道：「我是不想獨吞，再者在京師有很多人不知情，被我那番話騙住了，出於義憤幫我的忙，我不忍心連累他們，如果真要幹起來，我古押衙怕過誰來？」

劍士冷笑道：「古押衙，統領就是知道你的名氣太大，找來的帮手，必然是吃得住你的。」

古押衙道：「放眼天下還沒有人吃得住我。」

劍士見他說話時的神色有些不對，心中有點着慌，連忙道：「統領找的是禁宮統帶陳元直陳大人夫婦。」

古押衙一怔道：「陳元直，是孤烟門中的高手？」

劍士傲然道：「不錯，他的夫人黑衣仙子裴元霜是孤烟掌門孤烟老人的女兒，

這兩個人你惹得起嗎？」

古押衙抽了一口冷氣道：「那倒是真的惹不起。」

劍士道：「所以你好老實點。」

古押衙道：「陳元直與裴元霜這兩口子我是惹不起，但也非惹不可，多謝你告訴我，留你一個全屍吧。」

劍士一驚道：「你想幹什麼？」

古押衙道：「狄魁元的心太狠了，他找來這兩位硬底子，分明是想連我的一半也給吞了下去，我可不上這個當，寧可先躲躲他們，藏金放在那兒不會走的，我祇要知道下落，什麼時候來取都行，朋友！抱歉，對不起你了。」

說完一掌拍出去，擊在那劍士的心口上，把他打得直飛跌下去，塞鴻連忙驅車急駛！

古押衙道：「前輩！慢一點，劉小姐可經不起顛簸，那顆保命金丹只能維持她心頭一點生機，她沒練過武，身子又弱，這一顛就真要她的命了。」

塞鴻道：「可是老弟殺了他們一個人，他們已經知道我們要溜，馬上就會追上來，逃得一步是一步。」

古押衙道：「現在逃不了的，我們一輛車載着四個人，怎麼樣都比不上他們馬快，還是慢慢走好了！」

塞鴻道：「那樣他們不是更快追到了嗎？」

古押衙道：「不會很快，我剛才那一掌沒有用全力，祇把那傢伙震昏過去。」

塞鴻愕然道：「這又為什麼呢？」

古押衙道：「爲了爭取時間，我讓那

個傢伙轉告我的話，只是爲了怕他們併吞而逃避，不是急着去取藏金，他們就放心了，祇要盯住這輛車，等我們走得遠一點才會上來攔截。」

塞鴻道：「早點截住我們，那不是更好嗎？」

古押衙笑道：「他們既存獨吞之心，自然也怕知道的人多，離京師越遠，對他們越有利。」

塞鴻不禁點頭讚道：「老弟行事之精細，實非老漢所能及，空自虛長年歲，想來實在太慚愧了。」

古押衙道：「前輩別這麼說，前輩報恩護主之義，才真的是無人能及，武林中人爲友爲義，拋頭顱，洒熱血，逞一時之勇者比比皆是，像前輩這樣，拋却一生的盛名，屈身爲奴，以一生的光陰用於報恩，才是真正難得。」

塞鴻道：「老漢受先恩主活命之德，所爲僅盡心而已，而老弟如此甘冒殺身族家之險相助……」

古押衙笑道：「前輩說那裏話，古某受武當四雲圍攻時，王兄見義相助，前輩一言解圍，這兩份德意，古某一直耿耿於懷，這次正是給我一個回報的機會……」

塞鴻道：「幼主但憑血氣之勇，不但沒幫上忙，反而使老弟受累分心，至於老漢揭穿飛雲子的身世本相，也算不上幫忙，以老弟之能，足有自保之力。」

古押衙道：「但是我沒本事與武當全派爲敵，如果不是前輩揭穿，抓不住證據，武當絕不會放過我的，點水之恩，湧泉以報，這是我們江湖人的本份，前輩也不

必再說什麼客氣話了，事有應爲與不應爲，即使我沒有受過二位的好處，二位找上了我，我也是義不容辭的。」

塞鴻嘆了一口氣，沒有再說什麼。

古押衙却意氣揚揚地道：「何況仙洲兄守義不娶，劉小姐全信不另字，他們雖不是江湖人，所表現的忠貞與俠氣却是令人敬佩的，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成全他們，使有情人能成眷屬。」

塞鴻苦笑說道：「但願皇天不負苦心人。」

古押衙道：「一定成功的，古某拚了這條命，也一定要促成此事。」

這一程趕出了四十多里，天色已明，古押衙找了個小村子歇了下來，後面雖然有人盯着，他也不作理會，第一件事就是爲塞鴻裹創。

塞鴻道：「這點傷不要緊，我是故意讓他刺中的，還是再趕一陣路吧？」

古押衙道：「狄魁元他們遲早都會追上來的，也遲早會跟他們火併一場的，此地已遠離京師，他們不再忌諱，碰上就難免一戰，倒不如趁他們沒來前把前輩的傷治一治，動手的時候，也好有個照應。」

塞鴻道：「老漢武功雖沒丟下，但腳筋已斷，行動不便，動手時，恐怕幫不了太多的忙。」

古押衙道：「他們目的在這輛車子與車上的人，前輩不必多作移動，祇要守緊這輛車就行了。」

塞鴻想想又道：「必要時由老漢拚命擋住追兵，老弟趕着車子先走一步。」

古押衙道：「沒有用的，我們兩個人

誰都不能落車，一個護車，一個格敵，誰都不能離車太遠，否則就全功盡棄了，我們的目的不在拚殺幾個強敵，而在使劉小姐安然到達武當，與王兄團聚。」

塞鴻也沒有話說了，幸好他們早就作了準備，得手後就趕快離開，車上帶了乾糧，也帶了藥箱。

塞鴻裹好了傷，略事休息，又繼續上路，而采蘋工作則是照顧劉無雙，爲怕劉無雙受到震動，她只好抱着劉無雙，一路顛簸，又足足趕了一天的路，人馬俱疲。

古押衙與塞鴻倒還好，采蘋卻實在受不了，無可奈何之下，祇好找個民家休息下來。

晚上，古押衙却不敢怠慢，與塞鴻兩人輪流分班守值以防不測，塞鴻守的是下半夜。

果然後面追蹤的人不耐煩了，古押衙才躺下不久，兩條人影已摸近了車子。

爲了保持隨時可以行動，他們不敢把劉無雙搬下來，采蘋蜷縮在一邊，古押衙睡在車下，塞鴻却坐在車轆上，人影撲近，正是馬武與另一名劍士。

塞鴻裝着打瞌睡，其實一直在警覺中，馬武伸手去撩車簾，塞鴻長劍突發，寒光一掠，把馬武的手臂斬了下來，馬武負痛拔劍挺攻，另一名劍手也撲攻上來，塞鴻從容揮劍迎敵，馬武邊戰邊叫道：「老傢伙！你跑不掉的，統領跟陳大夫夫婦在後面，一個時辰就可以追到了。」

古押衙在車下出來要幫忙，塞鴻道：「老弟！別管這兒，你快套馬，有一個時辰的時間，我們總可以多走幾里。」

了。

唯一的解釋是狄魁元與陳元直夫婦認定藏金在京師，不想追得太急，等他們自己回頭。

也因爲有了這一點優勢，他們才安然地渡過了四天，沒有受到再度的騷擾，而且離武當也祇有三四百里了，如果加緊趕，一天一夜，就可以到達了。

可是古押衙的神情却更形沉重，這天走到一處山道中，古押衙道：「前輩！小心一點，現在的問題不在後面而是在前面了。」

塞鴻一怔道：「他們怎麼會趕到前面去了呢？」

古押衙道：「我計算錯了一件事，劉震也是襄陽人氏，我們一直往這條路走，他們或許認爲劉震的財產已運回老家藏了起來，所以才以逸待勞，趕到前面去等我們了。」

塞鴻道：「那正好，我們並不上襄陽去，讓他們在襄陽苦等好了。」

古押衙道：「苦的是我們必須上武當，而武當襄陽都必須走這條路不可。」

塞鴻道：「我們可以繞道上武當。」

古押衙道：「早兩天發現還來得及，最多多趕一天的路，現在却遲了，還剩下兩天的期限，走回頭路就無法在七天內到達武當，祇有硬着頭皮闖了，但願運氣好一點，他們是守候在襄陽。」

可是他們的運氣並不好，進入山道沒多久，正是狄魁元與一名劍士，另外則是一對中年夫婦。

塞鴻是認得那對中年夫婦的，那正是

孤烟門下的兩大高手，陳元直與裴元霜，是孤烟老人裴依中的一對傳人。

陳元直哈哈一笑道：「我說古押衙一個人怎會有這麼大的神通，把內廷的宮人刮了出來，原來有這頭老狐狸在幫他忙，塞外飛鴻，這下子你們逃不掉了，乖乖地把人送過來，念在武林同道之誼，我不追究你們的罪行了。」

古押衙哈哈大笑道：「追究起來，你們也脫不了身，你們身爲朝廷命官，居然想謀奪犯官私產。」

陳元直笑道：「古押衙，別忘了你還買通內監，偽造內旨，趙太監已呈報劉無雙暴病身死，你趁早把人交給我們，把事情掩過去，落個大方方便，如果你還想僵持，陳某回京把這事揭發出來，連那個存心幫你忙的老傢伙也不得安樂了。」

古押衙聞言心中一定道：「這是真的嗎？」

陳元直道：「不錯，目前知道這件事真相的，就是我們這幾個人，你考慮考慮吧。」

古押衙道：「我還有什麼可考慮的，殺了你們這幾個人，豈非就沒有人知道了嗎？」

陳元直笑道：「你別是在做夢了，就憑你們這兩塊料想殺死我們幾個滅口，你秤量過自己的斤兩沒有。」

古押衙朝塞鴻打了個眼色道：「前輩！既然祇有四個人，就交給我一個人對付好了。」

他的意思很明顯，阻路的人祇有這四個，塞鴻就不必再加入戰鬥，他出手搏敵

時，塞鴻就可以駕了車子先走。

塞鴻也會意了道：「老弟神功蓋世，區區風聲，老漢就不必再出手了，靜待老弟大展神威吧。」

古押衙不再多說，長劍突發，對準陳元直衝了過去，勢猛力強，陳元直也非弱者，一劍斜掠，反把古押衙震退了回去，哈哈大笑道：「你不過就是這點能耐，也敢在本官面前逞能，真太自不量力。」

話才說完，他的臉色就是一變，原來古押衙這一劍的對象並不是對着他，利用他一揮之力，身子滾出，掃向狄魁元與那一名劍士。

狄魁元劍技造詣不弱，百忙中還能翻身躍開，僅眉上受了點輕傷，那名劍士却被攔腰掃爲兩截。

陳元直不禁怒聲大喝道：「好陰險的賊子！」

長劍如電，直罩而至，他的妻子玄衣仙子裴元霜也拔劍合擊，這夫婦兩人都是師兄妹，劍技已深得孤烟門真傳，聯手合戰之勢，更經過多年練習配合，天衣無縫，頓時把古押衙圍入劍光之中。

古押衙以一敵二，確是感到壓力重重，塞鴻本來想上前助戰的，但想到狄魁元只受了點輕傷，窺伺在一邊，如果自己一離開車子，就會被他趁虛而入，因此十分着急，不知如何是好！

古押衙卻高聲大叫道：「前輩！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塞鴻一想也對，祇要自己一走，陳元直夫婦就不敢再戀戰，古押衙之危也自動解除了！

塞鴻想想也沒辦法，遂只好由着古押衙去處理了。

這一天他們又趕出兩百多里，幸運的是追兵始終沒現身，他們知道監視是掉不掉的，龍禁衛士對追人是有他們的一手的，那怕追到萬里，他們也不會把人給追丟

古押衙知道塞鴻足可應付，唯恐少時人來得更多，套馬都來不及，於是不顧戰場，到廄中把馬牽了出來，套上了車子，跳上車轆道：「前輩，可以動身了。」

塞鴻劍光突緊，寒光掠處，把馬武與那名劍士都砍翻在地，跳上車子，疾駛了出去。

出到路口，看見馬武與另一名劍士的馬還拴在樹上，古押衙跳下車去，把兩匹馬都牽了過來！

塞鴻道：「這有什麼用，車子祇能套一匹馬。」

古押衙道：「我騎馬走，至少可以減輕一點負擔，帶一匹空馬，以備必要時替換，追兵只有一個時辰，我們就不能再耽誤了，早到早好。」

塞鴻苦笑道：「七天時間才去了一天多，前途艱難，我實在不敢想像，不如乾脆讓他們把話說明了，把車上十萬兩金珠給他們……」

古押衙道：「如果行得通，我早在京師就跟狄魁元說了，這些人貪而無厭，而且絕不相信劉震的存金祇剩下十萬之數，至於王兄的名字，更不能說出來，他跟劉震的關係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還以爲劉震的藏金一定在王兄的手裏，糾纏永無已時，反倒是害了他了。」

塞鴻想想也沒辦法，遂只好由着古押衙去處理了。

這一天他們又趕出兩百多里，幸運的是追兵始終沒現身，他們知道監視是掉不掉的，龍禁衛士對追人是有他們的一手的，那怕追到萬里，他們也不會把人給追丟

因此一抖繩，驅車疾行，狄魁元怒喝：「老傢伙！你還想逃，今天沒你的生路了！」

身子凌空躍起，搖劍下擊，塞鴻號稱塞外飛鴻，輕身功夫堪稱一絕，雖然因為腳筋被挑，但多年的經驗仍在，他看準狄魁元身形撲起，也算準落在什麼地方，一帶繩，使車子往側面衝出數尺，剛好避過狄魁元一衝之勢，順手擦出一鞭。

狄魁元一鞭不中，勁力已洩，才把身子站定，塞鴻的鞭子已到，想躲都躲不掉，拍的一聲，臉頰上挨了一下重，抽得皮破血流，痛澈心腑。

這一來使得狄魁元更形憤怒了，發瘋一般地追了上來，塞鴻趕着車子邊行邊戰，利用手中一枝長鞭巧妙的攻勢使得狄魁元始終無法接近。

眼看着已經快要趕盡山道，進入平陽，路旁也開始有了居民與行人了，狄魁元心裏更急！因為到了平地，驚動了人，他擅離職守，遠出千里來追殺人，即使是追緝逃犯，在公事上也難以交代。

因為他的職司是守官，如果說劉無雙未死，他根本就不該放行出宮。

劉家的藏金不得手，還要獲罪丟差使，這個損失就太大了，一急之下，也顧不得危險，拚着背上再挨一鞭，他直撲過去，一劍擲向塞鴻。

塞鴻沒想到對方會不顧命，人在車上又無法躲閃，只好挪過身子，使那一劍刺偏，由肋下透背而出，劍尖刺入車後的橫木。

狄魁元想拔劍再刺，急切間拔不出來

，塞鴻知道自己身受重傷，必須速戰速決，馬鞭一兜，緊緊地繞在狄魁元的脖子上，雙手拚命用力勒緊。

狄魁元頸子上壓力驟增，顧不得再去拔劍，雙手拉着頸間的鞭子，不讓他再收緊。兩人就在車上爭持起來，車子失了駕馭，馬匹受驚狂奔，一個失準，整個翻倒在路旁的溝裏。

塞鴻跟狄魁元都被拋了出來，但塞鴻吃的虧就大了，因為他胸前還插着一枝長劍，翻跌出來時，身子是被劍鋒割裂跌下的，血流如泉，氣力漸漸不支了。

他知道祇要自己一死，劉無雙落入狄魁元手中，對方不知道她服的是武當的保命金丹，不會送上武當去求解藥，劉無雙必死無疑，少主王仙洲也將遺恨終身了！

話說回來，就算采蘋能說出實話，對方挾持劉無雙，上武當去找王仙洲逼問劉家的財產，也是不了之局。

劉家的財產僅剩十來萬，王家由於先人廉潔，不事搜刮，幾年廉官做下來，還貼了一點老本，剩下的田產全部變賣了，也不過十萬之數，難壓貪慾。

一狠心之下，突然放鬆了雙手，在懷中取出一枝匕首，狄魁元剛把頸上的長鞭扯脫，塞鴻的匕首已刺進了他的咽喉，狄魁元大吼一聲，雙掌猛拍。

這兩掌是他垂死前的反抗，勁力無窮，幸好他負痛之下失了準頭，本來是拍向塞鴻頭部，結果只擊中了塞鴻的兩肩，砰然聲中，肩頭盡碎。

狄魁元的身子倒地不動了，塞鴻也不動了，采蘋抱着劉無雙，坐在地上發怔

，她也起不來了。

因為車翻之際，她怕劉無雙受傷，拚命用身子護着劉無雙，雖然保全了劉無雙，她的腿卻被倒下的車子壓斷了！

一條人影射來，却是滿身浴血的古押衙，趕到這兒，一見大驚道：「前輩，怎麼了？」

塞鴻道：「老弟那邊的戰事如何？」

古押衙道：「那一對夫婦太厲害，我實在不是敵手，拚着兩敗俱傷，被陳元直在背上砍了一劍，我也在他的小腹上刺了一劍，趁那婆娘救治她的丈夫時，我就趕來了。」

塞鴻苦笑道：「老弟快帶劉小姐走，老奴恐怕不行了，我為你阻一下追兵。」

古押衙說道：「車子已毀怎麼走？」塞鴻道：「騎馬，老弟帶的那匹空馬能走。」

古押衙知道事態緊急不能再耽誤，忙問道：「采蘋，你怎麼樣，還能動嗎？」

采蘋道：「婢子雙腿已斷，古大俠請把小姐帶走，不要管我們了，婢子但願一死報主。」說完正待咬舌自盡，古押衙忽然道：「且慢，你既然求死，那就代替劉小姐死吧。」

飛快地脫下了劉無雙的衣服，為采蘋換上，然後道：「陳元直夫婦很快就會追上的，前輩請忍死片刻，把劉小姐藏起來，我帶着采蘋先走了。」

遠遠已看見了陳氏夫婦騎馬的影子，古押衙抱起穿上官裝的采蘋，拉上一匹馬，跳上去疾奔。陳元直追了過來，一看地下的情形道：「老狄跟塞外飛鴻都死了，

古押衙帶着那個女的跑了。」

裴元霜道：「他們受重傷，一時間恐怕他逃上天去，追！」

夫婦倆拍馬緊追而去，塞鴻睜開眼睛，泛出一絲滿意的苦笑，他知道古押衙的意思，這兒離武當不到兩百里，快馬急奔，半天可以到了，到了武當，他可以叫人來救劉無雙，然後把追騎直引到襄陽去。

這是一件極美的工作，大概可以成功了，他必須再咬牙撐一下，撐到武當的人來，他才可以死。

勉力把劉無雙拖到一個亂草堆中放好，他自己就躺在旁邊，靜靜地等待着。

他沒有等多久，快到黃昏的時候，就聽見有人在叫：「鴻叔！你在那裏？鴻叔！你在那裏？」那是王仙洲的聲音。塞鴻連忙爬出去叫道：「公子！老奴在這裏，謝天謝地，你終於來了。」

來的是王仙洲與武當掌門凌雲子，他們首先把劉無雙由亂草中拖出，餵下了解藥，王仙洲却撲到塞鴻身上大哭起來，塞鴻道：「公子，不要哭，古大俠呢？他怎麼樣了？」

凌雲子道：「古大俠不愧是俠義表率，貧道等在山上不放心，乃與王公子一起下來，想到京師看看，就在山下碰到了古大俠，他叫我們在林子裏躲着，不要管他，然後又告訴我們，說前輩與劉小姐在這兒。」

塞鴻道：「他怎麼樣對付陳元直夫婦的呢？」

王仙洲哭着道：「他等那兩人追上來，首先一掌拍碎了采蘋的頭說，我既得不

嗎？我們帶了車子來。」塞鴻道：「不！老奴必須留在此地，等着接陳元直的一劍，他們或許還有部屬，如果不見屍體，他們不會安心的，快走，好像有人來了。」

凌雲子老於世故，硬把王仙洲拖開了，也把劉無雙抱到他們來的車子上放好，躲在一邊。

來的是四騎馬，除了重傷的陳元直與裴元霜外，還有兩名便衣劍士，想是他們隨行的部屬。來到現場，看見塞鴻還沒有死，陳元直倒是一怔道：「老傢伙！你的命真長，居然撐到現在都沒有死。」

塞鴻叫道：「老夫不會死，留着這口氣，不但要糾合江湖上的同道找你們報仇，更還準備着你們一狀。」

陳元直冷笑道：「恐怕你沒有這機會了。」飛起一劍，將塞鴻的頭顱砍下，上馬揚長而去。

王仙洲看着眼中直冒怒火，但凌雲子緊緊地壓着他，不讓他出去。

三年之後，王仙洲與劉無雙就在武當山下結廬而居，他們都改變了姓名，誰也不認識他們了，王仙洲每天除了讀書之外，就是上武當練劍，有一天，他出去半個月，回來時，帶了兩顆人頭，赫然正是陳元直與裴元霜夫婦。劉無雙連忙排起香案，並供着三個靈位。

「恩義義僕塞鴻之位」

「恩兄古押衙俠士之位」

「先室采蘋之位」

夫婦兩人捧上放着血淋淋人頭的木盤，跪拜在地，泣不成聲。

(完)

今古 武俠叢書掌篇 赤面虎 混沌書生



赤面虎，姓傅，身長七尺，力大無朋，於拳經精壁虎功，常出沒山東道上，人以其面色過紅，遂以赤面虎稱之，而綠林豪傑，聞聲退避，相戒弗敢近，登州太史之子某，外號白狼王，為一方有名惡霸，幼從教師遊，粗知武藝，人多畏之，為虎所聞，拔足走登州，一晚投宿荒庵中，深夜忽聞厲刃聲，視戶已鎖閉，因作勢候之，一僧騰身飛進，虎俟其落地，以塵土揚之，僧目為之迷，被執，繼一老僧至，與虎劇戰良久，虎勢將不支，乃聳身一躍，背依壁，蛇行而上，老僧曰，汝非太行山雲中鶴之弟子乎，余汝師伯也，曷速下，虎大喜，拜見並請罪焉，翌日，老僧贈以飛劍曰，

此物老衲棄之已久，今得汝，實有主矣，願汝持之走四海，盡斬天下倭人頭，好自為之，弗忘予言也，虎乃謝別，至登州見一惡少挾女子坐馬上，女悲啼呼援，無往救者，虎大怒叱之，惡少彈笑曰，若弗多事，須知某非好弄者也，虎不俟其言畢，即以飛劍斬之，忽見有百騎雲集，槍棍交下如雨，皆某之豪奴及教師也，虎以不忍流血而逃，見前有大河橫阻，急越登彼岸，百騎繞道至，虎已立山下，以背貼壁，蛇行而上，及半中止，笑視羣騎曰，若輩有能請登岸一較可也，語次遙擲飛劍，人頭紛紛落地，虎拂袖，大笑不已，餘騎咸驚遁，回首遠視，猶見徐徐登山巔，緩步而去也。

黃金美人 (中)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摩亞父女到馬拉卡斯尋找多哥醫生，有人暗中要殺死摩亞，司馬洛在偶然機會裏救了摩亞的命，但後來摩亞還是被人暗殺了。至此摩亞的女兒維珍妮要求司馬洛尋找多哥醫生，司馬洛答應了，但幾日後維珍妮發覺司馬洛失蹤了……維珍妮走向貧民區，希望能找到多哥醫生。

「那好一點，」那大漢說，「你知道鱷魚比圖生氣時會怎樣的！」

「呃……什麼時候帶她來呢？」

「任何時間，」那大漢說，「她什麼時候來找你們，你們就什麼時候帶她來好了，她來時我們會知道的，我們也會等着的！」

「好……好的！」

「現在走吧！」

二個大漢把他們一推，他們好像兩隻恐懼的雞一般逃走了！

第二天的下午，天氣比前一天好，太陽光很烈，這使天氣極熱，熱到就像世界變成了一座烘爐。跟在維珍妮的後面，作着阿拉伯的人打扮，司馬洛就體味到了那悶熱的大袖，遮蓋全身的阿拉伯衣服的優點了，外面的氣溫高過人的體溫，因此刺衣

服裹住身體，就使人覺得涼快，因為它變成不是使人體的熱不能發散，而是使外面那較高的熱傳不進來了。他有點為維珍妮難過，她雖然穿得很薄，還是會覺得要命的。但維珍妮似乎已經忘記了那熱，她的全部心神放在找尋多哥醫生這件事情上了。她對司馬洛的跟蹤是毫無所知的。她一直走進了那女遊客很少會光臨的區域。

這一次，當她出現在昨日到過的露天咖啡座時，那二個飛仔便馬上也出現了，他們已經胆戰心驚地在那裏等了很久，如果維珍妮不來，他們才真不知道要怎麼辦呢！他們現在是為鱷魚比圖做事，他們知道，如果為鱷魚比圖做事而做不好，那是

不妙的！司馬洛也跟到附近，進入了昨日那個妓女的屋子，她給他一個甜蜜的微笑：「今天，你又是來幹什麼呢？」

「還是和昨天一樣！」司馬洛說。他在她手中塞了一張鈔票，然後，他又掀起了簾子，向外面張望了。

維珍妮和那二個飛仔已經坐了下來，還是由那個比較善於辭令的負責發言。「我們已經探到了消息，」他神秘地說，「你找的那位多哥醫生，他果然已經來了！我們可以帶你去見他！」

「唔，」維珍妮說，「那很好，你要說得入信一點才行呀！我的錢是不會亂花的！」

「你以為我們是騙你嗎？」第二個飛仔忍不住插嘴，「不是個子高高，面貌

司馬洛脫險

是他不問了，他說：「好吧，然後我們又該怎樣做呢？」

「然後你們就說，多哥醫生也想見她，你們說可以帶她去和多哥醫生見面，」那大漢說，「她一定會跟來的，你們只要把她帶到這裏，以後的事情，我們自然會辦了！」

「好……好吧！」

那個大漢忽然一手執住他的衣領，把他一捉捉了起來，使他的腳跟離地差不多有一呎。「小孩子，」他警告地道：「不要做錯，也不要打什麼壞主意，明白嗎？」

「我們……我們不會的！」那個飛仔牙床在打架。

「我可以發誓！一另一個附和。

英俊，金黃色頭髮的多哥醫生？」
「很多歐洲人都是個子高高和面貌英俊的！」維珍妮說。

「但，你這位多哥醫生，他是和黃金有關的！」第一個又說。

維珍妮的神色嚴重起來了。「唔，這一次你說得動聽得多了，很好，你帶我去見他吧。」

二個飛仔都狡猾地微笑着。第一個說：「你似乎忘記了一重手續！」

「哦，錢！」維珍妮點點頭，「好吧，我給你們一百元美金！」

「成交！」另一個馬上允諾。

「我們走吧！」維珍妮說。

「我看你還是先把錢給我們吧！不，不必現在，可以在那轉角處，沒有人看見的地方才給！」他們很聰明，他們知道，如果帶維珍妮到了「目的地」，他們可能已沒有機會向她要錢了！

「好的！」她很快地答應，他們離開了。

在那間小屋子裏看過的司馬洛馬上就轉身下床，那女人迎上來，攔住他的頸子：「唏，你要到那裏去？」

「我得走了！」司馬洛說。

但是她的手臂好像蛇一般，把他纏得更緊了，並且沙啞着聲音說：「你給了我這許多錢，我怎能什麼都不給你你就讓你走掉呢？」

「別胡鬧，」司馬洛發急地道：「我得馬上就出去！」

接着他覺得身後有輕微的腳步聲，他已經被那女人纏得轉了身，現在是背對着

門口的，他要轉身望向門口，她却繼續緊攔着他。他要發力把她推開，已太遲了！一件硬物擊在他的頭上，他發覺眼前金星亂射，而身體慢慢地向下飄，他想伸手出去，抓住任何可以扶持的東西，以使他不下跌去，但是不行，他的兩隻手根本就完全聽他的使喚，他的知覺離他而去……

× × ×

這邊，維珍妮已經給領進了那條狹窄而僻靜的小巷中，在轉角處，她打開手袋，取出一張一百元面額的美金遞給他們。其中一個飛仔伸手接過了，他的手是抖得很厲害的，他知道現在，是隨時都可以出事了！隨時可能發生任何事情！

維珍妮說：「好了，你們帶我去見他吧！」

那二個飛仔支吾起來了，因為他們已經到了昨日遭遇那二個大漢的地方，他們是不能前進的了，然而却不見有什麼人出現。

維珍妮皺起了眉頭，懷疑地看着他們。「怎麼了？」她問，「為什麼又不走了呢？」

「呃……我們……我們要在這裏等着，等一個人帶我們去！」其中一個飛仔隨機應變地說：「你知道，我們也不是直接的……」

說到這裏，他就沒有說下去了，因為前面，一匹騾子出現了。

這匹騾子的背上正驮着兩隻載貨物用的那種長形的籐籃，有兩個騾夫牽着這匹騾子，這兩個騾夫，就是昨天的那兩個大漢。

二個飛仔的膝蓋馬上就開始發軟。負責發言的一個躊躇着，說：「你還是在這裏等着吧，小姐，那兩個牽騾子的人就是他會帶你去！」

他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所以也不敢留下來看看，以免牽涉進一些他們應付不來的煩惱中。

維珍妮說：「我希望你們不是騙我的，不然，我花多少錢也要找到你們！」

但，他們兩個走了，走得很快，而那匹騾子慢慢地接近，維珍妮的注意力自然地看著那二匹騾子所吸引了，她驚疑不定地看着那二個大漢。他們的臉上則是沒有表情的，似乎對她毫不感興趣。

他們愈來愈近了，維珍妮等着，而他們仍沒有什麼表示，終於，他們和她擦身而過，第一個剛剛過去了，第二個到了維珍妮的面前，便開口說：「小姐！」

維珍妮轉向他，第一個便從她的後面伸手過來。那隻大大的手掌，掌心有一塊白色的紗布。維珍妮一見這隻手掌，吃了一驚，連忙閃開，但是已經遲了，那白紗布蓋到了她的鼻子上，接着，她嗅到了一陣濃重的迷藥氣味。她心裏慌極了，張開嘴巴要叫，却另有一隻手掩住了她的嘴巴，她要掙扎，有人捉住了她的手和腳，接着，她的手腳都已軟下來，她便失去了掙扎的能力，而且，跟着，她就連知覺也失去了。

那二個大漢放了她，她便軟軟地仆到一匹騾子的背上。

用迷藥的一個把她攔腰抱了起來，另一個則迅速地過去把那隻裝貨的籐籃解開

了。從這籐籃裏，他取出了一塊床單大小的白布，鋪在地上，另一個把維珍妮放到白布上，他們兩個人就合力把維珍妮包裹起來，塞進了籐籃之內，再把籐籃的蓋子關上了。

於是，好像變魔術似的，維珍妮失蹤了，而騾背上則只是像仍然歇着一長籐籃的貨物。

× × ×

二個大漢推推騾子，騾子便歇着籐籃，緩緩地繼續前進。

當維珍妮從黑暗中醒來時，她仍然感到全身軟弱，而且，頭痛得像腦袋隨時要發生爆炸似的。

腦子似乎已給人偷去，不存在她的頭顱裏了，不然，為什麼她什麼都想不起來呢？

她緊緊地咬着牙關和緊閉着眼睛，好一會，記憶才慢慢地，很慢地回來，好像漲潮把海灘的凹洞填滿了。她一起起暈倒之前發生了什麼事，便馬上跳起身。

這一跳起身，雖然使她的頭痛得像給千萬把刀子刺了進去似的，她却也不敢再躺下了。

她勉強地睜開了眼睛。起先眼光是朦朧的，只是見到一團光影。她極力眨了幾下眼睛，視線才慢慢清楚過來。她看見她原來是處身於一間極富中東風味的房間裏，睡在一張舒服的臥榻上，房間的四壁都是五顏六色，精細鏤花的，身邊有幾隻七彩的織錦軟枕。

維珍妮四面望望，覺得這個地方有點不對，但一時又想不出是什麼不對。後來

，她忽然明白了。這裏不對的地方就是沒有窗子！一扇窗子也沒有，燈光全部是人工的燈光。

她之所以會注意到這一點，那是因為，當她一定下神來的時候，她就下意識地想找尋逃走的路，而，逃走的路，第一當然是窗子，但是沒有窗子。一間沒有窗子的房間！

接着腳步聲來了，來自房間的右角。那裏有一度度用木條構成格子的白色屏風。一個肥胖而皮膚黝黑的男人從屏風後轉出來。

不由自主地，維珍妮忙把腿子放下床邊，而坐好了姿勢，因為到底，她是一位高貴的小姐。

那肥胖的男人也似乎不是一位普通的先生。他全身都是阿拉伯裝束，而且阿拉伯富人的裝束。他的衣服上很多地方都嵌有寶石，他的右手那隻鑲花的指環上也有一粒巨大的綠寶石。

不過，最惹人注目的還是他腰間插着的那把匕首，那把匕首上，不論刀柄及刀鞘上都是嵌滿了寶石的，這一件殺人的武器，相信不少人也會爲了得到它而殺死人的。

這個肥胖的阿拉伯男人走到維珍妮的面前，高傲地看着她。他是想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向她俯視的，但是很可惜，他的身體差不多比維珍妮還要矮，所以他只好把頭仰後，而視線順着鼻樑的方向向她望過來了。

「維珍妮小姐，我的名字是比圖！」
「比圖是誰？」維珍妮問。她打量着

這人，這人除了仰着頭說話之外，聲音和語氣倒是頗溫柔的，講起話來，有點像一個圓滑的生意人在談生意。

「他們稱我爲鱷魚比圖！」
「鱷魚是吃人的！」維珍妮說，「而且不會把骨吐出來！你似乎是說，你是一個很可怕的人！」

「這要看對什麼人而言了，」鱷魚比圖微笑着，「對於順從我的人，我是一個很大方慷慨的人，對於反抗我的人呢，我却是一個可怕的魔鬼！」他對維珍妮也是用英語說話，他的英語却是發音純正，用字有力的，他似乎是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人！

「你想我順從你什麼呢？」維珍妮極力保持着鎮靜地問。

「我想你幫助我勸一個人，」比圖說，「就是你的多哥醫生！我想你勸他順從我！」

維珍妮沉默了一下，考慮着，後來說：

「如果你拒絕呢？」
「你還是可以讓他看着你接受各種很富於中東色彩的苦刑，當他受不住時，他就會順從我了，不論你答應抑或拒絕，效果都是一樣的，那你又何必拒絕呢？」

「既然他不肯順從你，」維珍妮說，「那麼你要他做的，一定不會是一件好事了！」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與壞，這完全是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比圖說，「在你的眼中看來也許是一件壞極的事，在我的眼中，却會是一件很好的好事了！」
「究竟是什麼事呢？」維珍妮問。

維珍妮對他露了一個嫵媚的微笑：「怎麼樣，阿密，你不喜歡我嗎？」
比圖哈哈笑起來：「阿密是不愛和女人交際的！我這個兒子很特別！他喜歡使女人受苦！現代化一點的講法就是，他是一個虐待狂！」他彎身拾回了刀子，「怎麼樣，維珍妮小姐，你改變了主意沒有？如果你還是固執下去，我就逼得把你交給阿密了！阿密會給你見識到許多你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新花樣的了！」

阿密伸出粉紅色的舌尖，舐了一下唇皮。
「我——說的是實話，」維珍妮苦惱地，「多哥醫生的確不會爲了我而屈服，你們還是放我走吧！」

鱷魚比圖只是忽然轉身，便轉入了屏風的後面，離開了。
維珍妮心驚胆顫地看着阿密。阿密的臉上第一次有了表情，是一個邪惡的微笑。他慢慢地把槍舉起，而用另一隻手把彈夾從槍柄抽出，放進衣袋，槍柄則插回腋下那隻槍袋裏。維珍妮知道他這樣做是爲了什麼。他是準備，萬一給她奪到了槍的時候，她也得同時取到彈夾，再把彈夾插進槍柄，然後，才能殺死他的！

阿密向她上前一步，維珍妮的心一跳，不由自主向後退縮，後臂碰到那張臥榻的邊緣而坐了下來。
阿密繼續走向她，在她的面前停住了

「你知道的，」比圖神秘地微笑着，「我聽說你是多哥醫生的未婚妻，那麼，你應該是知道的！」

「你——」維珍妮恐怖地看着他，「你把他捉住？」

「他在我這裏受到很好的待遇，」鱷魚比圖狡猾地微笑着，「我是把他當作上賓的！」

「你——你是否想勸讀？」維珍妮問道。

「當然不是那麼簡單，」比圖說，「多哥醫生能給我多少錢呢？不，我要錢的，不過我要的不是多哥醫生在銀行裏的錢！我要得到他的知識！他對黃金的知識！」

維珍妮眼中忽然出現慌張的神色了。她說：「我——我不相信他會爲了我而告訴你！」

「你的意思是你拒絕去勸他嗎？」比圖的臉色忽然沉了下來。

「不……」維珍妮慌張地，「我……我的意思只是……我也勸他不來的！他不聽聽我講！我們……我們的感情並不好到這樣……」

「哦？」比圖的一邊眉毛抬了起來，「你們的感情並不太好，那你爲什麼又會來找他呢？」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維珍妮低下了頭。

比圖格格地笑起來。「現在，你爸爸生病是用不着擔心了！」
維珍妮的頭霍的抬了起來，眼睛憤怒地睜着。「你！你殺了他！」

他的身材並不高大，但他臉上有着一種很難形容的表情。像屠夫對着一隻豬，像貓對着老鼠，像一個小孩子對着一個大蛋糕，這就使他在維珍妮的眼中顯得特別高大了。
維珍妮臉上的肌肉跳動了一下，再站起身，這一站起身，就使她的臉和阿密很貼近了。她極力把聲音放得嫵媚地說：「阿密，我——倒相當喜歡你——你是一個英俊的男孩子，如果——你要我，你不需要用強——」

阿密露齒而笑：「表示一下吧，維珍妮，表示一下你是怎樣喜歡我吧！」
維珍妮的手慢慢地伸到他的頸後，輕輕撫弄着那鴨尾般的頭髮，然後咀唇便迎上去，與阿密的咀唇接觸。

阿密沒有反應。維珍妮的咀唇雖然在他的咀唇上吮吮，他也還是沒有反應的。過了一會，維珍妮放開了他，又微笑着：「你是一個奇怪的男子，阿密！我是真的喜歡你，你不像別的男人，一見了女人就毛手毛腳！你是一個斯文的男子！」

阿密的目光似乎轉變成柔和了一點。他輕輕伸手到她的臉上，撫着她：「你真喜歡我？」
「是的。」維珍妮點點頭。「你用不着對我使用暴力！只要你說要我，我就順從你，我會使你快樂的！」

阿密的牙齒又露出來了，微笑着：「然後，你就勸我帶你逃走，是嗎？」
維珍妮的臉一紅。「這樣說也可以的，總之，我想活着離開這裏，我們在外面一起，也許可以生活得很好！」

「不是我，」比圖仍舊吃吃笑，「是我的一隻手下！」

維珍妮的臉一陣青一陣紅。

「對了，這使我記起了一個問題，」比圖說，「怎麼你在那酒店裏住在我的隣房呢？」

維珍妮聳聳肩：「那是巧合！我們並不知道隣房住的是誰！」

「不過，這巧合却使我不能認真對付你們了！」

比圖的臉忽然又沉了下來，笑聲中止了。「但現在既然已不必擔心你爸爸生病，爲什麼還要找他？」

維珍妮沒有回答。

「維珍妮小姐，」比圖說，「如果你一定要選擇辛酸的途徑，我也可以成全你的！」

維珍妮的眼光移到旁邊去，看見了她的手袋。手袋就放在一張矮檯上，離開她的右手不到二呎。她的右手動了一動。

「別看着那手袋，」鱷魚比圖說，「我已經找到了裏面放着的小手槍，而且已經把它拿走了！」

「但我……」維珍妮的手向臉上一掩，忽然流出了眼淚，「我真的不能……說服他……」她好像哀求似的向比圖走近，忽然以閃電一般迅速的動作拉住了比圖的手，一扭到背後，同時拔出了比圖腰間插着的那一把鑲滿了珠寶的匕首，刀尖抵着他的背。

「這個和槍也差不了多少的，比圖先生！」維珍妮的聲音忽然變得強硬起來了，「現在，帶我去見多哥醫生吧！」她變

阿密說：「和我？你的殺父仇人？」
「你殺了他？」維珍妮的眼睛一眯。
「不是我動手，」阿密說，「我們有一個人會用吹管吹毒針！我帶他到酒店去的。我對他指你爸爸的所在，他在對憲用槍一吹，一支毒針就刺進了你爸爸頸上的動脈，我看着我爸爸抽搐着，他的眼睛好像要跳出眼眶似的。他張開咀巴想叫喊，但是頸部受毒，連同聲帶也麻痺了，叫不出來！」搖頭嘆了一口氣，「他的死法，可是真不值得羨慕的！現在，維珍妮，你還說你喜歡我嗎？」

他的眼睛凝視着維珍妮。他果然是個癡待狂，而且他虐待的本事很精。現在他是在對她進行心理虐待。
維珍妮的頭低下了，深深呼吸着。阿密剛剛告訴她，是他帶人去殺死她的父親的。現在，她要用什麼方法告訴這個殺父仇人她是喜歡他的，而仍能顯得合情合理呢？

她終於聳聳肩：「他已經死了，不論我做什麼，都是無法把他救活過來的了，是不是？」
「唔，」阿密說，「你是一個很能忍耐的女人！」他仍然在輕撫着她的臉。他的動作倒像是相當溫柔的。

「爲什麼你們起初警告我們別找多哥醫生，現在又把我捉來呢？」維珍妮柔聲問。

「因爲，」阿密說，「起先爸爸不想你來找麻煩。但是我告訴爸爸，多哥不肯屈服，他的未婚妻忽然來了！這是天賜的！一個男人會和一個女人定婚，他一定也

得和剛才完全不同了。那一下奪刀的手勢很熟練，並不是普通的弱女可以做到的。
比圖笑起來。「原來多哥醫生倒有一位身手了得的未婚妻！但是，小姐，我勸你還是放下刀子吧，這屋子是建在地下的，即使你把你殺光了，你也還是找不到通路逃出去的！」
「帶我去見多哥！」維珍妮的刀子一用力，比圖痛得一拗腰，大聲呻吟起來。
接着，那屏風後面有人柔聲地說：「放下刀子吧，小姐，慢慢地放下刀子！」
維珍妮推着比圖轉身望向屏風那邊，看見一個瘦削而英俊的阿拉伯青年人正站在那裏。他的頭髮長得很長，好像一個嬉皮士，他的眼眶深陷，但是眼睛閃爍而有光澤。他身上穿的並非阿拉伯服裝，而是一套白色的麻質西服。他的手上隨便地拿着一把曲尺手槍。

他上前一步，微笑：「怎麼樣，小姐，你有聽見嗎？我叫我放下刀子！」
維珍妮只好放鬆了手指，讓刀子掉在上。她知道反抗是沒有用的，這青年人，不像是一個不會用槍的人。而且，以刀對槍，取勝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的。

刀子落在那厚厚的地毯上，比圖給放掉了，他便連忙跳前兩步遠離了維珍妮。沒有了刀子的威脅，比圖馬上又回復鎮定了。他好滑地微笑：「維珍妮小姐，讓我來介紹吧！這是我兒子阿密！一個好兒子！他已經不只一次救了我的命！」

「素仰！」維珍妮冷冷地說。
她打量了阿密一遍。雖然她一點也不歡迎阿密的出現，她却不能不承認，阿密

會爲了這個女人而屈服！你既然懂得到這附近來找他，你一定知道多少端倪，不就索性把你捉來了。於是，你就給捉了來。現在，你仍然可以決定的！叫他把他秘密告訴我們，叫他教我們怎樣把普通的金屬變成黃金，我們就可以離開這裏而活在一起！」

「你們真相信這神話？」維珍妮鄙夷地說。

「這不是神話，」阿密說，「這是化學！我們看過他製成的黃金，也有幾個人見過他製造黃金！我們要得到他，他是一個很有價值的人！他的手能點鐵成金。你知道人們叫他做什麼嗎？人們叫他『金臂醫生』！」

「對不起，」維珍妮說，「我不相信我會聽我的勸告！」

「唔！」阿密撫着她的臉的手忽然捏緊，捏得緊到淚水從她的眼眶迸出，她覺得她的整個頭顱像就要爆炸開來似的。

「不要——」維珍妮嗚咽着，「我說過你不必用強的！」

「但，」阿密吃吃笑着，「如果他看見你合作！他會很生氣，那他就不會爲了你而屈服！你得表示痛苦！」

「什麼？」維珍妮吃驚地深吸一口氣，連忙要推開阿密。阿密大叫一聲，那隻手忽然一攔，維珍妮差點連腳尖也離地，整個人像斷線風箏一樣跌到了房間的另一邊！她流着淚坐起來，撫着臉頰，那上面已添了五個粉紅色的指印。

「不——要——」她呻吟着。

阿密一步一歩地走過來，牙齒又露出

來而微笑了。鱷魚比圖說他喜歡給予女人以痛苦，那是沒有錯的，而且，這不過還是第一步……

× × ×

這時，在隣房，就在那幅美麗的牆壁後面，多哥醫生果然是正在看着這副情景，而鱷魚比圖正站在他的旁邊。多哥醫生是一個微微顯得瘦削的男人，很年輕，看來不會超過四十歲。他是一個相當英俊的男人，現在臉容顯得很憔悴。他的手上和腳上都扣着手銬。他們所在這房間是另一間設備豪華的房間，牆壁上有一個方形的洞，好像電視的銀幕一般，很輕易就能清楚地看到隣房的情形。

這方洞所在之處大概是一塊單面玻璃，從這邊望過去，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從那邊望過來則只是牆壁的另一部份而已，並無分別！

多哥醫生看着阿密上前去，狂暴地拉着維珍妮的手，扭到後面去。維珍妮倔強地並沒有大聲叫喊，只是在呻吟，阿密的臉上露着一個滿足的笑容。別人的痛苦，就是他的快樂！

維珍妮的臉上滴滿了淚水。跟着，阿密一脚踢出，維珍妮又打着滾，跌到房間的另一邊。

比圖在多哥醫生的耳邊得意地吃吃笑着：「現在怎樣了，多哥醫生？你已經改變了主意沒有？」

多哥醫生嘆了一口氣。「比圖，我不知道你葫蘆裏究竟賣什麼藥。我最後一次告訴你，我不認識這個女人。」他把頭轉過去，不看那邊的情景了。

忙爬起身到窗前去看看。你知道發生了什麼嗎？」

「你跳下樓去？」司馬洛問。

那人恨恨地瞪了他一眼：「不，有趣的是，我還沒有機會看清楚他的面貌之前，他忽然一脚向我的頭部踢過來！這樣！他忽然一脚向司馬洛作爲示範。」

剛剛醒過來的司馬洛，神經還是相當呆滯的，而且手脚又給手銬扣着，所以一時閃避不靈，給那人的腳掌中了腹部。

這一摔使他一滾身，仆到了地上，頭與地面一撞，差點就此暈了過去。

那人又哈哈大笑起來：「這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嗎？我給他擊暈了兩次，而我還連他的樣子都看不清楚呢！」

司馬洛掙扎着坐起身來，嘴角流下一縷血絲。

那人指着司馬洛的鼻子：「我沒有看清楚那人是誰，但我相信，他就是你！」

「如果是我又怎樣呢？」司馬洛問。

「那你就應該回答我一些問題，」那人說，「如果你不合作，我會有更多花樣使你受苦的！」

「你究竟是誰？」司馬洛問。

「我是一個大人物，」那人說，「因爲現在我對你有生殺之權，目前，你只要知道這一點，就已經夠了！」

「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司馬洛說，「就不知道應該告訴你什麼了！」

「你應該知道我是什麼人的，」那人說，「不然，你怎會去搜我的老板的房間呢？」

「唔，」司馬洛點點頭，「原來你是

此圖眯起眼睛看着多哥醫生。在隣房中，阿密繼續向維珍妮肆虐，但多哥醫生仍無動於中。比圖終於說：「朋友，我相信你。」他忽然快步走到那方洞的面前，喝道：「阿密，你可以停手了！」

這時維珍妮已幾乎失去了知覺，她的眼角淌着血，但她仍然保持她的演技，她已爬地到達阿密的身邊，投進他的懷中，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噢，阿密，不要再打我！」她嗚咽着。

這是使阿密意外的動作！這個女人是應該恨他到了極點，應該視他如蛇蝎，儘可能遠避他的，但是她却反而過來投進他的懷中！

阿密的手放在她的頭髮上，這一次却是輕而溫柔的了。

比圖的聲音又從隔牆傳來：「你可以出去了，讓我來對付她！」

阿密深吸了幾口氣，再輕撫了一次維珍妮那柔軟的頭髮，便轉身而行，轉出了屏風之外。

維珍妮泣着，蹲在那裏，用手背揩抹着眼角的眼淚。比圖又進來了。她不敢抬起頭。

比圖這一次沒有走近她了，只是站在屏風入口之處。

他柔聲地說：「多哥醫生說他根本不認識你，我也相信他！所以你最好告訴我，你究竟是誰？」

維珍妮只是低着頭，沒有回答！

「我給你一點時間，」比圖說，「天黑之前你要決定！如果你不肯招供，我手下有四五個強壯如牛的男，已經很久沒

鱷魚比圖的手下！」

「不錯，」那人說，「你知道就好了！既然你知道這一點，你也應該知道，比圖並不是善男信女，殺一個人在他是不算一回事的！」

「我不是不肯招供，」司馬洛說，「你讓我見到鱷魚比圖本人，我就招供！」

「比圖此刻並沒有空見你！」

「可以等到他有空的！」司馬洛說。

「比圖沒有叫我等！」

「再問問他吧，」司馬洛說，「他也許會改變主意的！你去告訴他！我知道很多關於金臂醫生的秘密！」

那人懷疑地看着司馬洛：「你也是爲了他而來的？」

司馬洛笑起來：「近來，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是爲了金臂醫生而來的。我有很重要的情報可以告訴比圖——這會是一個你立功的機會！」

那人開始猶豫不決了。

「只要去問他一聲就行了，」司馬洛說，「去吧，快點！」

「但是，比圖先生不在那裏！」那人說。

「他在那裏呢？」司馬洛問。

那人狡猾地微笑，而沒有回答他。「我並不像你所想像的那麼蠢，朋友！好吧，我去打一個電話！」

他轉身走出去了。當他一轉出了門外

時，司馬洛馬上開始行動了。他那一身阿拉伯裝束是幾個地方用別針別着的，現在他便匆匆從身上解下了一隻不太重要的別針，別針的針身是相當長的，而且相當硬

有過女人！他們可以在天亮之前，把你弄死。」

「但我在這裏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才是天黑？」維珍妮抗議道。

比圖微笑：「別擔心，我到時會通知你的。」說完，他便退出去了。

維珍妮站了起來，四面望望，正打算找尋一個可以逃走的地方時，電燈就忽然熄了。由於這個地方是無窗的，所以整間房間頓時陷入了絕對的漆黑中。

維珍妮試試走前幾步到牆邊去摸索一下，就踢着一張小櫈而差點仆倒了，於是她只好退回那張臥榻的旁邊，在那上面躺了下來，閉上眼睛，想着，當比圖進來的時候，她該怎麼辦好。

× × ×

當司馬洛醒過來的時候，他覺得就像太陽貼到了他的臉前，太陽光刺得他的眼睛一睜開又立即閉上了，而熱力逼着他的臉皮。

接着，他覺得太陽忽然下了山。他再張開眼睛，才知道剛才照着他的不是太陽，而是一盞射燈。現在射燈已經熄了。他坐起來，發覺他是身在一所攝影院之類的房間裏。他是躺在一張臥榻上的，周圍有好幾盞射燈，而對面有一座走軌的古老巨型鏡箱攝影機。他覺得頭仍然很痛，便要伸手上去揉一揉，才發覺雙手給手銬扣着，而且雙腳也同樣扣着一副。

一個人從後面繞到他的前面來，對他微笑。

「可以替我解開手銬嗎？」司馬洛問道。

這和別的別針不同。

這別針是司馬洛特別準備的，必要時，甚至還可以作武器用。

他辛苦地把手反拗着，終於把針尖伸進了手銬的匙孔中，小心地扭動起來。這並不是容易做的事，必須要是一個經過特別訓練的人，才能用一根針，便打開一隻鎖。但司馬洛是一個受過特別訓練的人，他終於成功了。手銬的鎖格搭一聲彈開，他的雙手重獲自由。雙手既然能動，腳上那副手銬自然就更不成問題了。兩分鐘之後，他就已經是一個自由人了。

鞋子已不在腳上，他閃身走到門口，向門外窺望一下。門外就是一個樓梯口，通到樓下這間攝影店的鋪面。現在店門已經關了，有兩個阿拉伯籍，但是穿西式衣服的手正在懶洋洋地坐在椅上，把玩着手槍，那個剛才用腳踢他的高大打手則正在牆邊電話機前拿着聽筒，低聲講着話，不知在講些什麼。

這兩個打手在樓下，就使情形複雜得多了。因爲他們手上有槍。司馬洛是不大有希望把他們一齊暗算的，一個遭到了暗算，其餘一個多少也會聽到聲音而知所戒備，繼續把他們暗算，就比較困難了。

接着那個高大的打手放回了電話，便轉身匆匆地向樓梯走來了。司馬洛不再遲疑，連忙回進房中，拉開一邊的厚簾，簾後果然就是窗口，而窗口是打開着的。外面正是近黃昏，不過天氣很好，所以太陽還是很亮的，他可以看到許多矮屋的屋頂。這裏顯然就是在他遇襲的地方的附近。

他望出去，看見鄰近的屋宇很少超過兩層

那人哈哈大笑起來：「朋友，你真會開玩笑！朋友，你真會開玩笑！」

司馬洛聳聳肩：「我有權請求的！」

「哼，」那人冷冷地道，「我對你這個請求的答覆就是，不行！好了，現在你既然醒過來了，你就該回答我的一些問題啦！」

第一問：「你是誰？」

「你又是誰？」司馬洛問。

那人露出一個猙獰的微笑：「你不認識我？看清楚一點吧！」

司馬洛又抬起頭，上下打量了他一遍。

這是個粗壯而高大的打手型人物，司馬洛果然是認得他的，但是司馬洛却搖頭，說：「不，不，我不認識你！我應該認識你嗎？」

那人仍然微笑着：「我不認得你，不過我認得你，你是應該認得我的，讓我告訴你一件奇遇吧，」他把一張椅子拉過來，在司馬洛的面前坐下，又說：「在不久以前的一個晚上，我的老板到市中心因辦一些生意手續。他是很少出去的，當他出去時，他就很講究排場！他住在市中心一間大酒店的套房裏。這天晚上，他出去赴宴，我便在套房的廳中守候着。忽然隔壁有人尖叫，我便進房裏去，打算伸頭出窗外去看看究竟怎麼回事，但才一進房，就有人一拳把我擊暈了！」

「很像一部什麼鐵金剛間諜電影的故事！」司馬洛說。

「更有趣的還是下文，」那人說，「我給打暈了之後，便什麼都不知道了！也不曉得過了好久，當我醒過來之後，我連

高的，而且屋與屋之間擠得很密。

司馬洛跨出窗外，躍過一段大約三呎寬的空間，便到了另一座矮屋的屋頂上。這之後，有幾大批屋子的屋頂都是相連的，他祇要逐間屋頂走過去就是了。他知道那人很快就會發現他不見了，而且會看出他是循那一條路走的。

走了大約十間屋頂，就聽見砰然一聲槍响，一顆子彈「乒」一聲擊碎了十多呎之外的一片瓦。

司馬洛連忙躲到一隻土製的烟窗後面，回頭望望，放槍的就是那個高大的打手，現在這人也已經離開了那房間，在另一間矮屋的頂上了。他一擊不中，使用阿拉伯語破口大罵。

司馬洛躲着的時候，他又舉槍放了三响。但子彈不知射到何處去了。司馬洛離開了烟窗後面，跨到另一座屋的屋頂。

太陽已經沉得很低，那一大堆一間接一間的屋頂就像一大堆亂石，到處都是屋和陰影，有些金屬板搭成的屋頂斜射着陽光，照着人的眼睛，使人眼花繚亂。

司馬洛終於跑到了一座兩層屋子的陰影中。在一隻烟窗旁邊停下來，喘息着。這座屋頂的下面就是一條小街，他是可以跳下去的。他正準備跳下去時，就聽見街上有腳步聲，於是他停住了。

他看見走路的人了，就是那照相店裏坐在椅子上玩手槍的其中一名打手。他們正在找他。這裏可以從屋頂跳下街上的地方沒有幾個。他們既然是在這裏找生活的人，他們當然知道的。因此，司馬洛要離開屋頂跳到街上，也很不容易了。

邊眼鏡，眼望過去，他像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商人。但他實在並不是商人，他的行業與商業相差很遠。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情報員之一，目前他正領導着一個叫S組的國際性情報組織。這個組織是專門對付國際性的大犯罪組織的。這個人姓莫，人人都稱他為老莫，包括司馬洛。司馬洛雖然並不是S組的人員，但他是老莫的好朋友，與老莫有很深的淵源，S組有不少最棘手的案件，就是司馬洛經手去辦的。

司馬洛微笑着說：「你終於來了，老莫！」

「你到那裏去了？」老莫問，「我等了你一天！這裏熱死了！」

司馬洛摸摸身上那破爛了的衣服，又指指染血的鼻子：「你可以看到，我是去了工作，而不是偷懶去玩的！你有接到我的電報嗎？」

「有的！」老莫說，「我接到電報，就馬上趕來了！似乎，情形完全不如我們之所預料！」

司馬洛到馬拉卡斯來的任務也正是要找尋多哥醫生，多哥醫生作了一項十分之驚人的科學發明，就是能把普通金屬改變其分子的組織，使之變成黃金。但這之後他就離奇失蹤了。

也許是第六感，也許是經驗，也許是推斷力吧，總之，忽然之間，司馬洛覺得危險在背後逼近。於是他在屋頂上一伏，而且耳邊「轟」的一聲槍响。子彈沒有打中他，但也一定很接近了，因為他可以感覺到那熱力磨着他的臉。

接着他已本能地一滾，仰臥在屋頂上，手攔住那隻握槍的手腕，用力拉。同時，他一隻腳向那人當胸一撐，於是那人離開屋頂，大叫着跌下去了。

司馬洛看着他蓬然一聲落地，彈起了二三呎，再跌下去，便成大字形攤在那裏，不動了。他認得這就是那個向他問話的高大的打手。

這個區域，在這個鐘頭，普通居民已經閉門休息了，因此跑到那墜屋人身邊來的祇有一個人，就是那個正在沿街找尋司馬洛的打手。

這個人在他的同伴身邊蹲下來，發覺他是從上面跌下來的，就本能地抬頭向上面望。

可是這個時候司馬洛已經從天而降，落在他背上，同時一掌劈中他的手腕，他的槍便掉下來了。

但他仍極力滾轉身來，甩開了司馬洛，手中已經彈開了一把彈簧刀。他能這樣快就拿出刀來，他顯然也不是一個庸手。刀光一閃，司馬洛滾開，刀尖「刷」一聲插進了沙地裏。

司馬洛伸腳要踢向他，但是那人快得出乎意料地又把刀子拔出了，再撲向司馬洛。司馬洛再一滾身，刀子只是刺中了他那笨拙的阿拉伯衣服的一角，把它釘在地

上。司馬洛再一滾，那衣服便成幅脫了下來。

刀子又從沙地上拔了出來，舉起，又向司馬洛直刺下去。司馬洛已經摸起了沙上一件黑色的東西。原來這件黑色的東西就是一把手槍，也不知道是那二人之中的那一個棄下的，總之，槍是可以殺人的武器，司馬洛在刀子落下來之前，扳了兩次槍機。槍機响得震耳欲聾，那人忽然定住了，好像有什麼東西擋住他似的。他終於沒有再向前撲下去而只是倒向後面去了。

司馬洛爬起身走到他的旁邊，看見那人的胸部開了兩個子彈洞，已經死去了。並沒有人出來看。在這個地區，死神是常常毫無預兆地降臨的，這就是為什麼一入黑以後，便家家都要關門閉戶了。

司馬洛這樣看着時，覺得好像有隻黃蜂「刺」一聲在頸邊飛過，沙上添了一條很纖細的黑影，就像是一隻不知名的飛虫掠過他的頸邊而落在沙上似的。

司馬洛全身的血液差點就在這一驚之間冷凝！他連忙再一滾身。又一隻飛虫「刺」一聲落在沙上。不！不是飛虫，而是一根細而長的黑刺，大半都埋進了地上的沙中。

司馬洛抬頭，就看見了第二個打手，這個打手正站在另一邊的一座屋頂上，手中拿着一隻像雪茄，但是比雪茄長的管子，正湊到嘴邊。不，不是抽雪茄！那管子是發射毒針的吹管，現在他正要吧第三根針向司馬洛吹過來。司馬洛知道，摩亞博士也就是死於這人的毒針。

司馬洛的手指扳動了槍機，一連串地

把槍中的子彈都放盡了。子彈一顆一顆地擊在那人身上，使那人不斷搖幌，其中一顆子彈可能擊中了那根吹管，吹管忽然不見了，而吹管後面，那人的臉上開了一朵血花。

司馬洛拿着空槍，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那人。那人在屋頂上搖搖欲倒地差不多再支持了三秒鐘，然後才仆下來，落在街心，好像一團破布似的。

「我的天！」司馬洛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低聲地說。

他蛇行着退回了路邊的陰影中。現在太陽已經在地平線的後面沉沒了，街上是昏黑的，已經幾乎是什麼都看不見了。司馬洛一動也不動，傾耳而聽。沒有什麼動靜。

如果還有第四個打手參加搜索的話，這個打手一定是已經到了另外一個區域去了。

他舒了一口氣，在衣服上抹去了槍上的指紋，便把槍丟在沙上，因為槍中的子彈已經用完了，這槍對他沒有什麼用途的。

他貼着陰影而行，離開了那裏。

一小時之後，天已完全黑了，司馬洛也回到了他的住處——一間三流的小酒店。自從與維珍妮不告而別之後，司馬洛一直就在這間小酒店裏的。

他的房間是在二樓走廊的末端。他推門進去，發覺房內有亮着燈的。一個肥胖的人正坐在他的床上。

這個人頭髮半禿，鼻子上架着一副鋼

「看來是如此了。」司馬洛說着脫下身上的衣服，走進浴室裏，在浴缸中躺了下來，讓冷水放進浴缸中，漸漸浸上來，浸住他的身體，那冷水洗去身上的污垢，也驅去苦熱和疲憊。

老莫在外面坐着，吸着一根沒有火點着的雪茄。這根雪茄，實在主要是作裝飾用途的。在烘爐一般的炎熱之中，他還是能够保持着那麼清涼的表情，就像汗流浹背只是人家的事情，與他並無關連，這一點是司馬洛一向佩服他的。

司馬洛佩服他的另一點就是，老莫似乎用不着睡覺，任何時候，司馬洛突然與老莫聯絡，他也總是清醒着，沒有一次是給從床上拉起來的。

躺在那浴缸的冷水中，司馬洛的思潮飄到很遠，他也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的古怪的歷史。也就是他的古怪歷史，使他選擇了這個古怪的行業的。司馬洛自小就是一個孤兒，在一個馬戲團裏生活。

在那個時候，馬戲團的生意是很好，馬戲團裏有不少奇人異士，司馬洛就從這些人那裏學到了不少能人之所不能的本領。司馬洛天生的反應是比普通人快捷的，再加上這些學識，就造成了他後來的過人身手。到成年的時候，他的父親忽然出現，把他認回。原來他的父親乃是一個富可敵國的大富翁。認回了司馬洛不久，這位老人家大概認為最大一樁心事已經了結，就過世了，留下來給司馬洛的是一筆天文數字的遺產。忽然之間，司馬洛變成了一個富翁。他是用不着工作的，不論他怎樣去花，總之，他是很難把這筆遺產花

得完了。

司馬洛享受過每一種繁華的玩意，聲色犬馬，全部都經歷過，而且很快就厭倦了。就在他玩厭了一切的時候，他認識了一個女人，和她訂婚，而且打算結婚。一個烏倦知還的回頭浪子愛上了一個女人，可以想見，這個女人是必然有其特殊可愛的地方的。但就在這時候，對司馬洛作了一次太優待的命運之神，却來跟他開一個大玩笑。

他這位未婚妻，因為一位女朋友與販毒組織發生麻煩而無辜牽連給殺掉了滅口！忽然，司馬洛沒有了生存的目標了。懷着痛恨，他利用他的特殊的頭腦和特殊的身手向這個販毒組織宣戰，他並未成功把主腦的人殺掉，而他自己却差不多要給殺死了。

這個時候「S組」插手。老莫救了他。老莫給了他兩個月的深造訓練，與他合作對付這個組織。這一次，他成功了。而這之後，司馬洛就找到了新的生存目標——他要繼續向罪惡宣戰。

一直到現在，他還是相當成功的，而命運之神也不再與他為難了，許多時候，他都是成功得相當幸運的！

老莫的聲音把他拉回現實中來了。老莫在外面說：「司馬洛，下一步，你又打算幹什麼呢？」

「這個嗎？」司馬洛微笑，「我是打算去找一位妓女！」

「你在開玩笑！」

「但是，」老莫用手揉着前額，「如果我們找不到多哥醫生的話，我們的第一步，却是非要先找到鱷魚比圖不可的，對嗎？」

「這恐怕難一點了，這人的巢穴，比老風更多！」

「你可知知道現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鱷魚比圖嗎？」老莫問。

司馬洛搖搖頭。

「這恐怕難一點了，這人的巢穴，比老風更多！」

「但是，」老莫用手揉着前額，「如果我們找不到多哥醫生的話，我們的第一步，却是非要先找到鱷魚比圖不可的，對嗎？」

司馬洛接着又說：「而是爲了她使我的後腦上起了一隻大肉泡。我總該想個辦法去答謝她的！」

× × ×

維珍妮是在黑暗中睡去的，醒來的時候，眼前仍是一片昏黑，因爲房裏沒有燈光。但她相信現在該是黃昏時份了，因爲她聽見有腳步聲接近。她的心大跳着。比圖一定是來問她最後決定了，她該怎麼回答好？如果她承認她實在並不是多哥醫生的未婚妻，和說出她的真正身份，那毫無疑問，比圖就會認爲她已失去了利用價值而馬上殺死她了。但假如她仍不肯開口，比圖還是會用另外一個方法，把她折磨至死的了。

接着門就開了，有腳步聲進來，然後門又關上。她知道，進來的人，現在是已經站在那度白色的屏風旁邊。她以微帶沙啞的聲音，低低地說：「比圖先生？」

「不，」另一把聲音回答，「我是阿密，唔——我爸爸沒有空。」阿密的聲音來到她的身邊了。阿密對這裏的形勢似乎瞭如指掌的，雖然在黑暗中，他也走得很快，又沒有踢着什麼。

維珍妮有點恐懼地用手掩着胸：「你——你來幹什麼？」

阿密沒有回答，維珍妮聽見他在喘氣，並且在黑暗中感覺到他的手伸到了她的身上來。

「你——不要打我？」她不寒而慄。

「不，」阿密說，「我要你——你答應過我，你不會反抗的！」

「你爸爸不是說你只會虐待女人嗎？」

就會知道，沒有必要讓我活下去的了。」阿密沒有做聲，也沒有離開，在那漆黑之中，就只有維珍妮在飲泣的聲音了。半晌，阿密忽然說：「既然是對於我爸爸無用的東西，那麼我拿走了，對他也不算是損失了，是嗎？」

「你在打算什麼主意？」維珍妮問。

「我正在想着，」阿密說，「我可以帶你走！」

「你在開玩笑！」維珍妮說。

「不！」阿密連忙申辯，「我不是開玩笑！」

「我不值得你這樣做，」維珍妮說，「我不過是一個女人罷了！以你的財勢，你要找一個女人還不容易？」

「但你不是個普通的女人！」阿密再次強調，「從來沒有女人對我這麼好！給我打過的女人，都要恨我！恨得要死！但你卻沒有這樣！」

「噢——」維珍妮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但，如果我帶你走了，」阿密說，「你肯嫁給我嗎？我們可以不要爸爸知道，秘密結婚！」

「只有一個條件！」維珍妮說。

「什麼呢？」

「答應我會永遠保護我！」

「一言爲定！」阿密激動地緊執着她的手。

在黑暗中，維珍妮露出一個勝利的微笑。她記得在一個心理學書上看到過這麼幾句話：「一個心理變態的人是一個很難應付的人，也是一個很容易對付的人。因

「維珍妮說。

「對於那些不够可愛的女人是這樣的，」阿密說，「但是——你不是普通的女人——」

「如果我能使你快樂，你會救我出去嗎？」維珍妮問。

「不，」阿密搖着頭，「我爸爸不會答應的！而且，我也不會肯爲了你而犧牲我和爸爸的交情！」

「好吧！」維珍妮說，「到床上來！」她溫柔地用手輕撫他的頭髮。

阿密表示意外。「我——又沒有答應你什麼，爲什麼你肯呢？」

「因爲我喜歡你，」維珍妮說，「你很老實，你並不打算騙我！你並不是要在達到了目的之後再度反口！」

其實，維珍妮是一個很善於應用女性的本錢的人，她知道每一個男人答應什麼，這並不是一個可靠的保證。如果你能使一個男人快樂，那麼這個男人反而能够做到許多她並未保證過的事情。

阿密爬到了床上來。

維珍妮盡了她的能力使他快樂。

她一生從未如此努力過，因爲這一次，她是爲了自己的性命而努力的。

周圍還是一片黑暗，但是對於阿密而言，這却是一片多姿多采的黑暗！

後來，當肉體安靜下來了之後，他們還靜了好久，維珍妮才第一次開口：「是你把大蜘蛛丟進我們的房間裏去嗎？」

「是的，」阿密說，「你不恨我殺了你的父親嗎？」

「不！」維珍妮簡單地回答。

爲一個心理變態的人，那種變態的需要，是很難在普通人的身上得到滿足的，他永遠在飢渴中，如果你懂得滿足他的需要，你就可以控制他了！」

顯然，維珍妮是懂得怎樣滿足阿密的需要的！

司馬洛是認得那個門口的。在那家露天咖啡室的斜對面，那隻垂着布簾的窗子裏，就是那個和對方合謀擊暈他的妓女。但是當她出現在那個門口的時候，面孔已經換了，這一次站在門口的是一個很年輕的妓女，比以前那一個美麗得多了。

當司馬洛去問她昨天的女人去向時，她的眼睛流露着恐懼的神情。「你在開玩笑嗎？先生？」她說，「白天我就在這裏，最近三個月內我也在這裏！我並沒有見過你！」

「是你在和我開玩笑吧？」司馬洛說，「白天我就在這裏差點給人打死了！」

那女郎聳聳肩，轉問屋裏那個鴉母模樣的男人：「他說他白天來過，你見過他嗎？」

那女人搖搖頭。司馬洛撫着下頷，沉思了一會，便伸手進袋裏掏出一張鈔票：「這個可以治療你的失憶病嗎？」

那妓女搖頭：「我們並沒有病！」

司馬洛再掏出一張鈔票。「多少錢可以——呃——跟你談一次？這裏夠嗎？」

那女人又搖頭，「我不想做你的生意！你在語無倫次，我懷疑你是一個瘋子！我不想做瘋子的生意！」頓一頓，「而且，我們都怕死！」

「他不真是你的爸爸吧？」阿密問。

「是爲了你的爸爸而問的？」

「不，」阿密搖頭，「是爲了我自己而問。」

「唔。」維珍妮聳聳肩。

「他不是我爸爸。只是一個演員。我是出五百鎊聘他扮演我爸爸的角色的！」

「那他也不是什麼摩亞博士了？」

「他是真姓摩亞的，」維珍妮說，「不過我不是他的女兒就是了。我來這裏的目的你當然也知道的，就是想找到多哥醫生。」

「爲什麼？」阿密問。

「爲什麼？」維珍妮笑了起來，「這還不簡單嗎？他是一個值錢的人，他能比普通金屬變成黃金。我猜，你們顯然是爲了同一個理由而把他關着的。」

「你自己要找他的？」阿密問。

「不，」維珍妮說，「一個大人物要找我，我是爲了一筆可觀的代價而接辦了這個工作！」

「這個大人物是誰？」阿密問。

「我不知道，」維珍妮搖着頭，「這位大人物當然不會是直接吩咐我，而是通過一個經手人的，不過，是誰都沒關係了，像多哥醫生這樣一個值錢的人，你們總不能希望沒有人會來奪他的吧？」

「這個人給你多少錢？」阿密問。

「總之是很高的價錢，」維珍妮說，「如果我能够說出多哥醫生的所在，我就可以得到很高的價錢，帶着活着的多哥醫生回去，就可以得到更高的價錢！」

「你這個人真了不起！」阿密說，「

「唔，」司馬洛點點頭，「也許你們患的不是失憶病，而是恐懼病！」

「也許吧，」那女人說，「總之，這病就不是鈔票治得好的！」

「唔，」司馬洛聳聳肩，「那麼再見吧！」他離開了那個門口，一直向斜對面的露天咖啡室走過去。

那個肥胖而愛搬弄是非的老板詐作沒有看見他，其實眼睛已經一閃一閃地在監視着了。司馬洛在一張桌子坐下，那老板便走過來說：「要咖啡嗎？先生？」

「不，」司馬洛說，「只要一點情報！我付得起錢！」

那老板打了一個冷顫，不安地四面望望，說：「那是一種情報呢？」

「新鮮的情報，」司馬洛說，「關於昨天發生的一件事，你記得嗎？昨天有兩個本地的青年人和一個歐洲女人在這裏喝咖啡，後來她跟他們走了！」

「哦，對了，」那老板點點頭，「那是一位很美麗的小姐呢！」

「是的，」司馬洛說，「我是想找到那兩個和她一起喝咖啡的大孩子！你知道他們在那裏嗎？」

「那就是阿米和毛德了，」老板說，「他們是在這裏做——做——那種叫什麼？帶街？扯皮條？總之，他們是專門把男人帶到那邊那些女人那裏的？」

「阿米和毛德現在在那裏呢？」司馬洛問。

那胖子低下頭來，有點黯然的。「你不會找到他們了，他們的屍體今早給發現在一條小巷裏！」

很少女人有你這麼大的胆子！」

「作爲一個職業間諜，」維珍妮說，「第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有胆有色！」

「但是，」阿密說，「你既然不是多哥醫生的未婚妻，你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找尋他又有什麼用呢？難道你以爲他會回答一個陌生人的廣告？」

「我並不預算他會看到我的廣告，」維珍妮說，「我知道他是已被人捉住了的。我相信這些捉住了他的人會看到這廣告，那自然就會來找我的麻煩。只要有人來找我麻煩，我就有所根據，去找尋多哥醫生。看來我並沒有想錯，你們不就是來向我找麻煩了嗎？」

阿密沒有做聲。好一會，維珍妮說，「好了，現在讓我替你穿上衣服吧！」一陣摸索的聲音之後，她又說：「現在，你可以走了！」

「我——不能再逗留一會兒嗎？」阿密迷失地問。

「當然能的，傻子，」維珍妮楚楚可憐地說，「這裏是你的地方，你就是要把我殺掉也可以。我只是說你既然已得到了你所要的，你就沒有必要留在這裏了！」

「你——你覺得我很討厭？」

「你以爲我該怎樣想？」維珍妮的聲音帶着嗚咽，「我使你很快樂，這一點你一定要承認的。但是，這個使你快樂的人，不會超過明天就會死在你爸爸的手上了。你有什麼感想呢？」

「別這樣說！」阿密難過地。

「這是事實，」維珍妮說，「我對他是沒有用處的！當他明白了這一點時，他

「誰殺死他們的？」司馬洛問。

「不是我！」老板說，「按着壓低聲音，『這些情報都是免費的，此外，我還給你一些免費的忠告吧——昨天，我看見他們把你從那邊的屋子裏抬出來，你仍然活着，那你真不知道是交了什麼好運了！我勸你珍惜你的好運吧！快點離開這裏！』他說完便轉身，匆匆走回店裏，動手抹起杯子來。」

司馬洛嘆一口氣，知道很難希望他會再供應什麼情報了！

他在那裏遲疑了一下，便離開那咖啡座，又走向斜對面那個妓女的門口。那女人仍然站在門口，看着司馬洛走過來。司馬洛走到她的面前，露出牙齒，作了一個猙獰的微笑。

「原來是鱷魚比圖！」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她皺起眉頭。

司馬洛回頭用手一指：「是那胖子告訴我的。你見到比圖，你告訴他我正在找他吧！你告訴他，我會把他的鱷魚牙齒都拔下來的！」

那女人皺起了眉頭，不知道該怎樣回答，而司馬洛已轉身走了。

他沿街而行，轉了角，離開了那女人的視線。這裏是一條沒有夜晚的街道，和他早些時候逃出的那一個部份，又是截然不同了。對於出賣肉體的行業，黑夜乃是黃金的時間，所以這裏的門由下午至天亮，永遠打開着，永遠有女人站在門口等候選擇，而只有上午那段時間是休息的，因爲上午很少有顧客有胃口光顧。（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子 文圖
臯成

雁南飛

(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峻和青鸞向泉州方向奔去，路上，青鸞告訴來，青鸞對他倆絕不會放過，因此高峻在見過鄭大將軍，並把信件交出後，只得和青鸞乘一葉扁舟，遠颺海外……十六年後的一天，秦飛熊被巨浪捲到一座小島上，被兩名小孩救起，這兩個小孩原來是高峻和青鸞所生的孩子，他們在荒島上過着安靜的生活已十六年了，沒想到秦飛熊的到來，使高峻一家又得回中原，虎嘯鏢局境況不佳，高峻回來後，情況大有改變……

牛刀初小試 勇闖飛龍堡

原來搏鬥已經結果，漢英兄弟以寡敵衆，以小孩對大人，居然獲得十分輝煌的勝利。

龍吟鏢局少局主潘岐山，是關外年青一代之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近年走鏢大江南北，敗過不少綠林高手，只有對虎嘯鏢局他們不敢做得過份，除了暗中彼此較勁，還沒有當面撕破臉皮。

今天他是多喝了幾杯，在三位鏢師慫恿之下，他竟想摘下虎嘯鏢局的招牌。

漢英兄弟上前一攔，自然就打了起來，結果四名雄糾糾的大漢，竟栽在兩個小孩的手裏，這股窩囊氣就不必說了。

高峻故作不知，向鼻青臉腫，傷痕滿身的潘岐山道：「這位是潘少局主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潘岐山兩眼一翻道：「你是誰？」

高峻答道：「在下高峻，潘兄有何指教？」

潘岐山道：「這兩名野小子是你的什麼人？」

高峻道：「是小兒，難道他們開罪了潘少局主？」

潘岐山哼了一聲道：「開罪？哼，你縱子行兇，將咱們四人打得遍體鱗傷，這事你該怎樣了結？」

高漢英道：「爹：這人要摘下咱們的招牌，孩兒不讓他摘，他就動手行兇。」高峻道：「當真麼？請問潘少局主，你為什麼要摘下咱們的招牌？」

潘岐山道：「這個……，小孩子的話豈能相信。」

高峻道：「小孩子的話不能相信，那麼四個大男人被兩個小孩子打傷，這話也不能相信了。」

的確，兩個小孩子居然會打傷四名武林高手，這話實在不易使人相信。

潘岐山語爲之塞，但又不能翻臉動手，連小孩子都打不過，還能够跟大人動手嗎？

於是哼了一聲道：「潘某不便跟你們一般見識，但是這個公道在下必須討回，

走。」

姓潘的敗北而逃，高峻的眉峯却爲之一皺。高峻不解的道：「大哥，你在担心什麼？」

高峻道：「鬼刀潘化名滿江湖，這人在實不易招惹。」

高峻微微一笑道：「大哥，你的銳氣到那裏去了，一個鬼刀潘化也使你怕成這個樣子！」

高峻一嘆道：「本來嘛，江湖越混胆子越小，何況咱們鏢局這幾年不斷的受到打擊。」

高峻道：「不要氣餒，大哥，襄陽高氏馳名宇內，咱們不能讓它在我兄弟手上沒落。」

高峻目光一瞥高漢英兄弟，不由精神一振道：「好，大哥聽你的，你說，咱今後應該怎麼辦？」

高峻道：「先請人將鏢局修整一下，讓它看起來有點生氣，如果有人託鏢咱們就接，待一切安定下來，小弟準備追回年前的失鏢。」

高峻道：「好吧！」

江湖是現實的，弱肉強食，失敗者會遭到無情的淘汰。

龍吟鏢局的少局主受到折辱，局主鬼刀潘化自知不敵，不得不隱忍下來，這一忍麼，龍吟鏢局的聲譽就一落千丈，保鏢的生意自就轉到虎嘯鏢局去了。

高氏的威望恢復了，但樹大招風，何況鬼刀潘化決不會就這麼善罷甘休。

不過高氏父子久走江湖，一切穩扎穩

打，一年來倒也並未發生任何事故。

現在高子儀封劍退休，局主由高峻充任，總鏢頭自然落到高峻的肩上了。

在一個晌午時分，知府衙門的洪師爺來到鏢局，由局主高峻親自接見。

在襄陽，洪師爺是一個權威人物，因而在奉茶之後，高峻雙拳一抱道：「洪師爺龍臨敝局，不知有什麼見教？」

洪師爺打了一個哈哈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兄弟此來是想替局主介紹一筆生意。」

高峻道：「多謝師爺抬愛，不知是一件什麼生意？」

洪師爺道：「十萬兩白銀押運省城，保費按鏢局規定，起鏢前先付五成，局主認爲如何？」

高峻道：「十萬兩白銀？目前又怕有點困難。」

洪師爺問道：「哦，貴局有什麼困難呢？」

高峻道：「敝局已押出兩起重鏢，現有的人手無力承運如此龐大的鏢銀，方命之處請師爺多多鑒諒。」

洪師爺面色一沉道：「不成，這是本府繳交省城的歲收銀兩，知府大人指定由貴局押運並限期到達，無論如何要請局主親自辛苦一趟。」

這位師爺軟硬兼施，不由高峻不接，他丟下一千兩銀票的保費，聲言兩個時辰之內知府衙門會將銀兩運來，然後告辭而去。送走洪師爺，高峻的眉頭也皺了起來，生意興隆是好事，但這樁生意可是一個燙手的山芋。

十萬兩官銀固然不能有絲毫損失，主要的是高峻青鸞夫婦已分別押鏢離局，連高漢英都隨着他們出去了，虎嘯鏢局已無高手可派。於是他請來朱雪蘭道：「夫人，妳看怎麼辦？咱們已無高手可派，這將如何是好？」

朱雪蘭略作沉吟道：「此去省城都是人烟稠密的官道，由咱們夫婦親自押運，再帶着二侄兒漢傑，我想不會有事的。」

高峻一吁道：「看來只好如此了。」

兩個時辰之後，洪師爺果然將鏢銀運來，由千總王大受帶着兩名兵勇隨行，只要將這銀兩運到省城，虎嘯鏢局就不必管了。

翌晨六輛鏢車由襄陽出發，浩浩蕩蕩的向省城奔去，每輛鏢車配有兩匹健騾，由趙子手及車伕各兩名護衛，鏢隊中除了高峻夫婦，還有四名身手不弱的鏢師。

最突出的還是高漢傑，小伙子像連頭帶尾只有十四歲，但模樣兒可神氣得很。

他跟他爹一樣喜穿白衣，再配上一匹全身雪白的異種毛驢，人跟坐騎同樣的英俊，誰見了也得多看上幾眼。

這天他們到達大洪山下，距長壽店約莫還有十里，高峻向落日餘輝瞥了一眼道：「弟兄們趕緊一點，咱們到長壽店就歇息了。」

天色向晚，是應該趕緊一點，但主要的是此處地形險惡，他不能不防着一點。只見健騾長嘶，車聲轆轤，馬鞭響起，劈拍三聲，鏢車的速度立即加了一倍。

此時一名鏢師忽然驚呼一聲道：「局主，你瞧……」

高峻早已瞧見了，那是一片火球帶起滿天紅光，由左側山坡向鏢隊衝來。

好在山坡上的樹木山石很多，能够滾到官道上的火球爲數極少，加上雙驢飛馳，快逾奔馬，賊人枉費心機，鏢隊並未遭到半點損失。

祇不過這是第一關，賊人既已設伏，決不只施放幾個火球就會算數。

果然，他們衝過火球，又面臨一條險峻的山丫。只見兩山夾峙，一道中分，這條山丫的長度的莫三十餘丈遠近。

三十餘丈不算太長，但也不算太短，如果兩側崖壁之上以弩箭、巨石、樹幹、火球等攻擊，鏢隊就寸步難行了。

高峻當機立斷，命令鏢隊在一塊空地之上停了下來，鏢車首尾相接，圍成一個圓圈，作好防禦攻擊的準備，然後向王千總雙拳一抱道：「王大人：山丫兩壁之上可能有賊人潛伏，爲了安全起見，在下想去查看一下。」

王千總道：「局主請。」

夫人朱雪蘭道：「咱們分查兩壁，你左我右。」

高峻道：「好的，他囑咐四名鏢師及高漢傑好生保護鏢車，便與朱雪蘭分向兩壁撲去。

他們撲上山壁立即遭到攻擊，夫婦兩人的遭遇相同，賊人以多勝少，向他們展開圍攻。

這般人的功力個個不弱，雖然沒有十分突出的高手，却也使人難以應付。

而且他們只是遊鬥，決不跟高峻夫婦性命相搏，使他們陷入進退不可，退又不

能的局面。

顯然，賊人早有成算，誘使高漢傑夫婦上山，是一項毒惡的陰謀。

他們的目標是鏢車，誘開高漢傑夫婦，鏢隊成了羣龍無首，再投入龐大的人力，搶奪鏢銀豈不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這是一個成功的計劃，當賊人像潮水一般衝來之時，幾名鏢師果然慌了手脚。賊人來自三面，每一面都有三十多人，但正面的一幫是主力，兩側的負責搶奪鏢車。

整個鏢隊不過三十人左右，對付一面尚可勉為其難，應付三面就無能為力了。

高漢傑是鏢隊中的一個孩子，也是惟一處變不驚之人，他拔出所佩的短劍，向幾名鏢師道：「正面的交給小侄，兩側的賊人請四位叔叔分別迎戰。」

語音一落，小身子一彈而起，白衣盪起像一條匹練，猛向正面的賊人捲去。沒有人瞧清楚他是怎樣殺賊的，但見白虹經天，精芒匝地，賊人就一片一片，一排一排的仆倒下去。

他的白衣染成了紅色，地面也染成了紅色，只見血跡斑斑，遺屍遍地，正面的賊人再也找不到一個活的了。

小傢伙似乎殺得性起，身形一擰，逕向左側撲去。

「媽呀……」

也不知道是那一個叫了一聲「媽」，左側的賊人立即抱頭鼠竄，四散的狂奔而去。

右側的賊人逃得更快，當高漢傑想回頭追殺之時，他們已經飛狗散了。

珍貴的異種毛驢，果然已經不見。

他不再猶豫，判斷了一下驢叫的方位，彈身一躍，逕向東北飛馳而去。

追出約莫十餘里，又聽到一聲驢鳴，他呆了一呆，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敢情身旁不遠之處，有一塊巨大的山石，驢叫之聲正是在那巨石之後。

「出來吧，朋友，難道還要我來接你嗎？」

「出來就出來，誰還怕你不成。」

「噫，是你？」

「怎麼，你認識我？」

「不認識。」

「那你噫什麼？」

「我以為只有男人才會做小偷，想不到你竟是一個女的。」

「誰做小偷了？你說話，可要當心一點。」

「哦，人証俱獲，你還敢嘴硬？」

「本來嘛，我只是瞧着喜歡，順手牽來騎騎罷了，誰稀罕一頭毛驢，拿去。」

她真的想將毛驢交還高漢傑，却又有點割捨不下，那嘟嘟着嘴，鼓着腮的嬌模樣，實在逗人喜愛。

她伸出一隻潔白如玉的纖手，將韁繩交給高漢傑，一雙明如皎月的眸子，却瞧着毛驢，瞧着他，在滴溜溜的不停的轉動着。

高漢傑嘆了一口氣道：「我如果不是要保護鏢銀趕往省城，就將毛驢借給你騎幾天也不要緊，只是，明兒一早我就要走了。」

「如果明早你走不成呢？」

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竟具有如此驚人的功力，如此深沉的殺氣，這般一向在刀尖上舐血的鏢師，也為之瞠目結舌，心頭震撼而已。

高漢傑沒有注意鏢師們的表情，腳下一輕輕一點，有如天馬行空，僅僅幾個起落，就已撲上右側的山崖。

當山崖上傳來扣人心弦的慘嘯之時，王千總忍不住嘆息一聲道：「高漢傑果然是人中之傑，只是殺氣太重了一點。」

鏢師于敘道：「王大人說的是，不過咱們闖蕩江湖，見過不少劫鏢的陣仗，但像這批賊人如此狡詐兇狠却前所未見。」

王千總道：「于鏢師是說這批賊人與一般賊人不同？」

于敘道：「的確是這樣，他們好像：咳，我也說不上來，不過虎嘯鏢局今後的處境必然是驚濤駭浪困難重重，所以少爺的殺氣雖是重了一點，對付如此可怕的敵人，倒也不算過份。」

他們說話之間，高漢傑夫婦已帶着高漢傑由山崖之上下來，高漢傑向遍地遺屍瞥了一眼道：「傑兒！這般人都是你殺的？」

高漢傑道：「是的。」

高漢傑道：「傑兒！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如此不分首從一律格殺，做得太殘酷了一點，記住，得饒人處且饒人，今後不准再這樣。」

鏢師于敘道：「票局主！這不能完全怪少爺，他如果不痛下殺手，咱們的鏢車就難以保全了。」

朱雪蘭道：「于鏢師說的是，你就不要責怪傑兒了。」

「那我就借給妳騎。」

「真的？」

「當然是真的了，我從不騙人。」

「那你就不必牽回去了，你明天一準走不成。」

「為什麼？」

「因為我爹不讓你們走。」

「笑話，你爹憑什麼不讓我們走？」

「這個……」

「瞧你，不說就算了。」

「喂，別急嘛，我告訴你就是。」

「好，妳快說。」

「你可知道我爹誰？」

「不知道。」

「飛龍堡你總該知道吧？」

「還是不知道。」

「咳，你真土，飛龍堡名列當代三山二堡一神林，你連這個都不知道？」

「我跟爹娘回到中原還沒多久，那裏會知道這麼多。」

「啊，你們原先不住在中原？」

「嗯，咱們住在海外一個無名小島，我跟哥哥到海裏抓大魚，到樹上摘椰子，比中原好玩多了。」

「真的？帶我去玩玩好麼？」

「好是好，可得先將鏢銀送到省城才行。」

「這……我爹真是的，咱們堡裏金銀如山，為什麼還要搶你們的銀子？」

「妳在說什麼？妳爹要搶去咱們的銀子？」

「是啊，我騎你的毛驢之時，他們已經在準備動手了。」

高漢傑嘆息一聲，吩咐立即驅車前進，待趕到長壽店已是起更時分了。

翌晨由長壽店南下，預計當晚可以趕到鍾祥縣城，但天有不測風雲，鏢隊走出不足十里，一陣滂沱大雨忽然傾盆而至。

午間他們在路旁小店打尖，飯後再走就發生問題了。

大雨仍然繼續的下着，他們却不能不走，因為小店太小，容納不下他們的車隊，但店主却向高漢傑提出了忠告，叫他們及早找尋住宿之處。

「達官，你們不能走了，趁天色未黑，趕快找地方住下來吧。」

「為什麼不能走了？老丈。」

「前面五里是一條山溝，此時必已山洪驟發，你們如何能走？」

「那山溝沒有橋樑？」

「原先是有的，但是後來被山洪沖走了。」

高漢傑皺了一下眉頭，命令趙子手趙三勝道：「三勝！你去瞧瞧。」

趙三勝應了一聲，冒着大雨策騎向前面馳去，片刻之後他回來了，店東沒有說錯，果然山洪驟發，無路可渡。

高漢傑嘆口氣道：「老天留人，咱們只好多耽擱一天，請問老丈，附近可有借宿之處？」

店東道：「此處地廣人稀，二十里內只有咱們這個小店，依小老兒看，你們只有住到山神廟去。」

高漢傑道：「山神廟也可以，有多遠，如何走法？」

店東道：「由這兒向東，沿着那條山

道走，約莫兩里就可到達。」

高漢傑道：「多謝老丈。」

他叫一名趙子手先去探道，命趙三勝由小店購買乾糧馬料，幾乎將小店的食物購買一空。

然後他們向東走，果然找到了一座山神廟。

三間大殿，兩間偏殿，還有僧房廚廁等，這座山神廟倒是不小。

只可惜香烟久絕，屋宇倒塌，滿眼都是荒烟蔓草，斷瓦殘垣，景象淒涼已極，好在廟宇雖是殘破，容納他們這枝車隊倒還不成問題。

為了容易警戒，高漢傑選擇了第二重較為完整的大殿，將人員及鏢銀集中在那兒，緊靠大殿的一間偏殿，用作安置馬及鏢車。

入夜之後，由趙子手及車伕輪番守夜，每班四人輪值一個時辰。

× × ×

雨停了，明月當頭，山林若洗，予人一種清新的感覺。

此時正當午夜時分，除了那唧唧虫聲，可以說萬籟俱寂。

忽然一聲驢鳴划破夜空，遙遙送入高漢傑的耳鼓，他心頭一動，立即挺身躍了起來。

整個鏢隊只有他騎的是一頭毛驢，但這聲驢鳴，至少在一里之外。

是他的毛驢脫韁跑了出去，還是另有一頭毛驢出現？不管是什麼原因，他必須前去瞧瞧。

及走進偏殿一瞧，糟了，他那頭十分

這條紅蛇晶瑩得像一條紅玉，模樣兒十分可愛，可是他却奇毒無比，咬人一口必然活不過三個時辰。

高漢傑縮回了手腕，感到麻酥酥迅速傳遍全身，一點力道都使不出來了，不由勃然大怒道：「妳為什麼放蛇咬我？」

紅衣姑娘道：「誰說是我放的，你欺負我嘛，紅兒自然要幫我了。」

她趕忙由腰際掏出一隻玉瓶，倒出一粒綠色丹丸道：「快吃下去一會兒就沒事了。」

高漢傑服下那顆藥丸，略作調息，那麻酥酥的感覺果然消失。

紅衣姑娘再交給他三粒綠丸道：「用一鉢子水將這三顆丸藥攪化，然後灌給他們每人一小杯，他們就會蘇醒過來。」

紅衣姑娘的解毒靈丹果然靈驗無比，片刻之後高漢傑等全部甦醒過來。

生命雖是檢了回來，高漢傑却面色灰敗，冷汗被體，好像他所中的劇毒還沒有除盡似的。

這自然不是劇毒未淨，他只是為鏢銀失落而着急罷了。

女人的心思總是細密一點，朱雪蘭已經瞧出高漢傑與紅衣姑娘必然另有文章，因而她輕咳一聲道：「傑兒！是你救了咱們！」

高漢傑道：「不，大伯母，侄兒那有這個能耐，是她。」

朱雪蘭向高漢傑指的紅衣姑娘說道：「多謝妳，姑娘，請問姑娘的芳名怎樣稱呼？」

紅衣姑娘道：「大娘不必客氣，我叫

有十多丈高，妳跳得上麼？」
馬嬌嬌道：「跳得上去，啊，我知道，咱們如果上了山壁，那矮樹就找不到咱們。」

高漢傑道：「是的，矮樹會走，但不一定會跳，就算會跳，也不會跳得如此之高，再說咱們騎着驢兒的，它們決不會想到驢也會上了山壁。」

馬嬌嬌道：「這的確是一個好主意，可是驢兒又怎麼上得了山壁了？」

高漢傑道：「不必擔心，我會托牠上去的，妳先上去吧。」

馬嬌嬌以懷疑目光瞧着他道：「兄弟，這可不是帶着玩的。」

高漢傑微微一笑道：「妳認為我還有心情開玩笑？快上吧，如果咱們的行動讓矮樹瞧到，那就當真無路可走了。」

馬嬌嬌道：「好吧！」足尖一彈，掠起一道紅光，以十分美妙的姿態躍上了山壁。

高漢傑見她已經上去，這才暗發功力，將小毛驢用雙掌托了起來，同時身形拔起，一飛冲天，輕輕易易的躍了上去。

馬嬌嬌睜大雙眼長長一吁道：「好功力，姊姊算是開了一次眼界。」

高漢傑笑道：「雕虫小技，姊姊不要見笑。」

距崖邊不遠有一塊長形凹地，他們如果藏在那裏，四週都不易瞧到。

高漢傑將驢兒牽到凹地讓牠吃草，然後與馬嬌嬌回到崖邊伏下身形，向下面查看。

片刻之後，矮樹果然找來了，它們在

谷口走來走去的找了一陣，然後又聚在一起。

「張兄，你說這兩個小輩是不是進入流沙谷了？」

這說話的竟是一株矮樹，高漢傑馬嬌嬌不由心頭一慄，但他們不敢出聲，只得靜靜的聽它們交談下去。

「自然是進流沙谷去了，否則怎麼憑空會消失？」

「谷內流沙連一根樹枝都承受不起，牠們這一進去，明年今日就是牠們的忌辰了。」

「這是牠們命該如此，誰叫牠們跑到這兒來的。」

「話是不錯，不過這兩年歲如此之輕，長得又是那般地可愛，實在是叫人惋惜。」

「不，咱們寧願錯殺一百，不能放走任何一個敵人，牠們闖來這裏就是命該如此。」

「徐兄說的是，咱們回去吧。」

矮樹走了，此時馬嬌嬌卻發起嬌嘔來了。

「這般混賬東西原來是裝神弄鬼嚇人，兄弟，走，咱們去給牠們一點教訓！」

「慢點，姊姊。」

「怎麼啦，你害怕？」

「不，鏢銀是有限期的，咱們不能耽擱。」

「這……好吧，不過你要答允我，待鏢銀交到省城後，你要陪我到這兒來。」

「好，我答允你。」

牠們退到凹地，吃了一點乾糧，就納

在草地上歇息，待天色復明，日月重光，然後動身趕路。

這回他們找對了方向，也沒有碰到那些裝神弄鬼的矮樹，兩天之後，終於趕到了飛龍堡。

在鷄公山的南麓，聳立着一幢巨大的建築，遠遠瞧去，只見黑壓壓一片。

距堡門一箭之地，有一座向遊山客施茶的茶亭，管理茶亭的是一名年約五旬的短衣老者，他一瞧到馬嬌嬌，急忙奔出來道：「啊，小姐，妳可將堡主夫人急壞了……」

馬嬌嬌道：「廢話，這有什麼好急的，我又不是小孩子？」

短衣老者道：「是，這位……」

馬嬌嬌道：「我的朋友。」

短衣老者向高漢傑打量一陣道：「小姐，咱們堡裏不容外人涉足，再說外人進來也有些不便。」

馬嬌嬌道：「一切有我負責，你不必管那麼多。」

短衣老者道：「是，是，小姐請。」

跟着振臂一甩，空際立即爆出一朵浪花，片刻之後它才緩緩消失。

高漢傑估不到飛龍堡的門禁是如此嚴密，一雙劍眉忍不住輕輕一皺。

馬嬌嬌微微一笑道：「不要怕，兄弟，縱然是天塌下來都有姊姊扛着。」

高漢傑道：「多謝姊姊。」

此時堡門之內湧出十幾名男女，馬嬌嬌指着一名鬚髮斑白的老者對高漢傑輕聲道：「他名叫甘戈，是咱們堡裏的護法，此人武功極高，但心性急躁，動輒傷人，

你要當心一點。」

高漢傑道：「小弟記下了。」

他們還沒有到達堡門，兩名長相清秀的丫頭首先迎了上來道：「參見小姐。」

馬嬌嬌道：「不必多禮。」

護法甘戈接着哈哈一笑道：「老夫早就算定，小姐必然會無恙歸來，你們看老夫沒有說錯吧！」

馬嬌嬌此時已到達甘戈的身前道：「甘伯伯算無遺策，你的話那會錯得了。」

甘戈雙眼一瞥高漢傑道：「老夫却沒有料到小姐會帶一個人回來，他是誰？」

馬嬌嬌道：「他名高漢傑，是我的義弟。」

甘戈道：「這是貴客了，好，小姐將他交給老夫，我會派人在山下替他找個住處的。」

馬嬌嬌說道：「不，我要帶他住在堡裏。」

甘戈道：「這就難了，咱們堡裏不歡迎外人，難道小姐忘了這個規定？」

馬嬌嬌臉色一沉道：「他是我的義弟，不是外人。」

甘戈道：「對不起，小姐，這是堡主的吩咐，老朽只是奉命行事罷了。」

馬嬌嬌說道：「好吧，我帶他去見我爹。」

甘戈道：「小姐請便，但姓高的必須留下。」

馬嬌嬌道：「如果咱們不呢？」

甘戈冷冷道：「爲了維護堡規，老朽只好不客氣了。」

馬嬌嬌道：「久聞甘伯伯神功無敵，

作決定。」

甘戈面色一變道：「祖師立的規矩，堡主也不能違背，妳閃開。」

馬嬌嬌說道：「既然如此，你出手就是。」

甘戈道：「妳既是一意孤行，老夫只好叫妳吃苦頭了。」

話落招出，五指如鉤，猛向馬嬌嬌的肩井重穴扣去。

他招出一半，忽然被一股暗力一震，他不只是沒有抓到馬嬌嬌，而且立身不住，一連倒退三步，才勉強拿穩站穩。

馬嬌嬌有多少斤兩他十分明白，她雖然能够避開他這一記巧拿，也不可能將他震退三步！

莫非是那姓高的小子在暗中搗鬼？

他沒有猜錯，將他一掌震退的正是高漢傑。

「對不起，前輩，我不能讓你欺負我的姊姊。」

他不讓甘戈欺負馬嬌嬌，小伙子竟然當起護花使者來了。

馬嬌嬌明知高漢傑這一出手必然會帶來更多的麻煩，但心頭的舒服，就像五臟六腑被熨斗燙過似的，要多少舒坦就有多少舒坦。

可是甘戈就不同了，他無事還要找碴，現在丟了人，這一口氣他如何能够嚥下去！

一聲暴吼，他騰身撲了上來，雙臂吞吐之間，一連拍出九掌。

九子連環掌是他仗以成名的絕學，在他數十年搏鬥的經驗之中，能够完全接下

或避開他這招獨門絕學的，整個武林也不過兩三人而已。

高漢傑只是一個大孩子，他却完全全將九子連環掌接了下來，而且守中帶攻，出手快如閃電，甘戈這仗以成名的絕學，對他竟然無可奈何。

這一下甘戈更是掛不住了，在一聲長嘯之後，他發動了另一項攻擊。

鐵袖神功是他壓箱底的本事，現在他竟然雙袖齊飛，連壓箱底的本事也使了出來。

而且他那雙袖飛舞之際，一種十分劇烈的奇毒也同時飛了出來，如此雙管齊下，實在霸道已極。

可是他一連攻出數十招，還是沾不到高漢傑的一絲衣角，甚至他使盡了全身功力，竟不能將高漢傑迫退半步。

現在他總算明白了，這個年紀青青的大孩子，不僅武功莫測高深，同時百毒不侵，再打下去必然落個灰頭土臉。

但差刀難入鞘，他已然欲罷不能。

好在他們這一陣惡鬥，已經驚動全堡，堡主馬驥北，夫人古玉燕也被人請了出來。

馬嬌嬌全神貫注，不眨眼的瞧住高漢傑，對堡主夫婦的出現她竟然全未注意，但夫人古玉燕却已發現了她，也瞧出她對高漢傑有一份深厚的關切，因而令人將她叫了過去。

「啊，爹，娘，快叫他們住手。」

「嬌兒，你先說說，這野小子那兒來的？」

這是好意，但馬嬌嬌却不領他這個情，櫻唇一撇，哼了一聲道：「盛情心領，師兄還是留意一點你自己吧。」

馬嬌嬌一向驕縱，說幾句負氣的話原也算不了什麼，只是她叫方域留意自己，這是輕視，是侮辱，如若對手是她這位師妹，倒也沒有什麼，換上一個陌生的人，方域就有點掛不住了。

這才是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方域一

侄女就向伯伯討教幾招吧。」

高漢傑道：「姊姊，這一場讓我來應付。」

馬嬌嬌道：「好的，不過甘伯伯是咱們堡裏第一高手，兄弟可得當心一些。」

高漢傑道：「小弟知道。」

橫心，一掌拍了出去。

飛龍堡主馬驥北的親傳弟子，功力自然不差，而且他心含怒火，這一掌就使出了八成真力。

以八成真力去對付一個孩子，似乎過火了一點，因為方域出手之後又後悔了，但掌出如風，已無法收它回來。

於是他出聲吆喝道：「小兄弟，快躲開。」

高漢傑沒有躲，不過他已明白方域心地良善，算得是一個好人，好人應該有好報，他不願使對方弄得灰頭土臉。

於是他伸出右掌，輕輕搖了兩搖。

他如此單掌輕搖，好像在開玩笑似的，但方域那足可開碑裂石的掌力，如同輕烟被風吹散一般，消失得點滴不存。

方域一怔道：「小兄弟，你這是什麼功夫？」

甘戈冷冷道：「小子原來是陰山門下，無怪敢向飛龍堡登門尋釁了，方域退下來，待老夫領教一下陰陽導引究竟有什麼過人之能。」

馬嬌嬌見甘戈真是親自出手，不由心中大急，嬌軀一擰，攔在高漢傑的身前道：「甘伯伯，你是武林前輩，怎能對後生晚輩動手，縱然你贏了也不見得有什麼光彩。」

甘戈面無表情的哼了一聲道：「妳錯了，嬌嬌，老夫不是在爭強好勝，只是要維護祖師留下的堡規，除非他是本門的弟子，外人不得踏入堡門半步！」

馬嬌嬌道：「伯伯，請恕侄女放肆，我義弟不能進入飛龍堡，最好由我爹來

（未完）



劍氣長江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圖
子成·圖

躍馬黃河

(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左丘超然，鄧玉函，唐朋等四人一同登上秀甲樓，叫了酒菜，正吃喝間，被南宮松篁易容藉故撞到食桌邊，暗中把麻軟散放在菜裏，四人一時不察，繼續吃喝，霎時中毒，渾身麻軟，後又被鍾無離與柳有孔點了穴道，以致有口難言，無法動彈，全部倒臥在桌子底下，這時，鐵星月與邱南顧兩人嘻笑怒罵的登上樓來，卒之把鍾無離與柳有孔打跑，之後才發現蕭秋水等人均被點穴受制，遂一一為他們解開，眾人相見，各訴別後情況……

血戰白水河

鄧玉函殉身

左丘超然怒道：「要不是老大藉你打的一拳，換勁沖穴，挺身擋針，咱們早都死咯，還等你們來救！」

鐵星月、邱南顧這才想通了，知事態嚴重，也不敢辯了。

鄧玉函餘怒未消，恨恨地道：「媽的，今天差點給你們兩個糊塗蛋害死了！」

鐵星月哭喪着臉道：「我們……我們又怎麼知道……知道你們穴道……穴道被制……」

鄧玉函恨聲道：「還說——」

那邊的蕭秋水勉力笑道：「算了。老鐵和小邱今番來，畢竟是救了咱們的性命，咱們應感激涕零謝他們才是。」

邱南顧登時得意地道：「嘿，對，無論如何，我總算對你們都有救命之恩——噢——噢——你們原本不是在成都浣花蕭家劍廬嗎？怎麼來了這裏？又被封住了穴道？」

鐵星月、邱南顧確是武林中、江湖上數一數二的好漢，也是一等一忠義之

士，但他們又憨又直，行事乖戾偏激，蕭秋水自是知情。

這兩人也因為兄弟們這種情誼，以後在俠林中不知開了多少笑話，闖了多少龍潭虎穴，渡過了多少血腥風雨，這兩個人，一直是一對活寶，在「神州奇俠」的故事裏，一直到陳劍鬼與秦瘋八二人出來後，就更加相映成趣了，這且按下不表。

蕭秋水雖臉色蒼白，但依然笑問道：「老鐵、小邱，看來你們的武功又有精進了。」

其實蕭秋水並不是看來的，而是想來的。

鐵星月銅皮鐵骨，肯吃苦，胆子堅，勇氣過人，又不怕捱打，敢拚命，骨氣够！武功專做大開大殺一路，為人也大氣大概，不過亦因無知，所以也有點古怪，神經經就是了。

邱南顧為人刁鑽機智，唯恐天下不亂，一張鐵口鋼牙，最好管閒事，武功

走奇門異道，待人潑辣爛纏，因為血氣方剛，所以亦時瘋瘋癲癲，古靈精怪。

邱南顧，鐵星月二人武功雖好，但蕭秋水亦曾與他們交過手，邱、鐵二人武功略在左丘、鄧二人之上，却仍在蕭之下，而遠不及唐。

但是鍾無離、柳有孔的武功，縱不如左丘與鄧，亦相差不甚遠，而今鐵、邱二人能一下子把鍾、柳二人打跑，可見武功大有進步，只怕蕭秋水亦未必及之。

所以蕭秋水料定在分手的這些日子裏，鐵星月、邱南顧二人武功必有奇遇精進。

——蕭秋水是猜對了！

蕭秋水是第一句沒有責備意思的話，所以鐵星月、邱南顧等十分樂意回答。

原來自蕭秋水和他兩分手後，鐵星月、邱南顧順便到桂林浣花劍派分局去拜會蕭易人，這一方面是因為言談間蕭秋水對他兄長的推崇，一方面是鐵星月、邱南顧二人對蕭易人的驕悍雄風早心儀已久，亦想藉此拜會。

蕭易人與他們亦一見如故，論及武藝，蕭易人便指點鐵星月，應發揮所長，既天生神力，剛勇無匹，何不苦練無堅不摧的拳法，世所無匹的氣勢？又勸邱南顧，既然機警敏捷，何不練就以應變為主，令人意料不到，無所抵禦的身法與武技，可以出奇制勝？

鐵星月與邱南顧都大覺有理，於是痛下決心，三個月的苦練，武功便發揮所長，已遠超越過從前。

原來蕭易人是武林間難得一見的奇才武藝人傑，據說劍法已直追蕭西樓，而對其他，亦能妙情明理，普通人所參悟不出來的武功道理，只要向他說一遍，往往給他一點就點出來了，可說受用無窮。

蕭易人點授鐵星月與邱南顧，亦是因愛才之心，浣花劍派的家傳劍法，規定非浣花劍派者不能相授，鐵星月、邱南顧二人當然不是，蕭易人只好發揮他們的特性，加強他們原已有的武功，鐵星月本來可以一拳碎磚，現今却可一拳碎石，邱南顧本來擅長快拳飛擊，而今連腿也一樣快了，所以這幾個月下來，鐵星月、邱南顧受鼓勵下的潛心苦練，進步自是不少。

鐵星月、邱南顧的武功，是自小苦練出來的，沒有得自什麼名家親傳，鐵星月的拳，曾經打在土牆上，曾經打在瓦片上，撞得骨頭迸裂，割得血肉淋漓，但他一天天的練下去，練到現在，一拳擡下去，地上一個大洞，小樹應聲而斷，都是用血淚和汗，每天每夜苦練，疊積而成的。

邱南顧打鬥，以應變、機警、出招迅速稱著，但是他五歲第一次和人打架時，一接觸就倒了，而且額角血流不止，門牙崩了一缺。

從此起他打了一百四十一次的架，沒有一次不敗，輕的是落荒而逃，重的是手脚骨頭全折，鼻樑斷裂，眼角、唇角、額角腫得像核桃，胸腹間的顏色就跟頭髮的顏色一樣，背部還有一道長尺半，深三分的刀傷。

但在第一百四十二次打架裏他贏了，他贏後，沒有歡笑，獨個兒走到一個

陌生的鎮上，第一次買了一壺酒一個人喝，喝得唏噓大哭，哭到圍觀的人至少有四百個，他才收住聲音，爛醉如泥。

他贏了，因為他輸時一樣沒有失去信心，失去勇氣，所以他終於會贏的。因此他贏得一點也不倖倖。

在稀稀門權力幫，長江殺過天機，蕭家劍廬的惡鬥，辛虎丘、康出漁的狙擊，保護岳夫人的張隱意，以及如何衝出重圍而散失，如何趕上上遭圍攻而重聚，到如何在甲秀樓上殺南宮松篁後中毒……一一道道出，只是鐵星月、邱南顧二人性急氣躁，每聽到緊張處，都忍不住要打岔——但是蕭秋水、左丘超然、鄧玉函等人早已熟習其性，所以還是堅持講下去，忍不住振臂一笑。

一直在他們未認識蕭秋水前，鐵星月與邱南顧二人，不僅無師無派，而且連個引導的人也沒有，兩人也是互不認識。終於他們認識了蕭秋水。

為一句好詩而問關萬里，來回跋涉的，為一句承諾而生死不計，敢作敢為的，為一個朋友，可以上天入地，可以輕生重義的，蕭秋水。

第一個影響他們的人，是蕭秋水。

鐵星月、邱南顧自創一套的武功，雖然有用，而且有勁力、有精神，但是歷經幾千百年來去蕪存菁，淘汰歷練下流傳的武技，却更是有有效，蕭秋水就把這些一一指導他們。

故此，認識蕭秋水後，他們功力是一進，結識蕭易人後，武功又是一進。這就是鐵星月、邱南顧習武的歷史與故事，平凡、踏實而有趣。

鐵、邱二人，告訴了蕭秋水這些，蕭秋水等人，也把他們這些日子以來，如何

鐵星月聽得忍不住突地跳起來，大罵道：「他媽的豬八戒王七十八加九千蛋，別人打殺我還可以忍，康利生這小子也來出賣我們，我就整不下這口氣，我就整不下這口氣！」

邱南顧也吼道：「是不是，我早就說不管一切衝過去了！是不是？這麼大的熱鬧我們都錯過了，沒得玩啦，唉呀呀——要是我們的話該多好了。」

鄧玉函冷冷地道：「你放心，我們自桂林跟大夥兒回去的時候，還有得你玩的呢！」

鐵星月嘆道：「唉呀，還要等到去桂林請救兵回來呀，不行咧，萬一都死光了，可沒得熱鬧——」

蕭秋水變了臉色，左丘超然狠狠地在地鐵星月肚子擰了一拳，痛得他大叫起來，邱南顧想想也覺不妙，趕緊笑道：「騎，騎騎，老鐵小孩子不識世界，童言無忌，童言無忌，老大不要介意。」

鐵星月才知道自己亂說話，說錯話，也不敢出聲。唐朋圓場道：「桂林是一定要去的，

蕭老伯要我們在極需人手的時候冒死衝出來，一是爲求我們到桂林請援，其實也藉此示警，使浣花分局早有防備，另一方面也要把此事公諸於天下，讓武林同道作個借鏡，團結起來共同驅敵；所以在情理，浣花分局還是必定要走一趟的，只不知兩位兄長自桂林來，不知桂林浣花的人手怎樣？」

邱南顧却失驚道：「呀——那妳就是……就是他們說的那個……那個方……方唐啊？」

鄧玉函奇道：「方唐？」

左丘超然忍俊不住：「荒唐？」

蕭秋水忙糾正道：「是唐朋。」

邱南顧「哦」了一聲道：「唐朋。」

鐵星月又忍不住忽然加了一句：「怎麼裙子這麼短。」

其實唐朋裙子根本不短，直落垂踵，只是她自小足美，善舞蹈，長輕功，穿的鞋子是祖母唐老太太親綉的，所以羅裙也就略短一點。

她原本是穿勁裝衝出浣花溪的，但一路上趕來，女子勁裝未免太引人矚目，所以改穿紫衣羅裙，真是貌美不可方物。

只是鐵星月是鐵錚錚的魯男子，最看不慣人花枝招展，素來見女子都是棍掩及足，而今見裙近足踝，便是看不慣了，其實他只評這句，已經是對唐朋很看得順眼的了。因爲他遇着的女子，跟邱南顧一般，總是百般看不順眼，一個老是搖着頭說：

「唉！女流之輩，……女流之輩！」

一個老是擺着手說：

「嘿！娘娘腔的！娘娘腔！」

唐朋怔了一怔，一時答不出話來，鄧玉函沒好氣的問道：「那你們好端端的在桂林，怎麼又會到了此處？」

邱南顧怪眼一翻道：「嘿，我們不是約好清明節後在劍廬見面嗎？」

蕭秋水倒是鬆了一口氣，道：「哦，那你們來的時候桂林劍門並沒有發生事兒了。」

鐵星月道：「當然沒事囉，孟師叔，易人兄、開雁都在那兒，還有唐……唐小姐的……，好像也在，還有……玉函你哥哥，也來了，有他們在，怕什麼，有什麼人敢來惹事，何況……還有咱們兩個。」

鄧玉函喜道：「我哥哥來了？」

鐵星月點點頭道：「是來了，不過一副好像責怨我們教壞了你的樣子！」

鄧玉函赧然道：「他就是那樣的……老是不放心我。」

唐朋也喜問道：「來的是剛哥還是強弟？」

鐵星月道：「我不知道？」

唐朋沉吟一會道：「很會說話的，還是兇神惡煞的？」

邱南顧倒是接道：「兇？倒是一點也不兇，人緣蠻好似的。」

唐方莞爾道：「那是唐強……他的緣一向都很好。」

左丘超然倒是問道：「那你們幹嗎到了貴州，却不去四川劍廬，溜在甲秀樓來幹嗎？」

鐵星月跳起來道：「嚇，你以爲我們

嗎？」

鐵星月想了半天，道：「沒有。」

邱南顧猛然省起道：「有！」

唐朋問：「是什麼事兒？」

邱南顧道：「別的事都很正常，只是我們臨出來的那一天，桂林劍門的鷄鴨，總共九百多隻，忽然間死了一半，也病了一半，這事似有些蹊蹺……」

蕭秋水臉色陡變，道：「這跟權力幫攻浣花劍廬的先兆，完全一樣呀，鷄犬不留。」

左丘超然道：「在成都劍廬下此毒手的是『百毒神魔』華孤墳，那在桂林劍門的想必是『瘟疫人魔』余哭余了！」

鄧玉函道：「余哭余？這人毒冠天下，下毒本領，尤在華孤墳之上。」

唐朋道：「那也就是說，在你們出桂林而赴成都時，權力幫已大肆進攻劍門的了！」

鐵星月變色道：「那還得了！」

邱南顧怪叫道：「我們快去！」

左丘超然疾道：「事不宜遲，我們快趕赴桂林吧！」

唐朋忽道：「慢着。」

鐵星月奇道：「怎地？」

唐朋道：「你們搶得的馬呢？有馬才好趕路。」

邱南顧喜道：「是呀！我們恰好六個人，而又有六匹馬，這馬，我們把牠們藏起來了！」

× × ×

他們一行六人，沿着跨玉橋，經涵碧亭，在釣鰲磯附近找到了藏着的六匹馬。

想留在此地麼？根本衝不過去啊，一共衝了七次，最後一次衝到川中成都杜甫草堂了，却遇見了三名劍手，一個拿琴，一個拿笛，一個拿二胡，打了半天，鐵騎神魔又來了，我們又被擊殺得倒退八十里，回到貴州來了——根本殺不進去呀！」

蕭秋水變色道：「鐵騎神魔？」

鐵星月叫道：「對呀，對，『鐵騎神魔』，『閻鬼』和他六個徒弟『飛騎六判官』呀！」

蕭秋水赫然道：「這次『權力幫』真是傾巢而出了，『鐵腕神魔』溥天義，『無名神魔』康出漁，『一洞神魔』左常生，『飛刀神魔』沙千燈，『三絕劍魔』孔揚泰，『百毒神魔』華孤墳，『絕滅神魔』辛虎丘，現在連『鐵騎神魔』閻鬼也來了！」

邱南顧道：「見到閻鬼也來了，我們就知道劍廬那兒一定不妙，所以拚死衝入，但閻鬼鬼這廝好厲害，我們兩人鬥他一個，也佔不到便宜，加上他六個徒弟，一個使馬鞭，一個人長槍，一兩使長索，一個使長鏈，一個使長矛，還有一個，哼，哈，居然使馬鞍，實在難纏得很，所以每次都給他們打得落荒而逃，實在是蹙氣，這幾天，倒是做了一件妙事。」

左丘超然笑問道：「什麼妙事？」

邱南顧小眼睛咕溜溜轉起來一轉，然後道：「我們兩個人，他們七個人，我們打不過他們，便邊打邊逃，追到他們氣喘，歇息的時候，便猝然打回去，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等他們定過神來時，我們已搶了他們的馬，走啦。」

群河水亦即濠江，源出貴州定番縣西北，南至羅斛縣，又名北盤江，再經雲南貴州廣西與南盤江合，總稱紅水江。

黔江亦名涪陵江，世稱烏江，源出貴州威遠縣之八仙海，東北流入四川境，經涪陵東入大江，由黔入州，烏江待舟最爲不易。

六騎飛駿，行馬甚速，入夜，已至婁山麓，過懷白亭，宿于會仙亭。

× × ×

會仙亭在當時已破敗不堪，只有幾處遮蔽的地方，殘垣碎瓦而已。

時已十七，月已有缺。

是夜風雲密布，月時現時蔽，烏雲遊走，夜黑風急。

× × ×

邱南顧有火摺子。左丘超然有蠟燭。鄧玉函找到了一隻燭台，於是就點了一雙蠟燭。

燭影搖曳，馬就繫在斷柱之後，各人倚危牆小息，奔馳了一天，他們都累了，按照行程來計，明日即可抵廣西。

到了廣西，又是一番龍虎風雲了。所以他們先求稍息片刻，他們的心情就如月芒烏雲一般，時閃時滅。

蠟燭也是一閃一明，像在黑夜裏打着訊息，撐着一線微芒；而黑夜就像權力一般，龐大、威嚴、可怖、而且無孔不入。

蕭秋水，唐朋、左丘超然、鄧玉函、邱南顧、鐵星月等人心裏都想着事情，都沒有作聲。

× × ×

突然，其中一匹馬長嘯一聲，引起其餘五匹馬一聲長嘶，六人都驚了一跳。

六人這一驚，彼此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馬又靜息下來，只有蟋蟀的知了知了，叫個不停。

六人又進入調息的狀況，只有蕭秋水一直在想着事兒，一些毫不着邊際的事情。蕭秋水就坐在蠟燭的前面，蠟燭的後面是叢林。

蕭秋水在想：爲什麼馬會叫？

在這時候想這些，不但毫無情理，而且也毫無意義。

可是蕭秋水老是在想：爲什麼馬會在這個時候叫？

這些馬都是極好的良駿，不是受到驚嚇，不會亂叫的。

可是以剛才的馬嘶而言，又不似受到任何驚怖，倒像像遇到了熟人，發聲而招呼一樣。

遇到了熟人？

對馬而言，熟人就是舊主人！舊主人就是「鐵騎神魔」閻鬼鬼！

蕭秋水忽然之間，那種奇異的、奇妙的、奇特的感覺，又昇起了。

就在這時，「颼」地一聲，一道亮比電還快的白光，迎臉飛來！

「咄」，白芒打滅了燭光，燭蕊爆出了幾縷黑烟，白芒却猶未止，直射向蕭秋水面門。

× × ×

發刀在先，來勢極快，要是平時，蕭秋水是絕躲不過去的。

但是，蕭秋水在前一瞬間，已有了準

備！

他拔劍，「叮」，撞落飛刀！就在這時，一條無聲無息，但威力驚人的黑鞭，已自黑暗中捲了出來！鞭掃唐朋頭頂！這一鞭威力奇猛，偏又無聲無息，而且迅速絕倫，又發鞭在先，唐朋是絕躲不過去的。

鞭與刀，幾乎是同時出手的。鞭比刀長何止十倍，但刀却是飛刀！飛刀比鞭更快！飛刀打熄了燭火，鞭才遞了出去。也因爲這樣，這鞭就像鬼影一般，一點都看不見。可是飛刀打滅了燭火時，唐朋也立時驚覺。

唐朋是一個極端冰雪聰明的女孩子。燭火一滅時，她也沒有看見鞭影，但她立時機警地做了一件事：她立時移開她在燭火未熄間原來的位。

她甫離開，便聽見她原來坐的石椅碎裂的聲音。

那鞭子也「颼」地收了回去，來時無聲，收的時候才有一記如裂帛的急風。這一下，左丘、鄧、邱、鐵都知道，叱喝、拔劍、互問、怒吼聲響起。

蕭秋水冷靜的聲音自黑暗中響起：「大家別亂！鎮靜應付！唐姑娘……」

只聽唐朋的聲音自另一角悠悠傳來：「我沒事，來的人是沙千燈。」

唐朋畢竟是唐門後人，在飛刀滅燭的剎那，她還是可以分辨的出飛刀的手法，西來。

劍！帶血的劍尖！這劍竟穿過疾奔中駿馬的下腹，而且刺穿了馬鞍，而直貫了上來，這劍簡直是一種神奇的力量。

那劍又立刻「颼」地收了回去。那匹壯馬連奔了十二、三丈，才悲嘶一聲，萎倒於地，落在河中，剎那間被摔落水潭，轉眼不見。

要是唐朋還在馬上……一柄這樣霸道的劍，却用這種暗算的手段，而且用那麼卑鄙的角度，向唐朋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刺出了這樣的一劍……

蕭秋水變了臉色，河水怒孔，無盡無止，猶如千軍萬馬，金兵齊鳴，但這柄劍威力再大，也阻止不了蕭秋水的決心。

「出來！」

五匹馬都已勒止。

五匹馬都是在憤怒中勒停的。

五匹馬上有六個憤怒的人。

唐朋掉下去，左丘超然一手就扣住了她。

蕭秋水左手一抄，唐朋就落在他背後馬上，驚魂未定，粉臉利白。

在白水河的急流裏，黃果飛瀑上游的激流中，冒出一柄劍，然後冒出了一個人頭，然後冒出了整個身體，在水流暗夜下，猶如一個水怪一般，「呼」地飛上了岸，唐朋唬得臉都白了。

而這人的劍雪亮一片。這人在激湍中穩住身形，出劍暗襲，劍穿馬腹，利是驚人。

及發自何人之手。

只聽邱南顧道：「還有閻鬼鬼！」這兩日來，邱南顧與鐵星月二人數度力戰閻鬼鬼，自然對他的鞭聲甚是熟悉。

在黑暗中，大家除了警覺戒備外，心中都更加沉重。

連「飛刀神魔」華孤墳也追來了，成都浣花蕭家劍魔究竟怎麼了？

月亮，月亮怎麼沒有出來？

鳥雲，鳥雲越來越濃烈。

良久，沒有任何動靜，更沒有任何攻擊。顯然，沙千燈以飛刀襲蕭秋水，是因爲蕭秋水隱然是六人中的領導者，殺了他可以亂大局。

而唐朋是六人中最難應付的，閻鬼鬼的鞭想先毀了她，也是當然的。黑暗中過了很久，還是沒有任何的聲息。

一擊不中，再也沒有暴露行踪。鐵星月如怒豹一般，隨時噬出，鄧玉函手已按劍，左丘超然十指聳動，邱南顧也伏着，但隨時飛彈而起，可是再也沒有任何動靜。

蕭秋水沉聲道：「既然我們已給槍上，就星夜過貴州，入廣西吧！」鐵星月一聲大吼，道：「好！擋我者死，讓開者生！」

他們在月黑風高之際翻上雲山，登白雲峯，連夜下鎮寧，到了黃果樹黃果鎮附近。

蕭秋水目光收縮，緩緩地道：「三絕劍魔？孔揚秦？」

暗夜下，月亮隱在雲層裏，河水像一條怪異的白布，詭秘地扭曲抖動着，那人就站在岸邊，持着雪一樣亮的劍，澀笑了一笑，道：

「我的劍是在水底練成的，叫做『白練分水劍』，這是三絕其中一絕。」他說着，劍斜垂指河，湍流立即水花濺飛，劍尖指處空落了一片岩石。

蕭秋水道：「好劍。」

鄧玉函冷冷地道：「可惜。」

孔揚秦忍不住問道：「可惜什麼？」

左丘超然却接道：「可惜人是極卑下的人。」

邱南顧冷然道：「憑一代劍術宗師還施這種卑鄙的暗算。」

鐵星月傲然道：「簡直不配使這柄劍呀。」

孔揚秦怔了一怔，全身激怒得抖動起來，過了一會，又仰天長笑道：「原來如此！」

左丘超然忍不住也問道：「什麼如此呀？」

孔揚秦笑道：「一個人有五張口，罵架是可以，吃飯也挺行，打起來嘛……除非是狗咬狗！」

六人臉色都變了，孔揚秦繼續揚笑道：「沒料到女孩子有兩張口……你們這幾個男孩子也有！」

這幾個初出江湖的少年人初時還不知道孔揚秦講的是什麼，好一會才知道是極

連夜奔馳，在疾風中眾人又是酣暢，又是提心吊胆，敵人想必追跡而至，而且就在左近。

這時已近中夜，黃果鎮上雖空蕩無人，但水氣瀰漫，空濛一片，水聲如雷，在遠處響。蕭秋水一勒馬，道：「再過去就是犀牛潭了。」

唐朋蹙眉揚笑道：「犀牛潭？」

蕭秋水道：「對，中國最大的瀑布，聽說就在這兒。」

鐵星月猛一勒馬，駿馬人立長嘶，鐵星月與鐵星月道：「對，那兒就是黃果飛瀑！好大，一千隻犀牛在吼，一萬個銅鑼在同時敲打，十萬隻鷄蛋同時滑落，好大好大！」

邱南顧氣吁吁地道：「好了，老鐵，你別形容了，你的形容是最離譜的。」

蕭秋水笑道：「不過那真的是驚人，真是鬼神神工，我們上次在白天掠過，陽光清照，氣氛絕勝，週遭數十丈彩幻迷濛一片，你看，黃果鎮離黃果飛瀑雖那末遠，但已水氣空瀰了。」

唐朋道：「那我們要不要去看看？去看看。」

蕭秋水道：「我們正要繞白水河直上，再走盤江岸路渡烏江，此番正要一併去見識黃果飛瀑。」

六人一舒臂，六馬齊鳴，破天衝去。

黃果飛瀑。

貴州本來就是著名的崇山峻嶺，怒瀑危瀾之地。白水河的河水自六十公尺懸崖直瀉而

下，吼聲如雷，水花四濺，水珠霧氣時化作迷濛細雨，落在附近的黃果鎮上，故稱「雨夜酒金街」，前人有詩云：

銀河倒瀉下驚濤，萬壑雷轟珠落盤。匹練長懸光似雪，輕飛細雨逼人寒。六俠繞飛瀑疾馳，人馬盡濕，而心中對黃果飛瀑之驚險雄魄，更是非言語筆墨所能形容的。

水湍流急。

瀑布將瀉之河流，更是激起一個又一個的漩渦。

蕭秋水等人行在峻石危岸上，因徑道險窄，所以與急流相隔極近，只見在月夜下，黃果飛瀑不但聲勢驚人，而且那急流像一隻魔鬼的手掌，扭曲，掙扎，輾轉，簡直駭人。慘青的月亮照在水流上，更似亘古以來一種無由的神秘，就在水流之中潛伏。

就在這時，天來烏雲，月華頓滅。

亦在這月將隱未滅的剎那，蕭秋水猛然又閃過一絲不祥的念頭，猛瞥見急流之中，竟有一樣東西伸了出來。在月亮下閃了一閃。

劍！

蕭秋水大叫一聲，反身一掌拍在唐朋肩。

這一下應極快，唐方無及閃避。砰一聲跌落馬來。

只聽左丘超然怒喝道：「喂！老大，你——」

這時，唐朋的馬背忽地冒出了一件東西！

唐朋反手撒出一蓬金針，直射飛刀來處！

一個人影立時自一處岩石中躍出，唐朋轉身，面向着他，蕭秋水的劍尖立時也向準着那人。

可是在黑夜中，湍流邊，那人影忽然不見了，幻作一團紅燈籠。

左丘超然赫然叫道：「小心那燈籠！他就是『紅燈魅影』、『飛刀神魔』沙千燈！」

燈籠一亮，人影就不見了。

只見燈籠。

黑暗中要是亮起一縷火，那注意力必定都全神貫注在那火光中。

那紅燈籠既不亮烈，可是令人心血賁動。

心血賁後面是致命的一刀。

飛刀神魔沙千燈的飛刀。

蕭秋水與沙千燈的弟子決戰過，當知道沙家飛刀的厲害。

左丘超然則曾目睹沙千燈與朱俠武之戰，要是朱俠武當時不破紅燈籠，現在蕭家劍魔早已鎮守不住了。

鄧玉函臉色紙白，他背後胛骨處沒入了一柄飛刀。

要不是蕭秋水及時一推，他此刻早已沉屍白水河了。

背後孔揚秦、鐵星月、邱南顧三人喊殺如水聲衝天，這兒只有一盞紅燈籠，以及四個靜靜的人影。

他們沒有回頭。因爲不能回頭。

沙千燈的飛刀不讓他們回頭。
飛刀神魔的紅燈籠，更使他們別不過頭。

× × ×
燈籠紅。
紅燈籠是什麼？
人在燈後。

紅燈籠後是黑。
要殺沙千燈，先破紅燈籠。

可是他們沒有朱俠武的定力。
這燈籠，他們破不了。

只要他們破不了這紅燈籠，沙千燈隨時可以動手。

因為他們看不見。
看不見的事情最可怕。

他們額上已沾上了汗珠，唐朋尖秀的鼻尖也有水珠。

是汗珠？還是水珠？或是霧珠？
水氣瀟瀟，水聲連環，周圍越來越看不清楚，越來越黯淡。

× × ×
忽然眼前一黑。

一黑更亮，原來月亮已出了雲層。
月亮的光華籠罩了燈籠的光芒。

紅燈籠背後露了人影。
燈籠似震了一震，紅芒彷彿又動了一動。

就在這剎那間，唐朋立時出手。
學暗器的人永遠最懂得把握機會。

唐家人尤其懂得把握時機。
唐家的唐朋，更是能掌握時機的女孩。

子。
她的暗器不打燈後的人，而是打紅燈籠。

籠。
毀滅了紅燈籠，才能與沙千燈決一死戰！

× × ×
「波」，燈籠撕裂。
如血漿一般的液體濺出，同時長空飛起一輪刀光！

唐朋飛起，刀光一閃而沒。
唐朋在唐家不是長於暗器，而是長於輕功。

另外一道劍光飛起！
蕭秋水劍！

沙千燈既已現了形，他就要把沙千燈刺殺於劍下。

他一定要，不為什麼，只為沙千燈傷了鄧玉函。

鄧玉函是他的兄弟，是他的朋友。
可是血漿般的液體，帶著腐臭射來，他只有避開。

他一避開，沙千燈就退。
沙千燈挪動腳步，忽覺雙腳已被人扣住。

左丘超然的一雙手。
左丘超然不知何時已潛到他身下，雙手扣住了他的雙腳。

沙千燈急忙欲脫，但左丘超然飛快施拿法，從下抄起，抓住凹陷之骨縫，大指壓內側，中食二指運動扣拿。

沙千燈忍痛欲踢，左丘超然閃電般抓住他腳腕前後兩面，大指拿主筋，中食二指在後攔動，雙手一滑，已抓住小腿脛骨與腓骨中間之空隙，據扣力按，再拿膝彎的伸屈筋，閃身而上，大指搭住沙千燈內

跌得快，肩上是被割中了一劍！
只見孔揚秦閉着雙眼，手上兩道白鍊，上下遊走，迅若游龍，招招都是要害。原來這正是孔揚秦的「三絕神劍」絕招之三：目不能視，但毫不影響劍法的發揮。

這兩道劍光，一道迫住了邱南顧，但對鐵星月那一道，因已被鐵星月拗彎了劍，所以發揮較不自如，反被鐵星月的勇悍迫住了。

三人打得難分難解，瀑布怒吼，飛雨濺血。

× × ×
忽然之間，邱南顧覺得壓力一輕。
一柄扁平而輕利的劍，封住了孔揚秦的劍勢。

孔揚秦呼了一聲，道：「浣花劍？」
來的人沒有出聲，但出手越來越急，似要立志把孔揚秦殺於劍下。

來人是蕭秋水。
他是在憤怒中出劍。

他的劍連舞起來，所有的水珠都變成了他的劍花，浣花劍把水珠串成點點飛劍，在月色下，如神龍吐珠，游龍吸水一般，利是好看。

不單好看，而且招招俱是殺着。
孔揚秦奮力抵擋着浣花劍勢，但是邱南顧却趁機攻了進去。

孔揚秦又是驚恐，又是憤怒。
驚恐的是沒料到這幾個年輕人，有如許卓越的武功，以及勇悍的胆色，憤怒的是沒料到沙千燈沒有擋住他們。

他一招暗算不成，便亮出來說話，有

轉股筋，中食二指，再搭拿其外轉股筋，雙手一分，再全力扣住沙千燈膝節內側麻筋，不過眨眼間的工夫，沙千燈下盤錯節麻筋，痛苦不堪，寸步不能移。

「擒拿第一手」項釋儒以及「鷹爪王」雷鋒的後人，畢竟不可輕侮的。

可是沙千燈還有一雙手。
他一雙手，發出了兩柄刀。

在這樣的短距離下，沙千燈照樣可以發刀，確有過人之能。

但是唐朋也是暗器的第一流高手。
她發出了兩顆石子，碰開了兩柄刀，飛落入瀑中。

沙千燈怪吼一聲，他現在知道這幾個少年人的份量。

可是已經遲了。
蕭秋水的劍已經到了。

他一刀就掙了出去。
蕭秋水擋住了他，唐朋的暗器，射不到。

至少他要把蕭秋水殺之於刀下。
但是蕭秋水的劍變了，他一柄劍變成了千百把劍。

「漫天風雨」。
浣花劍派三大絕招之一。

沙千燈只有一刀，同時也是致命的一刀。
眼看這一下就要同歸於盡，這同時突然出現了。

這人撲到蕭秋水身前，那飛刀就沒入了他的胸膛。
可是他已刺出了一劍！

這一劍直貫穿了沙千燈的咽喉！

同時，蕭秋水的劍也到了，沙千燈的身體被刺了上百個洞。
沙千燈慘叫，倒下，倒在那血漿一般液體上，立即又彈跳慘嚎起來，全身發出腐臭的焦味，竄了幾下，便翻落入瀑布中，直掉落入黃果飛瀑中，粉身碎骨。

× × ×
沙千燈慘叫的時候，也就是蕭秋水發出一聲大叫的時候。

中刀的人是鄧玉函。
左丘超然放開了沙千燈，扶住了鄧玉函。

鄧玉函臉如白紙，又忽泛紅潮，在水霧中咳嗽起來。

左丘超然扶住鄧玉函，放在他胸前及背後的手都濕黏黏的，都是血。

左丘超然是觸及，蕭秋水是看到，他們的心都在抽痛着，唐朋掠至，忍不住驚呼了一聲。

鄧玉函利白着臉色，沒有說出任何一句話，深深地看着蕭秋水、左丘超然、唐朋，一直掙扎着，喘動着嘴唇，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終於緩緩地閉上了眼。
永遠地閉上了眼。

左丘超然扶着逐漸冷卻的鄧玉函屍體，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蕭秋水別過臉，面對黃果飛瀑，天也雨濛，地也雨濛，天地雲雨涼如水，逝者如斯夫，老三，老三，你就這樣走了麼？

——玉函，我要替你報仇。
——唐柔，我在喚你你知不知道？

× × ×
一劍招下的。

「三絕神劍」孔揚秦也是。
孔揚秦連人帶劍飛落黃果飛瀑中。這一代劍手死時畢竟有兩柄絕世的寶劍——白鍊分水劍與扁諸神劍陪葬。

× × ×
過鷄足山，掠祝聖寺，到了南盤江，亦即古牂牁水，就是濠江之所在。

——玉函，你死得慘。
——唐柔，我要替你報仇。

風和日麗，蕭秋水一行五人，到了盤江。

貴州居中國西南的中心，地勢高峻，拔海一千公尺上下，大部是由石灰岩構成的高原。境內山嶺崎嶇，峯巒重疊，是一個典型的山地。

一方面是由於褶曲、斷層和侵蝕的影響，形成了所謂「地無三里平」的現象。境內河水湍急，大部分橫切山脈，形成一系列縱深五百到一千公尺的大峽谷。河床高低不平，落差極大，所以出現許多激流與瀑布。

× × ×
河水流經的地帶，有時由溶洞流出地表，成為明流，有時又流進溶洞潛入地底。因此，這些天然的因素，也造成了貴州的山嶺、河谷、丘陵、盆地間的峻奇美景。在紅水河南盤江地帶尤然。

× × ×
蕭秋水心中很難過。

藍天白雲，水暖風寒，到處都像有鄧玉函的影子。

鄧玉函一路上跟他們一起來，可是到了此地，却失去了他……

（未完）

要是別的凡鐵，早給鐵星月一指捏斷了，但這是「白鍊分水劍」。
劍依然不折，但是彎了。
孔揚秦臉色也變了。

忽然一道水光飛來，在水氣濃霧中，孔揚秦看不清楚，也不在意，但這一水道水打在他臉上，臉上熱辣辣的一陣痛，兩隻眼睛幾乎睜不開來。

那一道水是唾液，邱南顧的口水。
邱南顧在這剎那間，趁機遊身上，一招「蛇竄一竄」，擊打在孔揚秦脇上！

孔揚秦狂吼一聲，退了五六步，邱南顧一得得手，再要迫攻，忽然劍光一閃，大叫一聲，急中生智，一跌跌下去，饒是

「劍仙列傳」故事之二

崑崙七子

蕭逸·文 子成·圖



淫婦施妖媚

鐵池心如鐵

方紅原是半閉着眼睛，一臉的淫蕩，全身的懶洋洋勁兒，賴在杜鐵池身上撒嬌，乍然聽見了這聲女子笑聲，由不住大吃一驚。

當時等不着杜鐵池動手，倏地身子一翻，飄出丈許以外，身子才自站定，即見室外紫光略閃，現出一個年方二十，長身玉立，較之方紅，並不絲毫遜色的妖嬈女子！

這女子一身紫羅長衫，左手托着一個青玉淺盆，腰上繫着一根白玉束腰，却將原本就甚細的腰肢，束得更為纖細可人！

這時，她一隻腿跨在室內，一隻腿尚在門外，右手遞出來，拿着那面閃有七色彩光的光柱，笑哈哈的道：「怎麼着紅姐

不歡迎麼？」

方紅想不到會在這個節骨眼上；來了外人，心裏好不掃興，臉上老大的不得勁兒，就手向着牆上骨鏡指了一指，光華頓隱！

紫衣少女這才款着蓮步，輕輕邁進！杜鐵池雖不曾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問心無愧，只是此時此刻，總是感覺着大大不是滋味。

紫衣女子進得屋來，先自把一雙眼睛，咕嚕嚕在杜鐵池身上轉了幾轉，這才瞟向方紅一笑道：「我說在前面看不見妳呢！原來妳……」

方紅挑了一下眉毛，臉上訕訕的道：「十妹，妳這是幹什麼來的！我可沒請妳

，強作出一副笑臉道：「噯——我的好妹子，怎麼回事，給妳們開個玩笑都輪不起呀！」

紫衣女子那裏是真的想走！不過是故作姿態罷了，這時承方紅這麼一拉，還不就借個台階兒下來。

她這裏媚眼輕乜，明是看向方紅，暗地裏却是掃向杜鐵池！

似笑不笑的挑動着那算鸞鸞娥眉。

「這麼說，可是妳要我留下來的囉？」她眉飛色舞的笑着道：「好吧，反正我也沒事，就陪你聊聊天吧！」

一面說，却就在一個舖有獸皮的玉石炕兒上坐了下來，却把手裏的綠玉盞碗放在面前玉几上！

「九尾金蜂」方紅見她真的坐下來，却又不禁有些後悔悵然！

當時呆了一呆，才強自作笑道：「妳是送什麼點心來啦！還用得着妳親自跑一趟！」

紫衣女子一笑道：「是老頭子的好心，說是園子裏栽的『藍田玉實』熟了，百年才得一次，命我每房裏送一顆，一共是十二顆，說是吃了能駐顏百年，我特意着法，將這些玉實蒸透了，用百花春露淋過一回，自己先吃了一個，因與妳特別要好，才挑了一個最大的，親自給妳送過來——」

頓了一下，她那雙不老實的眼睛，又向着杜鐵池飄了飄，嬌笑了笑：「想不到來的還真巧，碰見了妳這裏還有客人！」方紅聽她又提到了這碼子事，趕忙漫嚶一聲，想就此打岔，把這件事岔開。

呀！」
被稱為「十妹」的紫衣女子似乎在第一眼看見杜鐵池時，心裏就動了邪念，那雙眼睛可就怎麼也離不開杜鐵池身上左右，嘴裏雖是在與方紅說話，眼神兒却情不自禁的飄向杜鐵池！

這番妖態，瞞得了別人，如何瞞得過老於此道的方紅，頓時面起紅潮，為之醋勁大發！

「十妹——」她大聲嬌嚷着：「妳給我放老實一點！」
被稱為「十妹」的紫衣少女，被她這麼一嚷，才便猛然警覺，倏地後退一步，手裏的青玉碗，顛了一下，差一點脫手墜落！

——她可也不是省油的燈！平素在姐妹行裏，若談恃寵論嬌，鋒頭可比方紅不在以下！

，可就迫使她挺而走告教主之一途！
只要她在老魔堡聖面前透上那麼一點口風，略微挑弄一下，這件事可就砸完了，非僅如此，就許還說不定為此為自己落下了殺身之禍。

有了這番認識，方紅儘管是一千個一萬個不甘心，可也不敢口頭上得罪！
當時她格格一笑，道：「這點事那能驚動他老爺子，妹子，妳說是不是？」

紫衣女子一笑道：「我也是這麼說嘛，只是——」
「九尾金蜂」方紅笑道：「妹子妳對我好，姐姐心裏有數，就拿這碗『藍田玉實』來說吧，別屋裏妳都不送，單往我這裏送，我心裏還能有個數兒麼？妹子，妳放心吧！妳的心我清楚的很！」

紫衣女嬌聲一響，那雙桃花眼，在杜鐵池身上轉動了一下，轉向方紅道：「妳真的知道我的心？」
方紅要依着平常性子，早恨不能臭罵她一頓才叫出氣，可是現在她也只有百事共全。

當下點點頭道：「我當然知道，妳的心不跟我的心是一個樣麼？」
這句話倒真說到了她心眼兒裏，紫衣少女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條縫！

她笑着說道：「這就對了，我果然知道，姐姐妳最疼我，——要說起來，姐姐妳的眼光還真不賴——好吧，我這就不就擱妳的好事了！」
說到這裏，低頭笑了一聲，嫵媚站起來，一直走到了杜鐵池身前站定。

「小夥子你剛才說妳叫什麼來着？」
「小夥子你剛才說妳叫什麼來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鐵池

飛燕在雁蕩後山交手，雙方相持不下，由於方紅志在杜鐵池，務欲得之而後快。於是不惜使用「百花迎春追風毒散」攻向對方，杜、梁兩人立即中毒昏迷，方即挾杜駕遁先而去。返到巫山，杜被安置在一密室裏，及至醒來，却不知置身何處，正欲破窗逃亡，發覺方紅已嫵媚而入。方紅進來後，對杜百般挑逗，諸多引誘，但杜不為所動，凜然峻拒。方這時慾火焚心，正要強迫杜就範之際，却傳來一個女子的笑聲，頓時使方、杜愕然……

現在當着人前，被方紅這麼一叱，臉上可有點下不來，當時細眉輕輕一挑，面現薄紅道：「怎麼啦，紅姐，我可是好心給妳送點心來啦，伸手還不打笑臉人呢！要是不歡迎，我們這就走人就是啦！自己姐妹，也犯不着翻臉不認人呀！」

說完擰腰拿腿就走！
方紅原是恨對方來的不是時候，生了一肚子悶氣，只是却也知這個人開罪不得，倒不是自己怕了她，而是怕她在老頭子面前走了口風——

固然修聖對各妻妾，多採放任作風，不太管束男女之事，只是如果有人存心搬弄，後果可就難以預測，更何況杜鐵池聲言出身正派名門，更是犯了修聖召告各妻妾門下的大忌，一個追問下來那還得了！
這麼一想，方紅那裏還硬得起來！
當下見紫衣女子要走，忙上前拉住她

「杜鐵池！」杜鐵池冷冷笑道：「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妳們如果現在放了我，以前的事可以一概不論，要不然哼——只怕到時候後悔莫及！」

紫衣少女妖嬈的笑着道：「好硬的嘴呀——小子，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杜鐵池道：「百花教又當如何？」

「妳知道就好了！」紫衣少女嘻嘻笑道：「我們百花教可是天不怕地不怕，怎麼，你來到這裏，有我這個多情的姐姐陪着妳，妳還不樂意！別不知足了……」

杜鐵池刷眉瞪目道：「無恥賤人，妳胡說些什麼？再要口出不遜，可怪不得我手下無情了。」

紫衣女嬌聲一笑，後退了幾步，看看方紅道：「好厲害的小子，妳倒是管不管呀！再不，姐姐妳就先把她交給給我，三天以後我再給妳送回來，保險叫他服服貼貼，百依百順，怎麼樣？」

方紅冷冷冰冰的道：「這個我也會，妹子妳有事就先請吧，我也不留妳了！」
紫衣少女臉上一紅，挑着細長的眉毛道：「好吧，一刻千金，我也不就不就擱了，妳說話可要算數——我走了！」

一面說，却又把那雙桃花眼最後在杜鐵池身上轉了半天，才吃吃笑着向門外步出！
方紅巴不得她趕快走，見狀忙自後送出！

紫衣女又附在她耳邊小聲說了些什麼，只見方紅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樣子是極不自然，可是却仍然強自作出一副笑容，點頭敷衍着。

紫衣少女這才依依不捨的看著杜鐵池，香肩輕聳，化為一道灰白光華，電掣而逝。

「九尾金蜂」方紅看著她遠去的背影，寧笑切齒道：「不知死活的賤貨，早晚我要妳死無葬身之地！」

說着回身，伸手向鏡面上一指，重新設下了門禁，這才含笑轉向杜鐵池，作出一副妖媚姿態！

杜鐵池由二女對白裏，早已洞悉了她們用心，心裏大生警惕！

這時見狀，冷冷一笑道：「修教主乃是宇內知名的前輩仙人，妳却不可壞了他的門規！我勸妳還是死了這條心吧！要不然……」

要不到底又能怎麼樣，他却也說不上來，心裏一時真是懊喪透了！

「九尾金蜂」方紅聽了他的話後，巧移蓮步，緩緩走到了他身邊笑道：「你老是提那個老鬼幹什麼？多煞風景！他才管不了我呢！你這個人看上去怪機靈的，確是討人喜歡，我給你取個商號好不好？」

杜鐵池冷笑道：「我們有什麼好商量的？」

方紅看著他「嘿咻！」一笑，却在面前玉榻邊上坐下來，一面拍著身邊道：「過來，坐下，我跟你說！」

杜鐵池道：「我站着聽也是一樣！」

方紅無奈的嘆了一口氣道：「小冤家！你可真會磨人！好吧，我就跟你實說了吧，這裏百花教百里內外，都設有厲害的禁制，外人就算是一等一的金仙，也休想擅越雷池一步！來了就更別想擅出一

步，所以，我先提醒你，不妨死了再想出去的這條心——」

你……我這「翠碧軒」裏只有女主人沒有男主人，你明白了吧，我的意思是想你留下來……」

杜鐵池雖然早已想到她對自己心存不軌，可是沒有料到她竟然這般毫無忌諱的說出來，聆聽之下，心裏着實吃了一驚！

「方道友你這話可說錯了！」

杜鐵池冷笑道：「我乃七修門下弟子，豈能從妳幹這些無恥勾當？我勸妳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的好，妳如能即時悔悟，將我法寶還我，送我離開，我將感激不盡，說不定尚能為此消除一場劫難，否則的話，必將為此引發一場浩劫，妳又居心何忍？說不定我一千道友此刻已然出動，百花教雖然防範周密，到底邪不侵正，只怕那時悔之晚矣！貴教教主又豈能與妳干休？」

這番話雖是盛氣而出，但是訴說的確也實在！

「九尾金蜂」方紅聽後臉色微微一變，似有所悟，可是當她雙眸子注視向杜鐵池時，却又「色令智昏」，由不住臉上又帶出了那種淫蕩氣質！

當時嘻嘻媚笑道：「小兄弟，謝謝你的這番忠告，話嗎倒是兩句好話，只可惜姐姐我聽不進去！」

說到這裏粉上頰地飛起了春情萬種！身子向前走近了幾步，目波送嬌的道：「哼——像你這樣嘴硬心軟的小夥子，姐姐我可見過的多啦！」

一邊說，一邊向杜鐵池身上偎了過來！

杜鐵池大吃一驚，怒叱道：「站住！」

以得計，心中大喜，當下更加放浪形骸的熱舞起來！

只見她將一具羊脂般的玉體，旋風似的圍着杜鐵池圍團打轉，一雙凸出的乳峯，近到幾乎觸及杜鐵池臉上，霍地嬌呼一聲，整個玉體倒豎而起，成了頭下腳上之勢！着眼處，幾有驚心動魄之勢。

那婦人更有許多動作，無不淫艷絕倫，休說杜鐵池是血氣方剛的一個少年，即使你是金剛鐵羅漢，稍一把持不住，亦不免古井興波。

這番極色景象，只看得杜鐵池熱血沸騰，遍體生熱……

此時此刻，只稍一把持不住，必致毀身置萬劫不復之境，猛可裏機伶伶一連打了幾個冷戰——

杜鐵池暗道了聲：「不好——」

只覺得熱血沸騰的軀體裏，生出了一番異動，不知覺間，身子已離座站起！

然而，他畢竟定力超人，三世修為，慧根極深，此世功力雖未能完全恢復，但本命性光已完全回復，況乎七修洞府三月面壁，更悟出石壁上高奧玄理，復得拜飲靈石仙乳，一切福澤，幾非尋常修道人所

能望其萬一，只是造化不同！

值此惹火極情關頭，總算他慧根不失，陡然興出了一番警惕——

當時強自鎮定心神，深吸一氣，內盤九轉，深深嚥入丹田！

頓時，即覺出渾身冰泉，那綺麗思潮，澎湃怒血，頃刻間消失了大半，方行站起待將撲上的身子。又不禁緩緩的坐了下來，自此眼觀鼻，再也不敢向對方瞧上一

眼。

「九尾金蜂」方紅眼看著對方已為自己幻起春情慾火，只待身子撲上，即成好事，心裏正自由不住狂喜，却料不到在危機一瞬間，對方竟又似變了個人兒似的，由他神色上看來，分明定心極堅，簡直較諸尋常得道極深之輩並不遜色——

這番轉變，簡直令方紅難以臆測想像，一番熱情慾火，轉眼冰消大半，自是失望之極！

須知方紅，既為老魔修聖愛妾，自非無能之輩，況乎這「百花教」裏，開宗明義的第一課，即為男女性修，陰陽採捕之術。

方紅身為「百花教」中心人物，伎倆曷止於此？

杜鐵池越是定心堅實，在她眼中也越是難能可貴，也就越加的不肯中途罷手，必欲佔為己有而後才得甘心！

轉眼之間，杜鐵池已似換了個人！

他此刻，雙手互交「龍」「虎」，心中默憶石壁定心坐相，只在將定未定之間，亦不免心情旁騖！

「九尾金蜂」方紅眼風何等銳利，一看之下，即覺出對方生具慧根，仍是依賴先天定力，才得強收慾火，並非是領悟了什麼却魔心法。

有此一見，慾火再興。

當時嬌軀一折，俏立一側！

「方道友——妳當真執迷不悟麼？」言罷，忙自向後退了一步，厲顏看向對方！

「九尾金蜂」方紅淫念一起，那裏克制得住，當下嬌軀半倚，妙目送情，一聲輕笑道：「得了吧小兄弟，在姐姐面前，你就用不着假正經了，剛才在雁蕩你跟那個無恥小賤人是怎麼來着？——還當我沒看見！這會子在我跟前又撒的是那門子法呀！」

雙臂一張，陡地向杜鐵池身上抱過來！

杜鐵池足下一閃，飄開一旁！

方紅居然抱了個紅，杜鐵池心中一急，默憶「挪身換景」之術，陡地向窗外閃出。

可是他身子才騰起一半，即見由室內高懸的那方古鏡上，倏地暴射出一道紅光來！

這道紅光似乎旨在觸發籠罩在整個房舍的那層禁制，是以乍吐即收，却見窗外白光閃了閃，杜鐵池身形方待掠出，即似為一種極大的反彈之力將身子反彈回來！去勢急，彈回來得更急！

杜鐵池身子重重的撞在了壁角上，差一點摔倒在地！

方紅吃吃笑道：「傻小子，這是沒有用的，就算你脫開了我這「翠碧軒」，這裏裏外外，怕沒有千百道禁制，你又怎得脫過？我勸妳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杜鐵池見她執迷已深，脫逃無望，對方步步進逼，不禁心裏大是憂急——

當下斷喝一聲道：「無恥賤人，妳到底想幹什麼？」

「不信你就瞧瞧！」

話聲一落，玉肩輕聳！眼前「波！」的响了一聲，冒出了一片彩色烟光，即見身前的「九尾金蜂」方紅，突然間變成了三個。——三個同一模樣的方紅，各自赤裸著羊脂般的玉體，俏立在杜鐵池左右。

杜鐵池那裏知道，這種「身外化身」的微妙，心方駭異，異一動神，即為三個色身所幻化的魔頭緊緊吸住！

妖姬方紅原具色姿，此刻又以全身赤裸，曲綫玲瓏畢露，更具勾魂攝魄之姿，妙在那三個色身，雖是同樣的一個方紅，却有三種不同姿態，面面俱觀，各盡妖姿冶態，舉手投足，更是無限銷魂。

杜鐵池原已收心，只須憶及石壁圖解，略一定神，即可無憾！

不料此刻目睹方紅化身，動了好奇之念，只一留神，遂與對方魔相以可趁之機，頓時感覺出心神一陣恍惚，眼前又將不妙。

眼看着方紅那三具赤裸玉體的色身，霍然同時向後一翻，香光略閃，景相又自不同，原先三具赤裸的色身，頃刻間又化為六具，緊接著六生十二！

一時間羣玉環繞，美腿如林，碧波乳浪，較諸先時更有奪魄之勢。

杜鐵池方自收攝的心神，不禁又為之搖盪起來，心中正自恐慌，突地，身邊却响起了一種細若蚊蠅的女子聲音！道：「杜相公，萬萬不可驚慌，快請盤足坐好，聽我吩咐！」

聲若蚊鳴，如非在他耳邊响起，簡直

杜鐵池心中大驚，暗忖不好，忙自收斂心神，却因着相在先，心中大生困擾，方紅由對方表情裏已看出了他的窘迫，自

急轉，舞興更加惹火——

一時之間香光繚繞，乳波潑浪，妙趣叢生！

杜鐵池心中大驚，暗忖不好，忙自收斂心神，却因着相在先，心中大生困擾，方紅由對方表情裏已看出了他的窘迫，自

「想呀——想呀——想呀——」

說着香肩輕聳，上身雲披地自行脫過！

杜鐵池忽然發覺對方披肩內僅僅穿著半截紗衣，酥胸雪肌，半隱半現，即連下腹隱私亦有呼之欲出之勢，他自幼潔身自好，雖活了二十多歲的年紀，却從未曾接觸過女色，自是更不曾目睹過這般色相。當下心中怦然一驚，忙自收斂心神，冷笑不語！

「九尾金蜂」方紅上身雲披既去，嬌軀輕旋，婆娑起舞，舞動時衣盡去，全身畢露，酥胸輕顫，玉腿翻飛，粉雪雪股，即連銷魂私處，亦陳眼底。

方紅本來就嬌媚入骨，年歲既不大，又生得一副好身材，面貌雖非絕美，却別具媚俏之姿，此刻全身赤裸，露着羊脂般細白的肌膚，再着意的一番動作，看上去真別具惹火之勢——

杜鐵池雖然身具異稟，到底入道不深，加以前世功力尚未恢復，乍睹此極色之態，由不住一陣心旌搖蕩，頓時面飛紅潮，心頭忐忑不已。

他身軀微微一幌，即在一方玉几上坐下來。

方紅睹狀私心大喜，一聲嬌笑，玉體急轉，舞興更加惹火——

一時之間香光繚繞，乳波潑浪，妙趣叢生！

杜鐵池心中大驚，暗忖不好，忙自收斂心神，却因着相在先，心中大生困擾，方紅由對方表情裏已看出了他的窘迫，自

聽它不清。

由於事出倉促，杜鐵池簡直無從思考，遂即直覺的違言行事——

他方自依言盤膝坐好，身邊上那位女子聲音又道：「對了，相公仙風道骨，當非常人，想係入道不久，可速定神，心思降魔七字真經，氣引不發，即可無慮！」杜鐵池雖不知道這傳音女子何許人，却知對方實無惡意，是可認定。

當下忙即依言行事，那降魔七字真經，早由盤膝所借贈的「青城秘笈」上熟讀，被她一提，當時憶起，忙自放心內誦。果然，這麼一來，頓時發生極效！眼前方紅之諸多色相化身，雖然不變，但是杜鐵池內心却迅速收定，如古井不再興波！

他原是具有非常慧根之人，定悟之力皆高人一等，那女子傳音，不過突然啟發了他的自警與靈性，一經觸通，遂即不再受惑，一任眼前方紅諸多幻像，治癒蝕骨，亦休想再使他為之心動。

杜鐵池遂引氣導行，一週天後，意志亦堅！

「九尾金蜂」方紅原以為此番施展之下，對方一定承受不住，勢將墜入自己計算之中，那裏料到情況大非如此，看來對方非但未為所動，意志竟更為堅強，大有「泰山崩於前而不潰，麋鹿出於道而不瞬」，自己平白施展了半天，對方直似老僧入定，形若未睹！

她這裏刻意的又施展了一回，恁是施出了渾身解數，亦不見半點功效！再看對方盤膝穩固，抱元守一，咀角

了片刻，才似強行忍住了剖心般的痛苦。那張原似三月桃花般艷麗的臉上，這時看上去竟似着了一層寒冰般的慘白。

「你怎麼知道我的練門在這裏？」她無限疑惑的逼問道：「是誰告訴……告訴……你的？」

一面說，那雙充滿了無限凌厲的眸子，遂即在室內緩緩轉着——

「莫非是……妳？」她冷笑着道：「十妹，是妳還沒走麼？」

說時玉手平伸，即由其一根纖纖玉指上，暴射出一道血色紅光。

休看那道光華不過手指般粗細，待到一出手三尺遠近，却迅速的化成了一片紅色光華，煙霧般的向整個室內散播開來。

方紅顯然在盛怒之中，她認定了，杜鐵池絕不可能悉知屬於自己隱私的陰森練門，乃懷疑是方才來此老魔另一愛妾江月華所為，是以乃施展「玄玉逼魂」大法，決心要迫使江月華現身而出。

也就在方紅指尖紅光方一散播開來，杜鐵池立刻就感覺出一種凌人陰森的壓迫之感。

忽然他身邊即聽見了前開女子之聲道：「相公……請你救我一救，……快快阻止她……要不然我命休矣——」

語氣裏充滿了痛苦畏懼。

杜鐵池雖不識女子何人，但確係承她之情，逃過了多次難關，衷心對她極為感激，這時，聞知她一旦蒙難，當然義不容辭——

當下「一言不發」，即向方紅身邊猛撲過去，雙掌同出，向方紅隔空劈去。

輕動，一聲聲輕誦不已，細察其出口，反覆七字，不禁頓時明白，心內既驚又怒。當時再也忍受不住，嬌叱一聲，十數個身外化身，同時向後一個個快翻，彩煙猝現，幻影立失。

瞬間，只是剩下了赤裸裸的本體！猶是孤身一人！

「好你小子！」方紅目注着他，咬牙切齒的道：「你提防着姑奶奶我的吧！」忽然脖子一翻，像是猶不死心，又改作笑臉，巧移進步，一直走到杜鐵池跟前，伸出一隻纖纖玉手，輕輕的在他身上一拍——

「唷——你倒是看看我呀！」

杜鐵池目光一啓，忽然耳邊响起前開之女子異聲道：「小心妖婦之勾魂攝魄大法，千萬不可注視她的眼睛！」

杜鐵池聆聽之下，心生警惕，目光雖然抬起，却只在對方臉上打轉。

方紅身子一轉，嚶然一聲，在他膝上坐了下來。

杜鐵池心中一驚，正待舉手向她身上推去——

不意他手方抬起，耳邊却聽到那女子的聲音道：「不可——」

他的手已經抬起，不禁頓時止住！

「妖婦練有三尸陰火！」那位女子異聲道：「相公你如果手心一經觸她胸前三處穴道，就可能被她身內陰火侵入，情形就只怕不妙了！」

杜鐵池手已舉起，却又不由自主的慢慢放下來。

方紅原係練有極具威力的三尸陰火，他劍術已成，可知內家功力，早已臻至極點，是時情急之下，更是勁發疾猛，整個房屋在他掌力之下，轟然一聲大震，直似要倒塌下來。

方紅意不及此，顯然一驚，當下信手一抬，收回了指尖血光，嬌軀輕幌，已閃開一旁。

「好呀，」她緊緊咬了一下牙道：「看起來，你這個小子是存心給我過不去了，我不給你點顏色瞧瞧，諒你不知道我方紅的厲害！」

話聲一落，伸手指，倏地赤鍊一閃，紅光再現。

杜鐵池方自遲移，只覺得身上一緊，已被一根怪蛇般的繩索，高高吊起空中。

那根像似怪蛇般的繩索，其實並不是什麼繩索，只是一根看來凝形的紅色光氣，彈韌之力極強，是以垂吊着的杜鐵池，就像秋千也似的在空中擺動起來。

方紅睜大了眼睛看着他，忿忿的道：「小子，你要想明白一點，既然你落在了姑奶奶我的手裏，想輕輕鬆鬆的一走了事，可沒有這麼容易，我看你小子火性還大的很，你就給我上面吊一會吧。」

杜鐵池只覺得那根紅色光帶，緊緊束縛着自己上胸部部位，雖是具有強韌的彈性，却是越來越緊，不掙扎尚好，越掙越緊，簡直連呼吸也感到困難。

所伴他已習會了仙家「閉息」之術，即使斷絕呼吸，十天半月也無妨害。

眼前這個方紅的用心意圖已至為明顯，杜鐵池心中所憂慮的，是深怕為其色情所乘，此刻把自己吊在天上，倒反而心裏

這種功力乃係與異性交媾時，採集兩性春情之火，而輔以本身之陰氣經三年始成，自是威力可觀，除了具有威猛烈的敵對價值以外，尤其具有激發少年之春情異功，一經中人，如醉如痴，欲仙欲死，如無兩情交媾之發洩，勢將狂嘯不已，內焚骨髓而死，端的是至陰至毒，不可思議之極！

「九尾金蜂」方紅功力顯然尚未練成十分火候，否則可自七竅內放出，一經中人，即可產生上敘之效果！

雖然如此，猶然不可輕視——

那「三尸至陰之火」，在她身體裏，已粗具成形，平時拘限於「氣海」「腹哀」「太乙」三處穴道之內，這三處穴道事實上，也正是觸發陰氣起源之地。

方紅功力雖未臻十成火候，却也有六七成功力，所欠缺者惟平素採補之陽火不足，不足以一上來溝通本身極陰，發動攻勢而已！

可是一旦能適時接觸異性，或經有道基之異性命陽觸及上述之三處穴道時，情形可就大大的不同，即可借對方元陽之火點燃陰火，發出所謂的「三尸極陰之火」！方紅原以為對方即算是定力再堅，一經着了自已三尸陰火，萬無不聽從自己任意擺佈之理！

那裏知道，就在對方手掌已經抬起，待向自己身上推來之一霎，竟然却又中途停住放下！

這番舉止，大悖常情，莫怪方紅為之怦然一驚！

杜鐵池手方放下，那耳邊女子傳音又道：「相公趕快以雙掌，拍按妖婦之一雙

「章門」穴道，即可降其盛起之陰火，可保相公暫時不為其所害！」

事實已證明，暗中這個傳音女子確係一位善心人，旨在維護杜鐵池安全以抗衡方紅——

聆聽之下，杜鐵池毫不猶豫，雙掌同出，猝然向方紅赤裸身上之一雙「章門穴」上按去！

方紅原就坐在杜鐵池腿上，抬手可及，加以她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對方竟然會向自己這處穴道出手，簡直連閃避的餘地都沒有。

就在她訝然一聲驚呼裏，整個身子已被杜鐵池雙掌推得跌倒滾翻出去！

休看方紅一身玄功異術，奈何被杜鐵池所擊之處，正係所練陰火穴口，一時之間，不禁痛得她花容失色，全身抖顫一團！

事出突然，就連杜鐵池也大出意外！如果此刻，他果真狠下心來，只須上前向對方出手，即不難置對方於死地！然而他却是居心忠厚，乍見此情景，非但不思向她下毒手，反倒與出一些同情，呆得一呆，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方紅只痛得冷汗淋漓，赤身在地上打了個滾兒，抖顫顫的由地上站起來。

她面色慘變的指向杜鐵池道：「好……你個小冤家……居然對我下這個毒手，你看我饒得了你……」

邊說邊自踉蹌後退，玉體半斜，倒坐在玉榻之上，隨着手勢微掠，赤裸的軀體上，已着好了一襲羅衫。

她兩手按向一雙「章門穴」上，又過

當下他四面打量了一下，遂即出聲道：「方才才是那位道友出聲暗助，杜鐵池感激不盡。」

他雖是出聲發話，可是却難以想像那女子就藏在這間房中，心中舉棋不定，正自費解，忽然身側一般冷風襲過來，使得他猝然間打了一個寒噤。

這陣冷風來得煞是費解，險森森侵入毛髮，與傳說中的「陰風撲面」，倒有幾分相似。

杜鐵池眉頭一皺，慌不迭的把身子轉向一旁：可是身方轉過，陰風再起，依然是撲面襲到，使得他一時間汗毛倒豎，全身上下透體生涼。

「誰？」杜鐵池厲聲道：「什麼人故弄玄虛？」

話聲甫落，却聞得房子裏傳來一陣抽搐之聲。

清晰的女子泣泣抽抽聲。

觀以透體的陰風，這陣抽搐聲聽在耳旁，真是別具幽森之感。

杜鐵池怔了一下，再次喝問道：「什麼人，你……到底是人是鬼？」

那陣子動人的泣聲，忽然止住，却聞得前次發話的女子口音道：「相公不必多心，……妾身對你絕無半點惡意，只是自傷身世，一時忍不住才悲泣出聲。」

杜鐵池點頭道：「方才承你仗義相助，杜鐵池感激不盡，既然仙子就在左右，尚請現身一見，容小可當面拜謝才是！」

女子幽幽一嘆道：「杜相公不必客氣，妾身那有這個福份，能够當受相公的大禮……相公仙風道骨，未來前途不可限量

了片刻，才似強行忍住了剖心般的痛苦。

那張原似三月桃花般艷麗的臉上，這時看上去竟似着了一層寒冰般的慘白。

「你怎麼知道我的練門在這裏？」她無限疑惑的逼問道：「是誰告訴……告訴……你的？」

一面說，那雙充滿了無限凌厲的眸子，遂即在室內緩緩轉着——

「莫非是……妳？」她冷笑着道：「十妹，是妳還沒走麼？」

說時玉手平伸，即由其一根纖纖玉指上，暴射出一道血色紅光。

休看那道光華不過手指般粗細，待到一出手三尺遠近，却迅速的化成了一片紅色光華，煙霧般的向整個室內散播開來。

方紅顯然在盛怒之中，她認定了，杜鐵池絕不可能悉知屬於自己隱私的陰森練門，乃懷疑是方才來此老魔另一愛妾江月華所為，是以乃施展「玄玉逼魂」大法，決心要迫使江月華現身而出。

也就在方紅指尖紅光方一散播開來，杜鐵池立刻就感覺出一種凌人陰森的壓迫之感。

忽然他身邊即聽見了前開女子之聲道：「相公……請你救我一救，……快快阻止她……要不然我命休矣——」

語氣裏充滿了痛苦畏懼。

杜鐵池雖不識女子何人，但確係承她之情，逃過了多次難關，衷心對她極為感激，這時，聞知她一旦蒙難，當然義不容辭——

當下「一言不發」，即向方紅身邊猛撲過去，雙掌同出，向方紅隔空劈去。

他劍術已成，可知內家功力，早已臻至極點，是時情急之下，更是勁發疾猛，整個房屋在他掌力之下，轟然一聲大震，直似要倒塌下來。

方紅意不及此，顯然一驚，當下信手一抬，收回了指尖血光，嬌軀輕幌，已閃開一旁。

「好呀，」她緊緊咬了一下牙道：「看起來，你這個小子是存心給我過不去了，我不給你點顏色瞧瞧，諒你不知道我方紅的厲害！」

話聲一落，伸手指，倏地赤鍊一閃，紅光再現。

杜鐵池方自遲移，只覺得身上一緊，已被一根怪蛇般的繩索，高高吊起空中。

那根像似怪蛇般的繩索，其實並不是什麼繩索，只是一根看來凝形的紅色光氣，彈韌之力極強，是以垂吊着的杜鐵池，就像秋千也似的在空中擺動起來。

方紅睜大了眼睛看着他，忿忿的道：「小子，你要想明白一點，既然你落在了姑奶奶我的手裏，想輕輕鬆鬆的一走了事，可沒有這麼容易，我看你小子火性還大的很，你就給我上面吊一會吧。」

杜鐵池只覺得那根紅色光帶，緊緊束縛着自己上胸部部位，雖是具有強韌的彈性，却是越來越緊，不掙扎尚好，越掙越緊，簡直連呼吸也感到困難。

所伴他已習會了仙家「閉息」之術，即使斷絕呼吸，十天半月也無妨害。

眼前這個方紅的用心意圖已至為明顯，杜鐵池心中所憂慮的，是深怕為其色情所乘，此刻把自己吊在天上，倒反而心裏

，小女子何德何緣，居然能與相公有此一
面之緣……只求今日之後，相公不要忘懷
了我這個苦命人，如能破例援手，使小女
子得能還生，此生此世，將永感相公的大
恩大德不敢稍忘了。」

杜鐵池心中一驚，禁不住倒抽了一口
氣！

他頓了一下，點頭道：「聽妳口氣，
莫非妳……是一個女鬼麼？」

「相公？」那女子悲切的泣道：「
小女子乃是一受辱冤魂……如今被方紅法
力所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尚求
相公體念上天好生之德，加以援手……小
女子有生之年，永不忘相公大恩大德？」
說到這裏，一時忍不住又自放聲悲泣
起來。

杜鐵池只覺全身汗毛一陣子發炸，但
只是他到底身受道統，更具相當法力之人
，略一鎮定，遂即自然。

當下他冷冷一笑道：「既然這樣，妳
怎不現身來與我當面對答，只在暗處儘
自哭泣又有何用？」

那女子慢慢收住了泣聲，一面抽搭道
：「小女子方才已經說過了，目前被方紅
法力所束……除非假手相公召喚……不能
任意外出。」

杜鐵池道：「我又怎能召喚妳呢？」

女子忍不住悲傷道：「相公有所不知，
小女子生靈，現被那淫婦壓在妖幡之上……
相公只須運用慧眼，細看紅白兩幡，即
能看出一些端倪。」

杜鐵池聆聽下，目光轉處，已看見了
交叉在玉榻前的紅白二幡，心中一動，遂

走了過去。

果然，就在他身子向前接近時，陰氣
益盛。

杜鐵池站定腳步，打量着紅白二幡道
：「妳說的可是這兩面長幡麼？」

女子微微喘道：「相公注意，這兩幡
之上，共攝有男女生魂二十四具，却莫要
弄錯了！」

杜鐵池一驚道：「什麼？二十四具生
魂……妳是說這兩片長幡之上竟鎖有那
麼多的鬼魂。」

一面說，他運用慧目，向着紅白兩面
長幡上看去，果然目光視處，但見一片黑
白雲煙緊緊裹包在旗幟之外，其間更似有
點點碧光閃爍不已，心中頓有所悟，斷定
所說不假！

心中正自思索着如何應付這兩面妖幡
，却聽得那女子聲音又道：「小女子賤名
杏兒，原是崆峒門下，只為與這裏的四奶
奶交好，前來有事商量，不意為方紅那個
賤婦看出我尚是童女之身，是以施法力將
我生魂硬與攝取，用以鎖幡……相公只請
先將兩幡扶正，口呼杏兒之名，三搖白色
妖幡，即可與杏兒見面了！」

杜鐵池點頭道：「我知道了！」

當下遂即走近幡前，伸手抓住了二幡
長竿，他本意手到分開，那裏想到那看似
輕微的兩面旗幟，却似重有萬鈞，二幡之
間更像是一股力道緊緊互吸着。

杜鐵池運用真力，心念降魔心經，倏
地力分之下，只覺得轟然一聲大响，似乎
整個屋舍都為之搖動了一下，耳邊只聽得
一陣子鬼聲啾啾，碧光閃爍中，紅白二幡

已然分了開來。

女子喜道：「相公竟真有這般神力，
是我一時糊塗，這兩面妖幡原是由二十四
個男女生魂互吸而結，如無鏡光照射，得
悉開辟字訣，是萬萬分不開的，想不到竟
為相公神力所開，真是不可思議了……相
公只須搖動白幡三下，口呼杏兒之名，我
就可現身，參拜相公了！」

杜鐵池應了一聲，打量二幡頂尖上各
有一個把手，像是專為供人握持搖動之用
，心中甚是稀罕。

當下不假多想，遂即手握白幡頂梢，
一連搖了三下，連呼了三聲杏兒。

頓時間房舍裏起了一陣陰風，碧光閃
爍裏，响起了一聲女子悲吟。

即見一蓬墨綠色的煙霧，嫵媚自慵頂
上升起，却有一個全身赤裸，秀髮披肩的
娉婷少女，猝然現身在煙霧之間，一路飄
飄直起，待到與室頂相接時，却見自室頂
而下，忽然閃出大片紅光。

赤身女子猝然與紅光接觸，登時發出
了一聲痛呼，嬌吟聲中，才徐徐的落向地
面。

杜鐵池原以為真是生駐鬼魂，必然貌
相猙獰可怖之極，却不曾想到竟然是這般
活生生的美人胚子。

心中怔得一怔，遂即鎮定的道：「你
就是杏兒麼？」

即見那赤身女子已嫵媚向杜鐵池拜倒
地上。

一股陰森森的鬼氣，直撲眉睫，畢竟
陰陽兩個世界，在本質上是不得共存的。
杜鐵池情不自禁的向後面退了一步。

赤身女子拜得一拜。

然後冉冉跪起，却將雙一玉腕抱向胸
前遮住雙乳。

她粉頸低垂，一頭秀髮烏雲也似的披
散下來，遮住了她那張姣好明媚的面頰。

「崆峒教難女林杏兒參見杜相公。」
一面說着，那林杏兒却又情不自禁的
飲泣起來。

杜鐵池訝然道：「杏兒，妳莫非連一
件遮身的長衣都沒有麼？」

林杏兒頭垂得更為低下，羞澀的道：
「難女衣衫連同色身，都為淫婦方紅鎖攝
在教內『六道魔塔』之內，肉袒參見，情
非得已，尚望相公恕罪！」

杜鐵池嘆息道：「這又是豈能怪妳！
——你我初次相見，何必這麼多禮，妳站起
來，或是坐下來才好說話。」

林杏兒應了一聲遵命，這才偏過身來
，嫵媚站起，側身就玉榻一角坐下來。

杜鐵池嘆道：「林杏兒，方才承妳出
聲示警，才免得我為方紅所乘，實在說：
「我倒應該向妳敬謝才是。」

林杏兒道：「相公神仙之質，仰視彌
高，即或一時為那淫婦魔法所乘，最終，
也必會有所自悟，不至受害，眼前一時之
困，料必不久當可脫困，自由，這是一定
的。」

杜鐵池聽她這麼一說，心裏不禁甚是
高興，道：「真的麼？妳怎麼知道？」

林杏兒道：「相公自身也許尚不自知
，難女却是看得甚為清楚。」

「妳看見了什麼？」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圖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桑木道長奉了仙女門主青蓮子之命，率領了風塵三
俠及黃鎮山等四人，前往水月軒去殺人，他們一行五人，到達了水
月軒，遇見金陵四英陶琪、侯瑜……等，桑木本來想勸四英馬上離開，免致雙方動武，
但為四英所拒，於是動起手來，陶琪首先發動，暗算鐵大鵬，任天豪
迫得全力攻陶，傷陶一臂，救回鐵後，桑仍然苦勸四英離去，四英正在不決時，而五刀
莊神刀五傑突然出現，挑戰桑等，桑似有難言之隱，非但不願相鬥，反而也勸告五傑與
四英離開，以免造成一樁憾事……

幽靈遽出現

宅第變屠場

大穴。

李三奇却行近了桑木道長，道：「道
長，目下的情勢，已十分明顯，如若咱們
三兄弟倒戈，那就只有道長和黃兄兩個人
了。」

桑木點點頭。

他臉上是一股焦急的神色，愁眉深鎖
，像是遇上了很多思索不透的問題。

李三奇道：「兩位，能够對付金陵四
英和神刀五傑麼？」

桑木道：「除他們之外，這裏還有很
多別的高手。」

李三奇道：「所以，我們三個人，目
下對道長十分重要。」

桑木說道：「李大俠，說出你的用心
吧？」

李三奇道：「我想知道，你道長究竟
是怎麼回事，我們不相信，以你道長的身
份，竟然甘為人用，投效仙女門。」

桑木神情肅然，沉吟不答。
李三奇冷冷說道：「道長如是不肯據
實相告，那就別怪在下等不肯合作了。」

鐵大鵬道：「就私情上而言，咱們欠
了桑木道長一份人情，但就武林大局而言
，咱們却又不能因私情，傷到公義，所以
，咱們應該和桑木道長坦坦一說了。」

李三奇道：「他如能說出內情，早就
說出來了，何必隱瞞呢？」

鐵大鵬道：「他如不說，咱們又怎知
道他心中什麼打算。」

任天豪道：「似乎關鍵在三員會，這
又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組合了。」

鐵大鵬點點頭，道：「這一點麼？似
乎有些神秘，桑木道長提到三員會，但却
又一直不肯把它解說清楚。」

任天豪道：「這一點仍是很重要的，咱
們要仔細的問問他。」

鐵大鵬道：「對！老二，你去和他談
談，老三，咱們注意金陵四英的舉動。」

李三奇緩步行近桑木。
金陵四英沒有出手，只是靜靜的看着
幾人。
任天豪，鐵大鵬，逼近了金陵四英，
近到一舉手，就可以觸及到對方的要害、

桑木道：「唉！事情很奇怪，貧道現在也有著迷離不解之感。」

李三奇道：「哦！」

桑木道：「所以，你追問貧道的事，貧道實在無法解說。」

李三奇道：「三真會，是怎麼回事！」

桑木道：「三真會，我說過這句話麼？」

李三奇道：「好像說過。」

桑木歎息一聲，道：「李三俠，別再追問了，貧道只能告訴你一句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李三奇道：「你總不能要我們跟着你一起進入地獄中吧？」

桑木神情莊嚴的說道：「告訴鐵大鵬，要他信任貧道，不要追問什麼。至於今日之局，貧道自會應付，你們願意幫忙，那是最好不過，不願幫忙的話，袖手旁觀就是。」

李三奇道：「你準備放手一戰了。」

桑木道：「情勢如此，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李三奇道：「你很固執。」

這時，神刀五傑，又魚貫行出大廳，每人的臉上，都泛動着殺機。

黃鎮山說道：「道長，看來是難免一戰了。」

桑木點點頭。

大廳中，立刻現的危機四伏，大戰一觸即發。

鐵大鵬道：「老二，桑木怎麼說？」

李三奇道：「他什麼也不肯說。」

鐵大鵬道：「老三，你二哥哥已經說得很清楚，咱們這一出手，就算和整個江湖上為敵了。」

任天豪道：「我知道。」

鐵大鵬道：「這件事，如此重大，咱們怎麼能輕率從事呢？」

任天豪笑一笑，道：「大哥，如若咱們被殺了呢，誰會替咱們伸冤，誰又會替咱們主持正義呢？」

李三奇道：「對！而且，死得不明不白，整個江湖同道，還是以為咱們投入了仙女門中，才死在了神刀五傑的刀下，丟了性命不算，聲名一樣受污。」

鐵大鵬道：「咱們保住性命，難道聲名就不會受污麼？」

李三奇道：「留下性命，咱們總是還有解釋的機會。」

任天豪低聲道：「大哥，最重要的是，咱們是奉命來此殺人，可是，咱們心中沒有殺機，不但咱們三兄弟沒有，就是桑木道長和黃鎮山，也一樣沒有。」

鐵大鵬點點頭。

李三奇道：「老三這一說，我倒也想起一些事情了。」

鐵大鵬道：「什麼事？」

李三奇道：「桑木只帶了我四個人來，是不是別有用心呢？他可以帶多一些人來的。」

鐵大鵬道：「現場情形，倒是看得出來，是神刀五傑逼着桑木出手。」

任天豪道：「還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桑木道長提出三真會，但是神刀五傑却是不肯有所反應，而且，殺死桑木的意

鐵大鵬道：「他既不把咱們三兄弟放在眼中，今日之事咱們也不用插手了。」

李三奇道：「大哥作主。」

任天豪道：「大哥，咱們還要不要回仙女廟？」

鐵大鵬搖搖頭，道：「自然是不能回去了。」

一面說話，一面向一側退去。

神刀五傑却是緩緩的圍了上來。

風塵三俠的突然退開，使得神刀五傑的包圍圈縮小很多。

圈子縮小，會使這一場搏殺，更為激烈。

侯瑜沒有阻止。

不但沒有阻止，而且，金陵四英，也在緩緩移動腳步，佈成了第二重包圍。

包圍的態勢，連風塵三俠也密蓋其中了。

神刀五傑已然亮出了兵刃。

五把銀光燦燦的長刀。

桑木神色肅然，風塵三俠的退避，既未出言喝問，也未多望三人一眼，右手緩緩握在了劍柄之上，道：「五位，在動手之前，請再聽貧道一言。」

神刀五傑中的老三，名叫張剛在對五傑扇面的包圍形態中，居中而立，也是五傑合圍刀陣的中心點。

只見他長刀連揮，冷冷說道：「道長還有什麼話說，你沾污了武當，也背叛了江湖正義，咱們殺了你之後，自會把此事告訴武當。」

桑木道：「諸位能殺了貧道，事情就好了，只怕諸位殺不了我。」

志，似是更為堅定。」

鐵大鵬說道：「對！個個多頭可疑之處。」

李三奇道：「事實，連金陵四英也對神刀五傑的躁進，有了一點懷疑，所以，侯瑜才阻止他們。」

鐵大鵬道：「這一次，他們好像不再攔阻了。」

語聲一頓，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任天豪道：「這中間定有問題，問題出在了神刀五傑的身上。」

這時，神刀五傑的聯手刀陣，竟然被迫的只餘下了還手之力。

鐵大鵬歎口氣道：「神刀五傑，刀法精厲得很，看樣子，咱們再不出手，很可能使兩人受傷。」

任天豪點點頭，隨即大聲喝道：「住手。」

神刀五傑不但未被這一聲喝止，五人刀法，反而更加凌厲，攻勢也更為猛銳。

桑木道長長劍疾起，化作一片光幕。

只聽一陣金鐵之聲，長劍封開了兩柄銀刀。

但神刀五傑巧妙的陣法變化，抵消了桑木道長劍法上威力。

但見刀光交替，又再暴漲而起，似欲向外突出的劍芒，硬給圍了回去。

桑木道長似是已感受到強大的壓力，長劍上的威力，也有些逐漸的減弱。

原本，桑木道長，黃鎮山分庭抗禮，各據一方之敵。

黃鎮山首逞不支，迫的桑木道長不得

張剛冷笑一聲道：「宇文大俠，也在此地，咱們殺不了你，自然還會有別人接手。」

桑木歎息一聲道：「在劫難逃，貧道已盡了心，五位出手吧！」

張剛銀光一揮，當先出手。

一刀劈出，引發了五傑刀陣，五道寒森森的刀芒，疾如流星劃空一般，紛紛攻至。

桑木長劍出鞘了，劃起一道銀弧的劍芒，金鐵交鳴之中，劃開了兩柄近身的銀光。

黃鎮山也亮出了兵刃，那是一柄量天尺。

黃鎮山的量天尺，也擋開了那一柄近身的銀刀。

神刀五傑，一退即上，立刻又合攏過來。

人如走馬，刀似閃電，交織成一片濃密刀芒，形如刀網，把桑木和黃鎮山圍在了中間。

鐵大鵬目注搏鬥的現場，心中十分關切。

李三奇道：「老大，現在已經拚上了命，咱們應該如何呢？」

鐵大鵬道：「我在看。」

任天豪說道：「咱們要有一個措施才好。」

鐵大鵬道：「我心中很為難了。」

李三奇道：「為難？」

鐵大鵬道：「如是桑木勝了，咱們可以裝糊塗不管事，如是桑木敗了，咱們該不該出手呢？」

不敵大劍網，連黃鎮山也是處於劍網保護之下。

這不但使得桑木道長大費周力，而且，也使他綿密的劍網中，留下了很大的破綻。

神刀五傑如若個個對同桑木動手，每人都無法和桑木對拆十招。

但五個人合起來的力量，却使每一個人增強五倍實力。

事實上，鐵大鵬等冷眼旁觀，也發覺了神刀五傑刀陣變化之妙。

李三奇道：「老三，除非咱們出手，他們已經不會停下手了。」

任天豪道：「大哥，神刀五傑的刀陣，也似乎比過去奇妙了。」

鐵大鵬道：「受過高人指點。」

任天豪道：「對！我覺得，他們有意要殺人，而且，刀陣變化奇厲，帶着一股邪惡之氣。」

鐵大鵬道：「老三這麼說，我也有這種感覺了。」

李三奇道：「他們的刀陣變化，不但受過了高人指點，而是，有很多地方，和過去完全的不同樣。」

鐵大鵬道：「哦？」

李三奇道：「神刀五傑的合操刀陣，不是有了進步，而是重新練成了一種刀法、陣式。」

任天豪低聲道：「二哥哥，你的意思是說……」

李三奇接道：「意思很明顯，我想，他們是受命而來，這是新練成的一種刀陣，要憑仗這一種刀陣，殺死一些人，桑木

李三奇道：「這要大哥決定了，因為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鐵大鵬道：「哦。」

李三奇道：「只要咱們一出手，就有兩個結果。」

鐵大鵬道：「你說說看。」

李三奇道：「幫助神刀五傑，咱們就算是正式背叛了仙女門。」

鐵大鵬搖搖頭道：「咱們頂多不管，不會幫助神刀五傑。」

李三奇道：「如若咱們幫助桑木道長，那就算正式和武林同道為敵了。」

鐵大鵬道：「我正在想，生死事小，壞名事大。」

李三奇說道：「所以，這要大哥決定了。」

任天豪道：「其實，還有一件事，不知道二哥哥想過了沒有。」

李三奇道：「什麼事？」

任天豪道：「不論咱們是否出手，桑木道長如若死在了神刀五傑手中之後，神刀五傑回過頭，就會攻擊我們。」

李三奇點點頭。

任天豪道：「小弟默默觀察，發覺了神刀五傑仍是有意挑起這一場搏殺。」

李三奇道：「嗯。」

任天豪道：「所以，他們很仇視咱們，而且，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了。」

鐵大鵬道：「老三，不用轉彎抹角了，有什麼事，你就乾脆說明白了。」

任天豪道：「兄弟的意思是，如若等桑木敗了，咱們再出手，何不現在就出手呢？」

道長，也許，還把我們也算在內，都是他們要殺的對象了。」

任天豪道：「嗯！」

李三奇道：「老大，咱們再不出手，桑木道長很快就會毀在他們的刀下了。」

鐵大鵬也看出情形不成了，神刀五傑的刀法，越來越詭異了。

黃鎮山一個閃避不及，左腿上中了一刀，血如泉湧。

李三奇大喝一聲：「住手。」突然飛身而上。

神刀五傑根本未理會李三奇的呼喝，手中刀勢，反而更加迅快起來。

隨着向前撲進的身子，一對子午離魂圈，直撞過去。

神刀五傑可以不理會李三奇的喝叫，但是他們卻無法不理會李三奇的子午離魂圈。

銀光閃動，神刀五傑中，忽然有一刀反擊過來。

但聞啞的一聲金鐵之鳴，李三奇的一對子午離魂圈，竟被對撞開去。

鐵大鵬金背大砍刀出手了。

風雪刀果然非凡，大刀出手，閃起了一片凌厲刀風，呼的一聲，直捲過去。

任天豪的細刀，也隨着捲入了搏殺陣中。

風塵三俠已加入戰團，情形立刻有了改變。

原來，鐵大鵬早已有了打算，一加入戰團，立刻全力貫注，準備神刀五傑給分開。

神刀五傑却極力想保持刀陣的完整。

但鐵大鵬和李三奇金刀施為，而且又是由後而出手加攻。

鐵大鵬臉色一變，說道：「唐天民，我不過是對你客氣一點，但鐵某人絕不怕你。」

刀陣一分，威力立刻大減。

唐天民淡淡一笑，道：「這麼說來，是老夫怕你了。」

有些腳接不上。

任天豪突然一轉身，攔在了鐵大鵬的身前，雙手中，左手握着兩枚小巧的銀梭，右手捏着三枚銀針。

如若是一對一的動手，神州五傑，誰也不是黃鎮山的對手。

明。

風塵三俠一出手，神刀五傑完全落在了下風。

因為，唐天民也是用暗器的高手，而且，用的是淬毒暗器。

如若桑木道長要施毒手，神刀五傑，很快會死在刀下。

他姓唐，四川唐家，却是使用淬毒暗器的世家。

這時，陡然響起了一聲斷喝：「住手。」

近五十年來，唐門規戒森嚴，門下子弟不許輕易在江湖上走動。

神刀五傑各自疾攻了一刀，向後退了下去。

唐天民是用暗器的高手，而且，用的又是淬毒暗器。

如是桑木道長真有殺死五人之心，至少，他們會被擄倒兩個。

但他自己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四川唐家的子弟。

但桑木却劍法留情。

可是，任何人心目中，都會感覺到他出身唐門世家。

以個人的技藝而論，桑木道長實在高過神刀五傑很多。

任天豪雙目盯住在唐天民的雙手之上，只要唐天民手一動，任天豪就會搶先發出手中的暗器。

桑木道長停下了手，轉頭望過去。

唐天民神情冷靜的說道：「任天豪，你真要和我拚暗器。」

只見他目光轉注，冷冷掃掠了全場一眼，道：「風塵三俠也出手了。」

任天豪道：「好說，好說，四川唐家的暗器，天下有何人能及，不過，在這近距離之下，就算在下手中暗器，快不過閣下，至少，在下可以有還擊的機會。」

鐵大鵬道：「原來是唐兄。」

唐天民冷哼了一聲。

長髮少女一掌拍來，擊中前胸，應手吐血倒下。

那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她來如飄風，倏忽而至，掌指揮展，不過三五招，竟然殺了六個人。

她來如狂飈，去如疾風，只見她一笑，舉步而去。

威風八面的神刀五傑，和唐天民。幾乎沒有看清楚她出手的詳細情形，這六大江湖高手，竟然片刻間倒下了去。

鐵大鵬長吁一口氣，道：「這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啊！」

長髮少女舉手理一理飄動的長髮，嬌媚一笑，緩步直對金陵四英行了過去。

李三奇道：「但它畢竟是事實。」

金陵四英也是江湖走動多年的人物，見過了不小大風大浪，但卻從沒有見如此凌厲的身手。

任天豪道：「只要她一揮手間，就殺了一個人。」

侯瑜喝道：「站住，你究竟……」

黃鎮山道：「那是一雙魔手，就好像是被殺的人，故意向她的手上撞去。」

究竟怎麼樣，他已經無法再說下去。

桑木道長輕輕吁一口氣，道：「她究竟是不是人？」

閃電鎖喉手，一響間，殺死了侯瑜。

黃鎮山道：「對，一個人不可能有那樣的武功成就。」

三隻手掌，帶起強厲的掌風，拍向長髮少女。

桑木道：「不是人，是什麼？」

金陵四英餘下的三個人，一齊出手。

李三奇道：「四大神女。」

眼看合擊的掌勢，拍中了那長髮少女，但卻被她輕巧的一閃，避了開去。

桑木道：「你說什麼，四大神女？」

玉手輕揮，應手慘叫，金陵三英，又倒下了兩個。

李三奇道：「對，他只是四大神女之一，另外，還有三個。」

同時揮動了長髮，劃過了另一個的臉上。

桑木道：「如若四大神女，個個都有如此的身手，仙女門似乎是用不着再請別的人了。」

柔柔的長髮，有如利刀一般，割裂了臉上肌膚，緊接回身一掌，金陵四英全部了賬。

任天豪側耳聽了一陣，道：「莫非是她們一起來了？」

風塵三俠呆住了。

黃鎮山道：「什麼一起來了？」

桑木道長，黃鎮山，也楞在了廳中。

任天豪道：「咱們只看到一個。」

這長髮少女挾一陣香風而來，倏忽之間，竟殺了十名高手。

任天豪道：「對，咱們只看到一個，但另外三個，在這大廳以外殺人。」

任天豪道：「唐門暗器，江湖奇毒，只要中上，必死無疑，但唐門的銀毒暗器，領風氣之光，但也在江湖上造成了一股風尚。」

在任天豪的想像之中，只有在暗色迷濛之際，四大神女殺手，才會出動，想不到，這等朗朗乾坤之下，他們竟然也會出動。

唐天民道：「什麼風尚？」

只見她一舉右手，行雲流水一般，欺到了唐天民的身前。

任天豪道：「只要會用暗器的人，都在暗器上開始淬毒。」

唐天民取暗器，但他還未及發出，右腕已被那長髮少女抓住。

任天豪道：「所以，在下的暗器，也有些淬過奇毒。」

耳際間，響起骨骼碎裂和唐天民的慘叫之聲。

唐天民冷冷說道：「聽你的口氣，似乎是要和我一較長短了。」

原來，唐天民右手的腕骨，竟然被那少女生生捏碎。

任天豪道：「那倒不是，在下只是要說明一個事實。」

那雪白的小手，纖巧的玉指，竟然比老虎鉗更為厲害一些。

事實上，兩人相距不過數尺，而且，任天豪早已把暗器扣在手中，唐天民的動作再快，就算能打出暗器，一擊中的，但他也無法避開任天豪的反擊。

長髮少女另一隻手輕輕劈了下來，然後，放開了唐天民。

因為，八臂金剛任天豪，也是用暗器的高手。

長髮少女忽然飛身而起，箭一般的衝向神刀五傑。

忽然間，響起了幾聲淒厲的慘叫，傳入了大廳之中。

五聲大喝，五把長刀，離鞘而起。刀光劃起了五道森森寒芒，交繞成一片刀幕。

唐天民一皺眉頭，道：「什麼人？」

但交織成的刀網，似乎是略為慢了一步。

沒有人回答。

玉指飛彈，慘叫連聲，神刀五傑中有兩個倒下了去。

但卻飄過來一陣香風。

少女霍然轉身，雙手左右揮出。又是兩聲呼叫，神刀五傑，突然倒下了四個。

強烈的陽光，忽然被一股烏雲遮住。天色忽然一暗。

她出手兩招，殺了四個人，神刀五傑中，還有一個人，似乎是嚇呆了，忘記了再舉刀抵抗。

隨着那飄過來的香風，行進來一位窈窕的少女。

黃鎮山道：「看這些屍體倒臥的形狀，大部份是兵刃還未及出手，人就倒下了去，一部份是準備逃走，被人截殺，而且，死屍橫陳的地方很集中，這說明了來人並不多。」

長髮披肩，面目娟好，只是神情冷漠得很。

鐵大鵬道：「難道真的只是那四個神女麼？」

任天豪認得出來，呆了一呆，道：「四大神女。」

黃鎮山道：「在下數過了，連同大廳中的十具屍體算上，一共是四十九具，如若來的只是四大神女，除了大廳中那位殺了十人之外，另外三個殺了三十九個。」

自己忽然間變得渺小。

桑木道：「恐怖，貧道在江湖闖蕩一生，身經百戰，遇到了不少兇人，但像這等兇悍的殺手，倒是初次見到，他們殺人的速度，就像是對方完全放棄了抗拒，等着他們來殺一樣。」

如若，剛才那長髮少女，對五人下手，他們也會和神刀五傑一樣，睜眼間就被殺死。

任天豪道：「也許，這裏不止四十九人，還有些逃走的活人。」

大廳外面，一片幽靜，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

桑木自言自語的說道：「希望有幾個目睹經過情形的人逃出去，會把這件事傳揚於江湖之上，傳到三……」

桑木道長首先看到了一具屍體，花叢中，露出來的兩隻腳。

突然住口不言。

接着，風塵三俠，黃鎮山，却看到了，這廣大的名宅中，到處都是屍體。

鐵大鵬回顧了一眼，道：「三真會，道長，可否說清楚一些。」

桑木道長歎息一聲，道：「似乎是沒有留下一個活口。」

桑木道：「唉，諸位，暫時忍耐一些，等到時機適當的時候，貧道自然會對諸位說明。」

黃鎮山道：「而且，殺他們的人，不會太多。」

黃鎮山目光一掠風塵三俠，道：「也希望三位慎重，不要再提起三真會這三個字，此事關係重大。」

黃鎮山道：「第一，他們都不是死在兵刃之下，而是被掌指所擊中。」

李三奇道：「看來，兩位還是不太信任我們。」

鐵大鵬點點頭。

黃鎮山道：「李大夫，三真會，可能

間，竟殺了十名高手。

但另外三個，在這大廳以外殺人。」

是江湖上一個希望，如若不幸，我們這一代腐滅了，三真會就腐滅在地下的種子，它會再成長起來，這一個秘密，如若被他們發覺了，那是一切都完了。」

鐵大鵬道：「這樣嚴重麼？」

桑木道：「一沉吟，道：『四位神女殺手，如此厲害，看來，江湖上又可能會有一些變化了，我把話給三位大俠說清楚也好。』」

鐵大鵬道：「好！咱們洗耳恭聽。」

桑木道長道：「三位，也許還不清楚，仙女門準備得很充分，充分到他們還未出現在江湖之前，已經控制了武當和少林兩大門戶。」

鐵大鵬道：「有這等事？」

桑木道：「不錯，不過，他們雖然控制了大部份，但卻還有一少部份忠貞之人，所以，我們就奉命投入仙女門來。」

鐵大鵬道：「這鐵錚錚的漢子，也為之臉色大變。」

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說來，你們都是奉命行事了。」

桑木道：「鐵大俠如此去問武當掌門人，他一定會否認這件事情。」

鐵大鵬道：「我明白，目下的處境，咱們只能智取，不能力拚。」

桑木道：「論門智、門力，我們都處在絕對的劣勢之中。」

李三奇道：「咱們幾人，合起來，對付一個神女殺手，就未必有用。」

桑木道長說道：「仙女門的門主，表面上是青蓮子，但真正幕後的主持人，現在，咱們還未能發覺。」

鐵大鵬一口氣行出了十幾里，才在一處樹林邊停下了下來，道：「老一，你多的好朋友。」

李三奇道：「大哥是……」

鐵大鵬道：「我說岳湘那小子，他好像死心塌地的投入仙女門了。」

李三奇道：「我相信，他已經幫了咱們不少的忙。」

鐵大鵬道：「哼，我看，他不對付咱們，已經不錯了。」

李三奇道：「大哥……」

桑木搖搖頭，接道：「兩位，咱們先談談大事要緊。」

鐵大鵬道：「什麼大事？」

桑木道：「仙女門費了很大勁，把咱們羅致旗下，但現在，却又輕易的把咱們逐出來？箇中定有什麼機巧了。」

鐵大鵬道：「就算有機巧，也是白費心機，咱們會把這一件事宜揚於江湖之上。」

桑木道長道：「不，鐵大俠，他們殺我們，太容易了，但却甘願我們把秘密，宣揚於江湖之上。」

鐵大鵬道：「難道他們就是要我們把這件事傳揚於江湖之上。」

桑木道：「嘿！」

李三奇道：「看來是不會錯了，大哥，咱們投入仙女門，在他們的實力上，並沒有什麼幫助，所以，他們實在用不着對咱們下很大的工夫。」

任天豪道：「但他們，却是希望借重咱們的名氣。」

李三奇道：「把一些事情宣揚於江湖

李三奇道：「不是九陰鬼母麼？」

桑木道：「創立門戶的席位，三位應該看清楚，她坐的位置，也不過第六把交椅的身份。」

任天豪道：「那兩個老人？」

桑木道：「我不認識他們，江湖上的高人，我不認識的很少，所以，我是很懷疑。」

任天豪道：「你懷疑什麼？」

桑木道：「我懷疑，他們只是兩個代理人。」

鐵大鵬道：「什麼意思？」

桑木道：「真正的幕後主持人，並未出現，那兩個人，只是他們隨便找兩個代理出面，世上有這麼多，如若隨便找上兩個，任何人，也是認不出來了。」

鐵大鵬道：「哦。」

桑木道：「到目前為止，咱們也許還沒有見過那個真正的主持人。」

鐵大鵬道：「想不到啊，表面上看起來如此單純的事，內情竟然是如此的複雜。」

桑木道：「不錯，千百年來，武林中有過無數的風波，但却從沒有這一次複雜萬端。」

鐵大鵬道：「唉，這就叫我老鐵想不明白了。」

黃鎮山道：「鐵兄，有什麼想不明白的。」

鐵大鵬道：「仙女門主，派咱們來這裏殺人，但人家早已在這裏設下了陷阱，本來，咱們的機會不大，老實說，咱們戰死此地的機會很大，想不到，仙女門會派

之上。」

桑木道：「對！一個人練武功，能有捷徑，但一個人的聲望，却要時間去培養而成，仙女門在利用我們在江湖中的聲望。」

鐵大鵬道：「咱們不能受他們的利用，他們如是想要咱們把這件事情宣揚於江湖之上，咱們就偏偏不幹，如若他們不願咱們把這件事情傳揚出去，咱們偏偏就把這件事情傳揚出去。」

桑木苦笑一下，道：「只怕咱們已經被利用過了。」

鐵大鵬道：「道長的意思是——」

桑木道：「咱們加入了仙女門的事，只恐已傳揚於江湖之上了，人人都知道了咱們加入了仙女門，咱們要說些什麼話才能令人相信真相呢？」

鐵大鵬道：「想起了此事，就叫人恨意難消，當時，如若咱打個血濺仙女廟，至少，死也死個轟轟烈烈了。」

桑木道：「鐵大俠，忍辱才能負重，江湖上，有過幾次黑暗的時代，却靠一些忍辱負重的人，使江湖重光。」

鐵大鵬道：「哦！」

桑木道：「鐵大俠，貧道在江湖的聲譽，只怕不在鐵大俠之下。」

鐵大鵬點點頭。

桑木道：「但貧道犧牲了，難道我不在乎自己的數十年培養出來的聲譽，老實說，如若要貧道作一個抉擇，我寧願自己死了，也不願聲譽受損。」

鐵大鵬苦笑一下，道：「咱們，咱們應該怎麼辦呢？」

出殺手來對付他們。」

桑木一笑，道：「這就是叫咱們上套的地方了。」

鐵大鵬道：「怎麼說？」

桑木道：「很簡單，咱們離開，天下武林同道，都會相信，這些人，是我們殺的。」

鐵大鵬道：「殺賊。」

桑木道：「這只是一部份原因，第二個原因，是讓我們心中明白，仙女門如想殺我們，只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鐵大鵬道：「對！事實上，四大神女，對付我們，只是輕而易舉的事。」

桑木道：「如是貧道推斷的不錯，我相信，咱們很快會接到通知。」

鐵大鵬道：「什麼通知？」

桑木道：「仙女門主的通知？」

鐵大鵬道：「通知我們幹什麼？」

「很多事。」

一個清脆動人的聲音，突然傳入了耳際。

青蓮子緩步行了過來。

桑木道長一躬身，道：「門主。」

青蓮子身後跟着兩個人，一個是紅衣佩劍少女，一個是岳湘。

擺擺手，青蓮子緩緩說道：「殺死了這麼多人，你們功勞不少。」

鐵大鵬道：「我們不敢掠美，這些人不是我們殺的。」

紅衣少女冷冷說道：「和門主講話，你神情要端莊一點。」

鐵大鵬道：「哦！」

青蓮子冷冷的望了鐵大鵬道：「別忘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整個武林，都陷入了一片洪流、狂瀾之中，你們還計較什麼聲譽。」

李三奇道：「你是誰？」

「我！」一個身着灰衣，滿頭白髮，手執木杖的老者，緩緩由林中行了出來。

鐵大鵬怔了一怔，說道：「你可是劍叟……」

劍叟易平。

二十年前，已經隱隱江湖的高人。

這些年來，有人傳說他已物化深山，乘鶴歸去，想不到在江湖大劫之前，竟然會突然出來。

看來，這一場江湖大變，真是驚天動地，連很多久未出山的老人，都緩緩出現了。

白髮老人點點頭，道：「不錯，老夫正是易平。」

包括桑木道長在內，齊聲說道：「老前輩。」

白髮老人點點頭，道：「我們的時間不多，不再多禮，老夫有幾件重要的事告訴你們。」

鐵大鵬對易平的為人最是敬佩，恭恭敬敬的說道：「老前輩只管吩咐。」

易平道：「你們現在，都是仙女門中的護法了？」

桑木歎息一聲，道：「托身於幽暗之中，並非求明哲保身。」

易平道：「那你們是——」

桑木道：「仙女門，太過神秘，除了委身以待之外，很難有別的辦法。」

易平點點頭，道：「我明白了，目下

了，你們已經加入了仙女門。」

李三奇是急急地接道：「屬下們沒有忘記。」

青蓮子道：「沒有忘記就好——」

李三奇道：「多謝門主教誨。」

青蓮子冷笑一聲，道：「這些人，你們都認識麼？」

桑木道：「十之七八，都很熟識。」

青蓮子說道：「好，你們現在可以去了。」

桑木怔了一怔，道：「可以走了，門主的意思是……」

青蓮子道：「你們對加入仙女門這件事，心中一直感到不安，對麼？」

桑木道：「沒有。」

青蓮子道：「是否如此，你們心中明白，我既然決心放你走了，就不再留難你們。」

桑木道：「屬下等，還是不太明白門主的意思。」

青蓮子道：「我恢復你們自由之身，仙女門不再用你們作客座護法，從此，你們可以遨遊天下，無拘無束。」

任天豪道：「門主，把我們逐出門牆了？」

青蓮子道：「這說法也不算錯，但却是正如你們心願，諸位可以請了。」

任天豪還待發言，鐵大鵬已冷冷說道：「門主既已把咱們逐出門牆了，咱們還厚顏留此作甚。」

轉身向外行去。

桑木道長，黃鎮山等人，只好急步追隨。

你們對仙女門知道多少？」

鐵大鵬道：「老實說，我們知道的有限得很。」

易平道：「這麼說來，你們雖然身為仙女門中護法，但是仍然無法瞭解。」

桑木道：「耳聞目睹，我相信，都是表面的事情。」

易平道：「好！說說看。」

桑木道：「青蓮子，一個美麗的少女，常着道裝，原來是仙女門主持，但現在，却作了仙女門的門主。」

易平點點頭。

桑木道：「湘西鬼王、九陰鬼母、武林男、女兩鬼，都投入了仙女門中。」

易平又點點頭。

桑木道：「江上，有些門派，似乎都已經陷入了困難之境，有些人，早被一種奇術所困。」

他雖然言語謹慎，但仍不得不透露出一些內情出來。

輕輕吁一口氣，道：「所以，江湖之上，很難找出一股反抗他們的力量。」

易平道：「所以，我們幾個老而未死的人，不得不重行出山了。」

鐵大鵬突然接道：「在下覺得，最為不可思議的，是那四個神女殺手，她們年紀不大，但武功却高明得很，一些修為，似乎已經突破了體能的極限，來去如風，飄忽莫測，她們究竟是人耶，鬼耶？」

劍叟易平輕輕吁一口氣，道：「她們不能說是神女，而應該稱謂幽靈。」

鐵大鵬道：「這麼說來，她們算是鬼了。」

(未完)

是江湖上一個希望，如若不幸，我們這一代腐滅了，三真會就腐滅在地下的種子，它會再成長起來，這一個秘密，如若被他們發覺了，那是一切都完了。」

鐵大鵬道：「這樣嚴重麼？」

桑木道：「一沉吟，道：『四位神女殺手，如此厲害，看來，江湖上又可能會有一些變化了，我把話給三位大俠說清楚也好。』」

鐵大鵬道：「好！咱們洗耳恭聽。」

桑木道長道：「三位，也許還不清楚，仙女門準備得很充分，充分到他們還未出現在江湖之前，已經控制了武當和少林兩大門戶。」

鐵大鵬道：「有這等事？」

桑木道：「不錯，不過，他們雖然控制了大部份，但卻還有一少部份忠貞之人，所以，我們就奉命投入仙女門來。」

鐵大鵬道：「這鐵錚錚的漢子，也為之臉色大變。」

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說來，你們都是奉命行事了。」

桑木道：「鐵大俠如此去問武當掌門人，他一定會否認這件事情。」

鐵大鵬道：「我明白，目下的處境，咱們只能智取，不能力拚。」

桑木道：「論門智、門力，我們都處在絕對的劣勢之中。」

李三奇道：「咱們幾人，合起來，對付一個神女殺手，就未必有用。」

桑木道長說道：「仙女門的門主，表面上是青蓮子，但真正幕後的主持人，現在，咱們還未能發覺。」

鐵大鵬一口氣行出了十幾里，才在一處樹林邊停下了下來，道：「老一，你多的好朋友。」

李三奇道：「大哥是……」

鐵大鵬道：「我說岳湘那小子，他好像死心塌地的投入仙女門了。」

李三奇道：「我相信，他已經幫了咱們不少的忙。」

鐵大鵬道：「哼，我看，他不對付咱們，已經不錯了。」

李三奇道：「大哥……」

桑木搖搖頭，接道：「兩位，咱們先談談大事要緊。」

鐵大鵬道：「什麼大事？」

桑木道：「仙女門費了很大勁，把咱們羅致旗下，但現在，却又輕易的把咱們逐出來？箇中定有什麼機巧了。」

鐵大鵬道：「就算有機巧，也是白費心機，咱們會把這一件事宜揚於江湖之上。」

桑木道長道：「不，鐵大俠，他們殺我們，太容易了，但却甘願我們把秘密，宣揚於江湖之上。」

鐵大鵬道：「難道他們就是要我們把這件事傳揚於江湖之上。」

桑木道：「嘿！」

李三奇道：「看來是不會錯了，大哥，咱們投入仙女門，在他們的實力上，並沒有什麼幫助，所以，他們實在用不着對咱們下很大的工夫。」

任天豪道：「但他們，却是希望借重咱們的名氣。」

李三奇道：「把一些事情宣揚於江湖

冷威大喝道：「本島主根本不信你是懷着善意而來……」

殿外之人「咄」了一聲，峻聲道：「冷威，你爲了甚麼去和古玉奇打交道？又有甚麼結果？你自己難道不比我明白？」

冷威神色微變，冷笑道：「本島主與古玉奇之事，用不着旁人費神。」

話聲一頓，似乎想起了甚麼，厲聲道：「你究竟是誰？」

殿外之人哈哈大笑道：「你已經有點明白了吧？你若早想起時，便不會費得去找古玉奇了。」

冷威聽了，臉上的神色一連變了幾變，忽地「噢」了一聲，喝道：「你……你是……」

話猶未了，倏然住口，掃了藍啓明和白牡丹一眼，回頭兩個黑衣人漢喝道：「走！」

身形展動，往殿外奔去。

藍啓明冷冷一笑，道：「冷島主不留下來多談一會麼？」

冷威一面走，一面回頭冷笑道：「暫且留你們活着替姓韓的收屍，你們如恨不過，可到莫邪島上來算賬！」

話完，人已出了殿門，越過廟牆。

那兩名黑衣大漢，也隨後急急越出廟門而去。

白牡丹有點莫名其妙地瞧着藍啓明，問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廟外的那個人是誰呀？」

藍啓明搖了搖頭，笑道：「我也不知道，大概那人和冷威的確是老朋友……」

話聲微頓，反問道：「白姑娘，你怎會和韓四哥在這裏？那冷威的『九寒晶砂』，據說其毒無比，白姑娘怎能隨便讓他點上？」

白牡丹聽了韓劍平一眼，幽幽說道：「我……我……唉……還不是爲了救他？」

「好罷？」

三人方自你看我，我看你地無計可施之際，陡聽殿外響起一聲「呵呵」大笑，送進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在這荒山古廟，又和二位大俠碰頭了。」

韓劍平聞聲愕然，舉目瞧去，祇見一個相貌奇古的長髯老叟，領着一個白衣少年，隨着笑語之聲，緩步走進殿堂。

白牡丹雖不識這老少二人，但韓劍平與藍啓明却認得這長髯老叟乃是「濁水神龍」黃戎，白衣少年便是他的師姪于洪蛟。

雙方雖曾經在一起吃喝過好幾天，但此時此地再度相逢，究竟不得不加以防備，當下，藍啓明朝白牡丹一使眼色，暗示她留心戒備，然後「哈哈」一笑，抱拳相迎，說道：「黃總舵主，一夜不見，當真令人想煞！如今瞧你老滿面春風，莫非昨宵已大有所獲了麼？」

黃戎微笑不答，却將兩道如電眼神，在韓劍平和白牡丹的臉上掃來掃去，半晌過後，方才關懷地問道：「韓大俠神氣似乎有點不佳，莫非昨夜在莊中爲宵小所算了麼？」

藍啓明搶着道：「黃總舵主過慮了，韓四哥不過是昨宵徹夜未眠，又和古玉奇手下的『秘魔四煞』逐一較量，故而略感疲乏罷了。」

黃戎「哦」了一聲，點頭道：「原來如此，當真是老朽多慮。」

目光一轉，移注白牡丹，笑道：「這位女俠是……」

藍啓明略一遲疑，白牡丹自己嫣然一笑道：「賤妾白牡丹，綽號人稱『美人狐』，敢問老人家是在何方安營立紮？」

黃戎聽白牡丹自道名號，不由怔了一怔，那于洪蛟已自色迷迷地搶着對白牡丹笑道：「黃老爺子乃黃河兩岸『龍門幫』總舵主，威名遠播，北道上誰不欽仰，姑娘你……」

藍啓明愕然一驚，一步掠到韓劍平的面前，急急問道：「四哥，你……你怎麼了？」

韓劍平赧然道：「我一時大意，竟中了『莫邪島主』冷威的『九寒晶砂』……」

藍啓明大驚失色道：「怎麼？四哥竟中『九寒晶砂』？是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

韓劍平苦笑道：「大概是昨天晚上，在秘魔莊的花壇霧陣之中。」

藍啓明想了一想，恍然說道：「敢情就是那一片暗藍色的星光，但爲何我與李二哥却没有……」

說至此處，他想起未見李玄，遂向韓劍平問道：「李二哥呢？」

韓劍平道：「李二哥已經隨『逆天魔醫』施不施，回轉『施家堡』取那『逆天神散』去了。」

藍啓明一頭霧水地，詫然問道：「這又是怎麼回事？施不施那魔頭怎麼願意讓李二哥去取他珍逾性命的『逆天神散』？」

白牡丹「嘿」了一笑，道：「藍大俠真是健忘，你還記得在『九寒魔宮』呼延西的兒子彌月喜筵上，巧遇施不施喝下那碗酒的事？」

藍啓明「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但你們又怎會遇見施不施的呢……」

話聲忽頓，「啊」了一聲，對韓劍平叫道：「四哥你好糊塗！」

韓劍平愕然道：「我怎麼糊塗了？」

藍啓明道：「從這裏到施家堡，來回路程最少也得半個多月，那時，你……你……恐怕已經……」

白牡丹笑道：「藍大俠不要着急，韓大俠最少也可以活半個月，何況你已經來了，就更不成問題了。」

藍啓明不解地問道：「這又是怎麼回事？我有甚麼辦法使韓四哥不成問題？」

話猶未了，黃戎已臉孔一沉，喝道：「住嘴！」

于洪蛟愕然一窒，吶吶道：「老……老爺子……我……」

黃戎沉聲道：「老夫這點微名，也值得在白姑娘面前提說嗎？還不給我站過一旁？」

于洪蛟老大沒趣地咕嚕連聲，慌忙退過一旁。

黃戎這才對白牡丹拱手笑道：「久聞姑娘芳名，今日幸得一會。」

白牡丹微微一笑道：「好說，老爺子到此有何貴幹？」

黃戎「呵呵」笑道：「說來也慚愧！」

話聲微頓，眼望韓劍平與藍啓明笑道：「昨天晚上和這二位大俠，在古玉奇的莊裏鬼混了一夜，幾乎弄得灰頭土臉，不說也罷。」

藍啓明笑道：「黃總舵主太客氣了，還有那位『青風幫』的獨孤總管和馬大堡主，怎不見與黃總舵主同來？」

黃戎微笑道：「他們腳程稍慢，隨後就到，哦！怎不見那位李大俠？」

藍啓明笑道：「他老人家方自到廟後方便去了。」

黃戎眼珠一轉，笑道：「藍大俠技藝高強，好教老朽不由佩服！」

藍啓明故作不解地愕然道：「在下的微末功行，有何值得黃總舵主誇讚？」

黃戎微笑道：「昨夜老朽親眼看見那位鍾離老兒差點吃驚在古玉奇的『九天魔女』舞迷魂大法之下，老朽怎不佩服？」

藍啓明愕然道：「他敵不過古玉奇，又與在下何干？」

黃戎「呵呵」大笑道：「真人面前不說假話，藍大俠何必還要謙虛呢？」

藍啓明笑道：「黃總舵主之言，着實令在下不解。」

黃戎倏地地面色一沉，說道：「老朽相信那鍾離老兒身上，如果有『辟邪玉佛』的話，情形便不至那樣狼狽，藍大俠你說對不對？」

藍啓明「噢」了一聲，說道：「那尊『辟邪玉佛』，不是在他身上的嗎？」

黃戎「嘿」然一笑，目注藍啓明，沉聲道：「這就是老朽不得不佩服藍大俠的技藝高強了！」

藍啓明搖頭道：「在下仍然不甚明瞭黃總舵主的意思……」

黃戎目中精光暴射，接口說道：「老朽認爲那尊『辟邪玉佛』乃是在藍大俠的身上，這樣坦言，藍大俠總該明白了吧？」

藍啓明搖頭笑道：「你老人家愈說，在下愈覺糊塗了，那尊『辟邪玉佛』，在下分明是親手還給那鍾離漢的，怎會在我身上呢？」

黃戎目光一轉，說道：「好罷，就算老朽猜錯了，那麼，你借我的兩盒贗品，就請還給我吧！」

藍啓明笑道：「黃總舵主是說那兩盒假的『水火明珠』和『辟邪玉佛』麼？」

黃戎點頭道：「正是。」

話完，右手一伸，沉聲又道：「拿來！」

藍啓明探手入懷中一摸，「啊」了一聲，惶惑地說道：「糟糕！在下大概一時不慎，於昨晚闖出秘魔莊之時，給失落了。」

黃戎愕然道：「藍大俠休得開老朽的玩笑，天下事哪有這般湊巧之理？」

藍啓明雙手一攤，歉然笑道：「黃總舵主要是信，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不過……」

好在那兩樣東西並非真品，在下另外設法，找人重行造來，還給你老人家罷！」

黃戎怒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哼！你若不還我東西，便休想出得這古廟。」

樣做，究竟有甚麼目的？」

藍啓明失笑道：「到了現在，四哥還要裝傻麼？」

韓劍平臉上微微一熱，說道：「我裝甚麼傻？」

藍啓明笑道：「自從她對你送袍贈簪之日，我便曾下過她對四哥青垂魔眼的斷語，難道你忘記了不成？」

韓劍平赧然道：「五弟這斷語，僅是憑空想像之詞，怎麼……」

白牡丹忽然插咀問道：「你們說了半天『魔鈴公主』諸葛飛瓊，到底是怎麼回事？」

藍啓明忙對韓劍平一拋眼色，口中連聲說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但韓劍平却已把遇見諸葛飛瓊手下的「金童」、「玉女」以及送袍贈簪之事，一一說了出來。

白牡丹聽完，「哦」了一聲道：「原來韓大俠腰畔的竹簫，便是諸葛飛瓊所贈，可否借給賤妾一觀？」

藍啓明又連拋眼色，但韓劍平竟似絲毫未覺地，點頭應允，便將翠竹簫解下，遞給白牡丹觀看。

白牡丹接簫在手，反覆看了一眼，微笑讚道：「好簫！」

語畢，便遞給韓劍平。

這時，藍啓明已將那隻內裝『逆天神散』的小小黃色玉瓶取了出來，遞給韓劍平道：「韓四哥，你可知道『逆天神散』的服法麼？」

韓劍平愕然說道：「這個……」

一語未完，轉眼望着白牡丹，又道：「白姑娘，你曾否聽施不施說過這『逆天神散』的服法？」

白牡丹歉然地搖了搖頭道：「賤妾真是該該死，竟沒有向他套問服用之法，這便如何是……」

藍啓明笑道：「憑你們老少二人，够得上麼？」

黃戎冷冷一笑道：「你這面還不是祇有兩個？」

藍啓明笑道：「可是你不要忘了我李二哥馬上就要回來，韓四哥這時也調息得差不多恢復原狀了。」

黃戎冷笑道：「鬼話，那李老小子倘若真的去方便時，這許久就算是拉石頭也拉完了。至於這位韓大俠麼？嘿！我看他保命都來不及，還與人動手麼？」

藍啓明笑道：「好說，好說！黃總舵主，你那兩位同伴，這時還未到來，恐怕是在半路上睡着了罷……」

藍啓明笑容一斂，又道：「彼此都是一樣，人數相等，你打算怎樣？快劃下道來。」

黃戎怒喝道：「你敢不敢接老夫三掌？」

藍啓明笑道：「慢說三掌，就是三十掌，又何妨？」

黃戎大喝道：「好，這是第一掌！」

喝聲中，右臂一輪，猛然一掌朝藍啓明當胸擊去，藍啓明微微一笑，功力暗凝，也自揮掌推出。

「砰」然一聲，雙方掌力一接之下，居然平分秋色，二人僅僅上肩微晃，腳下並未移動分毫。

黃戎心頭一凜，暗道：「這小子果然有點門道。」

藍啓明略一遲疑，白牡丹自己嫣然一笑道：「賤妾白牡丹，綽號人稱『美人狐』，敢問老人家是在何方安營立紮？」

黃戎聽白牡丹自道名號，不由怔了一怔，那于洪蛟已自色迷迷地搶着對白牡丹笑道：「黃老爺子乃黃河兩岸『龍門幫』總舵主，威名遠播，北道上誰不欽仰，姑娘你……」

藍啓明愕然一驚，一步掠到韓劍平的面前，急急問道：「四哥，你……你怎麼了？」

韓劍平赧然道：「我一時大意，竟中了『莫邪島主』冷威的『九寒晶砂』……」

藍啓明大驚失色道：「怎麼？四哥竟中『九寒晶砂』？是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

韓劍平苦笑道：「大概是昨天晚上，在秘魔莊的花壇霧陣之中。」

藍啓明想了一想，恍然說道：「敢情就是那一片暗藍色的星光，但爲何我與李二哥却没有……」

說至此處，他想起未見李玄，遂向韓劍平問道：「李二哥呢？」

韓劍平道：「李二哥已經隨『逆天魔醫』施不施，回轉『施家堡』取那『逆天神散』去了。」

藍啓明一頭霧水地，詫然問道：「這又是怎麼回事？施不施那魔頭怎麼願意讓李二哥去取他珍逾性命的『逆天神散』？」

白牡丹「嘿」了一笑，道：「藍大俠真是健忘，你還記得在『九寒魔宮』呼延西的兒子彌月喜筵上，巧遇施不施喝下那碗酒的事？」

藍啓明「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但你們又怎會遇見施不施的呢……」

話聲忽頓，「啊」了一聲，對韓劍平叫道：「四哥你好糊塗！」

韓劍平愕然道：「我怎麼糊塗了？」

藍啓明道：「從這裏到施家堡，來回路程最少也得半個多月，那時，你……你……恐怕已經……」

白牡丹笑道：「藍大俠不要着急，韓大俠最少也可以活半個月，何況你已經來了，就更不成問題了。」

藍啓明不解地問道：「這又是怎麼回事？我有甚麼辦法使韓四哥不成問題？」

話猶未了，黃戎已臉孔一沉，喝道：「住嘴！」

于洪蛟愕然一窒，吶吶道：「老……老爺子……我……」

黃戎沉聲道：「老夫這點微名，也值得在白姑娘面前提說嗎？還不給我站過一旁？」

于洪蛟老大沒趣地咕嚕連聲，慌忙退過一旁。

黃戎這才對白牡丹拱手笑道：「久聞姑娘芳名，今日幸得一會。」

白牡丹微微一笑道：「好說，老爺子到此有何貴幹？」

黃戎「呵呵」笑道：「說來也慚愧！」

話聲微頓，眼望韓劍平與藍啓明笑道：「昨天晚上和這二位大俠，在古玉奇的莊裏鬼混了一夜，幾乎弄得灰頭土臉，不說也罷。」

藍啓明笑道：「黃總舵主太客氣了，還有那位『青風幫』的獨孤總管和馬大堡主，怎不見與黃總舵主同來？」

黃戎微笑道：「他們腳程稍慢，隨後就到，哦！怎不見那位李大俠？」

藍啓明笑道：「他老人家方自到廟後方便去了。」

黃戎眼珠一轉，笑道：「藍大俠技藝高強，好教老朽不由佩服！」

藍啓明故作不解地愕然道：「在下的微末功行，有何值得黃總舵主誇讚？」

黃戎微笑道：「昨夜老朽親眼看見那位鍾離老兒差點吃驚在古玉奇的『九天魔女』舞迷魂大法之下，老朽怎不佩服？」

藍啓明愕然道：「他敵不過古玉奇，又與在下何干？」

黃戎「呵呵」大笑道：「真人面前不說假話，藍大俠何必還要謙虛呢？」

藍啓明笑道：「黃總舵主之言，着實令在下不解。」

黃戎倏地地面色一沉，說道：「老朽相信那鍾離老兒身上，如果有『辟邪玉佛』的話，情形便不至那樣狼狽，藍大俠你說對不對？」

藍啓明「噢」了一聲，說道：「那尊『辟邪玉佛』，不是在他身上的嗎？」

黃戎「嘿」然一笑，目注藍啓明，沉聲道：「這就是老朽不得不佩服藍大俠的技藝高強了！」

藍啓明搖頭道：「在下仍然不甚明瞭黃總舵主的意思……」

黃戎目中精光暴射，接口說道：「老朽認爲那尊『辟邪玉佛』乃是在藍大俠的身上，這樣坦言，藍大俠總該明白了吧？」

藍啓明搖頭笑道：「你老人家愈說，在下愈覺糊塗了，那尊『辟邪玉佛』，在下分明是親手還給那鍾離漢的，怎會在我身上呢？」

黃戎目光一轉，說道：「好罷，就算老朽猜錯了，那麼，你借我的兩盒贗品，就請還給我吧！」

藍啓明笑道：「黃總舵主是說那兩盒假的『水火明珠』和『辟邪玉佛』麼？」

黃戎點頭道：「正是。」

話完，右手一伸，沉聲又道：「拿來！」

藍啓明探手入懷中一摸，「啊」了一聲，惶惑地說道：「糟糕！在下大概一時不慎，於昨晚闖出秘魔莊之時，給失落了。」

黃戎愕然道：「藍大俠休得開老朽的玩笑，天下事哪有這般湊巧之理？」

藍啓明雙手一攤，歉然笑道：「黃總舵主要是信，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不過……」

好在那兩樣東西並非真品，在下另外設法，找人重行造來，還給你老人家罷！」

黃戎怒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哼！你若不還我東西，便休想出得這古廟。」

藍啓明笑道：「黃總舵主之言，着實令在下不解。」

黃戎倏地地面色一沉，說道：「老朽相信那鍾離老兒身上，如果有『辟邪玉佛』的話，情形便不至那樣狼狽，藍大俠你說對不對？」

藍啓明「噢」了一聲，說道：「那尊『辟邪玉佛』，不是在他身上的嗎？」

黃戎「嘿」然一笑，目注藍啓明，沉聲道：「這就是老朽不得不佩服藍大俠的技藝高強了！」

藍啓明搖頭道：「在下仍然不甚明瞭黃總舵主的意思……」

黃戎目中精光暴射，接口說道：「老朽認爲那尊『辟邪玉佛』乃是在藍大俠的身上，這樣坦言，藍大俠總該明白了吧？」

樣做，究竟有甚麼目的？」

藍啓明失笑道：「到了現在，四哥還要裝傻麼？」

韓劍平臉上微微一熱，說道：「我裝甚麼傻？」

藍啓明笑道：「自從她對你送袍贈簪之日，我便曾下過她對四哥青垂魔眼的斷語，難道你忘記了不成？」

韓劍平赧然道：「五弟這斷語，僅是憑空想像之詞，怎麼……」

白牡丹忽然插咀問道：「你們說了半天『魔鈴公主』諸葛飛瓊，到底是怎麼回事？」

藍啓明忙對韓劍平一拋眼色，口中連聲說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但韓劍平却已把遇見諸葛飛瓊手下的「金童」、「玉女」以及送袍贈簪之事，一一說了出來。

白牡丹聽完，「哦」了一聲道：「原來韓大俠腰畔的竹簫，便是諸葛飛瓊所贈，可否借給賤妾一觀？」

藍啓明又連拋眼色，但韓劍平竟似絲毫未覺地，點頭應允，便將翠竹簫解下，遞給白牡丹觀看。

白牡丹接簫在手，反覆看了一眼，微笑讚道：「好簫！」

語畢，便遞給韓劍平。

這時，藍啓明已將那隻內裝『逆天神散』的小小黃色玉瓶取了出來，遞給韓劍平道：「韓四哥，你可知道『逆天神散』的服法麼？」

韓劍平愕然說道：「這個……」

一語未完，轉眼望着白牡丹，又道：「白姑娘，你曾否聽施不施說過這『逆天神散』的服法？」

白牡丹歉然地搖了搖頭道：「賤妾真是該該死，竟沒有向他套問服用之法，這便如何是……」

藍啓明笑道：「憑你們老少二人，够得上麼？」

黃戎冷冷一笑道：「你這面還不是祇有兩個？」

藍啓明笑道：「可是你不要忘了我李二哥馬上就要回來，韓四哥這時也調息得差不多恢復原狀了。」

黃戎冷笑道：「鬼話，那李老小子倘若真的去方便時，這許久就算是拉石頭也拉完了。至於這位韓大俠麼？嘿！我看他保命都來不及，還與人動手麼？」

藍啓明笑道：「好說，好說！黃總舵主，你那兩位同伴，這時還未到來，恐怕是在半路上睡着了罷……」

藍啓明笑容一斂，又道：「彼此都是一樣，人數相等，你打算怎樣？快劃下道來。」

黃戎怒喝道：「你敢不敢接老夫三掌？」

藍啓明笑道：「慢說三掌，就是三十掌，又何妨？」

黃戎大喝道：「好，這是第一掌！」

喝聲中，右臂一輪，猛然一掌朝藍啓明當胸擊去，藍啓明微微一笑，功力暗凝，也自揮掌推出。

「砰」然一聲，雙方掌力一接之下，居然平分秋色，二人僅僅上肩微晃，腳下並未移動分毫。

黃戎心頭一凜，暗道：「這小子果然有點門道。」

冷威大喝：「本島主根本不信你是懷着善意而來……」

殿外之人「咄」了一聲，峻聲道：「冷威，你爲了甚麼去和古玉奇打交道？又有甚麼結果？你自己難道不比我明白？」

冷威神色微變，冷笑道：「本島主與古玉奇之事，用不着旁人費神。」

話聲一頓，似乎想起了甚麼，厲聲道：「你究竟是誰？」

殿外之人哈哈大笑道：「你已經有點明白了吧？你若早想起時，便不會費得去找古玉奇了。」

冷威聽了，臉上的神色一連變了幾變，忽地「噢」了一聲，喝道：「你……你是……」

話猶未了，倏然住口，掃了藍啓明和白牡丹一眼，回頭兩個黑衣人大大喝喝：「走！」

身形展動，往殿外奔去。

藍啓明冷冷一笑，道：「冷島主不留下來多談一會麼？」

冷威一面走，一面回頭冷笑道：「暫且留你們活着替姓韓的收屍，你們如恨不過，可到莫邪島上來算賬！」

話完，人已出了殿門，越過廟牆。

那兩名黑衣人，也隨後急急越出廟門而去。

白牡丹有點莫名其妙地瞧着藍啓明，問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廟外的那個人是誰呀？」

藍啓明搖了搖頭，笑道：「我也不知道，大概那人和冷威的確是老朋友……」

話聲微頓，反問道：「白姑娘，你怎會和韓四哥在這裏？那冷威的『九寒晶砂』，據說其毒無比，白姑娘怎能隨便讓他點上？」

白牡丹聽了，倒不覺有些發怔，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韓四哥不等白牡丹說完，便搶着道：「我……」

藍啓明愕然一驚，一步掠到韓劍平的面前，急急問道：「四哥，你……你怎麼了？」

韓劍平報然道：「我一時大意，竟中了『莫邪島主』冷威的『九寒晶砂』……」

藍啓明大驚失色道：「怎麼？四哥竟中『九寒晶砂』？是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

韓劍平苦笑道：「大概是昨天晚上，在秘魔莊的花壇霧陣之中。」

藍啓明想了一想，恍然說道：「敢情就是那一片暗藍色的星光，但爲何我與李二哥却没有……」

說至此處，他想起未見李玄，遂向韓劍平問道：「李二哥呢？」

韓劍平道：「李二哥已經隨『逆天魔醫』施不施，回轉『施家堡』取那『逆天神散』去了。」

藍啓明一頭霧水地，詫然問道：「這又是怎麼回事？施不施那魔頭怎會願意讓李二哥去取他珍逾性命的『逆天神散』？」

白牡丹「嘿」了一聲，道：「藍大俠真是健忘，你還記得在『九寒魔宮』呼延西的兒子彌月喜筵上，巧遇施不施喝下那碗酒的事？」

藍啓明「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但你們又怎會遇見施不施的呢？」

話聲微頓，「啊」了一聲，對韓劍平叫道：「四哥你好糊塗！」

韓劍平愕然道：「我怎地糊塗？」

藍啓明道：「從這裏到施家堡，來回路程最少也得半個多月，那時，你……你……恐怕已經……」

白牡丹笑道：「藍大俠不要着急，韓大俠最少也可以活半個月，何況你已經來了，就更不成問題了。」

藍啓明不解地問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韓劍平道：「這……」

白牡丹笑道：「因爲你身上有一瓶『逆天神散』，正好拿來救治韓大俠，那不是沒有問題了麼？」

藍啓明遲疑道：「不錯，我身上的確有一瓶從施不施懷中摸來的藥物，但又怎能確定就是『逆天神散』呢？」

白牡丹微微一笑，遂將早上在這廟中發生之事，對藍啓明說了，又道：「我想這種丟人的事情，既然他口中說出來，相信不會有假的吧！」

藍啓明連連點頭道：「白姑娘這一番分析，果然十分有理，那就拿來試上一試便了……」

說時，一面伸手入懷，一面目注韓劍平笑道：「四哥是在『秘魔莊』內將白姑娘找到的麼？」

韓劍平搖頭道：「不是，我是在秘魔莊外面，碰巧將她救下來的。」

藍啓明詫道：「秘魔莊外面？難道四哥走進的那道『秘魔門』，乃是通到莊外去的？」

韓劍平苦笑一聲，道：「這個我也弄不清楚，反正我是在糊裏糊塗的情形以下，走出秘魔莊就是了。」

當下，便將昨夜走進秘魔門以後，所見到的事情，一一加以敘述。

藍啓明聽完，失聲一嘆，道：「這樣說來，我倒佩服古玉奇的奇妙佈置，却不得不佩服『魔鈴公主』諸葛飛瓊和她的手下，確是神通廣大，魔法無邊了。」

韓劍平道：「敢情你也認爲暗中發話警告之人，不是諸葛飛瓊本人，便是她的手下？」

藍啓明道：「四哥倘若把我們這一路北上所發生之事，連貫起來，便不難明白我這個『認爲』，必是千真萬確的了。」

韓劍平點頭道：「關於這些事兒，當然我也有點頭緒……」

藍啓明道：「現在我身上沒有那兩樣東西，叫我怎麼還你？」

藍啓明道：「你不敢不讓我搜一搜？」

藍啓明道：「在下身上雖碎東西甚多，怎能由你來搜？」

黃戎怒喝：「你若不肯讓我搜時，可不要怪老夫無禮了。」

藍啓明笑道：「憑你們老少二人，够得上麼？」

黃戎冷冷一笑道：「你這面還不是祇有兩個？」

藍啓明笑道：「可是你不要忘了我李二哥馬上就要回來，韓四哥這時也調息得差不多恢復原狀了。」

黃戎冷笑道：「鬼話，那李老老化子倘若真的去方便時，這許久就算是拉石頭也拉完了。至於這位韓大俠麼？嘿！我看他保命都來不及，還能夠動手麼？」

藍啓明笑道：「好說，好說！黃總舵主，你那兩位同伴，這時還未到來，恐怕是在半路上睡着了罷……」

藍啓明笑答一飲，又道：「彼此都是一樣，人數相等，你打算怎樣？快劃下道來。」

黃戎怒喝：「你敢不敢接老夫三掌？」

藍啓明笑道：「慢說三掌，就是三十掌，又何妨？」

黃戎大喝：「好，這是第一掌！」

喝聲中，右臂一揮，猛一掌朝藍啓明當胸擊去，藍啓明微微一笑，功力暗發，也自揮掌推出。

「砰」然一聲，雙方掌力一接之下，居然平分秋色，二人僅僅上肩微晃，腳下並未移動分毫。

黃戎心頭一凜，暗道：「這小子果然有點門道。」

藍啓明失笑道：「到了現在，四哥還要裝優麼？」

韓劍平臉上微微一熱，說道：「我裝甚麼優？」

藍啓明笑道：「自從她對你送抱贈簫之日，我便曾下過她對四哥青垂魔眼的斷語，難道你忘記了不成？」

韓劍平報然道：「五弟這斷語，僅是憑空想像之詞，怎麼……」

白牡丹忽然插咀問道：「你們說了半天『魔鈴公主』諸葛飛瓊，到底是怎麼回事？」

藍啓明忙對韓劍平一拋眼色，口中連聲說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但韓劍平却已把遇見諸葛飛瓊手下的「金童」、「玉女」以及送抱贈簫之事，一一說了出來。

白牡丹聽完，「哦」了一聲，道：「原來韓大俠昨晚的竹簫，便是諸葛飛瓊所贈，可否借給賤妾一觀？」

藍啓明又連拋眼色，但韓劍平竟似絲毫未覺地，點頭應允，便將翠竹簫解下，遞給白牡丹觀看。

白牡丹接簫在手，反覆看了一遍，微笑讚道：「好簫！」

語畢，便遞給韓劍平。

這時，藍啓明已將那隻內裝『逆天神散』的小小黃色玉瓶取了出來，遞給韓劍平道：「韓四哥，你可知道『逆天神散』的服法麼？」

韓劍平愕然道：「這個……」

一語未完，轉眼望着白牡丹，又道：「白姑娘，你曾否聽施不施說過『逆天神散』的服法？」

白牡丹默然搖了搖頭，道：「賤妾真是該死，竟未曾聽施不施說過……」

藍啓明道：「現在我身上沒有那兩樣東西，叫我怎麼還你？」

藍啓明道：「你不敢不讓我搜一搜？」

藍啓明道：「在下身上雖碎東西甚多，怎能由你來搜？」

黃戎怒喝：「你若不肯讓我搜時，可不要怪老夫無禮了。」

藍啓明笑道：「憑你們老少二人，够得上麼？」

黃戎冷冷一笑道：「你這面還不是祇有兩個？」

藍啓明笑道：「可是你不要忘了我李二哥馬上就要回來，韓四哥這時也調息得差不多恢復原狀了。」

黃戎冷笑道：「鬼話，那李老老化子倘若真的去方便時，這許久就算是拉石頭也拉完了。至於這位韓大俠麼？嘿！我看他保命都來不及，還能夠動手麼？」

藍啓明笑道：「好說，好說！黃總舵主，你那兩位同伴，這時還未到來，恐怕是在半路上睡着了罷……」

藍啓明笑答一飲，又道：「彼此都是一樣，人數相等，你打算怎樣？快劃下道來。」

黃戎怒喝：「你敢不敢接老夫三掌？」

藍啓明笑道：「慢說三掌，就是三十掌，又何妨？」

黃戎大喝：「好，這是第一掌！」

喝聲中，右臂一揮，猛一掌朝藍啓明當胸擊去，藍啓明微微一笑，功力暗發，也自揮掌推出。

「砰」然一聲，雙方掌力一接之下，居然平分秋色，二人僅僅上肩微晃，腳下並未移動分毫。

黃戎心頭一凜，暗道：「這小子果然有點門道。」

當下，將真力運聚到九分火候，大喝一聲道：「再接再厲！」

藍啓明神態一肅，右腕一翻，揮掌迎抗來勢。

雙方掌力在半途一合，登時又是「砰」然一聲巨響，狂風亂捲之下，頓見藍啓明臉色一變，竟如踉蹌倒退了一步，黃戎上身上身一晃，等藍啓明腳步站穩，真氣暴提，大喝一聲道：「小子有種就接老夫最後一掌。」

喝聲中，欺身上步，右臂猛掄，用足十成真力，揮掌朝藍啓明劈去。

藍啓明連連兩掌後，已覺臟腑間氣血浮動，腕際也有酸痛之感，才知這個黃河兩岸的水寇總魁首，確非浪得虛名，不由暗悔自己一時疏忽輕敵，不該捨長用短，招來這番挫折。他心念電轉之下，對黃戎攻來的第三掌，那還肯多耗氣力去硬接，遂輕聲一笑，展開「鳳落岐山」身法，巧妙地閃避開去。

黃戎「嘿」冷笑道：「黔驢之技不過如此，倒看你這小子能躲到幾時？」

嘲笑聲中，雙掌迴環迸發，掌掌用足十成真力，恍如狂風驟雨一般，立將藍啓明圍入排山倒海的掌影之中。

藍啓明一面施展師門絕世奇奧身法，在如山掌影與雷霆萬鈞的壓力之下，從容游移，一方面却暗地運氣調息準備伺隙反擊。

這一場拼鬥，在表面看來，似乎黃戎已佔盡機先，內力上亦較深厚，逼得藍啓明僅剩了閃避躲避的功夫，沒有出手還擊的刀了。

但在旁盤坐的「玉笛神韻」韓劍平，嘴角間却不時浮現出一絲滿不在乎的微笑，因為他深知藍啓明這套「鳳落岐山」身法，奇奧絕倫。

當時曾在他的玉笛絕招與「先天太乙真氣

「密密圍攻之下，沒有落過半點下風，則這時自然不會被黃戎的掌風掃上一絲半毫，更不至於失招落敗，是以他在一旁觀戰，心中並不感到緊張。

可是，白牡丹向不知其中玄奧，以為藍啓明當真無力還手，徒仗身法巧妙來閃避，如此下去，那有不敗之理，她愈看愈覺緊張，愈看愈是焦急，心中不斷盤算怎樣出手相助，才救得藍啓明脫離這險境。

另一方面，那于洪蛟却認為這正是揚名顯萬的千載良機，祇見他晃身一躍，落在白牡丹面前，嘻嘻一笑，抱拳道：「姑娘閒立無聊，在下來陪姑娘玩玩便了。」

白牡丹沒好氣地冷哼一聲，叱道：「滾滾滾！你也配和奶奶動手？」

于洪蛟臉色一變，怒喝道：「賤婦，不教你嚐嚐滋味，也不知你少爺的厲害。」

喝聲中，雙手一分，一上一下，屈指如鉤，閃電般向白牡丹前胸及小腹抓去。

白牡丹勃然變色，柳眉含煞，玉面罩霜地哼了一聲，冷然說道：「風聲找死！」

嬌軀微撤，羅袖輕輕一拂，兩根「羅刹追魂刺」悄然射出。

于洪蛟見白牡丹閃身閃避，心中方自一喜，却突然雙膝關節穴上一陣劇痛，不由大叫一聲，「卜通」跌坐在地上，慘哼不止……

黃戎方自連掌如飛，逼得藍啓明團團亂轉之際，耳中突然聽得于洪蛟的慘叫，忙閃目一看，不禁大吃一驚，立時撤掌，大喝道：「停手！」

晃身倒縱而出。

藍啓明大笑道：「誰與你停手？」

跟蹤追上，雙掌驟出，猛地向黃戎背後拍去。

黃戎又急又怒，大吼一聲，一擰腰，上身

一仰，雙掌一推，便接了藍啓明這凌空下擊一掌。

「砰」「砰」兩聲巨響，人影亂晃，勁風狂捲。

藍啓明偷鷄不着，幾乎碰了一耙米地，被黃戎的掌力震得去勢一窒，踉蹌倒退了兩步，眼前金星亂迸，心頭氣血翻騰，慌忙定一定神，凝立當地，暗自運功調息。

黃戎吃虧在仰身發掌，又是在倉猝之間，故此掌力不免大打折扣，竟被藍啓明的掌力震得幾乎倒坐在地上。

幸虧他功力深厚，經驗豐富，趕快真氣一沉，將下盤穩住，也顧不得繼續去找藍啓明的晦氣，一退退到于洪蛟身旁，急聲問道：「蛟兒，你怎麼了？」

于洪蛟這時已痛得連話也說不出來，祇是哼哼連聲，用手指着膝蓋，額際的冷汗像雨一般滾滾下來。

黃戎急忙將他的褲管撕開，注目之下，頓時神色大變，霍地站起身來，戟指白牡丹，厲聲喝道：「好個狠毒的賤婦，我師侄與你何怨何仇？你竟使用這般毒辣的『羅刹追魂刺』來暗算於他，哼哼！你若還不出個道理來，老夫管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白牡丹冷冷道：「我們是否會死無葬身之地，那是將來的事，但目前你這寶貝師侄的性命生死，握在我手中，你就得乖乖聽我的。」

黃戎厲聲道：「老夫拚着他的性命不要，也要把你們抽筋剝皮，方消心頭之恨！」

白牡丹冷笑道：「一位藍大俠你已勝不了，若再加上我時，你自己不妨算一算，能抽得了我們的筋，剝得了我們的皮麼？」

黃戎聞言，目光一陣亂轉，情知白牡丹的話實在不是恫嚇之詞，他乃老奸巨滑之徒，自然不吃這眼前虧，當下，「哼」了一聲，喝道：

「也罷，老夫今日姑且饒了你們，你還不快將這兩根『羅刹追魂刺』取出來！」

白牡丹晒然道：「天下哪有這樣便宜之事呀？」

黃戎大怒道：「你要想怎麼樣？」

白牡丹沉聲道：「很簡單，我要你帶了你的寶貝師侄，馬上滾回黃河老窩去！」

黃戎道：「放屁，我師侄膝上的『羅刹追魂刺』不取出來，老夫豈能輕易放過你們？」

白牡丹正色道：「你若答應了，我自會告訴你取出那兩根『羅刹追魂刺』的辦法。」

黃戎這時見于洪蛟已快要痛昏過去，情知再要倔強，結果便不堪設想，祇好強忍怒火，咬牙答道：「好，老夫就答應你。」

白牡丹微笑點頭道：「現在你可以運聚六成純陽真力，用戳穴手法，把你這寶貝師侄的左右『陰陵穴』點了。」

黃戎遲疑了一會，終於依照白牡丹的吩咐，伸手指于洪蛟的左右「陰陵穴」點了。

白牡丹臉色一沉，說道：「現在你快點將他抱起來，滾回去歇息，一月後，我自會到你『龍門幫』去取回這兩根『羅刹追魂刺』。」

黃戎凝視着白牡丹，半晌才悻悻說道：「好，老夫就等你一個月，哼哼！那時看你怎麼死法！」

白牡丹笑道：「到時候，你要怎樣算這筆帳，悉聽尊便，請吧！」

黃戎「哼」了一聲，抱起于洪蛟，大步出廟而去。

藍啓明這時已調息得差不多，眼看黃戎去遠，遂走過來對白牡丹皺眉道：「白姑娘，你這樣做，似乎有點不妥吧？」

白牡丹吁了口氣，說道：「我們主要目的是爭取時間來救治韓大俠，所以才不與這老賊糾纏下去，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得好好謝謝她才可！」

說時，目光一轉，嘆了一聲，說道：「四哥，她到那裏去了？」

韓劍平道：「適才我們入定調息之時，是我請她在殿外為我們護法，這時恐怕還不知我們已經醒來了呢！」

當下，轉向殿外，高聲呼道：「白姑娘，白姑娘，請進來！我們已經完全好了。」

那知，他連叫了幾遍，竟然沒有絲毫反應，不由使他大為詫異，與藍啓明不約而同，一躍而起，迅即縱出大殿門外，閃目四顧。

那知，他們這一看之下，竟然沒有看見白牡丹的人影。

韓劍平「噢」了一聲，騰身飛上殿頂，運目四下搜索，藍啓明則繞着這座破廟，裏外外地尋了一轉，却仍然都沒有發現絲毫蹤跡。

這樣一來，不由二人相顧愕然，猜不透白牡丹為何會失了踪，她究竟到那裏去了呢？

韓劍平與藍啓明在殿頂上呆立了一會，茫無頭緒地飄身落到地上，又復仔細將週圍搜尋了一遍，仍然沒有發現半點蛛絲馬跡。

藍啓明搔搔腦袋，皺眉道：「這就奇了，莫非我們入定之時，忽然來了敵人，她唯恐我們受到影響，故意將敵人引離此地不成？」

韓劍平搖頭道：「不會，不會，以她那樣聰明之人……」

韓劍平語音頓略，續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必然會考慮到如果將敵人引開之後，萬一又有另一撥敵人來襲，豈不是中了調虎離山之計？所以，我認為你這判斷不太合理。」

藍啓明默然半晌，忽地一拍前額，叫道：「對了！」

韓劍平忙道：「甚麼對了？」

藍啓明目注韓劍平，笑道：「你從狄長青手中救下她的時候，她是怎樣的情形？」

韓劍平沉吟道：「我想……他大概是剛才與黃戎硬拚了三掌，以致氣血浮動，『九寒晶砂』的毒性便乘機發作，這情形，正和昨晚我替姑娘解開受制的穴道之後，因真氣損耗太甚，而促使『九寒晶砂』的毒性提早發作，完全一樣，姑娘認為如何？」

白牡丹連連點頭道：「韓大俠這一番分析甚為合理，如今，我們該怎麼辦呢？」

韓劍平嘆了口氣道：「如今祇好聽天由命

韓劍平關切地問道：「白姑娘，你當真要在一個月後，到『龍門幫』去替他的師侄取出那兩根『羅刹追魂刺』麼？」

白牡丹淡然一笑道：「我們先把目前的問題解決要緊，將來的事，到時候再說吧！」

話完，轉對藍啓明說道：「藍大俠，請來研究一下，這『逆天神散』到底怎樣服用，免得夜長夢多，又生枝節。」

藍啓明點頭稱是，舉步朝韓劍平走去，那個踉蹌，禁不住失聲叫道：「不好，我怎地渾身發冷，好像也中了『九寒……』」

話尚未完，人已「卜通」一聲，昏倒在地上了。

韓劍平和白牡丹大吃一驚，急忙上前將藍啓明抱起一看，但見他雙目緊閉，皮膚已微現暗藍之色，其冷如冰，分明真的也中了『九寒晶砂』。

白牡丹不解地目注韓劍平道：「他怎麼也中了『九寒晶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韓劍平略一思索，說道：「可能是昨晚在秘魔莊中，遭遇『九寒晶砂』暗襲之際，與我同受暗算。」

白牡丹急道：「那為何直到現在才發作的呢？」

韓劍平沉吟道：「我想……他大概是剛才與黃戎硬拚了三掌，以致氣血浮動，『九寒晶砂』的毒性便乘機發作，這情形，正和昨晚我替姑娘解開受制的穴道之後，因真氣損耗太甚，而促使『九寒晶砂』的毒性提早發作，完全一樣，姑娘認為如何？」

白牡丹連連點頭道：「韓大俠這一番分析甚為合理，如今，我們該怎麼辦呢？」

韓劍平嘆了口氣道：「如今祇好聽天由命

韓劍平關切地問道：「白姑娘，你當真要在一個月後，到『龍門幫』去替他的師侄取出那兩根『羅刹追魂刺』麼？」

白牡丹淡然一笑道：「我們先把目前的問題解決要緊，將來的事，到時候再說吧！」

話完，轉對藍啓明說道：「藍大俠，請來研究一下，這『逆天神散』到底怎樣服用，免得夜長夢多，又生枝節。」

藍啓明點頭稱是，舉步朝韓劍平走去，那個踉蹌，禁不住失聲叫道：「不好，我怎地渾身發冷，好像也中了『九寒……』」

話尚未完，人已「卜通」一聲，昏倒在地上了。

韓劍平和白牡丹大吃一驚，急忙上前將藍啓明抱起一看，但見他雙目緊閉，皮膚已微現暗藍之色，其冷如冰，分明真的也中了『九寒晶砂』。

白牡丹不解地目注韓劍平道：「他怎麼也中了『九寒晶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韓劍平略一思索，說道：「可能是昨晚在秘魔莊中，遭遇『九寒晶砂』暗襲之際，與我同受暗算。」

白牡丹急道：「那為何直到現在才發作的呢？」

韓劍平沉吟道：「我想……他大概是剛才與黃戎硬拚了三掌，以致氣血浮動，『九寒晶砂』的毒性便乘機發作，這情形，正和昨晚我替姑娘解開受制的穴道之後，因真氣損耗太甚，而促使『九寒晶砂』的毒性提早發作，完全一樣，姑娘認為如何？」

白牡丹連連點頭道：「韓大俠這一番分析甚為合理，如今，我們該怎麼辦呢？」

韓劍平道：「那時候，她全身的穴道都被制住，根本就人事不知，直到——」

藍啓明接口道：「你猜她會不會是被狄長青所制？」

韓劍平沉吟道：「這就難說了——」

藍啓明道：「如果我們假定落在狄長青手中之時，乃是在毫無知覺的情形之下，那就不難推想她此刻到甚麼地方去了。」

韓劍平茫然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藍啓明笑道：「昨晚你自從救了她之後，有沒有將經過情形告訴她？」

韓劍平搖頭道：「沒有，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和她說話的機會。」

藍啓明笑道：「剛才你不是對我說出是從狄長青手中把她救下來的話麼，我猜她這時候還不會離開，把你那幾句話兒聽到了。」

韓劍平悚然一驚道：「甚麼？你的意思是說她的失蹤，乃是找狄長青算賬去了？」

藍啓明點頭道：「差不多。」

韓劍平搖頭道：「不會不會，我想，她既然要去找狄長青算賬，也不用這樣匆忙，甚至不告訴我們一聲吧？」

藍啓明微微一笑道：「我說四哥你真是——」

藍啓明正色道：「你記不得，適才她要我把這飛環如何送給蕭蕭之事告訴她的時候，我曾對你連施眼色，叫你不要說出來的那回事麼？」

韓劍平聽了藍啓明這一番話，也自點了點頭。

藍啓明又道：「可笑你不但將事情完全說漏，」

韓劍平道：「中！穴點到。」

藍啓明道：「這就難說了——」

藍啓明道：「如果我們假定落在狄長青手中之時，乃是在毫無知覺的情形之下，那就不難推想她此刻到甚麼地方去了。」

韓劍平茫然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藍啓明笑道：「昨晚你自從救了她之後，有沒有將經過情形告訴她？」

韓劍平搖頭道：「沒有，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和她說話的機會。」

藍啓明笑道：「剛才你不是對我說出是從狄長青手中把她救下來的話麼，我猜她這時候還不會離開，把你那幾句話兒聽到了。」

韓劍平悚然一驚道：「甚麼？你的意思是說她的失蹤，乃是找狄長青算賬去了？」

藍啓明點頭道：「差不多。」

韓劍平搖頭道：「不會不會，我想，她既然要去找狄長青算賬，也不用這樣匆忙，甚至不告訴我們一聲吧？」

藍啓明微微一笑道：「我說四哥你真是——」

藍啓明正色道：「你記不得，適才她要我把這飛環如何送給蕭蕭之事告訴她的時候，我曾對你連施眼色，叫你不要說出來的那回事麼？」

韓劍平聽了藍啓明這一番話，也自點了點頭。

藍啓明又道：「可笑你不但將事情完全說漏，」

韓劍平道：「中！穴點到。」

藍啓明道：「這就難說了——」

藍啓明道：「如果我們假定落在狄長青手中之時，乃是在毫無知覺的情形之下，那就不難推想她此刻到甚麼地方去了。」

韓劍平茫然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藍啓明笑道：「昨晚你自從救了她之後，有沒有將經過情形告訴她？」

出來，並把那根翠竹簫拿給她看，試想，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怎能不找個機會離開你？」

韓劍平「哦」了一聲，卻又連連搖頭說道：「豈有此理，五弟你不要胡扯。」

藍啓明一本正經地說道：「我怎會胡扯？須知女兒家的心胸最是狹窄敏感，也最爲喜歡爭強好勝，她在你的口中，聽出了諸葛飛瓊對你頗有意思，而你的口氣，也頗爲佩服這位女魔。」

說到這處，倏然住口，傾耳靜聽了一下，伸了伸舌頭，扮了個鬼臉，才繼續說道：「同時，她又感懷本身的際遇，遂自然而感激起命不如人之感，故此當她乍聽到受制於狄長青之事，怎不想把這一口冤氣，去發洩在狄長青的身上？」

韓劍平沉吟道：「你這一番分析，倒也頗有道理，但這樣一來，我們便有兩樁事情擺在前面的，你看應該先辦那樁才好？」

藍啓明略一盤算，答道：「白姑娘去追尋那狄長青之事，根本沒有一個確實的方向可以讓我們去接應，所以，我認爲不如先到施家堡去接應李二哥比較妥當。」

韓劍平連連點頭道：「對，我們這就動身，如果路程加快一些的話，也許能够在半路趕上他們，便可以省去許多麻煩了。」

當下，二人遂在暮色蒼茫之中，離開這座破廟，連夜朝東北與河南交界的桐柏山奔去。

沿途上，他們想到李玄已隨施不走了這大半天，恐怕一時追趕不上，因此誰都沒有開口說話，祇顧脚下加勁，朝前飛馳……

一路翻山越嶺，飛渡流水，疾掠田野，直到天色大亮，估計已然奔行了二三百里路程。

前面便是一座大鎮，韓劍平、藍啓明這才腳步放慢下來，走進鎮中一打聽，方知已到了山腳下的一處驛站。

韓劍平仍在心中平氣和地說道：「可是這柄『芭蕉鐵扇』乃是我們從古玉手中得來，可以說與公孫大堡主毫無關係，這一點，尊駕必須弄清楚才好。」

白髮老更厲聲道：「老夫自然十分清楚，否則怎會對你們這般客氣？」

這時，藍啓明已經忍耐不住，對韓劍平道：「這種老胡塗蟲，四哥何必和他白費口舌？三兩下把他打發了，我們趕正事要緊。」

說完，轉對白髮老更喝喝：「我們也不管你是否冒名詭詐，反正你想要這柄『芭蕉鐵扇』，就必須拿點本錢出來，否則免談。」

白髮老更「嘿」冷笑道：「歸根結底還是這句話兒，何必囉唆半天？」

笑聲忽止，臉孔一沉，又道：「老夫這大年紀，就讓你們兩個一齊上好了。」

韓劍平劍眉雙軒，朗聲道：「就算你有千軍萬馬，我弟兄也是單打獨鬥，韓劍平先領教尊駕這桿旱烟鍋上，有甚麼驚人絕學。」

白髮老更乍聞韓劍平之名，目中忽地精光一閃，搖頭冷冷說道：「老夫向來不喜歡以大壓小，你們還是一齊上吧！」

韓劍平軒眉道：「尊駕不必過謙，我勝不了你時，舍弟再上也還不遲，但話要說明，我弟兄素來不與無名之輩動手，故此尊駕必須先示大名尊號，否則……」

白髮老更連連搖頭道：「不必不必，老夫勝了你們之後，自會告訴你們。」

韓劍平「哼」了一聲，喝道：「好！就請尊駕賜教。」

雙手一垂，足下斜踏半午，目注對方，真力暗凝，全神待敵。

誰知白髮老更仍不肯出手，他目光掃了韓劍平和藍啓明一眼，忽然冷笑道：「說道：『你們這般動作，分明是想撒謊，也罷！你們不是要領教老夫這烟鍋上的絕學麼？』」

臉色倏地一沉，沉聲道：「如今老夫就在這旱烟鍋上顯露一手絕學，給你們瞧瞧，假如你們能照樣做到，老夫拍腿就走，倘若無法做到，你們便怎樣？」

韓劍平看了藍啓明一眼，朗聲道：「尊駕隨便玩甚麼花樣，我弟兄祇要半點不能照樣做到，便將這柄『芭蕉鐵扇』雙手奉上。」

白髮老更點頭冷笑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隨即轉頭喝喝：「拿烟袋來。」

祇見那十幾名青衣大漢當中，應聲湊過來一名手挽手的大漢，對白髮老更躬身行禮道：「老太爺有甚麼吩咐？」

白髮老更把碗大的旱烟鍋伸到這大漢面前，道：「把烟塞滿。」

大漢應了一聲，打開手囊，一手扶住旱烟桿，一手從囊中抓出大把旱烟葉子，塞進旱烟鍋裏去。

這一來，不由把韓劍平與藍啓明看得目瞪口呆，心中叫苦不迭。

因爲，他們兩人都不會吃烟，假如這白髮老更真要表演吃烟的絕技的話，他們便非要一敗塗地不可了。

那大漢手法俐落，片刻之間，已將碗大的旱烟鍋塞滿烟葉，收起手囊，躬身退過一旁。

白髮老更手擎旱烟桿，眼望韓劍平和藍啓明，道：「老夫這就在旱烟鍋上，顯露一手罕世絕學，來給你們瞧瞧，你們可要看清楚了。」

言罷，將旱烟袋的嘴兒含在口中，轉對那大漢道：「點火！」

二人遂尋了間專賣早點的攤子，要了些燒餅豆漿，一面進食，一面藉此機會恢復一夜奔馳的疲勞。

韓劍平喝了一碗熱騰騰的豆漿，咬了幾口燒餅，這才目注藍啓明，含笑問道：「五弟，前晚你進了那『秘魔門』之後，究竟遇見了些甚麼事情，又是怎樣走出了秘魔莊的呢？」

藍啓明忽地臉上一熱，尷尬地笑了笑，道：「反正都是些幻境之類的事情，以後有空再說吧。」

韓劍平目光一掃藍啓明背上的長形黃布包裹，微微一笑道：「五弟就是喜歡賣點關子，看你背上的黃布包裹，不就是那位沂山『雙龍堡』公孫大堡主的寶物麼？這樣看來，你前晚上分明頗有收穫呢！」

藍啓明目光閃動，左右掃視一眼，對韓劍平施了個眼色。

韓劍平也自有些警覺，遂住口不再多談，匆匆吃過完畢，便與藍啓明又復動身趕路。

出了鎮甸，便是一片起伏無際的荒涼野地，藍啓明一面奔行，一面對韓劍平埋怨地說道：「四哥，你怎地這般口沒遮欄，須知前面不遠便是沂山，萬一方才的話被『雙龍堡』的人聽去了，豈不又是一場麻煩？」

韓劍平軒眉笑道：「五弟太過慮了，試想，那『雙龍堡』的大堡主現在正失陷在秘魔莊中，而那位二堡主據說已被古玉害死，那還怕有甚麼人來找麻煩呢？」

「嘿！嘿！」

一聲刺耳的冷笑，緊接着韓劍平的話聲劃空傳來。

韓劍平與藍啓明不由愕然停步。

隨着一個蒼勁的聲音，冷冷喝喝：「老夫就要找你們的麻煩！」

韓劍平、藍啓明二人影連晃

韓劍平冷笑道：「諸位是那條路的英雄？誰是爲首之人，請出來說話。」

他剛一住口，倏地從道旁的雜樹中，緩步走出一個鄉農打扮，手握一根特別長大的旱烟桿，年屆古稀的白髮老更來。

韓劍平和藍啓明見了，都不由眉頭深皺，心中暗咕道：「這老兒面目陌生，貌不驚人，却膽敢在大白天率衆來攔劫，究竟是甚麼來路的呢？」

二人心中自忖度，這白髮老更已慢慢走到他們面前，以手中旱烟桿一撐地面，「嘿！嘿！冷笑道：『老夫便是爲首之人，你們還有甚麼話說？』」

韓劍平微一抱拳，含笑說道：「我們與尊駕素昧平生，請問爲何將去路攔住？」

白髮老更將旱烟鍋一指藍啓明，冷冷說道：「不爲甚麼，祇要他把背上的包裹解下來，交與老夫，老夫便可立刻放你們走路！」

藍啓明冷冷一笑道：「你是誰？與我背上的包裹有何關係？憑甚麼要把它交給你？」

白髮老更沉聲道：「老夫是誰你不配問，你背上的包裹，乃是我師侄公孫昇之物，老夫給你面子，不追究此物如何會在你身上，哼！你還敢問我憑甚麼，嘿！真是狂妄已極！」

藍啓明笑道：「瞧你這身打扮，料也是個無名之輩，須知公孫昇乃是我的師侄孫，我也給你面子，不追究攔路劫財之罪，哈哈！還不快滾！」

這一番笑話的語兒，祇氣得白髮老更滿頭白髮倒豎，吹鬚瞪眼地大喝道：「小輩竟敢出言無狀，老夫若不教訓訓你，你也不知天高！」

鍋中的烟葉燃得通紅。

這時，韓劍平與藍啓明已然好奇之心大起，暫時將勝負之憂擱在一邊，暗忖道：「到底要看看你這老兒，攬些甚麼鬼名堂？」

祇見白髮老更這時已盤膝坐在地上，口含旱烟嘴兒，吸得這烟鍋中的烟葉不住「滋滋」直響。

但奇怪的是這烟鍋中的烟葉儘管燃起一陣陣熊熊火光，却不見半縷烟氣冒出，甚至白髮老更的口裏，也不曾漏出一絲烟氣來，彷彿所有的烟氣，都被他吸到肚子裏去了。

一會兒，那烟鍋裏面的烟葉，已然燒了一大半，就在這時候，奇事發生了。

祇見白髮老更兩個鼻孔裏，倏地噴出兩縷手指般粗細的白烟來，筆直上升一人多高，然後，彷彿具有靈性一般，各自在空中盤旋飛舞起來。

白髮老更鼻孔裏的白烟不絕地繼續噴出來，但見兩縷白烟在空中上下盤旋，頃刻之間，竟形成了兩條張牙舞爪的烟龍，一左一右，虛浮在空中，儘管秋風瑟瑟，但祇吹得這兩條烟龍愈增栩栩欲活之感，却不曾吹散掉牠的一鱗半爪。

韓劍平與藍啓明不由看得目瞪口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更猜不透這白髮老更，施展的是甚麼功夫。

因爲，若是單憑一口凝練的真氣，將烟噴出凝聚於空中而不被大風吹散，這種功夫並不稀奇，但奇就奇在這白髮老更坐在地上，腦袋並未晃動一下，而能使這兩縷白烟，如臂之使指定在空中形成一幅畫圖，這種近乎以意馭氣的至高內家功夫，恐怕尋遍當今武林，也找不出有幾個人能夠辦得到。

不言韓劍平、藍啓明二人方自絞盡腦汁來思索這白髮老更，施展的究竟是甚麼功夫——

韓劍平道：「那時候，她全身的穴道都被制住，根本就人事不知，直到——」

藍啓明接口道：「你猜她會不會是被狄長青所制？」

韓劍平沉吟道：「這就難說了——」

藍啓明道：「如果我們假定落在狄長青手中之時，乃是在毫無知覺的情形之下，那就不難推想她此刻到甚麼地方去了。」

韓劍平茫然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藍啓明笑道：「昨晚你自從救了她之後，有沒有將經過情形告訴她？」

韓劍平搖頭道：「沒有，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和她說話的機會。」

藍啓明笑道：「剛才你不是對我說出是從狄長青手中把她救下來的話麼，我猜她這時候還不會離開，把你那幾句話兒聽到了。」

韓劍平悚然一驚道：「甚麼？你的意思是說她的失蹤，乃是找狄長青算賬去了？」

藍啓明點頭道：「差不多。」

韓劍平搖頭道：「不會不會，我想，她既然要去找狄長青算賬，也不用這樣匆忙，甚至不告訴我們一聲吧？」

藍啓明微微一笑道：「我說四哥你真是——」

藍啓明正色道：「你記不得，適才她要我把這飛環如何送給蕭蕭之事告訴她的時候，我曾對你連施眼色，叫你不要說出來的那回事麼？」

韓劍平聽了藍啓明這一番話，也自點了點頭。

藍啓明又道：「可笑你不但將事情完全說漏，」

韓劍平道：「中！穴點到。」

藍啓明道：「這就難說了——」

藍啓明道：「如果我們假定落在狄長青手中之時，乃是在毫無知覺的情形之下，那就不難推想她此刻到甚麼地方去了。」

韓劍平茫然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藍啓明笑道：「昨晚你自從救了她之後，有沒有將經過情形告訴她？」

韓劍平搖頭道：「沒有，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和她說話的機會。」

藍啓明笑道：「剛才你不是對我說出是從狄長青手中把她救下來的話麼，我猜她這時候還不會離開，把你那幾句話兒聽到了。」

韓劍平悚然一驚道：「甚麼？你的意思是說她的失蹤，乃是找狄長青算賬去了？」

藍啓明點頭道：「差不多。」

韓劍平搖頭道：「不會不會，我想，她既然要去找狄長青算賬，也不用這樣匆忙，甚至不告訴我們一聲吧？」

藍啓明微微一笑道：「我說四哥你真是——」

藍啓明正色道：「你記不得，適才她要我把這飛環如何送給蕭蕭之事告訴她的時候，我曾對你連施眼色，叫你不要說出來的那回事麼？」

韓劍平聽了藍啓明這一番話，也自點了點頭。

藍啓明又道：「可笑你不但將事情完全說漏，」

韓劍平道：「中！穴點到。」

藍啓明道：「這就難說了——」

藍啓明道：「如果我們假定落在狄長青手中之時，乃是在毫無知覺的情形之下，那就不難推想她此刻到甚麼地方去了。」

韓劍平茫然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藍啓明笑道：「昨晚你自從救了她之後，有沒有將經過情形告訴她？」

韓劍平沉吟道：「你這一番分析，倒也頗有道理，但這樣一來，我們便有兩樁事情擺在前面的，你看應該先辦那樁才好？」

藍啓明略一盤算，答道：「白姑娘去追尋那狄長青之事，根本沒有一個確實的方向可以讓我們去接應，所以，我認爲不如先到施家堡去接應李二哥比較妥當。」

韓劍平連連點頭道：「對，我們這就動身，如果路程加快一些的話，也許能够在半路趕上他們，便可以省去許多麻煩了。」

當下，二人遂在暮色蒼茫之中，離開這座破廟，連夜朝東北與河南交界的桐柏山奔去。

這時候，白髮老叟已將早烟鍋裏的烟葉吸得剩了一鍋烟灰。

祇見他把烟嘴兒拿開，仰面張嘴一噴，噴出一團斗大的白烟，筆直地飛到兩條烟籠的中間，構成了一幅雙龍搶珠的畫面。

韓劍平不由大為嘆服地含笑道：「尊駕絕藝……」

藍啓明「哼」了一聲，大喝道：「好個不要臉的老兒，竟敢要這騙……」

那知……

他們的話兒都不曾說完，白髮老叟忽地又復張口一噴。

那一團停在空中的白烟，突然急遽風送殘雲，立時擴散開來，向韓劍平、藍啓明迎面捲到。

二人正在心神略分之際，驟不及防，登時被這團白烟罩住，鼻端祇嗅到一股辛辣的味道，禁不住打了個噴嚏，便雙雙昏迷過去。

直到日正當中，那溫暖的陽光照在二人身上，才將他們照得醒轉過來。

二人翻身坐起，你望我，我望你，都不禁發出一絲苦笑。藍啓明更是急忙伸手在背上一摸，果然那柄「芭蕉鐵扇」，業已不翼而飛。不用說，他們也知道一定是被那白髮老叟拿去。

藍啓明一躍而起，手搭涼篷，四下一望，但見野地荒涼，那裏還有半個人影？不由悵聲道：「想不到三十歲老娘倒纏孩子手，竟會栽在這鄉下老兒手裏。」

他愈說愈氣，一頓足，拔腿就跑。

韓劍平跳起來將他一把揪住，問道：「你要幹甚麼？」

藍啓明氣呼呼的說道：「不到沂山雙龍堡去把這老兒找着，怎能消得心中這口惡氣？」

韓劍平笑道：「你冷靜一些好不好？別忘記我們有比這更緊的事情待辦呢！」

了我們有比這更緊的事情待辦呢！」

藍啓明道：「但這柄『芭蕉鐵扇』，不知費了我多少手脚，同時還欠下一個人的情面，才弄到手的，豈能讓那老兒輕鬆地拿走了？」

韓劍平聽得一愕，情知藍啓明在祕魔莊中的經歷，必然不簡單，但這時也無暇多問，遂笑聲勸道：「這倒不要緊，那老兒雖然不會說出姓名，但憑着他那根奇特的旱烟桿，以及他自稱與公孫昇的關係，等我們施家堡的事情一了，祇要回頭跑一趟雙龍堡，難道還怕他躲得了麼？」

藍啓明這一聽，心頭的氣忿似乎已消了不少，又聽韓劍平這一說，祇好點頭道：「好罷，就讓那老兒多活幾天，等接應了李二哥之後，再去找他算帳罷了。」

韓劍平勸得藍啓明動身上路之後，這才一面奔行，一面笑問道：「那老兒表演的這一手絕技，我一點破綻也看不出來，你是怎樣把他拆穿，斥為騙局的呢？」

藍啓明「哼」了一聲道：「開頭我也被他嚇住了，直到最後他噴出那一團烟來，我才突然憶起先恩師曾經說過，江湖上有一個專靠耍弄障眼法兒唬人的門派，這門派中的人除了都擅長製造各種暗藏機關的兵刃之外，並還會利用有形無形之物，如硫磺硝煙之類，作出各種吞火吐烟的把戲來惑亂敵人然後乘機下手。」

韓劍平道：「但那老兒的功力，分明已達到以意馭氣之境，這又作何解釋？」

藍啓明撇了撇嘴，道：「他倘若真有這本領時，也用不着費那許多手脚了，四哥以為他那旱烟鍋裏裝的真是烟葉麼？」

韓劍平仍然不甚明白地問道：「那麼，他鼻孔裏噴出的白烟，又怎會自動凝聚成龍的形狀呢？」

藍啓明哈哈笑道：「那是預先把特製的藥物，按照所需要的形狀，早就配成了，燃燒之際，那白烟就是不從他的鼻孔裏出來，而是直接從烟鍋中冒出，也會在空中自動凝聚成形。」

韓劍平嘆道：「既然如此，但到底也可算是一種專門技術，這次我們雖然被騙，而我却認為並沒有甚麼值得不得。」

藍啓明「哼」了一聲，也不開口，脚下加勁，飛馳而去。

由魯入豫，沿途上，竟然不再有意外發生，不消多日，便平平安安地到達那綿亘豫鄂交界的桐柏山。

二人尋到了施家堡的時候，天色已近黃昏，遙見那兩扇堡門，正由兩名黃衣大漢扶住，緩緩往當中開攔……

韓劍平大喝一聲道：「慢點開門！」

兩名黃衣大漢聞聲一頓，眼見韓劍平縱落，臉上也沒有絲毫驚異之色，由那左邊的大漢冷冷問道：「甚麼事？」

韓劍平微抱雙拳，含笑說道：「我們要見貴堡施堡主，麻煩代為一聲通報，說……」

話未說完，這名黃衣大漢已連連搖頭，說道：「我們大老爺不在家呢，你們改天再來好了。」

韓劍平一愕，道：「甚麼？不在家？」

這時，藍啓明已走了過來，冷冷一笑，道：「笑話，你怎知他不在家？」

黃衣大漢「噢」了一聲，沒好氣地道：「你才是笑話，我天天守在這大門口都不知道，難道你不知道嗎？」

藍啓明喝道：「他明明比我們先回來，怎會不在家？你這話騙誰，快去對他說，老朋友登門拜訪來了，叫他出來迎接。」

黃衣大漢眼睛一瞪，道：「甚麼老朋友，我說不在家就不在家，少囉唆，我們還沒有吃晚飯呢！」

說着，便和另一黃衣大漢，自顧把大門關上。

藍啓明大怒，伸手一推大門，冷笑道：「你們不去叫他出來，難道我們不會自己走進去的麼？」

那黃衣大漢怎禁得起藍啓明這一推，登時雙手一鬆，踉蹌倒退了幾步，差點跌坐地上，不由也大怒道：「那裏來的野小子，竟敢在施家堡門前撒野？」

喝聲中，猛撲過來，揮掌向藍啓明當胸擊去，藍啓明冷笑道：「瞎眼的奴才！不教你吃點苦頭，也不識天高地厚。」

笑語聲中，靜待對方的拳頭遞到，倏地揚掌駢指，疾向對方手腕敲去。

那黃衣大漢的拳頭還未打着對方，手腕上已挨了一下，登時大叫一聲，捧着手，倒縱而出。

另一名黃衣大漢見同伴吃虧，受挫，不由又驚又怒，厲聲喝道：「好小子，竟敢出手傷人？」

雙掌一揚，猛擊過來，陡聽得一聲大喝，道：「住手！」

一條黃衣大漢，隨聲疾掠而至。

這名黃衣大漢聞聲，登時乖乖住手，躬身肅立。

韓劍平、藍啓明閃目一看，祇見來人乃是一個年約五旬，貌相頗為端正的黃衫老者。

那手腕受傷的黃衣大漢已哭喪着臉，捧着手走到此人面前，躬身道：「啓稟總管，這兩個小子……」

黃衫老者沉聲道：「住嘴，與我滾開！」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能詩，初為鹽販，後從戎伍，隸淮軍，累擢總兵，轉戰魯豫，平東面捻，著勞勲。光緒間，法人擾海疆，督辦臺灣軍務，力扼法軍，中法議和，置台灣省，首任巡撫。且將舉一隅之設施，為全國樹之範。理田賦，築鐵路，行保甲，造船，開煤礦，辦電報，設郵傳，興學校，行保甲，振工商，製軍器，籌邊防，實為奠定台灣近代建設丕基之偉人。

程光裕敬撰

連勝彥拜書

女人唔補，
老得好快㗎！

我日日都食碧玉珠，
唔係邊度會
咁好面色咁生猛！



佢地青春長駐 全靠碧玉珠旁身

鄧碧雲黃淑儀工作忙碌，仍然容光煥發，活力充沛，因為她們長期服用碧玉珠。碧玉珠由名醫處方，用藥名貴，補血養顏，專始婦女體弱，頭暈目眩，貧血肝鬱，產後欠補，腰痠背痛，久不受孕，崩漏帶下，月經不調，一瓶見效。

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鮮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俐，暗病消除。



碧玉珠

婦女之寶



註冊商標

峨嵋藥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藥行均售